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四一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四一册



目錄

全宋文卷七八六二

湯中

賀瑞州游知府劄.....一

賀瑞州游守啓.....二

楊簡莫能名齋題識.....三

張籍籍貫辨.....三

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廳壁記.....四

陳埴

應詔論人心紀綱風俗之敝封事.....五

論天下安危在宰相奏.....六

言乘時有爲不可因循奏.....六

論國事疏.....七

乞嚴宦官之禁臺諫之選奏.....七

貽李宗勉書 七

象山先生語錄序 八

竹洲文集跋 八

跋象山書院額 九

題禪宗無門關 九

張 湜

洞陽館記 一〇

張邦用

仙遊縣軍學記 一一

李夢鈴

南平軍學鴈塔題名記 一三

夏 貴

與伯顏書 一四

趙崇絢

鷄肋序 一四

徐 旼

跋陳少陽遺藁 一五

全宋文卷七八六三

吳子良 一

通淮東趙大使啓 一六

回陳氏聘啓 一七

石屏詩後集序 一八

篋窗續集序 一九

赤城集序 二〇

方巖王公文集序 二〇

赤城續志序 二二

江東天籟序 二二

舒閩風文集序 二三

篋窗集跋 二四

兩浙轉運使題名續記 二五

台州司理參軍題名記 二六

臨海縣重建縣治記 二七

寧海縣尹題名記 二八

州學六賢祠堂記 二九

全宋文卷七八六四

吳子良 二

郭孝子祠堂記 三二

清風亭記 三三

飛躍亭記 三四

重建青青堂記 三五

康吉堂記 三六

三先生祠記 三七

四朝布衣竹村林君墓表 三九

大田先生墓誌 四〇

吳 葢

建康府貢院記 四一

宋伯仁

雪巖吟草序 四三

梅花喜神譜序 四三

江師心

古文苑跋 四五

潘 某

光山縣修石門題記 四六

釋淨月

報國寺布施記 四七

全宋文卷七八六五

稅與權

周禮折衷後序 四九

鶴山師友雅言序 五〇

易學啓蒙小傳序 五一

周易古經跋 一 五二

周易古經跋 二 五三

周易古經跋 三 五四

徐一鳴

永明層巖記 五六

顏汝勳

無明性和尚語錄序 五八

跋癡絕道冲禪師語錄 五八

無明慧性禪師塔銘 五九

任哀然

跋陳東遺藁 六一

呂祖昇

臨桂縣元巖題名 六二

周仲虎

靈雲寺記 六二

周覺圓

諸葛廟造像題記 六三

吳夢祈

李翰林九華書堂記 六四

鄭 霖 一

賀改元表	六六
薦蔡杭奏	六七
賀鄭太傅再入相啓	六八
賀鄭少師啓	六九
賀鄭丞相加少保啓	六九
賀端平相正元台啓	七〇
賀杜丞相啓	七一
賀游丞相啓	七十二
賀劉樞密兼參政啓	七三
賀陳樞密兼參政啓	七四
賀吳參政兼同知啓	七四
賀吳樞密啓	七五
賀王樞密啓	七六
賀董給事中正除啓	七七
賀京湖賈制使除端明兩淮大使知揚州啓	七八

賀董制使除金陵啓	七八
賀趙安撫啓	七九
通招捕安撫陳待制子華啓	八〇

全宋文卷七八六七

鄭 霖 二

賀梁總領啓	八二
通提舉魏市舶啓	八三
賀余運使除煥章閣陞副使啓	八四
賀新浙西陳憲啓	八四
賀寺丞陳提刑啓	八五
通李提刑啓	八六
賀池州焦守啓	八七
回台州章通判巽亨啓	八七
回于通判啓	八八
回艾制幹啓	八九
回許總幹月卿啓	八九

回吳運幹啓 九〇

回吳發幹啓 九〇

回本司趙提幹與磁啓 九一

回浙西潘提幹昉啓 九二

回常平吳提幹啓 九二

回張節幹啓 九三

回汪兼僉啓 九三

回曹節推孝慶啓 九四

回魏察推國華啓 九四

回蔡教授啓 九五

回胡知縣啓 九五

回趙知縣啓 九六

全宋文卷七八六八

鄭霖 三

回興國湯權縣啓 九七

回吳主簿璠啓 九八

回余主簿啓	九八
回寧海陳縣丞啓	九九
回南東鄧仙尉啓	九九
回莆田方仙尉啓	一〇〇
回何仙尉啓	一〇一
謝吳監鎮啓	一〇一
回曹直學啓	一〇二
回趙校正啓	一〇二
回李學諭啓	一〇三
賀趙運使彥覃正啓	一〇三
賀提刑陳寺丞冬啓	一〇四
謝吳履齋京狀合尖啓	一〇五
謝杜制置露薦啓	一〇六
謝可齋陳先生五度露薦啓	一〇六
謝陳提刑舉狀啓	一〇七
謝李提刑華特薦啓	一〇八

謝特薦啓	……	一一〇
謝提刑曾寶章供職啓	……	一一一

全宋文卷七八六九

鄭霖四

謝游樞密舉顧問科啓	……	一一二
代南康章丞謝陳憲舉科目啓	……	一一三
通交代吉府教啓	……	一一四
除淮西總領謝丞相啓	……	一一五
謝提刑陳龍圖可齋辟添差提幹啓	……	一一七
謝陳提刑奏辟節幹啓	……	一一八
謝陳制帥辟制幹不赴啓	……	一一九
和羅轉朝議大夫謝丞相啓	……	一二〇
謝杜尚書立齋撰告詞啓	……	一二一
謝應內翰告詞啓	……	一二一
謝陳中書行詞啓	……	一二二
謝陳侍郎序文啓	……	一二三

謝高參政文集序啓	一二四
回安慶發舉士人啓	一二五
丙戌期集所代亞魁上知奉程內翰治易啓	一二五
丙戌期集所代亞魁謝參詳周司業啓	一二七
謝余提舉賀生辰啓	一二八
謝劉右司賀生辰啓	一二八
謝衆官賀生辰啓	一二九
賀吳殿前司都指揮使啓	一二九
通王府曾翊善啓	一三〇

全宋文卷七八七〇

鄭 霖 五

賀趙安撫啓	一三一
賀潘知縣正啓	一三二
通李通判世契啓	一三三
三學同舍會序	一三三
重修崑山塘記	一三五

平江府司戶廳壁記	……	一三七
南康縣新建縣治記	……	一三七
慈湖先生祠堂記	……	一三九
提刑曾寶章宴陳安撫陳侍郎樂語	……	一四一
安撫陳侍郎宴曾提刑致語	……	一四二
彭知軍宴交代都運陳寶章樂語	……	一四三
衆門生宴都運陳寶章樂語	……	一四四

全宋文卷七八七一

趙與軻

重修千金陂記	……	一四六

葉采

近思錄集解自序	……	一四八
蔡杭墓志	……	一四九

薛季良

請凡進狀宜索案予決奏	……	一五二

萬一薦

進錢時所著書狀……………一五二

滕伯祥

走馬疳急方序……………一五四

童必明

禪月集跋……………一五五

章謙亨

乞師制垣劄子……………一五六

郭黃中

李宜人鄭氏真贊……………一五八

鄭大惠

太上感應至言詳解序……………一五九

慶善禪寺新鐘銘 并序……………一五九

余 玠

乞視文武之士爲一奏……………一六一

諸城工役次第就緒奏……………一六二

乞推賞有功將士奏……………一六二

乞推賞張實等奏	一六二
招賢榜	一六三

全宋文卷七八七二

呂大中

宋詩人劉君墓碑	一六四

曹士冕

法帖譜系序	一六五

書曹士充定蘭審定訣後	一六六

樂毅論題識	一六六

跋王羲之鵲不佳帖	一六七

釋師保

禪月集後序	一六八

釋祖聞

禪月集跋	一六九

徐 琰

禪月集跋	一六九

朱 安

新編晦庵先生語錄類要序	一七一

胡 升

題五顯事實後	一七二

跋彩選圖	一七三

晦菴先生祠碑陰記	一七三

詹氏忠勇世家	一七四

王大監炎傳	一七八

胡制機閔休傳	一七九

全宋文卷七八七三

江萬里

回文天祥十月十三日牒	一八一

回文天祥十月二十二日牒	一八二

回文天祥十一月五日牒	一八四

回文天祥十一月十八日牒	一八四

回文天祥十一月二十六日牒	一八六

李翰林集序	……	一八七
嬾真小集序	……	一八七
跋陳少陽逸傳	……	一八八
跋景定元年更學札	……	一八八
子儀單騎見虜論	……	一八九
上元縣廳壁記	……	一九二
灌陽四友堂記	……	一九三
三教圖贊	……	一九四
周梅叟		
新建後圃亭院記	……	一九五
真陽南山題名	……	一九七
釋祖潮		
湘山報恩光孝禪寺乞公據狀	……	一九七
蕭泰來		
皇芩曲跋	……	一九八
書梅先生碑後	……	一九九

重建推官廳記 一九九

渝東砌街疏 二〇一

桂正夫

書吏部宣休居士題二士賦後 二〇一

題新興寺壁 二〇二

蔣汝通

增修江陰志跋 二〇三

鄉飲酒記 二〇三

全宋文卷七八七四

趙孟堅 一

吐綬雞賦 二〇五

石菖蒲賦 二〇六

陸宣公祠騷辭 二〇八

謝安吉使君黃寺丞先生京狀 二〇八

謝發運權憲節齋先生京狀 二〇九

謝安吉謝使君養浩先生京狀 二一〇

謝泉使賈秋壑先生京狀	……	二二一
謝倉使吳荆谿先生京狀	……	二二二
賀節齋先生除京尹狀	……	二二三
謝陳文昌退菴先生舉科目狀	……	二二四
赴建康幕通海陵趙使君狀	……	二二五
賀秋壑先生除總領仍兼泉使狀	……	二二六
赴淮東常平幹參李制帥可齋先生狀	……	二二七
上都省乞行平反賞格狀	……	二二八
上安吉使君黃寺丞狀	……	二二九

全宋文卷七八七五

趙孟堅 二

上劉貳卿啓	……	二二〇
改官謝總使賈秋壑先生啓	……	二二一
初任通憲使趙四窗啓	……	二二二
謝京尹顏大卿先生檄入僉廳啓	……	二二三
又舉關陞致謝京尹袁大卿先生啓	……	二二四

又投京尹袁晉齋先生啓	一二五
投泉使賈秋壑先生啓	一二六
謝李計使寶文先生檄入幕啓	一二七
謝節齋先生檄入發運本府兩幕啓	一二八
初任書考回謝縣學友人啓	一二九
謝大監尹梅津先生升陟啓	一三〇
賀蕭山趙宰菊坡宗叔啓	一三一
謝發運尚書史雲麓先生合尖剡啓	一三一
賀漕使趙虛齋新除啓	一三二
又代謝浙漕薦啓	一三三
賀嘉興倅吳履齋就除守啓	一三四

全宋文卷七八七六

趙孟堅 三

賀陳可齋憲使冬至啓	一三六
賀雲麓先生除紹興帥啓	一三六
代作院弟□安吉趙倅啓	一三七

巧夕謝文園饋節啓	·····	一三八
送知府俞大卿七夕劄子	·····	一三八
又送鄭廣文七夕劄子	·····	一三九
送俞守七夕劄子	·····	一三九
送林郎中七夕劄子	·····	一三九
七夕送物與薛參政劄子	·····	一四〇
回七夕節儀劄子	·····	一四〇
回通判七夕送物啓	·····	一四一
回徐二學士送七夕啓	·····	一四一
回朱郎中送七夕劄子	·····	一四一
回何宣教送七夕劄子	·····	一四二
上嚴郎中太丞簡	·····	一四二
送海鹽王尉序	·····	一四三
凌愚谷集序	·····	一四四
趙竹潭詩集序	·····	一四五
嘉興司法廳題名引序	·····	一四五

孫雪窗詩序	二四六
跋徐禹功梅花畫卷	二四七
再跋徐禹功梅花畫卷	二四八
題蘭花圖	二四八
題蘭花軸	二四九
題蘭花圖卷	二四九
題褚遂良書倪寬贊卷	二四九
又題褚遂良書倪寬贊卷	二五〇
海鹽縣重築海塘記	二五〇
德清縣平陽嶺興善施水菴記	二五一
五洩禱雨記	二五二
沂泳亭記	二五四
興聖寺蔬地記	二五六
耕讀堂記	二五七

全宋文卷七八七七

趙孟堅 四

金山順濟廟英烈錢侯碑文	二五九
重建慈恩塔院記	二六二
景陸堂宣公泉銘 并序	二六三
枕屏銘	二六四
典獄箴 并序	二六四
爲張道父贊二畫	二六五
二牛贊	二六五
爲仁師贊彌勒佛	二六六
從伯故麗水丞趙公墓銘	二六六
爲宗學立愛齋同舍作祭土地文	二六七
祭土地興文王文	二六八
同諸暨縣官祭江陰史君趙監簿文	二六八
祭女文	二六九
祭持要弟文	二七〇
繁昌縣學南豐祠堂祝文	二七一
告曾高祖墓文	二七二

告祖考墓文	二七二
告伯祖桂陽史君墓文	二七三
繁昌上元醮青詞	二七三
丙午上元暨邑醮青詞	二七四
安吉州司理院上元醮青詞二章	二七四
代君澤弟追薦亡室俞氏青詞	二七五

全宋文卷七八七八

王南一

淳祐增脩清漳志序	二七六

高 桂

靈順廟記	二七七

謝奕修

跋李公麟九歌圖	二七八

跋東坡書天慶觀乳泉賦	二七九

龔基先

貴池齊山壽字巖題名	二七九

壽字巖再題名	二八〇
黃朴	
經制述作如何論	二八一
廣州仙湖題刻	二八三
漳州虎渡橋記	二八四
藍震龍	
宋象州簽判從政張雷夫人詹氏壙銘	二八六
鄭起	
洞庭君山辭	二八七
辭弔富沙梨山大王祠	二八七
招魂酌翁賓暘	二八八
汪濟	
養性事天論	二八九
沈平	
烏青鎮酒正題名記	二九一
林宗偉	

重修靖節祠記	二九二
滕處厚	
與魏了翁書	二九三
施 樞	
芸隱倦遊稿序	二九四
芸隱橫舟稿序	二九五
釋斯植	
采芝續稿跋	二九六
高 吉	
嬾真小集自序	二九六
張實甫	
題武衍藏拙餘藁	二九七
方萬里	
題武衍藏拙餘稿	二九八
陳必復	
端隱吟稿序	二九九

山居存稿序 三〇〇

釋普度

無文和尚語錄跋 三〇一

全宋文卷七八七九

方岳一

秀錦樓賦 并序 三〇二

茶僧賦 三〇四

白鹿洞後賦 并序 三〇四

水月圖後賦 并序 三〇六

繭窩賦 三〇七

擬文房四制 三〇八

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加食邑制 三〇八

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誥 三〇九

陳玄除子墨客卿詔 三〇九

賜楮知白詔 三〇九

再擬文房四制 三一〇

賜毛穎辭免進封管城侯恩命不允詔	三二〇
賜石虛中辭免翰林學士恩命不允詔	三一
陳玄除凌煙閣學士依舊子墨客卿封松滋侯誥	三一
楮知白賜號純素先生誥	三一
皇太后冊寶賀表	三一
壽明皇太后賀表	三一
皇帝御正殿賀表	三一
皇太后賀表	三一
趙忠肅賜諡謝表	三一
除刑部尚書謝表	三一
除端明殿學士淮東制置大使謝表	三一
督視辭免樞密使表	三一
第二表	三一
辭免兼知建康府表	三一
除樞密使兼知政事督視軍馬謝表	三一

方岳二

辭免宰執恩例奏	三一九
第二表	三一九
御書賜常武詩謝表	三二〇
樞使督視兼知建康府到任謝表	三二〇
皇后謝牋	三二一
趙龍學落宮觀謝表	三二二
辭免起復知州表	三二二
辭免太府寺丞表	三二三
謝放罪表	三二四
天基聖節表	三二五
牋	三二五
謝賜曆日表	三二六
進銀狀	三二六
賜衣帶謝表	三二六
賜衣帶鞍馬謝表	三二七

辭免左丞相表	三二七
謝表	三二八
辭免提舉國史會要玉牒要略	三二九
辭免進書銀絹	三二九
第二奏	三二九
辭免生日牲餼	三三〇
第二奏	三三〇
謝表	三三一
辭免除職予祠侍讀奏	三三一
第二奏	三三二
謝表	三三二
御書太學及崇化堂武學及立武堂牌謝表	三三三
御書宗學牌進墨本表	三三四
御札訓諭知舉以下謝表	三三四
代景獻邸夫人封號謝表	三三五
又皇后謝表	三三五

代景獻邸冬至賀表	三三六
南康軍到任謝表	三三六
邵武到任謝表	三三七

全宋文卷七八八一

方 岳 三

天基聖節賀表	三三九
賀明堂禮成表	三三九
賀元正表	三四〇
辭免左相表	三四〇
辭免刑部尚書表	三四一
御劄戒飭不許進兵謝賜金器表	三四二
轉寶章閣學士謝表	三四二
除華文閣直學士謝表	三四三
代范丞相乞歸狀 一	三四四
代范丞相乞歸狀 二	三四五
代趙同知辭免狀	三四五

代范丞相條十事奏狀 三四六

全宋文卷七八八二

方 岳 四

代趙參政丐祠狀 一 三五五

代趙參政丐祠狀 二 三五六

南康軍薦知都昌縣許子良狀 三五七

薦僉判米巨公狀 三五八

南康軍丐祠狀 三五八

邵武軍丐祠狀 三五九

輪對第一劄子 三六〇

輪對第二劄子 三六二

申省乞祠狀 一 三六五

申省乞祠狀 二 三六六

進納補官有犯以凡人論判 三六六

革受納弊倖判 三六七

學官不當私受民獻判 三六八

全宋文卷七八八三

方岳五

寺僧爭田之妄判	三六九
契約不明錢主或業主亡者不應受理判	三七〇
訴族人行盜判	三七一
祖母生不養死不葬反誣訴族人判	三七一
懲教訟判	三七二
禁賭博有理判	三七二
揚州勸農文一	三七三
揚州勸農文二	三七三
宗學榜	三七四
南康諭俗榜	三七五
南康軍免設醮榜	三七六
南康大比勸諭榜	三七七
邵武軍勸諭榜	三七八

全宋文卷七八八四

方 岳 六

代通丁察院啓	三八〇
代通王宰啓	三八一
代通度侍郎啓	三八一
代通蔡總郎啓	三八二
代通余侍郎啓	三八三
代通方提刑啓	三八四
代通陳漕使啓	三八五
代通吳總卿啓	三八五
代通交代趙宰啓	三八六
代通王倉使啓	三八七
代通林泉使啓	三八八
通權教蔡僉判啓	三八八
通丁憲啓	三八九
代趙丞謝解啓	三九〇
代汪表姪謝解啓	三九一

代大兄謝解啓	三九二
代謝陞陟啓	三九三
代謝薦舉啓	三九四
代謝任滿啓	三九五

全宋文卷七八八五

方岳七

代謝除華文閣直學士啓	三九六
代謝除軍器簿啓	三九七
代謝除端明殿學士淮東制置大使啓	三九八
謝除禮兵部架閣添差制幹啓	三九九
謝制使趙端明啓	四〇〇
謝吳總侍啓	四〇一
謝廟堂啓	四〇二
謝執政臺諫啓	四〇三
謝丞相啓	四〇四
謝丞相啓	四〇五

南康到任謝廟堂啓 四〇六

兩易邵武軍謝廟堂啓 四〇七

邵武軍到任謝廟堂啓 四〇八

全宋文卷七八八六

方 岳 八

通李帥制冬書 四〇九

通吳總卿冬書 四〇九

通劉徽州冬書 四一〇

通趙通判冬書 四一〇

通知縣冬書 四一一

回黃黃州冬書 四一一

回丘運使冬書 四一二

與丘運使冬書 四一二

與宰執冬書 四一三

與侍從冬書 四一三

回潘宰冬書 四一三

回諸邸冬書	·····	四一四
回樞府冬書	·····	四一四
回從藩冬書	·····	四一五
回京尹冬書	·····	四一五
回殿巖冬書	·····	四一五
回朝士冬書	·····	四一六
回監司冬書	·····	四一六
回鄭少傅冬書	·····	四一六
回楊郡王冬書	·····	四一七
回鄭監丞冬書	·····	四一七
賀丞相冬書 一	·····	四一七
賀丞相冬書 二	·····	四一八
回景獻邸冬書	·····	四一八
回榮邸冬書	·····	四一九
回鄭丞相冬書	·····	四一九
通州府年書	·····	四一九

通通判年書	四二〇
通教授年書	四二〇
通幕職年書	四二一
回王知軍年書	四二一
回諸縣年書	四二一
回丘憲年書	四二二
回吳總侍年書	四二二
回潘宰年書	四二三
回景獻邸年書	四二三
賀范丞相年書	四二三
答程教賀正書	四二四
答景獻邸賀正書	四二四

全宋文卷七八六二

湯 中

湯中，字季庸，號息庵，饒州安仁（今江西餘江東北）人，湯千、湯巾弟。師事柴中行、真德秀，登寶慶二年進士。端平間爲太學正，淳祐三年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次年除校書郎。五年，擢右正言。官至工部侍郎。與兄千並主朱學，稱大小湯。見《南宋館閣續錄》卷八、九，《宋元學案》卷八四，《宋元學案補遺》卷八四。

賀瑞州游知府劄

某伏以瑞霙餞臘，粉荔迎年。恭惟某官衛戟凝香，歌襦溢喜，穹垠斐扈，台候動止萬福。某寅飭緘魚，晉尾賀燕，首蘄省覽。

某載惟循良迪化，品彙宅生，瑞日祥雲，緝爲純嘏。葆龢毓粹，無俟於祈。某敢略。某恭審塗芝錫睭，剖竹咨賢。畫鹿夾輜，甫涖江西之道院；銀龜開籀，聿新天上之恩光。伏惟慶

愜。欽以某官清猷濟美，粹學傳家。以見聞殫洽簡當宁之知，以道德風流藹在廷之譽。入儀朝序，出懋民庸。粵攝貳於扈卿，盍踐修於世職。胡然高舉，彌軫睠懷。姑憑熊軾以起家，佇渙鳳綸而趣覲。某何幸拭目。

某必從睽迖，婁閱義舒。奏記無繇，仰高唯切。詎期天幸，茲竊鄰輝。引脰雙旌，忤弗自制。某出山成誤，分壘奚堪。補苴爬梳，凜殫伎倆。洊申詞請，竟闕俞音。玩愒包羞，淒其歸夢。尚幾河潤，倘以璧全。某因慶及斯，憑楮增愧。

某講信交鄰，捧賀有贄，輒紉儷牘，欽寅首箋。斐拙弗工，垂粲斯荷。

某惶恐端拜申詞台閣寶輯，伏想堪祺茂介，與歲俱新，秀江喻令，丐勿剪棄。《翰苑新書別集》卷二。

賀瑞州游守啓

恭審鳳詔起家，魚書領郡。簪盍德星之社，夙幸論文；槎通靈漢之津，茲欣遡潤。輒憑寄鴈，寅慶拂龜。欽惟某官精識際天，懿文振古。典刑是似，英英御史之名家；悃悞無華，繼繼默齋之的嗣。早騰清貫，寢簡皇明。金耀主書，旋贊奉常之禮樂；緹輿斂惠，洊馳刺史之旌麾。泊棘路之躋聯，參稼卿而進貳。氈還可蒞，鴻去彌高。屬勤宣室之思，首遴御屏之選。寵分半竹，來訪瑞芝。雲出無心，睨偃松而懷古；春如有脚，俯翠樾以供吟。襦袴詠歌，鼓角謹亮。賦成道院，信眉父老之相安；

主觀禁墀，拭目公侯之復始。某淒其假守，久矣懷歸。欸聆盈耳之謠，亟飭建牙之賀。襟期維舊，輝映方新。虞虢唇齒之依，相望接畛；游夏淵源之素，尚丐餘波。嚮詠維深，染濡則淺。《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五。又見《啓雋類函》卷九五。

楊簡莫能名齋題識

淳祐三年十月

慈湖先生爲浙西撫屬日作此記，今六十年，中更回祿，廨舍移於平地，景物遷改，遺跡亦不可復尋。三山張君興龍來佐幕府，捧檄校文，過先生之里，偶得舊本，歸以白之帥尹，乃命工重刊，真諸堂上。尹於少日嘗登先生之門，親承訓誨，佩服弗忘，而張君亦篤學好修之士也。相與表發此文，垂示後學，當有領會妙旨於言意之間者，則先生之心可識矣。淳祐癸卯孟冬既望。《咸淳臨安志》卷五三。

張籍籍貫辨

按唐史所載司業爲和州烏江人，而王荊公詩乃云「蘇州司業詩名老」，二說異同。然考之《昌黎集·張中丞傳後序》云，「元和二年，愈與吳郡張籍同閱家中舊書」，則信其爲吳人矣。但《與孟東野書》又有「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之語。當是司業生於吳，而嘗居於和，故唐史誤以爲和人也。

司業詩中《寄蘇州白使君》云：「登第早年同座主，題詩今日是州民。」蓋用晉人簡帖中二字，韋蘇州所謂「敬共尊郡守，牋簡具州民」是也。故司業以此施之樂天。其《寄和州使君劉夢得》則云：「送客頻過沙口店，看花多上水心亭。」不過記其常所宴游之地，而無復敬共桑梓之意。即此觀之，益信司業之爲吳人，唐史之說不必惑云。同治《蘇州府志》卷七六。

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廳壁記

端平三年十月

國家以州郡兵民之政總於安撫使，所以專牧御之任也，故設屬必謹。浙右爲諸夏根本，其使權視他道尤雄，其列屬亦倍，其遴柬亦加詳焉。若主管機宜文字一官，多取諸邑最勳門與夫宗戚之賢，異時達官要人，往往皆由此出。然衆大所區，寓廨迄靡定所，姓氏亦莫適紀載。嘉定閒，始有以十八人之名登於石者，今守上饒趙侯與勲嘗題其額。未幾趙侯亦居是官，迺請於帥，得民廬於涌金門之北，而公宇以定。規建門廡，費略儲矣，會徙他官，弗克就。繼之者或因循不暇問，或乃私耗其所儲，而紀載之石，亦壞不復全。三山任君一震始至，訪知其然，謂趙侯美意不可以不嗣，此吾責也。慨以白帥戶侍趙公與權。帥慨許之，捐金二十萬，佐以竹木，而趙侯亦自上饒以二十萬相其役，畿漕謨閣趙公以夫喜而書其扁，又益以木，於是閤堅崇，扁顏昭揭。又欲方來垂不朽，乃伐石更舊刻，而屬筆於余，俾記其成。余惟仕失其義，不知其職業者多矣，宜其視居止若傳舍。然葺且弗思，矧肯創乎？

況於策足王畿，或者榮進之念日迫以遽，又遑卹此哉！任君耿介知義，蓋不苟其官者，繕一門廡，特其志效之末而已。使任君得展其才，而天下仕者皆如任君之用心，官其有不理者耶？孰爲方來，當知一官之居，歷百年更二人而後備，因其難識其人，由其細邈其大，必將有得於其職矣。端平三年十月朔。《咸淳臨安志》卷五三。（以上尹波校點）

陳 塤

陳塤（一一九七——一二四一），字和仲，號習庵，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師事楊簡，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理宗即位，詔求言，塤上封事，召爲太學錄，遷太常博士，任宗正寺主簿，復爲太常博士。丐去，添差通判嘉興府。召爲樞密院編修官，出知常州，改衢州，提點都大坑冶，徙福建轉運判官。奉祠，主管崇道觀，除浙西提點刑獄。以吏部侍郎召還，改國子司業，兼玉牒檢討、國史院編修、實錄院修撰。出知溫州，未上，以言罷。淳祐元年卒，年四十五。《宋史》卷四二三有傳。

應詔論人心紀綱風俗之敝封事

寶慶元年五月

上有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汙。

故爲天下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爲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乎善審憂樂之機而已。今日之敝，莫大於人心之不合，紀綱之不振，風俗之不淳，國敝人偷而不可救。願陛下養之以正，勵之以實，蒞之以明，斷之以武。《宋史》卷四二三《陳塤傳》。又見《宋元通鑑》卷一〇三。

論天下安危在宰相奏 紹定六年

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所任不過萬俟卨、沈該耳。韓侂胄死，所任史彌遠耳。此今日所當謹也。《宋史》卷四二三《陳塤傳》。又見《宋史紀事本末》卷九五，《宋宰輔編年續錄》卷六。

言乘時有爲不可因循奏

天道無親，民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莫留。始之銳，久則怠。始之明，久則昏。垂拱仰成，盛心也，不可因以負有爲之志。遵養時晦，至德也，不可因以失乘時之機。《宋史》卷四二三《陳塤傳》。

論國事疏

既無經理圖回之素，惟有感動轉移之策，必有爲之本者，本者何？復此心之妙耳。

履泰安而逸樂者，有習安致危之理；因艱危而兢懼者，有慮危圖安之機。明用舍以振紀綱，躬節儉以汰冗濫，屏姦妄以厲將士，抑貴近以寬糴糴，結鄉社以防竊發，黜增創以培根本。今任用混殽，薰蕕同器，遂使賢者耻與同羣。《宋史》卷四二三《陳埧傳》。

乞嚴宦官之禁臺諫之選奏

內庭當嚴宦官之禁，外庭當嚴臺諫之選。《宋史》卷四二三《陳埧傳》。又見《宋史紀事本末》卷九五。

貽李宗勉書

埧治福，所以報丞相也。傳間實走丞相，賢輔弼不宜有此。《宋史》卷四二三《陳埧傳》。

象山先生語錄序

嘉熙元年七月

孟子歿千五百餘年，宋有象山文安陸先生挺然而興，卓然而立，昭然而知，毅然而行。指本心之清明，斯道之簡易，以啓群心，詔後學。其教不務繁而本末備，其辭不務多而論要明。洗章句之塵，破意見之窟，使聞者渙如躍如，知心之即道，而不疑其所行。茲非晦冥之日月，崖險之津塗，丘阜之嵩華歟？塤生晚，不逮事先生，而登慈湖之門，固嘗服膺遺文矣。蒙恩司治，道由書院，瞻謁祠像，如獲執經升堂。見同門所錄訓語編未入梓，咸以爲請。再拜三復，乃授工鋟勒焉。或謂塤曰：「近世儒生闡說，其徒競出紀錄，後來者搜拾摹傳，雖汗牛充棟，且未厭止也。子之所得，不甚解約乎。」塤語之曰：「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何庸語？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何庸錄？錄而刊，猶以爲贅也。而今而後，有誦斯錄，能於數千言之中見一言焉，又於其中見無言焉，則先生之道明矣。敢拱以俟來者。」《象山先生年譜》。

竹洲文集跋

嘉熙元年十月

塤生晚，想慕乾、淳人物，每形之夢寐。蓋于時東南偉彥，參錯相望，若雲之蒸。新安二吳公，名亦堂播海寓。乃今取竹洲翁文觀之，崖峭軒特如怒蛟出水，濤勢震湃，數十年後，不及即其聲容，

猶能駭聳人毛骨，則南軒贈言，龍川序引，印乎其不誣矣。塤學未知方，生平頗亦好奇，見闢聞餘子，輒悶欲睡去，思得如翁者親炙焉。恨世且不能有，琅誦遺集，爲之起色三歎。嘉熙改元冬十月辛巳，外曾孫婿古鄮陳塤敬書。《竹洲文集》卷末，明弘治六年刻本。又見《甬宋樓藏書志》卷八四，《木樨軒藏書題記及書錄》。

跋象山書院額

象山文安先生明本心之旨，啓千古之秘，開警群迷，迓續道統，如日月之昭揭，太嶽之表鎮也。于是四方儒彥，從者如雲。其尤碩大光明者，則有慈湖文元楊先生、潔齋正獻袁先生、淵澄峻發，木鐸鏗鐃，于以昌我宋文明之治云云。《象山先生年譜》。

題禪宗無門關

說道無門，盡大地人得入；說道有門，無阿師分第一。強添幾箇注脚，大似笠上頂笠。硬要習翁贊揚，又是乾竹絞汁。著得這些哮本，不消習翁一擲。一擲莫教一滴落江湖〔二〕，千里烏騅追不得。紹定改元七月晦，習菴陳塤寫。《禪宗無門關》，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卷四八。（以上羅國威校點）

〔二〕一擲：疑衍。

張 湜

張湜，理宗時丹陽（今江蘇丹陽）人。

洞陽館記

嘉熙元年十一月

宣和間，道士沈洞元鍊大藥，人知神其醫而已。侍郎王公漢之帥金陵，爲人擇地，乃之華陽之南，四平之北，修築館舍，仍舊號曰洞陽，并祠其先世。蓋道書稱洞陽爲朱陵昇度之館，又以據洞府之陽而名焉。思陵在御，歲遣使清真觀，建萬道齋，齋時群鶴翔集，蓋三月十八日稱鶴會始此。淳熙初，洞元之徒皆遠游，貳車王光國克承先志，爲地擇人，道者王介叔草衣木食，主天市壇，遂邀致來洞陽。介叔之徒曰丁道存，相與刻志道業，招徠四方之士，而鶴會之盛，既無前代賜予，不在清真，而在洞陽矣。三十四代宗師薛君汝積強以祠牒衣冠之，以表其容，衆俾爲善日益不怠。珥陵推官湯喬年施田二頃，以續歲供，意亦以增冥福，爲報本地。其手澤付予，周防甚至。未幾爲湯後者肯獲功虧，用不能久，而歸洪氏。洪氏有名秉鈞，長且賢，四中鄉選，投筆高蹈，士類因以真隱稱。真隱知

田之自，乃集子姪議舉半入延慶飯僧，具百畝復施洞陽，若將使湯推官少償夙願於地下。吁，湯君之施，出於有心，而真隱未始容心，此豈周防思慮所及哉！洞陽既再入田，乃紹定庚寅，予偕諸姪成存道之志，爲建齋寮，大隸題榜，併識始末，以傳永久，且爲賢不肖子孫之世鑑云。嘉熙丁酉日南至，丹陽張湜撰并書。朝奉大夫、監行在左藏西庫丁宗魏篆額。《茅山志》卷二六，影印正統道藏本。又見《句容金石記》卷五。（祝尚書校點）

張邦用

張邦用，字應闕，福州連江（今福建連江）人。登嘉泰二年進士第，開禧間任興化軍軍學教授。見《淳熙三山志》卷三二，雍正《福建通志》卷二三。

仙遊縣軍學記

皇朝長育人材，由成均達于侯泮，制有等差，而崇勵之義一也。然成均月有試，歲有升，銖累而上，則告于朝，爵命之。是以有志之士，不遠千里，肄業其中，星霜屢易，而不肯捨，故教法爲易行。若侯泮，自三舍之法廢，仕進之途堙，已難格以紀律。矧莆爲衣冠俊秀之藪，後進之士，如川方

增，而學計反艱於昔。校官雖以私淑爲心，拘於庖廩之不繼，則學政有所不盡舉，故教法之行也爲難。今寺丞天台王公，奮自天子之學，魁擢容省，前列昕庭，天子召而領袖成均，其惠天下士多矣。無何晉式農扈，出守是邦，以經術儒雅整齊吏事。未幾而政成，慨然以學校爲風教之本，凡昔人所未能行者，必爲之經理。堂殿門廡，年深弊損，首捐金以輯之，觀瞻煥然一新。浹際先生鄭公，艾軒先生林公，高風往躅，可敬可尊。乃訪厥後，得其遺像，創祠于學，繪而祀之，俾數十年廢缺之典，森然在人耳目。邦用一日承公命，以學無大小，而法教則一。郡泮之矩矱，雖循習滋久，獨不可效成均而修之乎。退而諭諸生徒，僉曰：雖莆士蒙養舊矣，而義泮翹穎，日茂歲殷。由廩膳未裕，則升堂橫講之外，蔑其時游息，往往難盡拘以成均之制。邦用恐虛公之美意，遂略舉其梗概。晨入學則書其門籍，願止宿則優其考選。由是衿佩鏘如，絃誦紛如，來歌來游，漸洗其故習。公知教法可以次行也，遂斥浮圖之不濟者額曰永寧，有田一十頃有奇，歲入租穀千斛，以濟學計之不足。《永樂大典》卷二一九八四。（祝尚書校點）

李夢鈴

李夢鈴，嘉熙間爲南平軍學教授。見道光《綦江縣志》卷一一。

南平軍學鴈塔題名記

嘉熙元年九月

此慈恩題名故事也。自宣和柳公集而刻之石，由是校序間皆有鴈塔。南平宮泮鼎新，惟此缺典。夢鈴承恩分教，暇日與諸生相視，作序其上，攻二石居之，刻先達氏名，大爲規置，以俟來者。孔子曰「見賢思齊」，孟子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其自今講貫斯文，充養實踐，使斯石大書特書不一書，此則今日之期望云。時嘉熙元年九月既望。道光《綦江縣志》卷一一，道光六年刻本。（李文澤校點）

夏 貴

夏貴（一一九七——一二七九），字用和，安豐軍安豐（今安徽壽縣南）人。宋末武將。端平初從趙范入洛拔開封府，升職初階。嘉熙三年解壽春圍。寶祐四年陞吉州刺史、知懷遠軍，兼任河南招撫使。歷知廬州、重慶府，充淮西安撫副使、四川安撫制置使。咸淳七年爲沿江制置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經略淮西。景炎元年降元，官至江淮行省左丞，致仕。至元十六年卒，年八十三。見劉岳申《大元開府儀同三司行中書省左丞夏公神道碑銘》（《申齋集》卷八），《宋史》卷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宋史新編》卷一

八九。

與伯顏書

諺云：殺人一萬，自損三千。願勿廢國力，攻奪邊城，若行在歸附，邊城焉往？《元史》卷一五四《洪福源傳》附《洪君祥傳》。又見《宋史紀事本末》卷一〇七。（李文澤校點）

趙崇絢

趙崇絢，字元素，宗室，汝适子。嘉定十年乞補試於國子監。歷官將作監，任至直秘閣、知婺州。著有《鷄肋》一卷（存）。見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卷六八制詞，《宋會要輯稿》崇儒一之二〇，《宋史》卷二三一《宗室世系表》一七。

鷄肋序

予嗜書如簡中之蠹魚，讀書如瀛莫之謾畫。性根勿靈，無彊記能，寘一編于几硯間，隨筆錄之，

久而成卷，以類抄聚，其可去者十一，亦有可觀者焉，別爲一卷，名曰《鷄肋》。古汴趙崇絢元素云。《鷄肋》卷首，左氏百川學海本。又見《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〇，《皕宋樓藏書志》卷六〇。（尹波校點）

徐 畋

徐畋，鄂州（治今湖北武漢市武昌）人。

跋陳少陽遺藁

讀諫議叩閤遺藁，過於秋霜烈日遠甚。觀者致其愛慕之辭，人心天理，豈有求而得此。嗟夫！方二臣爲奸利時，邪氣乘陽，莫之敢指。公逆折其萌，俾不能縱，以至九殞無悔。其爲宗社之大計，匪但立言而已。不然，原其既燎矣，溺寒灰而爭快之，此墨氏之所以病仁也，不可無辨。嘉熙改元正陽之月上戊。《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七。又見《陳修撰文集》卷一〇。（吳洪澤校點）

全宋文卷七八六三

吳子良一

吳子良，字明輔，號荆溪，台州臨海（今浙江臨海）人。幼從陳耆卿學，長登葉適之門。舉寶慶二年進士，淳祐中爲朝散大夫、直敷文閣、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兼權隆興府，遷湖南轉運使、太府少卿。寶祐四年，以忤史嵩之罷職，尋卒。著有《荆溪集》、《荆溪林下偶談》（存）。見《南宋館閣續錄》卷七，《宋史翼》卷二九，《宋元學案補遺》卷五五。

通淮東趙大使啓

撫劍悲歌，誰信古心之激烈；驅車遠邁，幸逢人傑以歸依。庾臺之畫諾雖卑，連帥之統臨奚間！既叨所部，不是宜曹。某官氣蓋諸公，名喧八極。忠肝義膽，挈日月以懸冰霜；妙略沈幾，役鬼神而簸風雨。粵自先正，卓爲宗臣，保三邊奠枕之安，壯萬里長城之勢。肆令有子，亶號象賢。當凶渠搶

擾之秋，正內地危疑之日。衆人却顧，不勝繞指之柔；一馬直前，獨奮捐軀之勇。迄鯨鯢之就戮，舉鴻雁以安居。禁直從班，未大酬於偉烈；侯藩制閫，猶曲倚於深籌。養銳以須，乘機而動。縱未復關河之境土，猶應洗淮蔡之腥羶。使大勳著於旂常，而盛名光乎竹帛，豈惟我公之素願，固亦寰海所共期。乃知爵位之穹隆，要是英雄之緒末。某塵容易老，凡骨難仙。空讀古書，尚真詮之未悟；浪談世事，豈腐力以能任！濫陪膚使之末僚，偶出公朝之誤獎。念疆場之多事，欲閭閻之少蘇。非洞明斂散之權，恐坐失凶荒之備。自慚庸魯，何補咨諏，惟仰藉於庇休，庶粗逃於瘝曠。通融民食，倘無流離溝壑之憂；保護人和，即是捍蔽封疆之本。《翰苑新書》續集卷一〇。又見《秘笈新書》卷七。

回陳氏聘啓

平生師友之交，論心已熟；此日婚姻之托，陳義尤高。顧惟名勝之門，何取單寒之緒！得匪淵源之尚在，不隨流俗以同趨。有乃父風，既見推於吾黨；以其子妻，庶可屬於斯文。《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乙集卷七。

石屏詩後集序

淳祐三年六月

石屏戴式之以詩鳴海內餘四十年，所蒐獵點勘，自周漢至今，大編短什，詭刻秘文，遺事度說，凡可資以爲詩者，何啻數百千家。所游歷登覽，東吳浙，西襄漢，北淮，南越，凡喬嶽巨浸，靈洞珍苑，空迴絕特之觀，荒怪古僻之蹤，可以拓詩之景，助詩之奇者，周遭何啻數千萬里。所酬唱諗訂，或道義之師，或文詞之宗，或勳庸之傑，或表著郡邑之英，或山林井巷之秀，或耕釣酒俠之遺，凡以詩爲師友者，何啻數十百人。是故其詩清苦而不困於瘦，豐融而不參於俗，豪健而不役於粗，閑放而不流於漫，古澹而不死於枯，工巧而不露於斲。聞而爭傳，讀而亟賞者，何啻數百千篇。蓋嘗論詩之意義貴雅正，氣象貴和平，標韻貴高逸，趣味貴深遠，才力貴雄渾，音節貴婉暢，若石屏者，庶乎兼之矣。豈非其搜攬於古今者博耶，豈非其陶寫於山水者奇耶，豈非其磨礪於師友者熟耶！雖然，此舊日石屏也，今則不類。行年七十七矣，焚香觀化，付斷簡於埃塵，隱几閉關，等一樓於宇宙，離群絕侶，對獨影爲賓朋，而時發於詩，曠達而益工，不勞思而彌中的。然則詩固自性情發，石屏所造詣有在言語之外者，非世俗所能測也。淳祐三年六月日，荆溪吳子良序。《石屏詩集》卷首，四部叢刊續編本。

又見《赤城集》卷一七，《三台文獻錄》卷七，嘉慶《太平縣志》卷一五下，民國《台州府志》卷七五。

篋窗續集序

文有統緒，有氣脉。統緒植於正而綿延，枝派旁出者無與也；氣脉培之厚而盛大，華藻外飾者無與也。六籍尚矣，非直以文稱，而言文者輒先焉，不曰統緒之端、氣脉之元乎！自周以降，文莫盛於漢、唐、宋。漢之文以賈、馬倡，接之者更生、子雲、孟堅其徒也。唐之文以韓、柳倡，接之者習之、持正其徒也。宋東都之文以歐、蘇、曾倡，接之者無咎、無己、文潛其徒也。宋南渡之文以呂、葉倡，接之者壽老其徒也。壽老少壯時，遠參洙泗，近探伊洛，沉涵淵微，恢拓廣大，固已下視筆墨町畦矣。及夫滿而出之，則波浩渺而濤起伏，麓秀鬱而峰峻嶒，戶管攝而樞運轉，輿衛設而冠冕雍容，其奇也非怪，其麗也非靡，其密也不亂，其疏也不斷，其周旋乎賈、馬、韓、柳、歐、蘇、曾之間，疆場甚寬而步武甚的也。不幸呂公不及見而葉公晚見之，驚詫起立，爲序其所著《論孟紀蒙》若干卷、《篋窗初集》若干卷，以爲學游、謝而文晁、張也。至其獨得於古聖賢者，中夜授、垂死囑焉，而曰：「吾向以語呂公伯恭，今以語壽老。」四十年矣，葉公既沒，篋窗之文遂歸然爲世宗，蓋其統緒正而氣脉厚也。自元祐後，談理者祖程，論文者宗蘇，而理與文分爲二。呂公病其然，思會融之，故呂公之文早葩而晚實。逮至葉公，窮高極深，精妙卓特，備天地之奇變，而隻字半簡無虛設者。壽老一見，亦奮躍，策而追之，幾及焉。然則所謂統緒正而氣脉厚者，又豈直文而已！余十六從篋窗，

二十四從葉公，公亦以其囑篋窗者囑予也〔二〕。情不復進，每遐想太息之，故於《篋窗初集》既以鋟之海陵，而今復併其《續集》鋟之豫章，使夫統緒氣脉之傳，來者尚有考也。吳子良序。《篋窗集》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赤城集》卷一七，《三台文獻錄》卷七，《詒宋樓藏書志》卷九〇，民國《台州府志》卷七五。

〔二〕其：原無，據《赤城集》補。

赤城集序

淳祐八年八月

此書君子推本之，以爲是本朝風化之所召。台之大夫士讀是書而知其故，必將慨然奮厲，期無負君師，以自昭於不朽，孰謂於風化無關乎！逢吉字表民。淳祐八年八月既望，朝散大夫、新除直敷文閣、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兼權隆興府吳子良序。《赤城集》卷首。

方巖王公文集序

丙寅冬，韓侂胄以弄權誤國誅，著作郎王公居安拜左司諫，抗疏請明正憲典，并陳自強、郭僕竄

嶺外，伸雪故太府丞呂祖儉、承務郎干進、布衣呂祖泰之冤而褒其忠。究極治本亂階，曰如此則治，否則亂；分別君子小人，曰此不可以再誤，再誤是一侂冑死，一侂冑復生。亡幾何，趙彥逾與諸賢同日召，公言侂冑之專，故相汝愚之死，咎實自彥逾，而可與諸賢偕來乎！疏已具，當路聞而勸止之，弗從。是夕，遷左史，兼崇政殿說書。公直前奏：「臣供諫職未兩旬，無故而得美遷，豈非當路者以臣欲劾彥逾耶？使彥逾再入，臣爲善人憂。疏欲明日上，而今夜改他職，是蹈侂冑前轍，遏言路，塗聖聰，廢臺諫紀綱，餌臣以好官而塞之口，臣甚恐焉，願求去。」退，又杜門上章，不朝謁。於是中丞雷好友承風旨，論公越職，奪一官罷，而王左史之直聲撼海內矣。後起家爲郡守、部使者，會柳寇猖獗，毒連江湖，招捕久無功，當路稍釋憾，召權工部侍郎，帥隆興，付賊事。公奮不辭難，勉戎帥忠義，白吉守懦謾，厚賊之降附，離賊之腹心，李元礪、羅世傳尋授首，江西、湖南次第平，民家頌戶祝之。然忌讒復起，坐廢踰十年，而公老矣。嗟夫，慷慨而立風節，談笑而成功名，非具奇稟、負傑氣，詎能如此易易耶！自古養才如養木，木雖堅勁耐歲寒，要亦以培植而成，以摧拉而毀。乾、淳間，培植而成者衆；嘉定後，摧拉而毀者多。如公之瑰磊卓特，當其拜司諫、帥隆興時，儻不以忌讒去，得直遂而迅上，所樹立豈在乾、淳人物之下哉？此可爲浩歎者也。公之子疇集遺文十卷，屬予序。予讀之，明白夷暢，絕類其胸襟。詩尤圓妥曠遠，嘗有句云「高下水痕元自定，後先花信不須催」，公之於出處去就，此二語可以占矣。《赤城集》卷一七。又見《三台文獻錄》卷七，《宋元學案補遺》卷七四，民國《台州府志》卷七五。

赤城續志序

台爲郡餘千年，《赤城志》猶未就，卒就於前太守齊公碩。其未就者何？見聞狹而亡以證，事蹟散而難於聚也。其卒就者何？采訪於士友，屬筆於貧窗，有以證、易於聚矣。今其書凡例以義起，去取以法定，著善別流品，因事列篇什，按是非於故實，感得失於世變，寓勸戒於微辭，實關教化，何止證之聚之也哉！雖然，證之聚之，愈詳無害也，而一時采訪，未免豪髮之遺，宜續書。志以綱系目，廢牒墜翰無所系，難悉錄，雖不錄，又不欲棄，宜續書。今太守王公樞廣齊公之政，百緒厲翼，若浚河、復經界以便民，修學、闢貢園以便士，最要者也。前者幸有繼，後者期有考，宜續書。於是教授姜君容條畫以屬東魯林表民逢吉，總書之爲八卷，俾子良參訂焉。門類率與本志協，所證所聚愈詳矣，而書豈徒取其詳而已乎！使讀《赤城志》者，詮評流品而思勵其行，細咀篇什而思暢其才，睹是非而開漫漶，念得失而重沿革，悟勸戒而審趨舍，詎小補哉！夫然後取是編而續之，見其步驟前作，殫智苦心，謂皆無補不可也，書豈徒取其詳而已乎！《赤城集》卷一八。又見民國《台州府志》卷六九。

江東天籟序

台以山名，而天台縣山所盤礴，巔頂入霄漢，雲氣與滄海相吐吞。其秀英所鍾，在物爲靈根異

卉，在人爲仙侶佛徒，晉唐以來傳之矣。然予曩使畿下，俾所部各議祠鄉先賢以勵來學，而天台獨以二劉公應，然則無達宦先二公者乎，何爲其取此！嘻，此可見人心矣。世之通塞者外而非通塞者內，顯晦者暫而非顯晦者常。方二公在時，身名僅一第，官薄不過初品，葛巾藜杖，往來林谷間，與牧童樵叟相爾汝，而孝義積於家，孚於鄉。鄉之饑歲賴以活，鄰里賴以安，鬪訟賴以平。當世名公卿皆其賓友，一時名士俊流多其門下士也。則位雖非通而道不爲塞，生雖非顯而死不爲晦，上下千三百年，宜未有先二公者。二公長曰知過，字與機，少曰知變，字與權，皆以能詩稱，而與機之詩尤宏富俊健，有慶曆、元祐氣骨。賀公允中目其集爲《江東天籟》，謂江西宗派相上下，迨庶幾哉！夫優於詩而劣於德，詩未必傳，傳未必彰彰也。德勝其詩，詩減其德，德既傳，詩亦傳矣，而況詩不復減其德，詩有不傳者乎！序而揭之，傳有不彰者乎！《三台文獻錄》卷七。又見《天台山方外志》卷一九。

舒閬風文集序

余自叩學文，諗游從於海內，欲求異稟靈識如漢賈誼、終軍、唐李觀、李賀、本朝王令、邢居實輩，杳不可復得，輒過疑天地間春淑秋澄之氣，徒歲鍾於奇葩怪植殊珍大貝，而人獨受之者少，不然則余之耳目狹，不足以得也。癸卯秋八月，乃始得舒生，首示余兩編。余讀《蓀墅藁》，如登岱華，檜栢松椿樅杉梗樟之榦，掀舞而偃蹇，槎牙而陰森；如涉大海，龍蜃蛟螭，鯤鯨鼉鼉，號風濤雨，叱

霆掣電，朝莫變怪之百出；如觀武庫，戈甲犀利，光芒閃爍，毛髮森聳而膽爲寒；如步寒皐，眺遠渚，煙深月澹，鴈嘈嗥而鶴孤唳。讀《史述》，如神禹隨山刊木，百川順逆之勢畢露；如季札觀周樂，聘列國，逆料其理亂興亡皆暗合；如馮婦徒手搏虎，如子路片言折獄。蓋其通達近誼，辯博近軍，瞻鬱近觀，奇詭近賀，勁挺近令，清峭近居實。余驚喜，恨得之晚，進之曰：誼也隘，軍也諂，觀也膚，賀也浮，令也激，居實也愴，生豈此之儷乎哉！余聞之也，論太高者奇勝正，其於行流之狂，辭太工者華掩質，其於學失之贅。惟趨平實則一祖孔氏，莊、列其誕者也；惟務正大則一宗孟氏，屈、馬其靡者也。生既蚤獵群書，氣豪骨老，不肯躡舉子後，方且磨礪浸灌於性命道德之說，駸駸焉異稟靈識，孰如生者？生其此之慎乎哉！今生之年甫二十有六，異稟益宜養，靈識益宜充，又二十六年，巋然以行學立閭風上，追前哲而啓後來者，必生也。《三台文獻錄》卷七。又見《赤城後集》卷二九，光緒《寧海縣志》卷一五，嘉業堂叢書本《閭風集》卷首。

篋窗集跋

淳祐三年正月

爲文大要有三，主之以理，張之以氣，束之以法。篋窗先生探周、程之旨趣，貫歐、曾之脉絡，非徒工於文者也。余將指淮東，欲盡出先生文以啓來者。甫命工，以他役去，乃屬海陵謝令範鎬鋟初集三十卷，蓋先生四十歲以前之作也，雄奇勁正已如此。後此者爲續集，理研之而益精，氣培之而益

厚，法操之而益嚴，惜未及并鑣之，尚俟他日云。淳祐癸卯上元日，荆溪吳子良謹題。《簞窗集》卷末。
又見民國《台州府志》卷七五。

兩浙轉運使題名續記

轉運，轉運粟與芻爾，而轉運之職纔若是止乎？轉運，監司也，民利病，俗嫩惡，當廣問細籌；訟牒朝暮四面集，當燭情僞，雪冤枉；察采賢不肖雜襲，吏胥或恣橫爲公私蠹，當區別澄汰；所兼領郡縣學，當新士習，振儒風；值科詔下，當遴選所部官精考校，爲國家得士。是爲布宣天子德澤，是爲不負臨遣意，是爲轉運之職最大最要者。況兩浙今三輔地，轉運號畿漕，對天威咫尺，迴不與諸道等，然則轉運粟與芻而止乎！顧今之論，不但曰粟與芻，又轉而曰畿漕，職應辦，何暇乎其他！上而宮禁，次而省部臺寺，征需百出，片紙下，指呼叱咄，奔命不容喘。下至百司廝隸，動挾持以相撓。撓。旁而游士異色人，亦闖伺駢闐叩請，少不如意，譁譟輒瞬息起。財計伸縮不問，事可否不問，甚或例有無不問。爲畿漕者心緒絲棼，惴惴慄慄，左右應無休時，專務彌縫爲圓熟以逃譏謗，敝司存不問，敗名檢不問，用無以給則腴民膏血不問。且既疲精神於此，則實無暇乎其他，而所謂職之最大最要者，亦一切置度外不問。嘻，是固勢使然邪！淳祐五年，天子方改紀厲精，而畿漕凡三易，最後余以愚戇被選。三亂不獲命，既視事，念生平讀古聖賢書，於職之最大最要者，何敢曠不力！而事隨日

改，諸應辦亦惴惴慄慄，幾殆。賴天子聖明，廟朝主公論，未遽以罪斥。雖然，由前之說則後之過未易逃，由後之說則前之責未易塞。以余之愚戇，惟二說昧昧弗克究是懼，尚堪久此哉！睨庭下二石，書前人名氏適徧，增一石而三之，余名氏乃居首，益慚赧。因具二說鐫焉，庶幾有能於前之說又能於後之說者旦夕至，而余可以去矣。《咸淳臨安志》卷五〇。又見《赤城別集》卷二。

台州司理參軍題名記

獄，生地；刑，仁術也。冤枉干陰陽者雪而和，鬪狠戕氣血者弭而平，生詐欺悖正性者抑而順，穢污玷元身者懲而白，是謂生地，是謂仁術。生地而淪於死，仁術而爲不仁，何以故？坐六失故。六失，貪也，刻也，忿也，闇也，懦也，憊也。貪則不公，刻則不矜，忿則不平，懦則不決，憊則不周。六居一焉，本心且死矣，地何由生？本心寢不仁矣，術何由仁？栝蒼何君處東爲台理掾，始至，余一挹之語，首敬之。甫踰月，與守趙侯爭獄事，即棄去。趙侯退聽挽留，亦敬之。未踰年，今守包侯、資政殿學士杜公，下至士民吏交敬之。何以故？監六失故，完本心故。余諗理吏，前乎君有如君否，咸噤無以答。考郡志，略弗書。問聽壁題名，則以己丑水不存也。君蹙然曰：我何能，惟前名氏不可沒。繙續志，得國初三人，訪老吏，得自嘉定間吳焯而下十一人，書之石，君而後將續書焉。請余記，余惟本心人人有也，六失非人人有也，鐫其說以勸，後乎君必有如君者矣。《赤城集》卷三。

臨海縣重建縣治記

百年來，臨海數賢令，曰顏公度、彭公仲剛。顏當乾道初元公私優裕之時，而彭承乾道末年郭郭焚燬之後。彭能摩挲赤子，樹縣治百楹於榛莽中，役鉅事煩而仁不傷，故彭公爲尤難。嗟乎，孰知又有難於彭公者！蓋紹定二年九月丙辰之水，陷城吞原隰，嚙官民廬居，殺禾稼，環百餘里漫爲濤川，而縣治西直牯蒼門，最先被水，崩奔漂悍特甚。凡彭公所樹，尺柱寸椽不留，官吏簿書無所於棲，獄訟無所於決，民方死徙交道，繼之殍疫連年。天子爲捐帑振廩，復租已責，遣部使者葉公棠議荒政，議城築。縣計雖束手，然役之百須則以比郭先，諸邑奔命。歲再更，縣猶絲紛，而舊觀莫克復。於是葉公奏辟前尉溫陵吳君楷令臨海。君既爲尉，諳其人情土俗，不逞智立威，一切治以簡靜，擾不及民。民之居莫矣，君曰：民之居莫，然後令之居可奠乎？而以累民，吾不忍也。民亦奮曰：令常憂民之居矣，不憂令之居乎？而以累令，吾尤不忍也。令搏他費以創之，民伺其闕而助之。公聽中峙，挹之高門，吏直旁環，引以修廡。聽之後虛敞，爲琴堂；廡之東閤爽，爲犴狴。藏勅有庫，遲賓有位，燕休有閒軒，寢處有密室，完備至於庖湍，整潔及於階除。繚重垣以護其藩，培秀巒以鎮其陰。自五年冬至今，不弛不迫。雖創之者民本無預，而助之者令則難遏也。由是以觀，紹定二年九月之水殆十倍於乾道末年九月之火，火既五年而彭始至，城內之民痛定矣，水纔二年而君已至，闔城邑之民痛未

瘳也，非又難於彭公乎！而樹立乃爾，雖以君繼彭公可也。古之爲令者，能以道教民，其次能以政養民，又其次能無以政擾民耳。近世教與養不十一，擾之者總總也。夫毋望於教與養，姑望其毋擾之耳，是民之賴於令者止此耳。止此而又不能，則是令之居豺虎之窟也，誰肯愛豺虎而樹之窟哉！能毋以政擾民，民得婆娑怡愉，自足於長郊廣谷之間，幾於去豺虎而傍父母，於古爲次，於今爲上矣。使父母卧風雨，人子其安哉，則民之助之亦奚怪哉！夫毋以政擾民，民猶父母之，猶助之，而況於以道教民，且以政養民者哉！此可見臨海俗之愿而無譾，譁訐猶間有存者，豈其咎專在民哉，豈其不可轉移也哉！嗟夫，能無以政擾民，雖繼彭公可也，能復以道教民，且以政養民，雖繼古之爲令者可也。

《赤城集》卷三。又見民國《臨海縣志》卷五。

寧海縣尹題名記

紹定二年十二月

寧海令題名記，不知始何時。宣和間，樓府爲記，稱始鋟以木，更用石焉，然頗以井聚僻寂小其縣。寶慶二年冬，會稽王君至，僻寂者漸稠密矣。君顧謂縣當問民俗，不但誇井聚。民俗厚，雖僻寂未宜小；民俗薄，雖稠密未足誇也。寧海之民力耕釣，安賦輸，見謂勤朴。於今尚爾，意其在宣和前未接京邑華靡事，其俗之厚無疑矣，而可以僻寂小之哉！然今既漸稠密，亦漸熾於爭。蓋地迫山海，產慳食嗇，有足憫者，未可遽咎其俗之薄也。且人情本尚平，縱趨險可復御以險乎？人情本尚易，縱

趨難可復御以難乎？自是潔己究民隱，每黎明達分夜，甲是乙否，語同家人，所與奪一於理義，威術弗仗也。聽之東有堂老幾仆，葺之如新，榜「平易」，以見其志。既又謂題名雖更用石刻，亦磨漫不可讀，別市石重刻之，增本朝而上三人焉。曰劉轂，曰陳仲通，仕梁、唐風蹟不大著；曰陳長官，名莫詳矣，而知其仕吳越，吳越議增賦，上書死爭以免。由是觀之，果援其民以避險難，千載詎終泯耶！今石之上名氏班班，苟過其下一二數，孰爲追繼陳者，孰爲遠愧陳者，有聳慕而遐思，有怒眚而切齒，蚩氓得以肆臧否，賤隸得以公賞誅，可畏而不可誣也。式勸式戒，具茲石焉。然則以僻寂小其縣，民之望於令者安在？以平易孚其俗，君之望於後者有竟乎？君名準，字端己，遂初先生之次子，於是世其家矣「二」。紹定二年十二月九日，荆溪吳子良記，建安葛應龍書。《赤城集》卷四。又見《台州金石錄》卷九，光緒《寧海縣志》卷二一。

「二」以下文字原無，據《台州金石錄》補。

州學六賢祠堂記

淳祐六年

淳祐五年秋，予被命將漕神京，實忝兩道提學事。不自揆庸陋，頗欲恢教法，振儒風，俾州縣學於訓厲程別外，各議祠鄉先賢之未祠者，以示標表。於是明年之三月，台郡學始祠六賢，曰金部郎鹿

公何，曰知南康軍石公整，曰戶部侍郎商公飛卿，曰郭正肅公磊卿，曰國子司業陳公耆卿，曰丞相杜公範。建祠之日，太守丁君璫、教授王君宗，率諸生奠謁成禮，而王君以諸生之書來請記。余告之曰：士所蘊抱者志，所講磨者學，所涵養者氣，所植立者節。若夫功業之鉅細，隸之於其所處，不較也；爵位之通塞，繫之於其所遭，不數也。使其稟純實之志，明正大之學，負剛直之氣，著忠鯁之節，豈不恢恢乎大丈夫哉！雖然，志與學根源也，氣與節枝派也，惟志與學所向而氣與節隨之，未有志與學純實正大而氣與節不剛直忠鯁者。夫士君子莫重於進退語嘿之義，天地間莫大於是非邪正之分。嗜進而不知退，當語而嘿，是掩非而邪干正，此之謂樹人慾，滅天理，罔君上，誤國家。自古亂亡，繼此而出者總總也。今夫朝廷尊安，名位寢通顯矣，而投簪於未暮之年，脫履於必爭之地，孰有如鹿公者乎！姦儉柄國，群小塞要津矣，而或彈擊不避，或封駁甚勇，論諫益力，孰有如商、郭、杜三公者乎！大儒之與游，匪但義理之空談，名世之與偕，不止文辭之傑出，雖非必於退而亦非苟於進，雖不得居彈擊封駁論諫之地，而實凜乎有彈擊封駁論諫之風，又孰有如石公、陳公者乎！是故鹿公之遯居野也，貪頑者可使耻，躁競者可使息。商、郭、杜三公之鳴於朝也，懦夫聞之而增氣，權倖望之而褫魄。石公之沉於州縣也，寧忤郡將，不肯以旱租困飢氓，寧棄官去，不肯以非義媚貴客，寧身與獄卒對，不肯使赤子死無辜。陳公之滯於三館也，鄉人屬以祠記諂權相，則謝不爲，所親陷以兩制而索其文，則拒不予，陛對失人心一疏，則觸忌諱不顧，端平用兵之議則衆辨之不隨也。嗚呼，是六賢者，其於進退語嘿之義，豈枉己而求容者哉！其於是非邪正之分，豈阿意而爲欺者哉！是其氣與

節之剛直忠鯁，豈非出於其志與學之純實正大者哉！然則士萃而居上，師而旁友，志當何志？豈非當志六賢之志哉！學當何學？豈非當學六賢之學哉！夫志與學以六賢爲宗，而不止於六賢之所到，六賢之所望於士也；志與學不以六賢爲貴，而或出於六賢之所賤，非六賢之所望於士也。而況於絲粟之得喪，瞬息之休戚，曾足以污吾齒，繫吾足，芥吾胸哉！拜六賢之祠者，可以凝焉思，悚焉慕，悠焉悟矣。《赤城集》卷八。又見民國《臨海縣志》卷一二。

全宋文卷七八六四

吳子良二

郭孝子祠堂記

自唐末入五代，兵刃沸海，寓臣乘君，夷暴夏盜，名字蠭起，士一身而事數姓，恬弗恤也。斯時也，天地幾易位，人之類幾覆滅矣。我太祖皇帝奮英略，削僭叛，至我太宗皇帝而天下平。於是宋興三十載，詔諸道采孝行者以聞，而黃巖郭孝子與被旌獎焉。嗚呼，可謂知本矣！無四端無以爲人，無五常無以爲國。四端以仁統，而孝仁之本也；五常以君臣立，而父子君臣之本也。今夫理杳微，一動一靜而成氣；氣蒙密，一感一應而成形。有視有聽，有作有止，有好有惡，有戴有履，是孰使之然哉？視聽而能有則，作止而能有常，戴履而能有儀，是孰使之然哉？凡皆父母所以遺我也。況於達天人之奧，體道德之全，豈子之能，能之者父母也。故子之身，父母之身也。愛其身，遺其父母，是不愛其身者也。不愛其身者，繆善惡之分，矇逆順之辨，紊高下之倫，於仁何有，於君臣何有！故五代

之亂坐此。我宋所以續民命，旌獎此而已。嗚呼，可謂知本矣！夫此吾心也，吾性也，心謂之本心，性謂之常性，豈以旌獎而存，以不旌獎而止也！然而必旌獎者君上，無待旌獎者人子。郭氏自被旌獎以來，二百五十餘年矣，今孝子之祠僅存，而門圯臺毀，長吏過不問。七世孫孝廉、孝溥、孝榮、孝恭，自出力崇飭門臺而葺祠宇。予同年友李君從，其里人也，爲請記。夫長吏過不問而孫與里人任其責，此豈有所待者哉！葺祠宇，承其祖被旌獎之至行，崇門臺，表先朝旌獎其祖之盛典，孝也，亦忠也。人謂孝廉兄弟知有祖，李君知有母，用充其本心常性，而并知有君矣。雖然，先朝旌獎之，長吏對揚欽奉之可也，過不問不可也。余故記此，爲無待旌獎者勸，又以爲必旌獎者勸焉。孝子名琮，事具國史，修撰杜公記之詳矣，茲不著。《赤城集》卷九。又見光緒《黃巖縣志》卷九。

清風亭記

熙寧間，舒龍圖亶尉臨海，民有使酒犯法，捽至傲不伏，即斬之，賦詩投劾去。淳熙葉尉高因取詩語，作一鋒亭於廨之南。紹定庚寅，亭久趣壞，陳尉求魯乃葺而新之，取李太白語，更名「清風」。或問更名之義，吳子曰：君子之仕也，使時人畏不若使後人慕，後人慕於有跡，又不若慕於無跡也。今夫貪殘狡險，罷軟昏繆，若是者置弗數，其勇敢刻厲，御物整整，人則稱之，曰能曰勤，曰嚴曰公，然要不過使時人畏爾。仕務行道，道果行也，不求德於民而民思焉。睹其所興建而思，遇其所嘗

臨莅之地而思，思之淺者也。甘棠之歌，峴首之淚，百千歲後，木摧石堙，則亦已矣，然猶聞其事而心醒，語其人而浩嘆，蓋其清風霽然，有道者之像尚可想也，欲挹之而難攀，欲狀之而難名，欲置之而難忘。夫然，故雖無跡而猶慕之，安有睹其跡而反輕議之哉！近世之吏知職而不知道，以爲尉職警捕，止於警捕而已。才者可使時人畏，不才者時人不畏也。夫學道而爲吏，使時人畏而已哉！充是說也，則勇於誅殺以爲威，自許將相以爲能，概之以道，其果合乎！況其立朝排正黨邪，當時羞之，何待來世？然則斯亭之名，直妄而已，亭不即廢，直幸而已。登斯亭者，睹其跡而訪其事，非惟莫之慕，直議直誚而已。更名「清風」，良有以哉。嗟夫，亶之事遠矣，雖未合於道，當其投効而去，亦或有壯其決者，特以肆於孟浪，不自摧省，愈趨愈繆，愧流無窮，至於今日。一亭之名，人猶靳而不與，陳君於是而三思焉，其亦可以慨然矣。君爲歲饑人日草食鬪訟旁午，剽掠伺隙奮□君疚心怛慮，鋤姦於萌，迄無驚訛，臻此寧謐，於其職可謂堪之，而名亭之意乃爾，是故非局於其職者，果不局於職而進於道，後之人聞其清風而爲之興起，獨無憾於斯亭乎！又豈專係於斯亭乎！《赤城集》卷一一。

又見民國《臨海縣志》卷五。

飛躍亭記

縣治之北可里許，小坡蜿蜒，號環翠山。旁瀕驛河，舊因河爲放生池，狹且淤。紹興二年春，令

黃君準始面山鑿池，又築亭，負山而臨池，名之曰「飛躍」。有過而笑曰：「飛自飛也，天何力焉；躍自躍也，淵何力焉。天與淵無所用力而人力烏乎施，人力無所施而奚以亭爲？君曰：「不然，飛自飛也，躍自躍也，天與淵固無所用力也，而纓繳墜峻，銜鉤出深，天與淵亦無所用力也。充是類也以往，物之相靡擾擾無窮也，則如之何？是故天與淵無所用力而寄力於人，人豈他有所謂力哉，豈有加於天與淵哉！因其飛而遂其飛，因其躍而遂其躍。充是類也以往，物之相刃相靡釋然休，澹然忘，悠然逝而已矣。故曰好生之德有好之者，又曰贊天地之化育有贊之者。肆我皇宋，循唐舊規，所在縣州，池用無廢。生同一性，性同一機，溫乎谷風而跂棲倏焉飛，浩乎平波而潛泳倏焉躍，是非有以使之，亦非無以使之，孰爲其天，孰爲其淵！是爲聖人能輔萬物之自然。吾蒞茲邑，上奉帝命，其敢弗虔？以宣厚恩，以祝壽嘏，名亭適稱，而又奚疑焉？余聞而是之。未幾，君求記，因著其問答語置亭中。《赤城集》卷一一。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四六，《南宋文範》卷四五。

重建青青堂記

趙君幾道既新錄事廳之西軒，更名「與清」。顧其前青青堂舊環以竹，竹廢堂寢毀，清趣安在，於是併新堂，重植竹。語余曰：「堂以竹名，而吾典獄事，翠色籠烟靄，詎能滌簿書之垢氛，雅韻含宮商，詎能掩叫號之慘戚！雖獨清於竹，亦難清於獄，爲民司命，欲厭煩劇、專幽閒，得哉？雖然，神

勞斯昏，力疲斯惰，少舒吾神，少休吾力，昏可醒，惰可彊，斯堂斯竹，獨無助乎！而況夫衛武公之詩、白樂天之記，吾左右揭而朝夕觀焉，非特吾助，又吾師也。嗟乎，世稱王子猷嗜竹，以之障郡囂、寄幽賞止耳，亦嘗聞君之言乎！夫澄心所以應事，乃欲無事以爲高，而置心於事之表，觀物所以會理，乃徒翫物以爲適，而尊理於物之上，是皆當時風味，子猷未能免也。今君先堂之陋，以竹代葩卉，吏退，淨几焚香，環古書金石刻，悠然孤詠，語懸明水，閒弄絲桐，送飛鴻雲外，其孰能溷君！而言乃爾，蓋澄事之源，勸理之寓，竹匪獨清而獄匪難清矣。然則其剖判明，其轉旋敏，其磨鍊熟，未足盡君，而君當有賢於此者。庶幾異日君子既去，居是堂者，對竹如對君哉！《赤城集》卷一二。

康吉堂記

侍郎王公榜林君詠道之堂曰康吉。林君死餘十載，士大夫猶喜道之，聯篇續詠，堂之光輝如新，而林君殆不死也。吳子曰：世之營屋室以求安身者衆矣，計其宏傑詭麗，百倍此堂者又衆矣。蕩然而邱墟，蓊然而荆棘者相望也，不爲邱墟荆棘，則頽檐敗棟，風掀雨摧，行路爲之太息也。夫興壞世之必有，而悲喜異焉，豈固以屋室也哉！人之智力有盡而義理無窮。義理之萌，裊如一綫，亡而存，絕而續也。智力所到，烟雲排空，存而亡、續而絕也。林君死於布衣，無寸爵以自援，智力微矣。余友其子逢吉而問過其堂，則環顧皆書也。書者，義理之會也。聖賢淵微，古今謨憲，進而範俗，退而提

身，取之書沛如也。林君之所以遭逢吉，亦逢吉之所以遺其後也。余不識林君，而考諸鄉論，信儒者已。今逢吉又博而詢古，約而通今，沖實內充，章采外炫，此義理之傳，書之澤也。夫心恬於義理之謂康，不必其身之老壽；家裕於義理之謂吉，不必其後之顯榮。世以智力而林君以義理，此悲喜之所以異，而屋室之興壞不足論也。雖然，義理一而書萬殊，毫釐之際，逢吉盡心焉，於以訂家學之源流，正後來之趨向，使義理愈傳，而喜道斯堂者餘百載而未厭，林君終不死矣。林君名師葢，逢吉名表民。《赤城集》卷一五。又見民國《臨海縣志》卷三三。

三先生祠記

聖天子臨雍，進周、程、張、朱五君子於從祀，薄海內知鄉方矣。顧朱子所與反覆論辨，若南軒張氏、東萊呂氏、象山陸氏，各以其道鳴東南，士不敢沒也，則所在學多祠之，而豫章獨闕焉。子良以提學攝府事，念莫先此，於是始祠三先生在從祀。後或謂朱子於南軒論最合，東萊已小異，象山則大異矣，合祠之何哉？嗟夫，此說起，道術之所以裂，心學之所以悖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此言道本無黨偏也。道本無黨偏，心其可有黨偏乎？近世學子互立標榜，曰某自朱氏，某自張氏，某自呂氏、陸氏，隘矣哉！夫當諸君子在時，祇見其心之同，豈必其論之異？縱其異也，同者固自若也。何謂同？同於扶綱常，同於別義利，同於修己治人，同於愛君憂國

而已。且夫道有體有用，渾然天性之中而無物不具者，其體也；森然事物之際而無理不形者，其用也。學有知有行，不徒揣度以爲知，而必著於行者，是知也；不徒茫昧以爲行，而必循於知者，是行也。世固有博考古今，遠稽文獻，而要領則迷、淵微則隔者矣。若夫實明於要領，實洞於淵微，則所謂古今文獻者不可廢也。此孔子所爲刪《詩》定《書》、訂禮正樂而脩《春秋》者也。此朱、呂之道所以本無小異也，體用未始有異故也。世固有直指本心，自謂見性，而等級則躐、工程則疏者矣。若夫實進於等級，實究於工程，則所謂指心見性者不可廢也。此孔子所稱先覺爲賢，心之精神爲聖，知二知十爲回、賜優劣者也。此朱、陸之學所以本無大異也，知行未始有異故也。嗟夫！聖道公溥，不可以專門私，聖學深遠，不可以方冊既，貫群聖賢之旨則可以會一身心之妙，充一身心之妙則可以補群聖賢之遺，孰爲異同哉！爾後學之士，其必合朱、張、呂、陸之說，泝而約之於周、張、二程；合周、張、二程之說，泝而約之於顏、曾、思、孟；合顏、曾、思、孟之說，泝而約之於孔子，則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孔子之學即皋、益、伊、仲、傅、箕、周、召之學也。百聖而一人，萬世而一時，尚何彼此戶庭之別哉！然則今之合祠三先生也宜也，非爲三先生設也。雍正

《江西通志》卷一二六。又見乾隆《南昌縣志》卷五五。

四朝布衣竹村林君墓表

篋窗先生既銘詠道林君，子表民復請余表其墓，余謝曰：「銘具矣，不滅矣，雖表奚加焉！」表民請弗置，曰：「所以傳載吾父，豈嫌乎多！」余無以答，則爲摘其可表者三。君生事薄，萊田不足支豐歲，然酷嗜書，質衣貨家具，購書至幾千卷，名帖亦數千卷。每一卷入手，喜津津，校讎考訂忘日夜，可謂貧而富於書。君卧窮巷，聲援絕，然師友皆名輩勝流，王公卿月、虞公似良、李公庚、徐公似道、錢公象祖、謝公深甫、張公布、商公飛卿、丁公可、徐公大受、林公憲、桑公世昌，君陪從於鄉邦者也；陳公傅良、樓公鑰、張公孝伯、萬公鍾、龔公頤正、王公厚之、鞏公豐、真公德秀、楊公長孺，君承接於他邦者也，可謂約而廣於交。君屢試屢跌以老，然不自憂而憂人憂。龍舒吳棗、長樂王作、古括陳百朋、會稽潘方謫台州，君館置其家，接歲踰時經紀之，後皆成名去，可謂困而勇於誼。然則世之非貧非約非困而棄書棄交棄誼者，曷不視君乎！是三者可表已，而又有一焉。夫身貧則子宜裕，不然書爲無益矣；身約則子宜泰，不然交爲無益矣；身困則子宜亨，不然誼爲無益矣。君一子，表民也，其貧其約其困復似君，而不悔書書益多，不悔交交益密，不悔誼誼益虔。然則世之能以書以交以誼必其身，不能以書以交以誼必其子者，又曷不視君乎！君名師箴，字詠道，臨海人，自號竹邨居士。死年七十五，葬浮江。所爲詩文數鉅帙，藏于家。他行能若世出，若死葬月日，見銘中。

《赤城集》卷一六。

大田先生墓誌

王德父既沒，余爲叙其遺文十五卷。將葬，其子勸復以銘爲請。嘻，叙且銘，是歐陽氏施之聖俞、子美、鄰幾者，余何敢僭，而於義何可辭！余二十五六，聞德父之賢耳熱，蓋水心葉公之高弟，樂淨□公之重客，貧窗陳公之畏友也。他日會之貧窗所，樸厚嚴重，色正而氣和，不以余晚出辱交焉。自是歲必一再詣，詣必盡日留。聽其言，出入經傳百家，上下古今數千載。勘訂東都、南渡諸儒，精粗異同，領挈珠貫，海湧而嶽立也。間出所著，一讀悅眩不可知，再讀驚喜而猶疑，三四讀乃始凝焉會，豁焉通，吻膏舌腴，淪浹肌髓。蓋其思也苦，故其入愈奧；其見也獨，故其出愈奇。噫，是真水心所謂蘇明允之流也！是時德父有重膂疾，一室黯黹纔丈餘，家具左右偪塞，若悶悶不能出氣，而德父終歲處之安然，余亦盡日對之欣然也。值其疾少間，偁行田間，倚枯藜，傍流水，且笑且歌，雞犬桑麻，俱有自得意。茅舍傍耕翁樵叟舉手問學正安往，亦若喜動顏色者。德父好語勞之，恩意敵朋儕，而獨以見達官爲恥，以對俗子爲無味，以入城市爲不得已，以非義之獲爲泥爲滓。自試禮部歸，即謝舉門不入。郡博士倚以糾郡庠，故里人稱學正，而亦棄不就，太守、縣大夫願見之不可得。遠近宿儒新俊，聞風慕重，不但稱學正，以其居大田，又稱之曰大田王先生云。噫，何必蘇明

允、龐德公之流耶！然德父雖閉關，每惻然有憂當世意，而慨然談當世事。真公之在建安，藉余寄聲德父，德父因貽書，勉以救時宜學孔子，不止學孟子。李公既相，素厚德父者也，德父疾已侵，稿數千言規正之，及公不及私，何必龐德公、魯仲連之流也！余不足以知之矣。德父名象祖，家世著臨海。祖道，文學行義有名孝宗朝，爲校書郎。父應之，豪邁博習，徧交乾、淳諸老，贈承議郎。妻陳氏。男勉、勤、勤。女長適李宗，次先卒。孫男五。歿於嘉熙三年四月晦，年七十六。葬於淳祐元年□月□日，墓在重暉鄉三坑山。銘曰：

夜光出屋，天不我匱。連城幾何，人不我玉。雖不我玉，不獻不哭。亦不刖我足，全而歸之。

賁林谷。《赤城集》卷一六。（以上刁忠民校點）

吳 葢

吳葢，建康（今江蘇南京）人，嘉熙初爲從政郎、蘄州州學教授。

建康府貢院記

嘉熙元年十一月

金陵大都會，六朝風流未遠，我宋淑人心以道德，翕然盡歸醇厚。中興南渡，天蹕駐臨，行闕岩

堯，龍盤增秀，光涵玉井，瑞產金蓮。距今百年，人物鼎盛，魁杓聯耀，益大彰明。端平初元，皇上嘉惠陪京，增貢士額，登名天府者十三人。嘉熙改元，諸生請援京師例到省，郡復上其事於朝，剡奏朝騰，俞音夕播。士鳶飛魚躍，莫不舒翹揚英，奮迅功名之會。郡教姑孰陶公熾誘掖後進，以明道書堂撥入歲租易金市屋，日餼月儲，爲貢士資。既而盱江孔公聖義同掌教席，相與翼其成。與計偕者遣送雖各有差，踏梅江岸，觀國之光，皆得以壯行色，春風橐籥，吹噓成就者爲多。是舉也，真鄉邦無窮盛事。嘉熙改元十一月朔，郡人從政郎、宣差充蘄州州學教授吳臧記。《景定建康志》卷三二。（刁忠民校點）

宋伯仁

宋伯仁（一一九九——？），字器之，號雪巖，湖州（治今浙江湖州）人。嘗舉宏詞科，工詩畫，爲江湖詩派中人。嘉熙中曾任鹽運司屬官。著有《雪巖吟草》（今存其中《忘機集》、《海陵稿》、《西塍稿》共四卷）、《煙波漁隱詞》（存）、《梅花喜神譜》（存）、《酒小史》（存）等。見其嘉熙戊戌所作《四十》詩（《江湖小集》卷七二），同治《湖州府志》卷五七，參《宋詩紀事》卷七三。

雪巖吟草序

詩如五味，所嗜不同，宗江西流派者則難聽四靈之音調，讀「日高花影重」之句，其視「青青河畔草」即路傍苦李，心使然也。古人以詩陶寫性情，隨其所長而已，安能一天下之心如一人之心？吁，此詩門之多事也！甚至裂眦怒爭，必欲字字浪仙、篇篇荀鶴，殊未思《騷》、《選》文章於世何用。伯仁學詩出於隨口應聲，高下精拙，狂無節制，有如敗草翻風，枯荷鬧雨，低昂疾徐，因勢而出，雖欲強之而不可。藁以隨日而抄，豈望廣傳於世？兒曹異日知伯仁得詩之頃，其一休一戚，所寓若此。姑綴再草云。《雪巖吟草》卷首，南宋群賢小集本。又見同治《湖州府志》卷五七。

梅花喜神譜序

余有梅癖，闢圃以栽，築亭以對，刊《清臞集》以咏，每於梅猶有未能盡花之趣爲慊，得非廣平公以鐵石心腸賦未盡梅花事而拳拳屬意於雲仍者乎？余於花放之時，滿肝清霜，滿肩寒月，不厭細，徘徊於竹籬茆屋邊，嗅蘂吹英，掇香嚼粉，諦玩梅花之低昂俯仰，分合卷舒。其態度泠泠然清奇俊古，紅塵事無一點相著，何異孤竹二子、商山四皓、竹溪六逸、飲中八仙、洛陽九老、瀛洲十八學

士，放浪形骸之外，如不食煙火食人，可與《桃花賦》、《牡丹賦》所述形似，天壤不侔。余於是與其自甲而芳，由榮而悴，圖寫花之狀貌，得二百餘品。久而刪其具體而微者，止留一百品。各各其肖，併題以古律，以《梅花譜》目之。其實寫梅之喜神，可如牡丹、竹、菊，有譜則可謂之譜，今非其譜也，余欲與好梅之士共之，僭刊諸梓。以閑工夫作閑事業，於世道何補，徒重覆瓿之譏。雖然，豈無同心君子於梅未花時閑一披閱，則孤山橫斜，揚州寂寞，可彷彿於胸襟，庶無一日不見梅花，亦終身不忘梅花之意。茲非爲墨梅設，墨梅自有花光、仁老、楊補之家法，非余所能。客有笑者曰：「是花也，藏白收香，黃傳紅綻，可以止三軍渴，可以調金鼎羹，此書之作豈不能動愛君憂國之士，出欲將，入欲相，垂紳正笏，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今著意於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止爲凍吟之計，何其舍本而就末？」余起而謝，云：「譜尾有商鼎催羹，亦茲意也。」客抵掌而喜曰：「如是則譜不徒作，未可謂閑工夫作閑事業，無補於世道，宜廣其傳。」敢併及之，以俟來者。雪巖耕田夫宋伯仁敬書。《梅花喜神譜》卷首，叢書集成初編本。（以上刁忠民校點）

江師心

江師心，號桂巖，衢州開化（今浙江開化）人。嘉定四年進士。端平三年通判常州，嘉熙中通判泉州。

見所撰《古文苑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七，道光《福建通志》卷九三。

古文苑跋

嘉熙元年十月

《古文苑》，唐人之所集，梁昭明之所遺也。昭明曷爲遺之？蓋以法而爲之去取也。唐人曷爲集之？蓋思古而貴於兼存也。去取以法，所以示後學之軌範；兼存乎古，所以廣後學之知識，其功一也。然是集也，其辭屈曲，其義幽深，由唐迄今，垂數百載，觀者罕究其極。武林章君有憂之，於是研精覃慮，搜采群說篇傳而字釋之，使開卷者一覽而得其指歸，可謂好古博雅之君子矣。章君不忍自私，倅毗陵日，欲繡諸梓，以貽後學。甫書初考，適拜司鼓之命，懼厥志之不酬，乃以其藁屬之後政。歲在丙申六月畢工。明年四月，僕到官既半載，章君之子淳過僕，盡取其版，訂刊者之誤凡二百餘字，而章君之志益明，非其善繼疇克爾耶？昔向傳《洪範》，而歆異之，君子以爲恨。今章君有淳，過向遠矣。僕於章君實襲其隔政之餘芬，思見其父而不可得，今知其有賢子也，故喜而書之。嘉熙丁酉良月，桂巖江師心書。《古文苑》卷末。又見《甬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二。（尹波校點）

潘 某

潘某，官校尉，嘉熙元年任正總轄官，駐守光州。

光山縣修石門題記

嘉熙元年八月

照得虜兵自紹定壬辰侵犯京湖〔一〕，入淮西，殺戮生民，擄掠牛馬，至於己未、丙申，荆襄失守。連年侵入淮西，有比近光州光山縣第三都水吉保操正，將本部民修開小臺山石門，以防扼守小牲畜〔二〕，虜兵數攻不利，退卹而去。時歲次丁酉嘉熙元年八月終記，正總轄官潘校尉。光緒《黃州府志》卷三九。又見嘉慶《湖北通志》卷九三，民國《光山縣志續稿》金石錄。（尹波校點）

〔一〕虜：原作「北」，據《光山縣志續稿》改。

〔二〕守：原作「老」，據《湖北通志》改。

釋淨月

淨月，嘉熙元年爲湖州報國寺監寺僧。

報國寺布施記

嘉熙元年二月

本寺伏承大檀越華李七府幹名文勝，自創業以來，凡遇山門大小緣事，無不施財，發揚成就。今劃一開具事目于後：

- 一、施財貳佰貫文，置造大錫花瓶并架子一對，彫裝蓮花二瓶，充大佛殿供養。
- 一、施財貳佰貫文，鑄造大鐵香爐二座，充大佛殿觀音殿供養。
- 一、施財伍佰貫文，一力甃砌法堂三門、兩廡地面。
- 一、施財叁佰貫文，印置《大般若經》六百卷入寶藏。
- 一、施財叁佰貫文，布漆銀珠大佛殿桐身柱肆口。
- 一、施財捌拾貫文，置普賢黑光厨一口。
- 一、施財壹佰貫文，輓造大法鼓一面。
- 一、施財壹佰貫文，建造鐘樓及普賢殿。
- 一、施財壹佰貫文，建造三門。
- 一、施財叁佰貫文，建造釋迦寶殿。
- 一、施財壹佰伍拾貫文，甃砌大佛殿地面。

一、施財壹伯貫文，建造庫堂。

一、施財壹伯柒拾貫文，鑄造大鑊一口。

一、施財壹阡貫文，建造千佛寶閣大柱捌口。

一、施財壹伯貫文，裝塑佛殿涌壁羅漢一龕。

一、施財捌伯伍拾貫文，置到吳江縣界田貳拾畝，遞年收租。十月十七日，伏值先妻太君潘氏一娘子愍忌之辰，啓建西資蓮社念佛勝會一，永日設位供養，資悼尊魂，往生淨土者。

一、施財壹伯貫文，鑄造寶藏內壽山福海。

右具如前，謹刻堅珉，請輪年知事僧循守成規，嚴與修崇，毋致更易，庶幾圓滿願心，因果不昧，祈求現生之內，福樂百年，他報之中，二嚴克備者。嘉熙元年二月日，監寺僧淨月立石。勲舊：德政、守中、德暉；頭首：廣聞、廣宣。知事淨明，開山住持宗偉。雪川王震刊。民國《南潯志》卷三

六，民國十一年刻本。（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七八六五

税與權

税與權，字巽甫，巴縣（今重慶）人。魏了翁門人，究心理窟，世稱儒宗。有《校正周易古經》十二卷，《易學啓蒙小傳》一卷（存），《易學啓蒙古經傳》二篇（存）。見《宋元學案》卷八〇，《南宋文範作者考》卷下，嘉慶《四川通志》卷一四六。

周禮折衷後序

端平三年七月

右《周禮折衷》上下篇，本名《江陽周禮記聞》，會失其上篇，先生猶子高斯道蒐錄以歸，二篇始完。間舉似泉使考功郎王辰應氏，貽書云：「鄭諸說于是論定，宜以鶴山《周禮折衷》名之。」竊嘗聞先生謂此一經多可疑者，自先後鄭傳注以來，數千百年，無敢輒議，亦以關聯須密，意其爲成王、周公遺制。至五峰胡子，斷以爲劉歆傳會。荆舒禍天下，根于鄭注「國服」一條。逮吾先生，屢發其義，蓋未病前一年，游蔣山有詩，尤爲著明，今附載于此：「連年飲建鄴，寤寐北山靈。三過又

不入，風雨盲其程。一朝決會期，萬籟不敢聲。斷潢卷夕潦，別巘浮帝青。因思山中人，昔者相熙寧。不知學何事，莽制爲周經。羣公咸其輔，弗悞宗康成。相承章蔡後，九州半臙腥。歷年百七十，衆寐未全醒。三經猶在校，從祀猶在庭。追維禍之首，千古一涕零。大鈞高難問，山空水泠泠。」是遊也，先生同產兄今禮部侍郎高定子實爲本道轉運副使，領賓客羣從行，端平三年七月三日也。《經義考》卷一二五。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二三八，《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五。

鶴山師友雅言序

予登鶴山先生之門，蓋歷二紀。以先生出入中外間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每一見則所聞輒一超絕。及先生返自南遷，起家鎮瀘，予執經從之，相携入京，登宥府視事。泊賜環奉藩，以迄夢奠，湖海往來，永日清夜，瞻前忽後。先生非聖之書不讀，多發儒先所未言。昉於甲午夏，以浹丁酉春，隨所得錄之，反復玩索，如入武庫，如游寶藏，如登喬嶽以觀天下，斯所謂仰彌高而鑽彌堅者。嗚呼！以予四閱寒暑，凡所見聞如此其富，則二三子久相從游而不離左右者，又可想而知哉。昔嘗見先生移書蒙齋袁侍郎云：「某於六經名數文義，重下頓工，的然見古人所志所學，歷戰國暴秦以後無傳焉。極於五代之亂，影滅跡絕。其間豈無經生學士，各隨才分，有所建立？然驚於高遠者，惟欲直指徑造，以步步而行，字字而講者爲卑近。其卑近者，則又以區區記誦、小小詞章爲學問之極功。所

謂合內外，貫精粗，百數十年間，始有講尋，以發漢唐之所未講。又若於實未有所見者，勦說雷同，爲聲利計，以病吾道。方欲通古今爲一書，使有志於道者猶可推源尋流，而學未能信，不敢容易下筆也。」嗚呼！先生此志未酬，而天奪之矣，豈不爲千載之恨！用備錄師言，揭諸篇端，以著先生之志，亦因識吾儕小人後死者之悲。有宋嘉熙歲在鶉火辰會大火，門人巴郡稅與權掩袂書於武林之孤山。
《全蜀藝文志》卷三一。又見乾隆《蒲江縣志》卷三，嘉慶《邛州志》卷三九，《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五。

易學啓蒙小傳序

淳祐八年七月

《易》，函萬象者也。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至孔子時，《周易》獨存，漢、魏諸儒頗紛錯之。朱文公采二呂氏、晁氏所傳，著《易本義》，釐正文王、周、孔上下經與《十翼》，共十二篇，而各還其舊。又以伏羲先天理數之原，特於《易學啓蒙》而挾其秘。圖象咸本諸邵氏，間與袁機仲談後天《易》，則謂嘗以卦畫縱橫反覆求之，竟不得文王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弗敢妄爲之說。與權曩從先師鶴山魏文靖公講切邵氏諸書，迺於《觀物篇》得後天《易》上下經序卦圖，反覆視之，皆成十有八卦，然後知《乾》、《坤》、《坎》、《離》、《頤》、《中孚》、《大》、《小過》不易之八卦，爲上下二篇之幹；其互易之五十六卦，爲上下二篇之用。自漢揚子雲謂文王重《易》六爻，互用兩卦十二爻。而唐孔穎達亦謂驗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即變。孔子就上下經名而序其相次之義，非邵

氏此圖，則後天《易》之旨，千載不明矣。竊嘗因此圖而推之，上下經皆爲十八卦者，始終不出九數而已。九者究也，萬類盈物於天地間者，究之象也。是故《易》以十八變而起卦，《玄》以十八策而生日。大抵《易》六十四卦，不越《乾》、《坤》奇偶之九畫，而《乾》、《坤》奇偶之畫，又重爲二，九而窮，窮則變，故《革》在先天當十八，二九之究也；在後天當四十九，著數之極也。四十九而《革》去故，五十而《鼎》取新，開物於寅，帝出乎震，而循環無窮矣。蓋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河圖》、《洛書》實互用之。《先天》則《河圖》之九，而分左右，皆疊二九而周乎六十四。《後天》衍《洛書》之九，而分上下，亦合二九而總乎三十六。邵氏此圖，豈非明義文之《易》，同中異，異中同也歟？嗚呼！孔子《雜卦》一傳，專以反對而發後天《易》互用兩卦十二爻之深旨也。學者潛玩《雜卦》，而參以子雲、穎達之說，則於邵氏此圖，信其爲寫出天地自然之法象矣。朱文公殆亦留斯義以俟後人邪？輒不自揆，敬述而申之，曰《易學啓蒙小傳》。淳祐戊申中元日，巴郡稅與權序。《易學啓蒙小傳》卷首，通志堂經解本。

周易古經跋 一 淳祐八年十月

按呂汲公元豐壬戌昉刻《周易古經》十二篇於成都學官，景迂晁生建中靖國辛巳并爲八篇，號《古周易》，繕寫而藏于家。巽巖李文簡公紹興辛未謂北學各有師授，經名從呂，篇第從晁，而重刻

之。逮淳熙壬寅，新安朱文公表出東萊呂成公《古文周易經傳音訓》，迺謂編《古易》自晁生始，豈二公或不見汲公蜀本歟？然成公則議晁生并上下經爲非，而文公《易本義》則篇第與汲公脗合。與權歸侍先師鶴山魏文靖公，討論此經，將以邵子《觀物》所言爲斷，著文王、周公正者八卦，變者二十八卦之繇辭于冊，題曰《周易古經》上下篇，冠于《十翼》，以還孔子韋編之舊，使百世之下，學者復見全經，而附數公序辨于末。天不憖遺，先師夢奠，倏踰一紀。慨師友之凋謝，懼異學之支離，不量固陋，推本邵子所述，刊定《周易古經》上下篇如前，以卒先師之志。而義文經卦重卦大義，則於《易學啓蒙小傳》詳之。若夫訓詁之真偽，講解之得失，則有漢魏以來諸儒之說在，學者其審於決擇哉。聖宋淳祐戊申良月初吉，後學巴郡稅與權謹識。《易學啓蒙古經傳》卷末。

周易古經跋

二 淳祐八年十一月

邵子《皇極經世》，於六經止取經聖人之手者四。然四經中，《易》又經伏羲、文王、周公之手，則此經可謂最古。而卷第最不明，蓋漢、魏以來諸儒之罪，而王弼、韓康伯尤其罪之魁者也。按史，費直雖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初不言分傳以附經。《魏志》謂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厥初猶如今《乾》卦，附之於後。至王弼，則自《坤》以下，各爻聯綴之，標題乃以上經《乾傳》至下經《豐傳》分爲六卷，已不知於義何居。及韓康伯又以上下《繫》爲七、八卷，而《說卦》爲第九，

則統《十翼》中，《序卦》爲第十，《雜卦》爲第十一，通謂之《周易》。第九卷末，復以王弼《略例》足成《周易》，爲十卷。使文王、周公上下二篇之經不成一篇，而孔子《十翼》不成《十翼》。漢魏迄今幾千餘年，列於學官，專置博士，無一人能辯其非者，惑世誣民，抑何甚哉！故曰：漢、魏以來諸儒之罪，而至王弼、韓康伯尤其罪之魁者也。先師魏文靖公在時，相與歎恨，嘗欲刊正之而未果。予既本邵子定著《周易古經》二篇，冠于《十翼》，以酬先師九原之志，而從丞相克齋游公質之。吁！前聖作經以俟後聖，而異學汨亂如此，顧惟晚陋，何敢輕議古人？然不直則道不見，知我罪我者察焉。是歲日南至，與權再題。《易學啓蒙古經傳》。

周易古經跋

三 淳祐九年正月

予既本邵子定著《周易古經》上下篇與《十翼》如前，而謂昉亂聖經者，漢、魏以來諸儒之罪，而王弼、韓康伯尤其罪之魁者也。或靳之曰：「嘻，其甚矣！」《易》非王、韓，何以傳至今？子獨不見先正嘗黜與注疏異說者乎？」予曰：不然。《易》更三聖，雖暴秦焚書，《易》以卜筮獲免，此殆天未喪斯文也。按《西漢儒林傳》，費直始以彖、象、《繫辭》、《文言》十篇解說上下經，豈曾錯雜二篇與《十翼》哉。洎東漢馬、鄭首亂聖經，王、韓尤而效之，故范甯著論，謂「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其原起於王弼、何晏，其罪深於桀紂。桀紂之罪禍一世，王、何之罪迷歷代。」予嘗考王、何與韓三

人之本末，蓋王、何同仕正始，而以曹爽兄弟爲主。弼尚老、莊，世譏其叙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蹟無間，然坐曹爽黨而擯。晏則自以爲與夏侯太初、司馬子元得《易》之神深者，亦坐曹爽而族。若康伯，雖孔氏穎達言其親授學於王弼，然詆《序卦》非《易》之緼，已無忌憚，而史載其與袁宏辯謙亦卑，而無甚高論。本朝接南北五代道喪文弊之後，一時名卿，姑以注疏不可倍，而矯士習之輕浮，遂使世之父祖詔子孫，師詔其弟子，錮成風俗，牢不可破。不知《易》經數聖人手，而《論語》乃親傳孔門格言，豈彼晏等仕操、懿者，可污篇端而擅古注、集解之筆哉。夫孔子大聖人，遷、固以爲晚而喜《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紫陽翁以《史記世家》訂之，謂孔子反魯，實哀公十六年丁巳，時年六十八。然定《書》、刪《詩》、正《樂》、序《易》、彖、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卒以學《易》」等語。然則紫陽翁蓋信遷、固「晚而喜《易》」，而不信何晏《論語集解》「五十以學《易》」云耳。矧弼雖弱冠而廢死，康伯踰四十，惑於日者而病死，迺敢干亂文王、周公之經，而輕訾孔子《十翼》，揆以《春秋》斧鉞，誅絕不貸。而三聖遺經，奚待若人而傳？千百年間，僅有范甯聲其罪而討之。子以予言爲過，豈是非好惡果異乎我心之所同然哉。因答或人，而志其說於此。歲己酉正月，與權謹三書之。《易學啓蒙古經傳》。（以上吳洪澤校點）

徐一鳴

徐一鳴，豐城（今江西豐城）人。寶慶二年進士，歷官靜江府學教授，知永明縣。見道光《永州府志》卷二下，光緒《江西通志》卷二二。

永明層巖記

地秉陰竅於山川，巖其山之竅乎？予於是作劇而環觀，知未有不待人而顯，因人而重也。傳之巖以良弼築之而顯，東山之巖以安石遊之而重。凡天下之勝境，大抵皆然。永明縣治西南三里，層山之陰，有巖焉，洞衍豁，高三十五尺，廣六十步。其明者三之一，修如廣之步，晦者三之二，達於山陽。有澗自山陽潛出，橫紆其間，冬夏不竭。仰視積液纍垂，有負隅如觀音坐像，有附崖壁，扣之如鐘聲。巖口有石亘起，阻外而幽中。自清上濁下結者爲山，巖之成，不知幾千萬載。虞帝之巡車不及，夏王之櫟載弗登，非直山經地志倚撫佚漏，雖近之《零陵總記》、《舂陵圖志》亦俄空焉。爲何氏業，不知幾世，往往稍亦葺治。然山夔木怪，猶若靳而護之。熙寧中，邑廢，屬營道。時湖南繡衣張公綬方爲宰，政暇來遊，題歲月於巖石，自是怪絕，遊觀題咏浸多。何氏有曰三傑，嘗於元祐癸酉計

偕，講授鄉里，益經理之，跨澗架梁，皆以石，又爲垤臺砌谷之觀，巖於是始顯。三傑沒，屬其婿顧氏。開禧間復還，曰子韶，曰天衢，喬梓相承，好修不墜，潤色有加。因故基結亭，以擬盤爲扁。前蒔雜卉，旁建茅齋，聚同志講肄儒業，方領矩步，婆娑游衍，弦誦聲接武城，遊者莫敢直以樂丘視之。巖因是始重，遂爲邑之勝境。凡官是邑與捧檄而來，無不往。俗重中和節，士女必出遊，遊必至。余爲長於斯，訪之屢矣，常欲以詩摹寫而未能。今滿且去，天衢數以記顛末爲請。余惟八卦奠位，《離》，正南，爲文明，外剛而中虛，巖象也。自衡山至是，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鬱積。他則爲丹砂水銀，孔翠文翟，竹箭名木，獨永明以小石山聞於天下。而巖甚大，何氏世居有之，日與其徒藏修息遊，存養其心性，薰陶其氣質，磨礱乎事業，而揮發乎文章。非掇巍科，歷華要，號稱文臣，光輔國家文明之治，不能當此奇。是將在其身，在其子孫，在其所與遊。今秋猶子桂、門人黃繇、毛熙績皆首貢於鄉，抑其權輿云。《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二八二。又見康熙《永州府志》卷三下，嘉慶《湖南通志》卷一四。（吳洪澤校點）

顏汝勳

顏汝勳（一二〇五——一二九一），字元老，號一齋，長洲（今江蘇蘇州）人，直之子。以郊恩得官，歷任温州永嘉主簿，江陰知錄，參兩浙轉運司帳管，改主管文字，知和州含山縣，監左藏西庫，辟淮東安

撫司機宜文字，通判滁、常二州、慶元府，俱不赴，奉祠。官至朝散大夫。至元二十八年卒，年八十七。
見元·陸友仁《吳中舊事》。

無明性和尚語錄序

淳祐三年三月

東山一脉最得人憎，認草本者多作平常會，奇特會。某處是生機，某處是死句，互分巧拙，俱落窠臼。縱跳得出，又墮解脫深坑，非獨蹉過此老，亦蹉過天下老和尚。添得幾箇冊子，只益雜毒耳。余因序無明語，不覺饒舌，怕有軟頑底，爲一齋懺悔也不見得。淳祐癸卯上巳，長洲一齋顏汝勳敬書。《無明慧性禪師語錄》卷首，續藏經第二編第二六套第四冊。

跋癡絕道冲禪師語錄

淳祐十一年五月

東山正脉無些子氣息，啐啄同時失底，猶未夢見此。徑山癡絕大禪師說不說約博徧轉，將瞿曇七處開口不得底，撒向諸人面前。爭奈盡大地摸索他不著，摸索不著，只緣師自不知著落到這裏，彈指一下，拂袖便行，總使不著。且道着訛在甚處？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淳祐辛亥五月既望，顏汝勳敬書。《癡絕道冲禪師語錄》卷下。

無明慧性禪師塔銘〔二〕

此道有正脉，惟無半點氣息，其殆庶幾。知其可庶幾，謂正脉在是則妄也。迎之而不留，捨之而不遺，北雨南雲，斗移星換，忘存失照，妙亦何立？泉奔嶽頂，探源皆死水；雹降青天，追蹤皆客塵。擬顰朵頤，欲噓斂色，抽關轉軸，乾坤爲之黯黑。龍天雖夙誓，呵衛終無處所。此師以手搖拽，嗚咿久之，不能自己，余知爲楊歧九世孫也。師名慧性，姓李氏，達之巴渠人也。混然其初，不以點黑汚胸臆。才祝髮，束包南游，適淳熙戊申歲也。首謁佛照光，光奇之，一叩得其體。師以無宜路益孜孜，一時昂頭驤角，揩範輝錯，頂癥足胝，每甘心焉。知松源岳得於密菴傑，傑得於應菴華，溯而上之，白雲東山，皆楊歧流出也。師造松源座下，奉勤給侍奔走，爲裴回咨決地。晨敲夕磕，針度線引，尤不唧啍於些子譚訛，師毒深矣。出世，蘄之資福，越兩年，遷智度，法社正耀，湖海翕然。歸宗開先棲賢，爲古精藍，露沐雲敷，此湧彼洽，獅子一滴，何翅散十斛驢乳。師臘高矣，奧林邃谷，將終遯矣。所至道價寶璧，宗旨淵源，大用脫軌則推出，分常之華藏半座，老作願點額於龍門。時余未識師，以《水僧骨傳》云「雪覆蘆花欲暮天，到撐沒底謝郎船。離鈎三寸如何道，海底泥牛掣角牽」，則師之脉有自矣。贊參請禮，往來叩答，余不覺悚汗。撲庵居士以大根器棟此道，來守姑蘇，勉其主陽山尊相，金奏玉響，主林改色。部使者興敬稅駕於雙塔，俊納信友，如赤子赴慈父母，賴以

受用者衆。在在籌室，非時相見，靡閒冰暑。闡提亦有作，室中多舉，開口不在舌頭上。大力量人爲什麼擡脚不起，大力量人爲什麼脚根下紅絲線不斷，虎踞狴座，返擲橫拈，撒火飛星，學者株守己靈，錯認鑑覺，窠臼情識，墮解脫坑，無地容錐，無錐可卓，猶未夢見在。其示衆曰：「向上一路滑，壁立萬仞嶮。石火電光鈍，定乾坤句錯。」又曰：「心路不絕，祖關不透。盡是依草，附木精靈。大法洞明，正好痛棒。狐涎螢火，望風剥落。余之恩怨，始啞者啗蘂矣。」師慨此道累卵，每哽涕，眼目護常住，口體等土木，應世如童，甘逆如飴，履實踐真，冰堅霜厲，行解相應，名之曰祖之謂也。感微疾，譚笑却藥，叩室候安，起居如常。遣某書遺某偈，誨尤渠渠於余，投筆澡浴，趺坐而逝，嘉熙改元七月二十日也，年七十六。茶毗舍利珠貫雪骨。了聰久侍師席，確志而正信，併奉鬚髮，歸故里建窣堵，庸示般若靈驗。師示何加損，以余出師門，請銘力甚。於辭受頃，不落擬議，乃銘之曰：

楊歧正脉，出廣入細。白雲東山，互換失利。彷彿依稀，終闕半偈。咄破沙盆，松源飲器。毒流至師，剔骨剝髓。嗚咿嗚咿，以手搖拽。七鎮寶坊，非即非離。有赫厥後，人自侈異。吐吞其誰？如水行地。《無明慧性禪師語錄》。（以上黃錦君校點）

〔二〕題下原署：「迪功郎、温州永嘉主簿顏汝勳撰并書。朝散郎、知信州軍州事方萬里篆額。」

任哀然

任哀然，嘉熙時人。

跋陳東遺藁

嘉熙元年四月

孔子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諫議陳公之忠肝義膽，誠百世之下聞者興起，況親見其遺藁乎。嘉熙改元孟夏，後學任哀然拜手敬書。《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一〇，明刻本。

（郭齊校點）

呂祖昇

呂祖昇，祖籍萊州（治今山東掖縣）人。淳祐八年爲迪功郎、添差充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見《景定建康志》卷二五。

臨桂縣元巖題名

東萊呂祖昇、長沙王濟美，自千山觀聯騎來游。嘉熙初元正月三日。《桂勝》卷一。又見《粵西叢載》卷二，光緒《臨桂縣志》卷五，《桂林石刻》上冊。（曾棗莊校點）

周仲虎

周仲虎，理宗時人。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二二。

靈雲寺記

距邑南六十五里，有佛刹曰靈雲。考碑石遺文，蓋唐咸通時天台有行僧過此，開山造院，至此不知凡幾歷歲月，綦成邱墟荒谷矣。然其地僻而徑幽，山靜而塵絕，野芳歷亂，茂樹陰翳，清人遊士接踵不絕。會陳公紹年清隱林泉，與其居處相近，見谷中地畧然而墳起，叩諸山間樵牧曰：「此古靈雲寺基也。」及登山巔，公慨然曰：「古者建道場以說法，亦轉移人心之一助。茲既荒落，吾當修復。」

遂召比丘大虛等鳩工庀材，經始於嘉熙丁酉十二月十二日，訖工於淳祐辛丑之孟秋。棟宇翬飛，丹黃掩映，蓮花生燄，貝葉翻經，號曰「靈雲」，固其宜哉！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三二。（沈治宏校點）

周覺圓

周覺圓，號義庵，嘉興（今浙江嘉興）人。見《兩浙金石志》卷一一。

諸葛廟造像題記

臨安府城東新九里松下菩薩廟焚修香火，善友係嘉興府行孝人事，募緣刊鑿圓通聖像一龕，并重建施水一所，祈求豐稔，國泰民安，上答四恩三宥。嘉熙元年四月初八日，嘉興府行孝善友義庵周覺圓謹題。《兩浙金石志》卷一一。（沈治宏校點）

吳夢祈

吳夢祈，嘉熙初在世。

李翰林九華書堂記

李翰林幕天席地人也，其玩世似東方朔，其傲物似孔文舉，蓋放浪不羈之尤者也。而東坡先生獨愛其眼高四海，且謂能識子儀之爲宗臣，豈不知永王之非真主，每欲澡而雪之。蘇、李蓋一流人也，其表而出之固宜。初，翰林之棄官也，即有蓬丘之思，訪道江漢，遙望九華峰，顧而樂之。會故人韋仲堪宰是邑，乃卜居焉，始易其舊號，加以九華之目。其居介乎龍女泉之側，南渡以後夷爲張氏之丘。夫九華之得名自翰林始，而書堂蕪沒殆且百年，無興弊起廢者，豈吾之真不好事也耶！嘉熙初元，奉議蔡君元龍來尹是邑，訪其遺跡，始於化成寺之東偏草具其堂焉。嘗謂古今天下其道同，則千載之下或有襲裳之人，其趣異則一坐之間或有割席之士，公之爲此而豈徒然哉（二）！想夫春樹連村，早鶯喚人，綠水浮雲，紫煙繞谷，公之於斯來也，必將解障泥，坐前楹，橫琴花間，欣然起春日樽前論文之思矣；涼風起天，落日照島，山雲薄暮，江色映秋，公之於斯來也，必將戴烏紗，酌白酒，顧影起舞，浩然如秋日山中初歸之時矣。率是已往，脫巾挂壁，盛夏可以灑松風，岸幘開簷，玄冬可以眺松雪。或浩歌以待明月，或展席以俯清流。方將卧與太白同夢，坐與太白同意，又豈突兀見此屋而遂已哉！是役也，披圖憶古，令尹實肇其謀；度材鳩工，吳君洪與弟忠振實任其事。氣以類至，俗以化成，民之歸仁，令尹固有以先之歟！令尹字驤甫，淮之無爲人，未弱冠試以禮部，爲名進士，未強

仕改今秩，爲賢明府。其政學道而愛人，好古而貴義，此百世之下翰林之所以遭云。嘉靖《池州府志》卷九，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又見《九華紀勝》卷七，光緒《青陽縣志》卷一一。（刁忠民校點）

〔二〕然：原無，據《九華紀勝》補。

全宋文卷七八六六

鄭 霖一

鄭霖，字景說，號雪巖，台州寧海（今浙江寧海）人。登紹定二年進士，除南安教授。歷知嘉定府、贛州，移知安慶府、兼淮浙提刑。淳祐八年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權浙西提舉。賈似道欲加擢用，霖不與言，似道銜之。後以禮部郎官召，終不就。卒年七十二。贈龍圖閣直學士。著有《中庸講義》、《雪巖集》，皆佚。見《姑蘇志》卷四〇，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七、一六九，《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九。

賀改元表

纂圖撫運，應羲爻九五之占；渙號紀年，體麟筆一元之意。布宣無外，鼓舞惟均。恭惟皇帝陛下光紹燕謀，丕膺鴻業。謂持盈守成之責，雖率舊章；而視始正本之規，實觀新政。深惟累朝履位之寶，一本三代立國之仁。慶積自身，福覃於下。合二者之古訓，標萬紀之徽稱。重定乾坤，復開宇宙。臣猥叨三輔，首拜十行。序叶璿璣，已見九重之居正；名垂玉曆，更同庶國之承休。《翰苑新書》

後集上卷二〇。又見《秘笈新書》卷一，《八代四六全書》卷三（誤題「鄭厚」）。

薦蔡杭奏

竊見文林郎、新差臨安府府學教授蔡杭，素守師訓，不墜家聲。其祖元定乃先儒朱文公之友，所著十書，並行于世。曾蒙先朝孝宗皇帝聘召，不起，後贈以官。父沈，師從文公，註《書》真本乃朱熹所訂正，皆有聞於時。杭學有源紹，持身廉正，遇事公明。凡歷數任，長官同寮莫不推服，當世善類，無不加敬。登第今已十七年，安於恬退，舉員及格，未嘗干進。霖向與之同幕，熟知其人。適聞其侍班請主尹和靖書院，日與諸生講明義理，一變舊習。霖察言觀行，委知其純實有守，局度不凡，雖已蒙公朝差充京教，甚愜公論，有不待霖薦揚者。然霖素識其才行兼備，倘有所拘，不以實聞，則無以彰公朝八柄進用之公，而且懼小臣有蔽賢之罪。欲望公朝特賜敷奏〔二〕，優加遷擢，寘之館學，實足以表倡多士。《蔡氏九儒書》卷八。

〔二〕特：原作「持」，據文意改。

賀鄭太傅再入相啓

伏審廷宣白麻，垣崇黃髮。聖人能內外無患，圖任必周；君子立邦家太平，登庸惟舊。翕受十益，朋龜之助，預覩一時治象之新。萬化仰成，四方無侮。竊謂天下安注意相，人主職在任賢。帝念時艱，公仍宅揆。曰疏附，曰奔奏，分命股肱；孰主張，孰綱維，允資心膂。不待夢卜，久孚觀瞻。恭惟某官忠恕而行，直方且大。正堅林下見一之操，何計槐邊達三之尊。勇退急流，不容高卧。正觀夾輔初政，不負秦府眷知。景祐再入中書，依然天聖勁直。起司馬公於獨樂園之內，付謝太傅總諸節鎮之權。若岸誕登，則作舟航；若苗來蘇，則爲霖雨。中興所屬，僉望方深。同寅協恭和衷，直追盛世賡歌之美；開誠布公廣益，豈使前人獨美之專。若大醫王之識病，鍼砭不浪施；如古善弈之對棋，著數弗輕下。疇不共慶會合風雲之盛，方幸重見整頓乾坤之功。某齏鹽陳人，鑪鞴舊物。公西華問方六十之對，昔侍誨言；蘧伯玉知四十九年之非，今纔夢覺。景翳翳以將入，車皇皇而何之？老驥脫牢盆，叨恩已過；假牛充馬運，失職奚疑。其誰尼之，非人力也。長夜漫漫而不寐，甫田怵怵而隱憂。儻朽木可雕，未必中輪輿之選；若弊芻無用，祇望結香火之緣。大厦賀成，一巢私托。《翰苑新書》續

賀鄭少師啓

恭審涓吉宣麻，敷恩升棘。貳公弘化，一通橫寶帶之輝；崇德報功，六纛昇錦鄉之節。勸經甌上，授室國中，異數便蕃，羣瞻聳動。若稽昭代，率重元勳。潞公以維垣而陪講筵，忠獻以本鎮而膺受鉞。或爲內相而侈帶圍之詠，或由舊學而賜京第之居。是皆昭一時非常之恩，未有備今日極盛之典。恭惟某官沉潛而有略，真實而無華。不知三公之爲尊，依然寒素；如見一介之有技，納之陂汪。憂國形癯，愛君心赤。方更張於新化，爰圖任於舊人。非道不陳王前，與與如也；斯謀惟我后德，贊贊襄哉。業之隆者酬必隆，眷之厚者施亦厚。此禮非諸臣之敢望，惟上知我公之獨深。非但勸當世之至忠，又將貽後王之丕則。賡歌相戒，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難老爲期，受命長矣，萑祿康矣。某自遊環壁，久囿大鈞。聞盛事之巍煌，倍興情而欣抃。乘當時之驛傳，適綴稱觴；望武公之威儀，就加舉筭。永言頌詠，罔既編摩。《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又見《淵鑑類函》卷六三。

賀鄭丞相加少保啓

恭審廷播黃麻，輪迎赤舄。尊甘盤而思舊學，彰聖性之益明；召潞公而登經筵，見治功之先定。

重開興運，有相斯文。恭惟某官先生心與天通，學造聖處。任天下重，無非阿衡樂道之真；爲王者師，早得黃石傳書之妙。駕風濤於既濟，斂雲雨以若無。不爲林下之無人，共訝山中之有相。雖得丘園之趣，豈忘魏闕之忠。如有謀焉則就之，肯終浩然而歸也。上渴典刑之想，時當鼎軸之虛。圖任舊人，寵加異數。挺綠竹之操，復見武公之威儀；上金鑑之書，遠邁唐臣之風節。鳳新五紀，虎拜萬年。某隨仗稱觴，觀光遄袞。太平有象，適當泰道之亨；華髮元龜，翕受益朋之助。修辭申禱，舞手詠歸。《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又見《秘笈新書》卷一。

賀端平相正元台啓

曆開休運，位正元台。外廷宣麻，傾耳動色以相賀；薄海聞命，舉手加額以交懽。矧辱眷知，若爲欣躍！竊以建隆肇立家法，中令擢自文臣。累聖守是道相傳，諸儒謂大綱甚正。稽前朝秉軸，以至于今日，而當代全功，可數者幾人？凡銘鼎彝而被絃歌，視昔猷而無媿；必噓海岱而出雲雨，恥匹夫之不霑。既非淺中狹量所能，又豈不學無術可致。是宜商宗之良弼，必命甘盤之舊臣。恭惟某官先生肅括而弘深，高明而博厚。玉立聳而山斗傾仰，崖略峻而軒裳具瞻。退然不爭不矜之風，功能孰較？進有嘉謀嘉猷之告，啓沃良多。久煩共掌於政機，爰命晉登於魁輔。否則能替，人皆知補袞之忠；而不同，上獨味調羹之手。身千一難逢之會，志五三至治之隆。號令甫新，精采立異。吾道方泰，善

類同升。謂黷貨無厭，申三風十愆之戒；念挾書已甚，開四門百揆之公。八柄詔王，如雷震驚；萬類含春，聞風興起。然新一時之觀聽易，而回積年之玩弛難。必白去副封，乃地節攬權之正；更預防中出，循慶曆更化之規。獻納論思，各盡言揚。激駁彈擊，毋使迹避。以此成久大之業，足以致安強之威。何憂乎狐鼠之弄兵，何懼乎鯨鯢之肆毒。本立如是，誰能禦之？正當力行好事之時，厲精昔日；重憫澤壅下流之久，永命祈天。允屬宗工，式孚僉僉。欲效美陳而規寓〔二〕，不知位卑而言高。將望端平上相之紀功，凌煙無及；庶幾中興百年之養士，環壁有光。某學校舊生，門墻下士。梅關分校，已幸璧全；油幕贊籌，誤蒙羅致。方思寇弭，奚暇己謀。塵埃險阻以備嘗，俎豆戰陳之兼問。苦無勞績，累叨公車之露章；諒入鈞陶，曾玷中書之記籍。聆金甌之名煥，望黃閣以神馳。久不通書，敢冀元城異除之寵；尚能濃墨，重賡徂徠聖德之詩。雖匏繫以莫前，喜厦成而有托。《翰苑新書》續集卷一。

〔二〕效：原作「放」，據明抄本改。

賀杜丞相啓

天下安注意相，宸斷惟明；人主職在用賢，寰宇推服。唐任如晦，宋得祁公。允若合符，其應如響。恭惟某官氣養剛大，學主敬誠。由室暗屋漏爲工夫，跬步不錯；以道遠器重爲己任，力量可知。道義重，利祿不足言；名節高，責望亦甚至。敬觀出處，端繫重輕。實虛寶鼎之調，爰驗金甌之契。

左右可，國人可，然後用之；龜筮從，卿士從，謂大同也。取諸輿議，簡在上心。勢如弈棋，正在初著；事類築室，可無成規？自紹定、端平之更張，迄嘉熙、淳祐之經理。方其改絃而調瑟，甚欲圖安；何異操舟而遇風，莫知底止。今積弊愈難於前日，而叢委盡萃於我公。此姬公吐哺以求賢，而武侯開心以廣助。惟公則有萬能一，惟信則無往不孚。向有言而道不行，括囊而去；今正己而物自格，絜矩則同。善始非難，有本如是。庶幾讀書而爲相，不負我祖之貽謀。某梓里諸生，桃蹊舊物。愛之深者情甚切，祈之至者言不腴。幸備驅馳，敢私塊圮！無語賡徂徠之頌，立誠獻富公之書。台山增八千丈高，與有榮耀；中書歷二十四考，親見興隆。無任勤拳，於昭景鑠。《翰苑新書》續集卷一。

賀游丞相啓

恭審渙發大號，震竦羣瞻。當饋而思蕭何，久虛右席；和羹而命傅說，簡自上心。式昭選用之公，已卜清明之象。恭惟某官明通而公溥，直大而剛方。氣凜岷峨，克振家聲之忠孝；源尋濂洛，相傳道脉之精微。方盤旋兩地之崇，有運動三極之妙。自任以重，正期致君如阿衡；浩然而歸，無復爲王留孟子。逮作福作威之惟辟，必立政立事之得人。孰不期大老之來，謂即慰蒼生之望。尚遲一歲，乃正三台。天將開平治之機，上自發英明之斷。羣疑頓釋，百志惟熙。以今艱難多事之餘，有此閒暇片時之幸。如操舟中流，同心以濟；如推車峻坂，協力以登。罔俾前修，獨專盛美。邊事屬右相，人

材屬左相，未容張、趙之強分；典故問東廳，文學問西廳，當合韓、歐而爲一。既勳庸之已定，何事業之不成！某久忝乘輅，茲逢當軸。上未央之壽，爰方啓行；聽文德之麻，云胡不喜！有懷銜袖，敢尾賀裾。《翰苑新書》續集卷一。

賀劉樞密兼參政啓

伏審三朝播告，元老登庸。《泰》之初九，拔茅彙征，亨嘉之會；《蹇》之六二，匪躬盡節，安強所基。兩地增崇，普天胥慶。斗樞司帝旁之運，台躔主天下之平。龜筮卿士，是謂大同，作內吉，作外吉；左右國人，皆曰可用，在朝和，在野和。任黃髮斯無愆，副蒼生所共仰。恭惟某官風稜素望，骨鯁赤忠。包括諸儒家之文，粹然一出於正；周旋三諫官之位，卓乎莫擬其倫。栽者培之，善有所資；傾者覆之，惡無所避。中庸至德，鮮能久矣；聖賢絕學，庶有繼乎。昔孟子去齊，豈無爲王留者；今周公歸洛，自今立政共之。況貞元朝士之無多，宜慶曆相臣之有取。是關國體，可驗天心。乃賡載歌，其應如響。丙魏同心輔政，夫復何憂；殷周中興得人，於斯爲盛。某繆分邊障，喜聽郵傳。久望東家夫子之門，惟有南豐瓣香之敬。已相司馬，敢廢當路知己之書；願效王褒，以續聖主得賢之頌。其爲欣忭，罔既編摩。《翰苑新書》續集卷二。

賀陳樞密兼參政啓

恭審元龜登任，治象作新。仁人用國日明，增重五嶽之本；儒者在朝增美，弼成萬化之基。斷自淵衷，歡傳天下。恭惟某官誠明之學，文武之資。一片盛心，對越天地而無愧；平生大節，突兀山嶽而不移。笑傲林泉，歛藏雲雨。希乎賢聖者，問學工夫無止法；志於道義者，事業富貴不足言。天將啓中興之機，公難堅勇退之願。觀者環堵，人喜君實重來；責以推車，上倚希文獨至。未踰旬浹，悉有鈞樞。召我而豈徒哉，今時則易然也。以堯、舜君民而自任，其在茲乎？使周、程體用之大明，斷可識矣。某受知惟舊，竊庇方新。趨未央殿而奉觴，忻聞渙號；慶天章閣之給相〔二〕，幸見太平。望袞非遙，袞賤斯恪。《翰苑新書》續集卷二。

〔二〕相：似當作「札」。

賀吳參政兼同知啓〔二〕

恭審入踐政塗，參持樞筦。知公爲蒼生起，方誦明道先生之詩；遮道請相公留，喜聽元祐聖朝之詔。已卜太平之象，允符先見之龜。股肱惟人，朝廷交慶。恭惟某官人物宗主，朝著典刑。用之行，

舍之藏，合時中之仕止；出則輕，入則重，關天下之安危。上思中原柱石臣，命以天子湯沐邑。密邇冕旒之眷，式遄袞舄之歸。如趙忠簡之帥會稽，召登台鉉；如虞雍公之位政府，兼運斗樞。厥今否泰消長之機，正在乾坤轉旋之力。此關世運，允屬我公。身黃扉者四人，豈較決科之貴；壽洪鈞之一氣，坐收宅揆之功。某聳聽公歸，敬爲國賀。上天章之對，方將立致於升平；草景德之麻，何得復求於夢卜。登龍跡阻，賀燕情深〔二〕。《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又見《秘笈新書》卷一六。

〔二〕《秘笈新書》題作《賀吳右相啓》。

〔三〕深：原作「微」，據右引改。

賀吳樞密啓

恭審渙發大號，晉掌洪樞。選於衆而舉臯陶，不仁者遠；求諸夢而得傅說，爰立匪伊。龜筮卿士既協從，左右國人皆曰可。僉望所屬，中興可期。恭惟某官道正而知權，謀深而能斷。三已三仕無喜愠，汪汪萬頃之莫涯；一出一處關重輕，挺挺泰山而屹立。歐文忠不言文章，以政事爲急；蘇內翰不矜科目，以氣節爲高。公兼有之，人無及矣。逮險阻艱難之徧歷，宜彌綸輔相之共推。于今何時，非賢匪父。如運舟龍門而志宜一，如推車羊腸而力貴齊。胡爲平河北賊易，去朋黨難，或者浩嘆；猶幸

使淮南人畏，有戇直在，聞而來歸。欲恢立武之基，爰重本兵之柄。五色祥符臚唱，知韓忠獻蘊相業所關；十年身到鳳池，較王沂公入中書已晚。胸中一著，局面萬全。欲強本朝，必用儒者。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某齏鹽陳人，桃李舊種。司馬遷有四方萬里之志，久已心灰；蘧伯玉知四十九年之非，今纔夢覺。景翳翳以將入，車皇皇而何之？病驥之脫牢盆，叨恩已過；假牛之代馬運，失職固宜。其誰尼之，非人力也。長夜漫漫而不昧，甫田驕驕而隱憂。如朽木可雕，恐莫中輪輿之選；若弊芻無用，祇願結香火之緣。大厦賀成，一巢私托。《翰苑新書》續集卷三。

賀王樞密啓

恭審渙發大號，晉掌洪樞。選於衆而舉臯陶，不仁者遠；求諸夢而得傳說，爰立匪伊。龜筮卿士既協從，左右國人皆曰可。僉望所屬，中興可期。恭惟某官考亭遺風，勉齋正脉。和不流，中不倚，道與之俱；用則行，舍則藏，時然後仕。三紀出入，一節始終。誰知烏之雌雄，同聲滿座；獨辨鹿之真僞，正色立朝。使彼立仗之馬皆瘖，藉此炳國之龜先見。括囊無咎，空谷寤言。安石既與人同憂，司馬難置身獨樂。惟是憫時甚切，肯爲更化一來。熟察理亂於指顧間，難乎袖手；歷陳治安於涕流頃，聞者寒心。帝嘉其無朋比之風，公展也有經綸之略。胸中一著，局面萬全。陝之東，陝之西，既分其責；閩之外，閩之內，孰提其綱？允賴前籌，坐銷後患。真儒斯無敵者，吾國其庶幾乎。某受業

螯鹽，托根桃李。陳古靈有三十三人之薦，曾忝名揚；遽伯玉知四十九年之非，今纔夢覺。《翰苑新書》續集卷三。

賀董給事中正除啓

恭審誕敷宸札，真拜夕郎。善計天下察紀綱，莫切銀臺之清要；以強本朝進英雋，首召金城之老成。化新於王春開泰之初，道復於世運亨屯之日。善類相慶，斯文愈尊。恭惟侍講、修史、給事矩堂先生，肅括而昭融，剛方而正直。士皆明經術，寧無徇飾吏之虛文；公深探道原，獨恃爲立心之實地。投之繁劇而不擾，處之危險而不辭。志伊尹之志，知無不爲；樂顏子之樂，靜有自得。身兼全於數器，口不絕於《四書》。外裔聞令公之名，京師迎司馬之至。上良厭脂韋之習，官莫難喉舌之司。張文定之封還詔書，何待制之繳回勅旨。去古未遠，此風不多。漁竭澤誰實使之，狐依城末如何已。俗流垢翫，殆非一日，風裁糾正，可無若人！助八柄之馭羣臣，陳三德而建皇極。元祐范忠宣之入輔，乾道梁文靖之登庸，皆由此官，罔俾專美。忠思貫日，豈以名位而多人；論足回天，所冀福威之惟辟。學力所獨到者，國脉其庶幾乎。某假守近畿，欣逢盛事。此時塗勅不避，共推真宰相之風；累世積弊欲言，將趣天章閣之對。得諸公論，非曰私祈。《翰苑新書》續集卷四。

賀京湖賈制使除端明兩淮大使知揚州啓

運應黃旂，班陞紫綬。江漢之潄，上嘉召公南國之功；淮海維揚，今命謝傅北城之鎮。威聲所至，號令增明。恭惟某官詩書儒家，忠勳名閥。虎生三日，有食牛之氣；天分素高；鵠化重溟，搏運鵬之風，地步特異。真一世之雄也，有四海之志焉。量涵湖海，屑與詩人文士共遊；名重丘山，不恃王公大人爲貴。廣羊叔子十年之備，足蕭鄼侯千里之糧。送目風寒，不過數處；倒指氣節，曾幾何人？如公聞命，未嘗辭難；自上獨斷，又煩出鎮。少駐衮衣之遄召，晉加政府之隆名。願觀整暇之規，大展修攘之志。俾長淮盡歸於經略，凡宿將皆受於指呼。王室尊安，邊氛掃蕩。賈文元除爲大學士，上意可覘；呂忠穆遷自經置司，中書徑入。式觀盛事，大慰僉祈。某梓里陳人，竹符假守。歸田未獲，正虞五技之窮；賀厦知依，喜有萬間之托。無能執鞭助，甚有慙晉鄙之鄰；尚備秉筆書，恐能效浯溪之紀。其惟贊詠，罔既編摩。《翰苑新書》續集卷一〇。又見《秘笈新書》卷七。

賀董制使除金陵啓

召環西掖，甫登豹尾之班；護鑰北門，復鎮龍蟠之地。令公天子，周道日明。命布朝廷，威振華

夏。恭惟某官步步踏實，存存閑邪。日所爲，夜可焚香，初無暗事；戰則勝，祭必受福，常有敬心。當粵人之交攻，受陪都之重寄。蓋謂同舟而共濟，何患推車之不行。入罄孤忠，已得公道集衆長之意；載加深慮，又恐草野生敵國之憂。知非艱行惟艱，防有患故無患。爲國家有道，《中庸》、《九經》行以誠；攘外侮無他，《采薇》三詩先自治。此則真儒事業，足爲長治規模。蔡謨謂混六合濟蒼生，非時賢之敢望；王吉請爲萬世建長策，豈俗吏之能爲。舍我誰哉？屬之子矣。所繫甚大，尚望力行。某良厭官癡，粗知師說。一麾出守，已攀夫子之墻；四牡兼華，尚在太公之履。耳聞踴躍，心喜依歸。倘有腹心之言，何敢自默；自令指臂之運，尤當敬承。炯炯欲陳，拳拳未竟。《翰苑新書》續集卷一〇。

賀趙安撫啓

伏以鳴武城之絃歌，昔棲燕厦；被皇華之禮樂，今傍麟符。密借吹噓，再諧際遇。十連作帥，一道登車。相望帝畿，實同王事。賢者在上引其類，協恭和衷；使臣受命周于詢，以小比大。雖由熟路，實丐餘波。恭惟某官聖代吏師，宗盟元老。春生秋肅，藏神武於不殺之中；乾轉坤旋，杜禍患於未形之始。鉅筭不設而情得，鈎距無施而姦銷。權衡百物之低昂，準則九農之賦歛。人謂多多而益辦，帝嘉休休而有容。歷數京兆尹以來，誰能並美？只恐太常伯之任，未足酬勞。某久辱眷知，游蒙汲引。逢人說項，顧何取於師門；爲國舉張，曾不移於薦藁。方常平之弄印，合僉論以廷敷。思不復

見壽昌，公私多病；謂莫如召杜杞，咨度非難。顧有忝於甄收，偶不期而符合。雖大造弗私於小物，亦先生垂意於舊僚。念激濁揚清，固京畿之甚急；然移風易俗，豈庸儒之所能。幸召公之憩棠尚存，而潘令之種花未遠，得所依矣，廣而充之。有光於原隰間，備宣上意；流化自京師始，敬拜下風。輒貢謝書，莫酬賀語。《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一。

通招捕安撫陳待制子華啓

十連開府，載倚真儒；半水脩文，聿新舊俗。九霄綸綍，一道儀刑。威德遠加，精采特異。竊謂有大識見則有大力量，有大議論則有大功名。先零之服，預決於金城上圖之時；淮蔡之清，不在於雪夜銜枚之際。先定其勝，如照燭辨白黑；不蹶其趨，如輕車駕平夷。信馳驚搶攘，非時賢所能；而弘濟艱難，乃哲人之事。天開聖化，嶽生鉅公。雖當太平極治之時，不無外夷小盜之警。得一鄭公而遼戎無慮，有一文正而元昊何虞。平益亂而整暇有餘，縛吳寇而聲色不動。干將莫犯，盤砥愈堅。是爲客邪消弭之方，無損壽祿延長之脉。此全才復出於斯世，而百年可數者幾人？肯使前修，獨專盛美！恭惟某官關天地之運，爲廊廟之奇。北山家學首傳，性命文章之理一貫；東嘉水心高弟，德行政事之科兩優。總角結交，無非老蒼；同時並遊，不敢儕伍。識者已期武侯於高卧，見者咸喜夷吾而無憂。始居烏幕以前籌，動無遺策；退處周行而入告，進有嘉謀。祇見諤諤盡言，豈覲容容後福。縱逍遙空

谷之往，亦眷戀丹闕之深。移孝爲忠，鞠躬盡力。節履險而後見，機識時而可投。敬觀前後表，出師所陳；何止治安策，太息而已。非剴切回天之甚力，將舒徐救溺以徒勞。帝爲增屯，公能作氣。效收掌上，敵在目。空其穴巢，矢之京觀。方三路警聞於司寇，俱未忘宵旰之思；惟七閩功書於太常，宜特被褒嘉之詔。事豫則立，言無不酬。展也大成，卓乎遠見。憤茲餘蠹，偃然逋誅，又移建水之旌麾，來領洪都之斧鉞。通班紫橐，聊重建壇；到眼珠簾，不妨緩帶。戢止殘暴，殄戮兇邪，決非小小規模，自是挺挺風烈。先聲丕赫，逆酋請降。征西比行，璽書隨下；居東非久，袞舄還歸。要令四海之永清，奚但十州之嘉靖。某幼而孤苦，壯也辛勤。恨不得諸老先生之宗，空形夢見；幸竊聽宿儒名師之誨，稍悟指歸。頃嘗一得於公闈，蒙錄片長於優等。心銘深感，口誦弗違。半生仰慕於龍門，昔無階而披霧；三載訖辭於氍席，今有路以依雲。顧荆棘險阻之備嘗，而俎豆戰陣之兼問。鶚正飛而誤送，鳥已倦而知還。欲和荒屋蒼苔之詩，寧起映水紅蕖之想。徘徊需代，進退懷疑。如不可辭，尚托刺史二天之庇；或從其便，即趨夫子數仞之墻。立義精專，陳詞膚淺。《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一。又見

《秘笈新書》卷七。

全宋文卷七八六七

鄭 霖 二

賀梁總領啓

奏課餉臺，疏榮召節。外府輟九卿之班列，既壯邊聲；中書幹萬化之本原，晉裨國論。仰窺睿旨，厥有閎謨。蓋以儒者談兵，深戒乎嘗試；古人料敵，必覘其密微。方百年彼運之積衰，而四海人心之咸奮。武夫抵鳴劍之掌，儒生衝怒髮之冠。威可遠加，莫不引領而望矣；兵難遙度，願借前箸以籌之。爭自竭於腹心，迄未得其要領。淺謀者既齷齪而不足聽，大言者又漫漶而適爲誇。上既厭之，慨老成之長慮；天其或者，開景運之中興。某官魁閎卓犖之才，冲遠博碩之器。雄名籍甚，羞崑崙，薄蓬萊；重德歸然，載華嶽，振河海。乘傳皇華之隰，飛葛細柳之營。自江輸淮，以達京師。錢流地上，聚米爲谷。以陳形勢，敵在目。中。凡其鴟張奔突驚悍之形，狼子野心狙詐之狀，與夫斥堠控扼之險要，糗糧儲峙之贏虛，皆笏畫鞭算之餘，如燭照數計之熟。嚴助奉三年之計最，入奏甘泉；柳渾知

萬里之戎情，宜在吾禁。以按歷封陲之成算，爲從容帷幄之運籌。堂上有奇兵，贊廟謨而決廟勝；海內想風采，繇宰掾而登宰司。某兀坐冷曹，聳聆溫詔。月明烏遶，未知何枝之可依；霜凜鐘鳴，竊效同聲之相應。《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二。又見《秘笈新書》卷七。

通提舉魏市舶啓〔二〕

錦纜牙樯，暫督邦珍之貢；朱幡皂蓋，獲依鄰壁之輝。寸心躍如，尺牘敬止。恭惟某官爽邦哲匠，瑞世奇才。懷鄭公仁義之言，家聲故在；立漢世中興之業，相學有傳。至今吾五峰三市之民，猶誦公半刺十同之政。謙恭下士，懇切憂民。泊筵清班，益隆雅望。輟工監勾稽之職，洗桐城愁嘆之聲。民欲借恂，帝思見賈。自合歷階而上矣，奚爲弭節以來斯？惟邦計之方殷，故利權之攸寄。飛艗逐浪，報合浦之珠還；貢寶充庭，侈南夷之琛獻。乘輶底績，荷橐指期。某未習民庸，猥承郡寄，正自面墻於不學，得無血指於旁觀！尚惟聯事之心，時賜免戾之教。惟餘波及晉，肯分滲漉之恩；庶小國間齊，獲遂依歸之願。《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二。又見《秘笈新書》卷八。

〔二〕舉：《秘笈新書》作「刑」。

賀余運使除煥章閣陞副使啓

伏以漢漕同寅，獲尾冬烝之除目；堯章晉直，尚分日甸之餘輝。自懷乘負之差，喜有厦成之托。恭惟某官性天圭璧，門地鈞衡。充然寬大以能容，靜而有守；投之繁劇而不亂，來則能名。錄浙右諮詢之勞，付關中轉輸之計。宮禁繕脩之莫會，自昔惟難；州縣榷酤之既移，於今豈易？公能妙幹，上所深嘉。武監褒崇，爰有絲綸之煥；宸旒簡記，尚遲劍履之升。重以使權，加之寶直。欹枕朝雞之唱，未遠天顏；接武儀鳳之班，仍聯帝輔。某受知已久，竊庇又新。幸壽昌之糴粗登，無寇恂之才可借。正如倦鳥，忽爾傍龍。同日拜恩，亦忝一時之升擢；觀風受察，尚私千里之照臨。《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三。

賀新浙西陳憲啓

恭審身辭禁闥，勇退急流；詔起林泉，趣來近甸。式表玉旒之眷注，俾持繡斧之光華。一札初傳，八州交慶。恭惟某官志大而氣直，學博而用周。接東家師友之源流，盡掃支離之習；究上世帝王之軌範，獨尋精一之歸。累先諸子鳴，徑登千佛選。仕不擇地，志欲康時。方召鄼侯，給餉謂不絕也；無留孟子，歸志而後浩然。方當淮瀆輟涸之時，豈是野渡舟橫之日。有來翔鳳，衆賢聚於本朝；

豈使白駒，伊人藏於空谷。姑令將指，非久持刑。整故步于雲霄，依清光於日月。某姿稟雖異，出處略同。終歲螯鹽，共聽五更之鳴鐸；一時領袖，獲隨三舍以彈冠。猶記相會於鐵甕城頭，曾約同寅於姑蘇臺上。舊吟尚在，宿願方酬。思末路之維艱，喜故人之相遇。重來越俎，羞棠陰之尚存；有好斷金，想蘭心之未替。望塵有喜，展牘馳情。《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三。

賀寺丞陳提刑啓

肅膺褒制，來按祥刑。內通玉筍之班，丞聯月寺；外秉繡衣之斧，節建霜臺。方一道福星之臨，如六月甘雨之切。先聲所至，僉望已蘇。恭惟某官清冷於冰，量寬如海。六奇贊畫，追戶牖之密謀；九葉流芳，踵古靈之舊學。不求梯援，獨立巖棱。涉歷江淮表裏之區，諳究荆襄便宜之事。功成制幕，夢發州刀，親提百萬衆熊羆之師，盡護十一州斗牛之鎮。傳檄而定，易地皆然。就加按察之權，將底輯寧之效。師失厥律，民被其殃。天子遣皇華，豈但諮詢而已；明公肅王命，正觀方略所先。蔓固貴於預圖，器亦虞於所忌。子孔欲著載籍，國僑去之而衆心向安；斐豹請焚丹書，宣子從之而勇夫竭節。必參權義，可正紀綱。馬首是瞻，狙詐作使。惟沈幾於掌運之際，自消患於指顧之間。昌黎一入而鎮州平，令公載驅而回紇拜。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必用真儒，斯無敵者。茂凝績用，益固簡知。如某本是書生，豈閑武事？未除鴟集，良難木鐸之宣；適值鴟張，豈顧席氈之冷！不免弧矢之爲

備，敢云俎豆則嘗聞。所幸六轡啓塗，萬物吐氣。登車澄清天下，請自近邦；行部課試諸生，首迎都騎。心之所蘊，言則難宣。《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三。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一〇。

通李提刑啓

伏以錦帆泊洪流，已周咨訪；繡衣兼畫戟，今易澄清。天子弄印匪輕，使臣召環適至，尤資風采，盡掃瘴塵。一聞令公宣威，無復苗民逆命。恭惟某官眼空四海，量廣八荒。曰文曰武，可以全才；學書學劍，不爲小用。百篇落筆，不減太白風流；萬卷填胸，宛似鄴侯韻度。鋒芒小試，穎絕卓稱。峽開桂陽，已小巨川之能濟；巢空寧化，安有蔓草之不除！笑談折衝，整暇止武。於赫績用，累見褒嘉。內聯寶閣之榮班，外作金城之良翰。番禺失律，何足煩流馬之通；潢池弄兵，其誰慰涸魚之渴？先聲所至，僉望已孚。西賊聞之皆驚，南人自此不反。眷鈴府實接於三路，而憲臺時置於雙江。山川峻激，致人性五方之不侔；溪峒險巖，有習俗百年而未化。比鄰相刃，同里爲讎。少昧曲突徙薪之防，便起烈焰燎原之禍。僅雖安集，未底堅凝。爲國深長謀之，在公指麾間耳。今之事會迭有，正以望實爲先。宣帝聞東海蕭生召歸，欲壯本朝之勢；仁考以南粵襄公可任，永圖百年之安。只恐恢復基圖，不容淹留旌節。豪傑爲時出，請賡少陵整頓乾坤之詩；功業如山高，願繼元結鏤磨石崖之頌。某濫吹油幕之下，竊庇雲宇之多。所願執鞭，正切生平之慕；乃獲爲御，得陪執事之先。胸中之梗槩

欲陳，紙上之繁蕪難寫。以分言之，則雲泥勢隔；以道論之，則草木味同。惟大賢之有容，庶小夫之自信。已蒙躡履，不特設烏大夫之羅；雖乏運籌，尚冀全藺相如之璧。其爲倚嚮，罔既編摩。《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三。又見《秘笈新書》卷八。

賀池州焦守啓

伏以君辭天陞，剖竹齊安；我往日畿，乘輶浙水。雖似燕鴻之相避，詎容魚鯉之未將。同年得無情乎，交鄰胡可廢也。恭惟某官爲廷唱首，本儒者流。授一編書，才優王佐；學萬人敵，氣壓將家。出入禁闥之中，拱揖冕旒之側。密承師錫，昭布外庸。壯長江之波濤，誰思飲馬？宣朝廷之德化，旁及離鴻。直追令公威名，豈羨營平軍冊。某同登龍虎榜，久別鵷鷺行，覲面莫疏，知心已久。聊憑尺楮，少將末路之敬恭；行造雙旌，共話當年之塗抹。望風增喜，有語莫殫。《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五。又見《秘笈新書》卷一一。

回台州章通判巽亨啓

伏以挹冰壺於姑蘇，暑消六月；駕星屏於仙陸，祥應三台。邂逅適我願兮，離合非偶然也。門方

羅雀，書乃寄鴻。公定不凡，人應該見。恭惟某官風規楚楚，天宇融融。扁舟往來，飽挹湖山之清絕；環轍遊宦，熟諳閭里之艱難。於今正當攘外出車之時，斯人可淹治中別駕之選！仕不擇地，志欲濟時。滄海赤城，豈在棲月標霞之樂；海雲山澗，正望作雨潤物之功。何幸受廬，亦霑餘澤。某幸脫重負，倦還舊巢。無事不到城闔，有恃可安田里。丈夫之展驥足，豈久此乎；漁父之尋鷗盟，良可託也。倚觀報政，相踵馳緘。《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六。

回于通判啓〔一〕

谷口煙霞，我方輕去；邊頭風月，君欲平分。忽焉相會異鄉，恍然如在同里。喜可知矣，報何如其！恭惟某官吾社奇男，高門秀種。少從令公征伐，早著駿聲；胡爲士元聲名，尚遲驥足？曠懷絕俗，有句驚人。自謂投筆取萬戶侯，居然題輿遊一沙渚。舍魚而取熊掌，相去幾何？維鳩而居鵲巢，其來已久。塵生虛席，雨暗重茅。曠聞泥軾驅馳，安有星屏氣象？人所棄者，公乃惠然。得非天誘其衷，密假風寒之助？只虞借逕，即便趣裝。某作別五年，阻脩盡紙。頃聞傳命，謂鳳凰之斜飛，堪笑分符，若鷗鷺之有約。望霓甘澍，滌暑清風。何礙賦詩，望眼江山之外；正須共話，折衝樽俎之間。淨掃齋廬，肅迎車旆。《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六。

〔二〕題下原注：「待用。先得斬倅，改貳安慶寄治。」

回艾制幹啓

伏以國事以同寅最重，脉絡相關；古語謂先施爲難，氣義可上。胡然蒙此，何以致斯？某官毫端無塵，塵尾飛屑。老於學問，富貴曾何足言；志在功名，器識是誠遠到。世道寢下，人才良難。湓浦初羅，老子之興不薄；鍾山再會，元戎之約愈堅。絜矩必同，造車默合。此是飛騰之路，決於遇合之機。某歸興甚濃，俞音尚闕。念虎騏之共二，愧熊魚之得兼。圖終方艱，有恃無恐。雖未識面，已同吾夫子之門；諒必知心，肯爲李將軍之地。不敏之愧，有言莫酬。《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七。

回許總幹月卿啓

傾蓋相逢，聳聽禮樂縱橫之對；袖珍再訪，又聆珠玉駢儷之奇。見余亦多，如公者少。恭惟某官胸襟磊磊，意氣飄飄。補河東三篋之亡，口能成誦；效終軍長襦之棄，身不辭難。宜運堂上之籌，尚草邊頭之檄。聞雞起舞，非將軍油幕之能淹；上馬賦詩，有元帥鉞壇之素識。肯投襴刺，不鄙吳門。顧如所求，亦何敢靳。所幸投幾於兔過之後，莫能備數於鸚薦之初。不可挽留，又徒惜別。尚綱服子

思之訓，願效一言；垂橐復劉龔之書，愧無多贈。《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七。又見《秘笈新書》卷七。

回吳運幹啓〔二〕

楚人亡弓，楚人得弓，弓猶在也；秦王求璧，秦王還璧，璧何損乎？結浮屠千尺之尖，皆大鈞一轉之力。莫非定分，誰敢饗功？伏惟某官天分甚高，旦評早著。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其價素高；台階之槐，朝陽之桐，厥產也異。歐陽公在朝，江右無遺士；叔孫通制禮，魯國召諸生。子不自言，予何敢隱。甫徹泰階之聽，遽回陽谷之春。失若驚，得若驚，若有神相；出乎爾，反乎爾，是豈人謀？某自揆何人，能致此客？近捨皇甫，本亦何心？不舉仲淹，烏能無愧。茲聞橘枳之異地，敢言桃李之吾門。何以謝爲，但多助喜。有來儷語，曷當二生之虛稱；尚待合辭，庶幾三益之我有。其交也道，不假於言。《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七。

〔二〕題下原注：「初發京，聞照劄中爲范昭文取去，却爲作昭文書，轉求西淮謝憲削合穎。」

回吳發幹啓

聞而知，見而知，自古難齊所好；朝舉一，暮舉一，于今並拔其尤。喜得雙鷗，盡空凡馬。嗟乎

人心之有異尚，病於天下之無全材。夷之清，惠之和，未許之任；由也果，求也藝，罕進於仁。非聖賢責人以難，乃《春秋》求賢者備。其純如玉，有好斷金。必有異焉，豈苟同者。某官龍川之門酷似，東萊之鄉好脩。久矣文、晏之深知，肯舉他人而近捨；況乎蘇、曾之臭味，適獲我心之所求。不約而同，何勤於謝。豈但蘧伯玉無獨善之恥，要亦臧文仲免竊位之譏。嘗對人言，徒借君重。魚熊皆我所欲也，何幸得兼；蛟龍豈池中物乎，行看致遠。從三所與，有萬可覘。《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七。

回本司趙提幹與嵇啓

偶兼攝周使臣之轡，於我難勝；不待設烏大夫之羅，得公爲重。何憂共二，已遇益三。某官知達圓機，才優鞭筭。周詢民瘼，正望舉爾所知；灼見利源，要在熟之而已。幕中既有此客，席上可張吾軍。只恐五鶚齊飛，難留子駕；尤喜雙魚先遺，實獲吾心。非人能爲，亦天借助。某未能寡過，所賴輔仁。幸同寅恭，必有規警。自今每事必訪，有好斷金；如能遺覆得中，何啻獲璧。姑此占復，莫既欲言。《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七。

回浙西潘提幹昉啓

棣華楚楚，已識二難；車轍皇皇，再逢三益。自天借助，易地相逢。凡我同盟，皆吾臭味。某官一點浩氣，五色瑞躔。禮樂縱橫，由紹興而後未有此對；議論剴切，自寶慶以來皆所難言。直者必伸，偏其自反。肯來贊畫相觀而善必多，夫豈駕虛先行其言可信。吾將往矣，君無棄焉。某拙固無奇，愚非自用。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以友輔仁；周爰咨諏，虚心求隱。儻得一賢之謬，已勝多士之容容。有好斷金，何啻獲璧。只恐趣九霄之步，不可延留；尚或爲數月之淹，庶蒙善告。率爾裁報，諒乎相孚。《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七。

回常平吳提幹啓

伏以賈鄧名門〔二〕，久騰芳於椒畹；造洪上幕，早通籍於金閨。何能增高，所欲推美。敬以某官家有文獻，世篤忠純。恥爲金、張、許、史之流，典刑不墜；雅好游、夏、由、求之間，政學俱優。甚慚隨衆游揚，無足爲君軒輊。固將連茹，自知有忝於拔茅；第欲添花，未識可裨於製錦。其爲贊詠，罔既敷宣。《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七。

〔二〕賈：原作「價」，據明抄本改。

回張節幹啓

丈夫有四方之志，夫豈好遊；吾子遠千里而來，何必曰利。必將教我，何以謝君？伏惟某官筆下瀾翻，胸中泉湧。未應投筆，捷步登壇。當自明經，唾手拾芥。敬覽四六之高作，諒匪尋常之淺才。我朝設科，公卿皆自此出；先儒立教，英俊豈肯他求。貂蟬夫豈盡出兜鍪，毛錐未必不勝刀劍。與其臨淵而羨也，孰若待價而沽諸？如某既不足依，初無可數。殺賊奴佩金印，非我頭顱；草麻制登玉堂，無此骨相。抗塵可鄙，引類未能。空谷聞聲，他鄉識面，喜可知也，報將何其？汙瀆辱蛟龍，恐成枉訪；高崗鳴鸞鳳，夫豈久淹。歸而求之，有餘裕矣。《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七。

回汪兼僉啓

辰乎辰乎何來遲，抗懷甚壯；時哉時哉當其可，有志竟成。聊峨弁以假塗，宜取青而拾芥。某官儒冠事業，官樣文章。雖買臣之仕少淹，然張儀之舌猶在。非棄班筆，直將戶列封侯；羞伍噲徒，預擬名階計籍。携歸趙璧，奪得楚弓。菊花開向重陽，誰云較晚？桃浪煖正三月，決勝如期。某識面雖

新，賞音若舊。幕中若有此客，已張吾軍；沙堤上應台躔，行先多士。大開笑口，實獲我心。《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八。

回曹節推孝慶啓

張公榮進素定，何待薦揚；韓子謂已深知，豈容辭遜。聊借君重，以爲我榮。伏惟某官學有淵源，文窮根柢。六館正色，早知同流合汙之非；決策兩科，略無東塗西抹之態。有識推敬，並遊厚顏。力易搏風，仕不擇地。毫芒少試，步武不凡。某冒爲此來，宛如有約。得議曹王生在幕，吾復何憂；有處士石洪爲媒，人方不棄。平沙之雁已聚，舊社之鷗可寒。毋足增高，適恐有玷。丁丁伐木，神其聽之和且平；采采盈筐，心乎好之喜不寐。相期者遠，適觀厥成。《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八。

回魏察推國華啓

信在言前，鷗盟敢背；春回臘裏，鶚表竟飛。君欠合尖，余宜備數。伏惟某官淮人質直，漢吏循良。方今之立功名，三邊爲重；吾子之負才氣，一第可嘉。任重之材，當厚扶持；致遠之器，宜自愛護。更堅所守，當大其成。某奉尺五符，逢二三友。幕中之辯有異，席上之珍可遺？約之歲寒，于以

露薦。由之果，求之藝，從政夫何有哉！惠之和，夷之清，立節有如此者。相期之意，有味斯言。
《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八。

回蔡教授啓

起家與郡，方虞保障之難；在泮得人，却喜寅恭之共。有來飛翰，良佩高情。伏惟某官以文發身，有志行道。平生問學，將發揮事業之間；到手功名，却肯駐塵沙之地。豪芒少試，遠大可覘。寧患荆舒之莫懲，自見萊人之坐却。一賢而制外侮，夫復何憂；千里而遇故人，若爲之喜。某自量老鈍，已分退閒。方懷江東日暮之思，忽共塞北風寒之護。班荆而論時事，方切於懷；擊楫而清中原，諒同此志。率爾具報，莫既欲言。《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九。

回胡知縣啓

出宰山水縣，仰羨展勤；久遊翰墨場，自慚分教。屬鴉林之未集，致鯉素之稽遲。敢謂謙詞，先勤損墨。恭惟某官學有源委，性率本真。日光玉潔之文，四舉何淹於禮部？鋒藏電掣之手，大名已播於民曹。自宜謀謨於廟堂，胡乃棲遲於州縣？屈虞詡於朝歌之往，盤錯可知；得尹鐸爲晉陽之行，保

障有賴。逮險阻艱難之歷盡，乃功名富貴之鼎來。勿謂陡勞，自應超異。如某來從環壁，偶掌泮宮。以古心讀古人書，寢非故習；仕今時慮今世事，空有隱憂。聞君無煖席之時，起我作同舟之夢。春回雷土，波及斗城。焉用牛刀，已著寬柔之效；會飛鳬舄，共修文字之盟。占報恨遲，有懷莫罄。《翰苑新書》續集卷二〇。又見《秘笈新書》卷一〇。

回趙知縣啓

今年春早，已減風寒；百里雷轟，頓回地暖。人誰借問，公定不凡。某官布象云初，割雞聊戲。柳梢綠淺，梅英紅少，幾度歡娛；麥岐秀發，秧穎青芽，一番念慮。了却勸農公事，端爲得趣；良辰只恐栽花，已催飛舄。某幸逢知己，何待卜鄰。不遐金玉之音，決非常調；認得芝蘭之味，賸有餘香。良荷先施，甚慚不敏。《翰苑新書》續集卷二〇。

全宋文卷七八六八

鄭霖三

回興國湯權縣啓

忽承明月之投，知爲高作；雖未清風之揖，已快素心。久撲塵埃，若臨冰雪。恭惟某官鏗鏗逸韻，楚楚英標。文落人間，皆謂得淵源之正；詩雄江右，諒不求絺繪之工。永諧《韶》、《濩》聲，盡洗笙笛耳。白壁宜薦之清廟，碧梧當植之邃庭。豈伊煙瘴杳藹之區，可寓風月逍遙之興？毋嫌迂步，要亦假塗。斯立真文丞，會遇昌黎之刮目；澤民非俗吏，豈無坡老之賞音。當今舍公誰哉，必有爲王言者。某偶來贊畫，茲幸正名。對雨高歌，曾慣無氈之冷；燃燈草檄，豈其入幕之長。有好斷金，其人如玉。想署雁鷺行之暇，聊試割刀；不妨鷗鷺盟之尋，敢忘寄鯉！何時覲面，共我論心。《翰苑新書》續集卷二〇。

回吳主簿璠啓

聞貴公子名，已知一日千里；攝部刺史職，相遇二難同時。薄效薦言，何勤選謝。某官宗廟瑚璉，階庭玉芝。樊川賦詩，嘉其秀異；城南就學，勉以勤渠。斷非矮屋棲遲，會見亨塗奮迅。某幸可員備，何待子言。平時禮樂之觀，不勞歷聘；異日治平之最，可想光昭。所期力行，聊寓諄復。《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一。

回余主簿啓

有來鸞鳳之音，聞于空谷；不靳鯉魚之惠，貽及幽人。渴方望雲，勝於得雨。施先及我，何以酬君？伏惟某官璧水名流，柯山相種。覽德輝於千仞，翔而集之；訪仙隱於三賢，今猶古也。勿以簿書勾稽之末，實主絃歌啓發之機。羞作彈箏，肯羨秋風之一曲；緬懷搖鐸，未忘寒燈之五更。肯尋同盟，是真臭味。某雖未識面，已先知心。忝受塵而爲氓，非公事不造邑。揚雄之居甚僻，問字有誰？習公之來可依，讀書勝我。願見君子，罔有遐心。《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一。

回寧海陳縣丞啓〔二〕

素結魚緘，榮生駒谷。得陽公司業寄字，良慰交情。知藍田文丞其人，皆吾臭味。予方問菊，君乃哦松。幸受一塵，有光三徑。恭惟某官清源望地，潁川德星。不墜家世，典刑綽然已試；斷無世俗，崖岸郁乎可觀。正當旱暵之餘，有望廉平之政。爭鉗紙尾，坐照機心。遡流必會其源，克念厥紹；下車先求其類，取友必端。以若所爲，可覘遠到。某歸田已晚，入林頗深，濫巾招隱之山，回轍爭名之府。誰能備問，定是不凡。賦歸去之詞，亦何暇巾車之命；賡來遲之句，恨不居竹馬之先。聊謝先施，自愧不敏。《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一。又見《秘笈新書》卷一〇。

〔二〕題下原注：「惠孫携陳司業書來。」

回南東鄧仙尉啓

再尋仙隱，到江水之發源；忽墜雲箋，光泮池之分席。聞鶯鳴之有侶，覺雁影以非孤。恭惟某官抱經尋遺，博傳匪僻。一第何足溷者，如穎處囊；諸公亦大奇之，若珍在席。更加所養，將大厥成。

宜平步於雲霄，尚却行於雷土。儒者之效已試，南昌曾見於蜚聲；君子所存者神，西賊必爲之破膽。少俟鸛灘之瑞，即膺鳳閣之除。某久困齏鹽，薄采芹茆。梅花再見，莫寄故人；瓜戍前聞，喜逢新友。不嫌獨冷，已有相輝。勲業方來，諒不笑人之寂寂；襟期與共，會須對酒於沈沈。覲面匪遙，定盟可待。《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一。

回莆田方仙尉啓

少而好賦，曾聞莆水之名家；禮以爲羅，今傍崆峒之仙隱。本吾臭味，先此惠音。陳義藹然，勞謙過矣。伏惟某官文有機軸，學紹源流。視子雲、相如之同工，既正而則；比屈原、宋玉之變雅，終和且平。藹然孤峰，卓乎遠器。自應搏扶搖而上也，猶且覽德輝而下之。不妨賡樓頭八境之篇，姑且藏胸中一鋒之用。由是通金閨之籍，誰能淹綵棒之威。某久向梅門，忽求蓮幕。嚶嚶求友之助，丁丁伐木之聲，雖有同寅，曷如共志。風裁糾彈之暇，頻訪吾廬；日旰籌畫之餘，亟迎子駕。盡損世俗之好，是爲道義之真。《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一。

回何仙尉啓

夜光之璧暗投，初非具眼；秋風之鞭先著，允合僉言。敢襲品題，以爲己力。人方自諱，公定不凡。恭惟某官圓機鉤深，脩綆汲古，深造畫前之妙，形爲紙上之奇。滴露研朱，莫非窮理；草玄飛白，默有知音。蓋將得趣以忘筌，豈但明經而拾芥。同場俱北，謹言有司之得人；此易既東，果見斯文之遇主。唱先羣士，氣張吾軍。固嘗日誦項斯，恨未面逢杜甫。有來飛騎，曾不鄙於警曹；方欲訪鴻，辱先施於記府。勞謙過矣，陳義藹然。某甫離寒氈，却從油幕。簡編卷舒之樂，無復故吾；獄訟裨贊之難，其誰玉汝？茲有足恃，將何以規？臭味既同，宜必罄腹心之告；真情相與，願盡捐笑貌之恭。雖未卜於親承，其敢忘於永好！

《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一。

謝吳監鎮啓

君已金閨通籍，何待薦揚？人如玉樹在庭，疇不贊慶。與所當舉，豈俟有求；要是明揚，何勞私謝。某官名父之子，世家之英。臺閣本末源流，匪勞學治；簿書監臨期會，要是假塗。必取青氈，乃光紫橐。某偶然攝事，遂獲尋盟。天上麒麟兒，喜名門之有繼；日邊龍虎榜，看盛事之相聯。尚宜勉

之，永爲好也。《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二。

回曹直學啓

某采芹藻之香，何幸相從於衆楚；挹芝蘭之秀，孰云無缺於百參。睠然裁緘，喜甚折屐。伏惟某官妙六義四始之旨，遺一唱三嘆之音。獻賢能之書于王，有嘉薦鶚；升俊秀之士於學，增重堂鱣。惟此子衿，言觀領袖，必操履之正者，豈辭章而已哉。識字幾何，驚異言之太甚；持身惟謹，喜兌說以相資。式遄甲乙之科，少售辛勤之志。某蚤遊諸老，自守一癯。學不講，德不脩，敬佩聖言於洙泗；年相若，道相似，每慙師說於昌黎。何以見規，竦然改聽。《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五。

回趙校正啓

某問訊二三子，雅聞趙日之溫；緬懷六一翁，遄奉郇雲之麗。士氣振矣，我心寫兮。伏惟某官蘭猗猗而自香，菊鮮鮮而獨秀。少日雕蟲之賦，慨壯夫之不爲；今者伯魚之詩，幾古人之可到。靖惟吾道，匪在陳言。蓋此心即堯舜之心，其所學必周孔之學。儒之謂貴，君豈苟云。若徒疲精於摘章繪句之間，何以得意於含英咀華之外。斯文關百聖之統，覬明辨之；盛名題千佛之經，特餘事耳。某了無

器局，奚以範模。人之患在爲師，其惟斂衽；古之學者爲己，當共書紳。深幸得朋，無忘規我。《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五。

回李學諭啓

吾子少而好賦，早已升堂；獨學陋而寡聞，不量掌泮。忽景星之快睹，承明月之暗投。不鄙而來，適諧所願。恭惟某人綆汲文派，穎脫塵編。諒應皎皎以弗污，故多落落而難合。旨趣甚遠，要追作者之風；步驟不凡，肯墮諸人之後！未離豹隱，猶混雞羣。尚斂挹其有餘，將琢磨而求益。買臣行膺富貴，當可之時；相如足比風騷，豈終於困。某已疲織組，聊寄跼蹐。凡少年涉獵之爲，皆大道穿鑿之病。方期取正於韓，襲和於李，豈徒折艷於屈，薰香於班？斐然而成，復之有愧。謹毋足學，恐成刻鵠之非；歸有餘師，當悟飛鳶之樂。《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五。又見《秘笈新書》卷六。

賀趙運使彥覃正啓

寶曆授時，當五年之再閏；皇華將命，宜一歲以九遷。天地屬開泰之辰，賢哲集非常之慶。恭惟某官博厚寬大，明允篤誠。仲尼元氣，顏子春生，親得西山之豐韻；廣平陽和，成季愛日，散爲南浦

之嘉祥。不待原隰之驅馳，盡達閭閻之幽隱。雷震林而啓羣蟄，雨田毛而樂寬征。一轉洪鈞，增華翠節。瑞書太史，光騰使者一星；詔下紫微，召對文昌八座。某薄言采芣，莫效持椒。已幸魯東家數仞之依，敢效曾南豐瓣香之敬。簷花夜雨，未憂獨冷之氈；沂水春風，願鼓詠歸之瑟。望雲矯首，伏楮馳神。《翰苑新書》續集卷二六。又見《秘笈新書》卷一一。

賀提刑陳寺丞冬啓

陽來七日，可覘道長之機；治應期年，已著風清之效。黃鍾一動，繡節增明。恭惟某官氣養直剛，學根純正。文騰五色，交輝雲物之書祥；令信四時，允合歲功之有序。自六轡如絲之在手，覺三軍挾纊以歸心。籌密運於戶庭之間，情自得於江山之外。霜露無非教，豈專肅殺之威；天地大曰生，中寓孳萌之德。空寇巢於乘雪，振王旅以如雷。羣陰力排，萬彙氣吐，茂對復亨之盛，豫占鼎輔之華。某分教無能，受知特異。孤根培植，喜逢梅嶺之先春；暖律吹噓，頓釋芹池之獨冷。沁月毫而展敬，望雲宇以馳神。《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七。

謝吳履齋京狀合尖啓

一世龍門，無階可謁；九霄鸚表，有路徑通。非左右親密之言，借其揄揚；無期功強近之親，資其聲援。端由豁達，許遂依歸。當於古人中求之，信乎一代能幾也。竊以人物之公舉，嗟乎賢者之良難。幕府之著王文公，韓魏國目若無睹；貳車之有周夫子，趙清獻耳初未聞。而況雲泥居地之弗齊，日月覆盆之不照。安得未脩櫺具，如素識面，甫扣角聲，不待論心。直下品題，增百倍價；暗中摸索，似十分真。此豈俗眼所能，意者禪燈獨續。如某者，學期有用，才實非長。皇皇欲安之，姑安職守；耿耿而不寐，徒共人憂。坐甑愧甚空餐，入幕慚無贊畫。斥鷃卑飛，不離叢棘；跛驢窘步，安望修塗？善始非難，固多推轂；成終有待，欠一合尖。尺書之墨未乾，大鈞之公曲就。蒙恩殊異，撫己曷勝！恭惟某官負時顯名，膺國重任。所志者大，何施不宜？一臺振綱，萬物吐氣。武侯資共助非一，豈但爲轉漕之規；魏成薦可師者三，時受薦者三人。已足窺相國之量。夫包荒不遐遺者，吾道之泰；然遯世而無悶者，君子之常。人誰無欲進之心，患知音之罕值；公獨得周詢之實，不待挾而有求。使部使者皆有此風，則聖天子何憂難治。某喜有所遇，肯報以私。奉常入則禮儀，幸蒙汲引；許相進登輔弼，或備使令。立義精專，陳詞膚淺。《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九。

謝杜制置露薦啓

邊障風寒，陽和不到；制垣露薦，晚景增光。品題與諸老不侔，繩削至大賢始定。是深知己，良用銘心。伏念某噬噉道腴，寂寥世味。霜降木落，復歸本根；水盡巖稜，已見涯涘。脚步稍務穩實，心地從來坦夷。以車造車，出戶皆同；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謂事上不忠，何以使下？若存心非恕，徒詳治人。茲其爲道，用舍行藏而與俱；是吾願學，造次顛沛而不離。空空何所有，孟浪久已駭聞；平平亦無奇，老成然後識破。恭惟某官先生目力大異，度量甚寬。老醫知天下病源，鍼砭不錯；善奕識古來局面，著數元先。惟其識歷危險，洞徹機關；故能辨别真僞，不差毫髮。儻得一諾，實榮終身，尚當力行，無負指誨。落花安用雨，方思松菊之歸來；古栢已參天，乃許藤蘿之依附。允爲話說，莫既編摩。《翰苑新書》續集卷三〇。

謝可齋陳先生五度露薦啓

再到龍門，可笑十年之迂滯；累飛鸚鵡表，重勞五度之吹噓。雖冰谷之暖難回，而春風之扇愈力。逮歲月栽培之久，加雨露長養之深，所謂曲成，未知當可。竊以不進不休者，大賢憐才之意；則止則

仕者，小物酌時之宜。儻始終有所依歸，而行藏從其用舍。然聽其言、信其行，未久而渝；孰若視所由、察所安，莫得而掩？此趙韓王拾碎紙以補進，而狄梁公形薦筆而不移。無法可傳，造車默合。若某者，贅員幕下，摳衣席前。步亦步，趨亦趨，但囿範模之內；久則久，速則速，安能器度之新。幸爲河汾諸生，已入古靈舊藁。所期進德，庶幾全人。若慕子貢之紛華，是不受命；如爲冉求之聚斂，斯亦可攻。得之時暫以難憑，要以歲寒而後見。不謂緇衣之好，敝予又改造兮；疊賜華袞之榮，復之不能厭也。似名過予，亦本深知。茲者伏遇某官安由性天，穩踏實地。一清到底，懦夫立，貪夫廉；萬仞摩空，吉人喜，小人懼。善善惡惡去取定，是是非非褒貶明。咸服昭代可齋之名，不在慶曆監司之下。惟帥以正，孰敢不正？將舉所知，以及未知。某愧無分寸之躋攀，乃荷再三之提掇。有此奇遇，更復何求！幸隨文子之同升，曷勝厚意；惟知籍輩之不叛，誓將終身。中心所藏，有言亦淺。

《翰苑新書》續集卷三〇。

謝陳提刑舉狀啓

經年夜雨，誰憐泮茆之清？一日春風，忽破庾梅之白。郵筒飛墜，奏牘光搖。競看大使之文書，乃睹小夫之姓字。不爽訂金之諾，竟叨褒袞之榮。品題十六字以甚嚴，銘刻千萬言而不足。竊謂先朝立薦舉之法，是乃累聖開功名之塗。不謂昔者網羅英物之公，轉爲後來周旋人情之具。求而得也，弗

求則不得也，倖門既開；賢者與之，不賢者亦與之，濫竽寧免。柳下惠之阨卑官，臧文仲不能引；絳老人之困泥塗，晉趙武弗及知。養成一世奔競之流，遂致四維操履之玷。故臨難無竭節之守，而居官多曠位之愆。在承平猶以爲非，況艱難烏乎曰可？自匪孤風之卓立，夫豈頽波之易回。激揚之間，趨嚮所決。若某者，心固勤而德弗進，齒寢宿而意不新。雖聞先生長者之言，粗知古道；然滯經生學士之業，猶汨虛文。頓懷繡組之慚，欲求耕獵之實。偶投足於塵埃之地，莫安心於禮義之容。衿佩競趨於城隅，絲竹不聞於堂上。鄉鄰有鬪，猶纓冠而往救；門外之寇，敢據席以偷安！當同舟遇風之時，出位不顧；奮執戈衛社之勇，非學而能。義有當然，功非所計。在泮水獻馘，幸依魯僖之賢；息潢池弄兵，盡出龔公之化。曾非一介，若有寸長。寡其過而未能，無所學之可取。胡得之於物論，併舉以爲己榮。茲者伏遇某官先生崖略甚高，戶庭無壅。登車有天下之志，允藉澄清；推轂追古人之風，不由請謁。元使君當路，萬物吐氣；烏大夫秉鉞，多士拔尤。致使妄庸，亦蒙收錄。某敢不益加砥礪，無負陶鎔！拜官公朝，謝恩私門，敬奉羊侯之所戒；遇非衆人，待以國士，當圖豫子之未能。感激無窮，敷宣曷既。《翰苑新書》續集卷三〇。

謝李提刑華特薦啓

無六出奇，何補三年之風憲？下一轉語，增光九度之露章。雖寒谷之暖難回，而春風之吹愈力。

但深感激，何計行藏。竊謂選於衆舉，臯陶曠古之奇遇；知其賢陋，下惠叔世之私心。君子亦有黨乎，賢者不能免也。誰求龜助，遐想鶴鳴。子不自言，吾幾失之，蹉過覲面；公等安在，相見晚矣，莫有爲容。抱膝長吟，寤言不寐。如澤民之事，坡老追於既去；若茂叔之遇，清獻審於重來。安得躡履以接不疑，建臺而先郭隗。此其越拘攣之見，所以立久大之勳。幸親逢之，喜可知矣。如某者，志在行古，才不逮今。固非矯矯以出塵，亦豈營營而求福。中庸難守，深恐執一無權；爵祿可辭，稍期明道正義。兩任終始，七年因循。爲所必爲，止於當止。泮水獻馘，聊欲分憂；憲屬宣勞，未能逃曠。操斧以候匠石之麾指，執鞭以隨王良之後先。所願班師，亦因解戍。苦無他技，知己者多；敢饗天功，爲力之有！未嘗經營於分表，咸欲推輓於王前。不謂十月之留，又獨二天之庇。親提化筆，援出泥塗。文約而義精，辭嚴而意切。自量綿薄，曷稱吹噓。茲者伏遇某官以儒談兵，明刑弼教。登車肅物，障百川而東之；橫槊賦詩，真一世之雄也。合運判花之手，乃揚破竹之威。規模素定於胸中，方略昭示於掌上。西賊盡平，不憂君父，可謂孤忠；南方已定，從事中原，用蘇衆望。方且折節下士，虚心使能，遂致匏虛，亦蒙菲采。喜爲李君御，寧無戀軒之情；幸受叔皮知，益勉報國之義。信如日皦，當見歲寒。《翰苑新書》續集卷三〇。

謝特薦啓

薦才報國，仰窺大賢之盛心；與郡起家，俯拜公朝之成命。有爲之地，震聞自天。安敢控辭，虛負吹送！竊謂方今事功之未立，意者考績名實之少差。忌者畏人脩，此庸夫之通患；浩然養吾性，真守道者安行。故不結左右，如即墨大夫者希；而弗辜任使，惟曹彬一人而已。使當時毀譽之莫察，則有司黜陟之非公。彼齊王奚自而興邦，我藝祖於何而立極？度居中有大主宰，故於物無一偏枯。與其密贊嚴凝總核之精，曾又未若堅定明揚之切。趙韓王拾碎紙以進，終悟上心；狄梁公疊薦墨不移，果堪大任。寥寥此意，寂寂無聞。乃親見之，何可當也！伏念某菰蒲冷地，樗櫟凡資。欲寡其過而未能，多上於人則不敢。草木同味，屢蒙當世名公之見推；薰蕕異居，忽有達巷黨人之相值。孟軻欲行道而子敖以爲簡，充國願息兵而武賢獨不然。顧是非未有久而不明，然行藏安於悠然順適。不謂蹶熟塗之馬，可偕護大澤之龍。褒袞雖榮，負山爲懼。餒剛大之氣，安能塞天地之間？非卓異之才，豈足備江淮之選。風寒凜凜，冰履兢兢，當勉駑庸，以稱鶚表。茲蓋恭遇某官先生任天之付，得聖之清。抱姬公六典之遺編，志懷中古；續元祐諸儒之正脉，力振斯文。急流孤航，震風巨棟。進則謀王斷國，退則足餉安邦。粹然誠明，可以對越。竊聞開藩之措置，無非折衝之便宜。馬勇騰槽，鴻歸得所。然且廣收忠益，深慮逸遺。去闕孤忠，拔茅十士，自慚無毛遂一穎之可取，乃亦預孔門四科之並

收。第切凌兢，莫圖報稱。開未能信何以仕，忽忝分符；虎帥以聽孰不從，欽承推轂。莫難知己，豈易酬恩。《翰苑新書》續集卷三〇。

謝提刑曾寶章供職啓

半水三年，幸終分教；一臺二妙，何待贅員。雖大造無不包容，然小才自量進退。敢期羅致，亦併甄收。既喜且驚，第虞弗稱。恭惟某官袞衣華閥，繡斧重臣。四牡載馳原隰之初，六條已達閭閻之隱。春生秋殺，元氣無偏；霜橫雪明，風采頓異。謂刑獄失入，深防搖撼之弊；而寇盜肆出，必開生養之門。令簡易從，民偷可革。方且有高能謙，不矜不伐；思與共濟，爰咨爰詢。是豈迂疏蹇淺之流，能有訐謨唯諾之助。如某者，枵如魏瓠，鈍若冀錐。未離庠序冰席之寒，曷居油幕；猶滯簡編露朱之滴，安識兵籌。茲前政誤以吹噓，宜明府從而簡汰。乃予其進，將觀厥成。豈得人猶記澹臺，而知己不遺侯喜。達復觀其所舉，親不失其可因。某敢不滌慮脩辭，鞠躬奉職！叔皮之舉子產，要爲公室之謀；師道之事南豐，敢後瓣香之敬！期不負於所學，斯足報於至公。《翰苑新書》續集卷三〇。

全宋文卷七八六九

鄭 霖 四

謝游樞密舉顧問科啓〔二〕

昌黎伯仰之山斗，咸願登門；絳縣人困於泥塗，誰能推轂？況化鈞塊坳之始，正善類鼓舞之辰。鶚表高飛，魚淵下躍。竊以元祐十科之設，慮有遺珠；《春秋》一字之褒，榮甚華袞。蒐羅之目猶舊，選拔之意則殊。或謂愛禮以存羊，未必按圖而得馬。然而萬戶侯未敵荊州之一見，百斤金不如季布之片言。士以經品題而爲佳，人豈知窮達則有命。已入古靈之藁，雖晦而彰；未登六一之堂，有生亦忝。乃知共貴，莫重得名。故鬼神猶得而慳，宜王公不輕所予。若某者，志欲行古道，才不逮今人。在學二十年，師之友之謹其擇；蒞官七八載，國爾公爾忘其勞。敢云了官事則付癡兒，而欲饕天功以爲己力？泮宮獻馘，實魯僖公之化行；憲幕明刑，亦暴公子之職舉。載戢弄潢之警，上寬當宁之憂。誤蒙諸公之見知，反謂議曹之可取。頭顱如許，豈望好官；脚色旋添，但誇舉主。自分賡武城之

一曲，未嘗投光範之三書。所幸得大賢而依歸，已足慰平生之寂寞。逢人說項，每推許議論職業之間；極力鑄顏，乃挈置文學政事之上。德之弗修，荒落已甚。問則弗知，應對安能；將玉于成，猶金就冶。吹噓若此，報稱謂何！茲者恭遇某官忠孝之家，道德之望。岷峨之下，相繼老泉、東坡述作之大全；濂溪以前，直尋子思、孟軻傳授之極至。寒月照潭而自許，巨浸立柱之不移。攢眉時事之方殷，冷眼俗流之相激。帝謂李藩批勅，綽有真宰相之風；公如仲淹領銓，確守百官圖之獻。匪求人助，自結主知。登庸宥密之聯，啓沃嚴凝之地。爰取呂文穆夾袋之記，以新司馬公更化之規。一語褒揚，百倍聲價。某銘篆盛賜，佩服終身。中外相應，義理之文，肯效不根之方朔；明良賡歌，典謨之作，願隨邁種之皐陶。酬洪造之無垠，惟所學之不負。《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一。

〔二〕題後原注：「薦狀云：『志尚不凡，學爲可用，見于已試，藉甚有聲，可舉學問該博備顧問科。』」今移錄於此。

代南康章丞謝陳憲舉科日啓〔二〕

許舜蒙黃相國之見容，過稱廉吏；斯立得韓昌黎之推與，有忝文丞。幸遇名公之品題，足慰暮年之牢落。敢因華袞寵褒之語，以謝《緇衣》樂好之心。竊謂學所以美身，文所以貫道。人而不學，所

蔽者愚；言而未文，其行弗遠。奈何狗口耳以求末者，潢潦之竭；摘枝葉以爲華者，犧樽之災。自孟子既沒，其傳無宗；自班固以下，所作不論。必學有師承，斯本原之足取；必文追古作，斯關鍵之足言。苟非若人者流，徒玷設科之意。如某者，青衫下吏，皓首癯生。當其可之謂時，已負三紀窮年之志；不知老之將至，頓覺五十九歲之非。既慨幼學而壯行，安能博文而約禮。固宜沒齒於泉石之下，然猶糊口於斗升之微。空桑之奏好者希，太羹之調味已薄。世所鄙者，公何取焉？茲蓋伏遇某官官清冰壺，名重泰嶽。卓有祖烈，踵古靈翰墨之遺；酷似外家，追文安著述之舊。其爲學也，非經生章句之學；其爲文也，非詞人絺繒之文。胸中羅星宿、緯乾坤，筆下噓海岱、出雲雨。方且不以己長而自足，每嘉衆善以兼容。人之技若自有之，彼能是足爲良矣。肆令陳腐，亦發新榮。某敢不守之愈堅，磨而不磷。常夜以思不如學，肯倒行日暮之塗；縱身將隱安用文，尚能紀天齊之石。其爲感篆，罔既編摩。《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一。

〔一〕題後原注：「一舉詞云：『學探本原，文有關鍵。』」

通交代吉府教啓

流泮池采芼之仁，餘波猶及；詠庾嶺折梅之句，一笑相逢。方裁書憑鴈足之傳，忽命使拜魚緘之

寵。聞音有喜，矢德弗諼。恭惟某官以天覺而先斯民，由鄉秀而升太學。富董子潛心之業，同志皆遜一頭；獻賈生太息之書，有識莫不三嘆。方翱翔庠序之內，已軒轟宇宙之間。既先千佛題，合上羣仙府。乃分橫浦之師席，將尋濂溪之道源。適有佩犢之風，良難集鶚之化。一麾而萊夷却，片語而鎮州平。乃知忠信之言，蠻貊可行；孰謂俎豆則聞，軍旅未學？以重誨而立館下，自足感人；使正色而在朝端，何難折侮。先生自此升矣，吾道將行也歟？伏念某自昔受知，于今承乏。綠漪亭下，固常繼領袖之光；青衿座隅，又復循範模之正。親莫親於故人之繾綣，樂莫樂於異鄉之合并。以舊告新，有恃無恐。對君樽酒，行足慰江東之雲；遺我寒氈，寧有吠粵南之雪。片心所嚮，短韻難宣。《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三。又見《秘笈新書》卷一一。

除淮西總領謝丞相啓

江淮財賦，正勤帝顧之憂；學校蠶鹽，匪稱王官之選。天朝建遣，星夜趣行。始未至金城之時，莫能踰度；今已涉太行之地，斯識路難。敢吐胸臆言之，此謂膏肓病也。粵觀四所，浸歷百年。蜀墟虧陷，既不復知；淮甸流離，大爲可慮。昔則糴塞上之穀以給塞下之食，今則運江南之米以供江北之屯〔二〕。泛舟巢湖以餽合肥，直道真河而越滿浦。鯨波幾轉，殆猶十步九折而上青天；蠹費百端，何止千里十鍾而得一石。況綱解因於諸州之逋負，兼牢盆窘於今日之變更。兩軍蔑有於經常，一麵全資

於科降。按圖而駿可索，事猶庶幾；守株而兔不來，計將安出？盧、扁之醫望且走矣，衛、霍之將政自紛然。坐虛數而責實逋，截後綱而補前欠。但知增竈之爲喜，不念竭澤之可憂。百夫食，千夫名，正坐昔人之戒；生券添，熟券在，可堪他日之需！更加新楮之全支，益重近憂之太甚。倉敖築底，僅存兩月之積儲；符匣愆期，動是半年之往返。通國皆難爲之患，如霖非可任之才。沙洲之鴈已飛，風寒何補？鹽車之驥久困，日旬徒勞。甫辭增秩以罔功，忽拜出綸而易節。使華將指，加榮白面之書生；郎署係銜，如在粉牆之省戶。寵至渥也，責亦重焉。雖繼於廉明不擾之餘，成規足守；然既是支吾不行之所，綿力尤難。既到手以莫辭，須盡心而加勉。爲今之策，近譬諸身。必脉絡之流通，強形易立；若首尾之扞格，神力難施。劉士安可以利者興而害者除，趙營平得以寅日奏而申日報。上下相應，主張有人。殆如形聲與影響之相隨，嘗若昏暮求水火之必得。庶能展布，獲報眷知。茲蓋恭惟某官精神折衝，度量容物。扶持天步於陽九之會，把握局面於陰六之交。主北事則以富公，該東廳則問康靖。斂名務實，不聞宰相之有權；廣益集思，但欲清朝之無過。念西北之戍未徹，慮東南之力已窮。析利榷鹽，盡掃弘羊之刻；備邊足食，惟循陸贄之謀。知某乃夾袋之姓名，錄某以書生之氣習，遂從拔擢，俾效驅馳。某敢不克盡小廉，誓酬大造！總領稱上意，未敢萌徼福之私；出納謂有司，當先革習欺之弊。言如皦日，福芘喬雲。《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五。

〔二〕江北之屯：原作「江南之屯」，據明抄本改。

謝提刑陳龍圖

可齋

辟添差提幹啓

古靈藁中，袞字屢蒙於題品；姑蘇臺上，繡衣重睹於光華。方將繇邑吏以趨承，乃復以幕僚而收錄。際遇得此，欣抃若何！輒脩尺楮之恭，預致前茅之敬。恭惟某官學精而識遠，道大而器閎。湛然百慮之無營，真是一清之到底。和風霽月，善類心歸；烈日秋霜，貪夫股栗。曩將帝命，出鎮古虔，誅三叛人，活萬家命。天地之綱常一正，軍國之紀律復張。至今崢嶸之民，長記甘棠之政。五上歸田之請，富貴如有浼焉；兩奉召節而來，旬月不能留也。薦更帥閫，外障江濤。人謂公歸，必處獻納論思之地；心與道會，乃甘寬閑寂寞之鄉。若將終身，獨高晚節。雖子房之遊，欲與赤松友；然安石不起，其如蒼生何？敷陳奏牘之忠嘉，發越經筵之講讀。援文宣、太宗之治體，龜鑑方來；指鄧石、士及之奸臣，鍼砭受病。賢俊擊節，儉諛厚顏。郎省而有此風，吾國庶增元氣。眷惟右浙，實輔內畿。適當饑饉之餘，而有流離之衆。道路攘奪之習寢熾，林墟嘯聚之聲未沉。帝曰孰爲朕行，僉謂無如公者。攬范君轡，狐鼠不待澄清；埋張綱輪，豺狼亦爲退避。昭示好惡，奚難輯寧！甫駕騏駒，已安鴻鴈。雖仁人不以計功爲念，然朝廷必待有德方尊。少爲數月之留，即登兩地之近。某愚而多戇，老矣無成，方憂錦製之有傷，忽蒙羅致之如昨。摩娑舊物，沐浴新恩。難莫難於機會之再逢，樂莫樂於道義之相與。將軍座下馬，當不勞鞭策而後行；丈人屋上烏，恐可免唾罵而使去。某敢不激揚新意，酬報厚知。步亦步，趨亦趨，何幸從先生之後；速則速，久則久，敬當遵明命而前。心之精微，言則膚

淺。《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六。

謝陳提刑奏辟節幹啓

士爲知己用，豈以利言；官非爲人謀，出於公舉。有如此意，復見於今。是誠大造之無私，第恐小才之弗稱。夫欲監司自擇其屬，竊聞先正嘗建斯言。郭、裴之恢拓中興，凡奔走者皆有唐非常士；韓、范之經略西事，預議論者亦我朝第一流。雖員不必備，貴精於選掄；然人不易知，或求之親故。將洗凡而滌陋，必選衆而拔尤。況節制一司，實尊其任，而辟舉曠典，久闕乃僚。儻易拔茅，恐負推轂。如某者，學古粗力，涉世多艱。二紀蠶鹽，磨礪未了；三年芹茆，險阻備嘗。念置身蠻煙瘴雨之鄰，幸舉頭光風霽月之近。未有一日之雅，獲先衆人而知。十六字袞繡之褒，首蒙破白；數百言丹青之奏，再玷揚清。羅而致之，玉於成也。良難遭際，可比尋常。茲者伏遇某官一片盛心，兩間浩氣。舉天下嗜好，不足動其志；故胸中識見，孰能蔽其明？相與以道合，相與以義言，冰寒一室；不可以勢奪，不可以利誘，壁立萬層。遂能成人所難成之功，益堅行吾所獨行之操。雖急流而勇退，慮包荒之或遺。陸生獲進陳戶牖之前，匪爲近計；子皮乃舉鄭國僑於後，欲爲永圖。先生遠慮，可謂忠哉；吾儕小人，何足膺此！某敢不勉思卓立，無負深期！慚匪造、洪，行入烏公之幕；豈爲湜、籍，尚須韓子之箴。心之銘藏，言則膚淺。《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六。

謝陳制帥辟制幹不赴啓

士爲知己用，敢以他辭；官非爲人謀，出於公舉。寥寥古意，眷眷舊生。行或使之，止有尼者。儻非廣度之深燭，其被大罪而曷逃？是用陳情，輒干典記。竊以漢之得人，昉見公車之汲引；晉之分牧，始有幕府之招延。郭、裴佐佑中興，共功名者皆當世不羣士；韓、范經略西事，任議論者亦本朝第一流。而況地在昔帝王州，運當一華夷統。挺生人傑，追輩元勛。叱咤風生，鞭笞雷掃。指顧之頃，踊躍而趨。是豈擁腫，可備斧斤，亦非脂韋，能入爐鞴。明府眼空四海，陪都肩駢異材，不謂荷囊入奏之初，乃取桃蹊舊培之末。縱使怯懦，豈無激昂！安得呼之而不來，寧有作之而不應。其必有以，決非自安。伏念某三十年負笈求師，三千里采芹分教。足踐乎蒲澤潢池之上，身依乎蠻煙瘴雨之鄰。以古志讀古書，常苦談河之病；仕危邦處危事，但多出位之憂。恍如舟葉之遇風，何暇簷花之對雨。孤生本無可取，當路誤有見知。幸逢龔少卿之賢，議曹得行其計；遂使雋不疑之謁，繡使特俾之留。雖就烏大夫之羅，猶在齊太公之履。崑崙已破，固咸戴狄樞使之恩；番禺不安，又方切余襄公之慮。行遲遲而未決，車皇皇而若何？楚之有才，晉實用之，無非餘澤；燕之築臺，隗將至矣，何待來年。願舒徐數月之期，行奔走二天之下。茲者恭承判府留守、安撫制帥侍郎先生，兩儀間氣，一片盛心。匈奴尚存，私不顧室家，烈烈丈夫之忠膽；盜賊既滅，憂不遺君父，堂堂國士之高風。百年可數幾人，一代誠爲獨步。條陳鯁論，無非方略之可行；喜動龍顏，曾謂謨謀之未有。眷之隆者其責重，

任之專者其望深。此公之建壇，必大網羅；而士之彈冠，亦求鞭策。是得依歸之便，況逢成就之機。將進趨超，是何濡滯？已以吾馬，有繫其駒。未能隨濬川媒，稽崆峒之日暮；必期爲李君御，望建鄴之秋來。立義精專，陳詞膚淺。《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六。

和糴轉朝議大夫謝丞相啓

給饋餉鎮關中，權尊上相；以轉輸守河內，勞念微臣。雖賞典舉彝典而行，然特恩非泛恩之比。靖惟超躡，莫遂控辭。歷觀立國以來，每重備邊之計。昔也入中芻粟之辦，爵以募民；今則露外倉廩之儲，責之分牧。雖下之正義者，不謀其利；而上之施恩者，示勸於人。盡出陶鎔，其何稱塞。如某者，無他材智，但守樸愚。濫因任於吳松，仍護漕於淮浙。黔驢五技既竭，何有意新；駑馬十駕不前，詎堪載重。縱有乃積乃倉之備，僅知大何大譴之逃。儻進二階，曷當異數。茲蓋恭遇某官兼三王施四事，詔八柄馭羣臣。王丞相問米價之平，真識大體；文正公知民力之竭，足見仁心。謂能斗量之持平，不籍鞭笞之辦事。示新褒勸，勉舊驅馳。某敢不謹守成規，仰酬大造！老夫無能爲役，志千里而乏千里之才；使臣敢不拜嘉，留一日則盡一日之職。控忱以謝，誓報所知。《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八。

謝杜尚書立齋撰告詞啓

太守字民，實出論思之力；王言作命，又加潤色之功。取溝斷而青黃，揭制垣以明白。作懦夫之意氣，張王國之靈威。於彼蕃宣，若何砥礪。恭惟某官一佛出世，百川同宗，名節揆以太山而增高，典刑巋然靈光而獨立。忠誠自許，有帝臨其上，無貳之心；正論不疑，負嶽搖於旁，弗動之氣。在端平而不倒端平之孤幟，在嘉熙而勇退嘉熙之急流。藉公高風，續國元氣。甫爲蒼生而分牧，又指黃山而賦歸。仕爲敬王，孟子難辭於有疾；召因更化，司馬何妨其復來。使世道尚可以扶持，而君子豈輕爲去就？一百官圖之獻，關人才之消長；一五花筆之判，係民生之戚休。文昌喉舌之司，曾何心於貴顯；執政股肱之寄，將注意於安危。吾宋庶幾，鄉邦亦重。某必恭維梓，其臭如蘭。撰杖履以從泰山之遊，未遂徂徠之志願；執筆硯以陪翰林之侍，方慕南豐之步趨。僅聽數月之朝雞，忽剖雙江之銅虎。歲冉冉而將老，車皇皇而何之？載馳嘯竹之鄉，漸遠對薇之地。深懼亂繩之理，乃蒙華袞之褒。某敢不銘佩終身，韋弦臨事。飲廉泉而輩節士，訪通天而舉逸民。俗易弄鋤，師正以律。雖未閑將略，斷不爲隴西之羞；儻無負月評，或克稱汝南之譽。以此克己，是爲酬恩。《翰苑新書》續集卷四〇。

謝應內翰告詞啓

率西水滸，繡衣宣三輔之威；拱北上頭，彩筆寫九霄之意。昭回飾物，簡嚴示人。周爰咨詢，煥

有榮耀。范滂登車澄天下，因漢詔而節愈高；杜杞易地爲監司，非堯言而名不顯。信《春秋》一字之寵，發雨露大造之恩。儻在褒嘉，若何報稱！伏念某少蒙長育，晚歷艱難。何嘗有才，猥多知己；未能寡過，嘗自省身。方覺伯玉四十九年之非，甚鄙冉求方六七十之對。稍安進退，何計行藏。惟聖天子不棄孤蹤，使舊使臣復將明命。吳門三入，周轡載馳。爲治不在多言，與民相安一信。雖未聞解印綬而去者，亦庶幾易刀劍而化之。是皆陸相剴切居中，正欲結輩布滿於外。自分亦擁腫耳，何取而青黃之。茲蓋恭遇某官德本乎誠，文貫乎道。一語不妄迂叟，實地工夫大全。並傳攻媿作家手段，悉從學力親結主知。領兩制而長翰林，嘉祐共尊歐陽子；榮偏親而登政路，淳熙特相史師王。明公兼而有之，儒者榮無越此。方且德盛而心愈下，爵尊而色不驕。見有技若己好之，樂爲善與人同矣。訓辭深厚追典誥，何以對揚？國家閒暇明政刑，所祈寧壹。庸加砥礪，無負甄陶。《翰苑新書》續集卷四〇。

謝陳中書行詞啓

璽書勉勵二千石，晉錫有三；彩筆鋪張五色雲，巽申至再。揭帝制之明白，取溝水而青黃。雖喜而驚，以榮爲懼。竊以漢號幾於三代，唐文追乎《六經》，觀兩都四百餘年循吏之名，參四善二十七最治功之課，乃知史氏之實錄，皆紀王言之曰俞。擅翰墨似相如，掌絲綸如居易，皆極一時之妙選，遂成千古之美談。昭回雲漢之章，華麗《春秋》之袞。一介蒙此，終身榮之。有若皓紛，曷堪繪飾！

某壯而不武，老矣何能。無經術可稱，況敢比岳牧詞人之用；以粟芻爲急，烏能逃簿書俗吏之譏。職思其憂，功非所計。愧一錢太守之冰潔，繕監曷叨？少百日制誥之風流。錦窠有忝。詔季布仍歸於東郡，以寇恂姑借於潁川。猶玷煥章閣之屢遷，重煩舍人樣之二妙。相逢出世一佛，如有私我二天。昔劉莘老入自儀曹，有南豐之草誥；及許春卿進陞計職，乃岐公之命詞。顧某何人，辱公鉅筆。欲還本來面目，嘉與着意形容。披拂塵埃，發舒光彩。望蓬萊固有弱水之隔，歌滄浪且幸濯纓之清。雖曰素知，亦幾過予。茲者伏遇某官學有根柢，言皆典刑。抑抑威儀，叶贊秩宗之掌禮；傳傳德義，又培翼子之貽謀。帝特嘉清潤穆肅之詞章，人共偉獻納論思之事業。編摩信史，是非定矣；品量人物，榮辱繫焉。某慚非龔、召之蕃宣，莫稱常、楊之黼黻。只虞齒宿，未必意新。如糴足湟中，捧此詔增漕臣之重；若賦歸林下，携斯文爲野老之誇。有感無窮，永言不足。《翰苑新書》續集卷四〇。

謝陳侍郎序文啓

吾黨斐然成章，技止此耳；夫子約我以禮，表而出之。不遐金玉之音，增重蒲葵之價。竊謂昌黎作《原道》，不顧人之笑者；子雲草《太玄》，待同己而好之。是知落筆之非難，要遇賞音之不易。如某者粗守師說，深恥文俳。未能忘言，其敢捨無名之樸；匪求造語，初不離固有之真。泛觀汗青述作以來，肯襲堅白同異之怪。弟子事先生有年矣，可謂深知；拙工得大匠而師之，亦粗有立。每恐子貢

多言之失，敢覬曾參一貫之傳。喟然與之，何以得此！恭惟某官先生古靈之派，文安之甥。事業古人，清之聖，任之聖；詞章前輩，則可爲，法可爲。如太醫王用藥，識本草良材；若法眼藏傳燈，掃葛藤公案。妍醜莫逃於心鑑，重輕能決於公衡。似某骫骳無足觀，荷公齒牙不忍棄。孔、顏更相譽，人固知氣味之同；歐、蘇獲並稱，我獨荷挈提之賜。有言莫盡，此意無窮。《翰苑新書》續集卷四〇。

謝高參政文集序啓

《春秋》隻字之褒，榮甚文繡；《月露》一篇之謝，愧匪瓊瑤。牛角之歌甫成，鳳珠之吐隨下。竊以仲尼辭攝相於魯而正六籍，孟子避當路於齊而著七篇。故有文學難疑答問之流，本乎道合；彼挾權謀術數堅白之輩，徒以利言。皆因其時，各言所志。如某者，老而好學，無所取材。匠石睨而不收，擁腫拳曲而莫適於用；王良過而弗問，拘攣跌薄而無效於馳。然而醜婦自色，盡洗朱鉛；畫工無奇，不作魑魅。固異不鳴而立仗，抑恥素餐而伏鹽。終日埋頭簿書期會之中，此心無味翰墨遊戲之樂。尚記少時之狂簡，未離古樸之胚臍。誰啓蔀蒙，遽叨印可。茲蓋恭遇某官辭榮卿相，尋侶江湖。對藥階，面槐庭，只作紫霄之清夢；燠茅簷，涼竹簟，要同綠野之高風。盡繙平生已讀之書，不厭吾黨能言之類。遂令乘傳，亦獲登堂。歡然有恩，贈之以語。序以發濂溪之賦，深荷砭愚；酒欲載子雲之居，尚期問字。一枕銘刻，十襲珍藏。《翰苑新書》續集卷四〇。

回安慶發舉士人啓〔二〕

薦士觀諸侯之能，歲貢當從於鄉郡；權時講大比之禮，賓興乃屬於制垣。正有媿焉，何勤謝也。某官沐浴文翁之遺化，生長周郎之比鄰。脫跡於兵戈之餘，舉目有江山之異。學書學劍，深識三邊便宜於胸中；習賦習經，非弄斯文浮華於筆下。是謂賢者能者，誠宜爵之祿之。扁舟往來於長江，已聽雪絮馬前之曲；聯騎遨遊於閬苑，遂賦紅杏龍頭之詩。某徒忝分符，有慚勸駕。已知璧在秦城而名重，將見玉出崑山而價高。式微式微胡不歸，寧久鴻鴈流離之所；類我類我久則肖，速乘蒲盧變化之機。心之所期，言不能盡。《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一。

〔二〕題下原注：「附試江州。」

丙戌期集所代亞魁上知奉程內翰治易啓

滴露研朱，尚作蠅頭之注；磨煤書淡，忽聯黿首之名。雖弗利於好竽，抑無虞於按劍。蓋難莫難於遇主，樂莫樂於知音。如是際逢，若何報稱！竊以馬圖出而文字見，蠹簡煩而科目興。不謂上世開

物之書，反爲後來干祿之具。自世更三古，人更三聖，厄秦猶見於全經；奈師自一說，學自一家，涉漢交持於異議。天開我宋，時生鉅儒。自開基首訪於孔堂，故命講爰先於義畫。探索蹟隱，鉤窮淵深。陳圖南悟其幾，有李、穆抽關而啓鍵；周濂溪酌其妙，有張、程反本以尋源。義理會其精微，辭章準其奇法。蓋有關於世教，豈徒擅於文場。況六陽御乾之時，正重明麗離之始。不惟祖元德以保合，又將觀人文而化成。雖當元默思治之朝，不廢選舉揚言之典。必務得文體之厚實，斯克反古樸之胚臍。苟非其人，有負此意。如某者，韋編未絕，鐵硯欲銷。旅食京華，微詠杜少陵辛酸之句；足遍天下，曾無太史公高邁之風。奇奇似怪，非求人知；落落難合，不與時偶。戶外之屨雖滿，甌中之塵自如。兩捉月以得蟾，復遇風而退鷁。有來問學，得吾道以能東；反欲移文，訪故山之在北。已自甘於草芥，豈望收於桑榆。未嘗有一日之長，何以次羣英之冠？慊然懷媿，得之若驚。茲者伏遇某官名重泰山，腳踏實地。潛虛太玄論，造微妙於象數之先；太極經世書，得旨趣於筌蹄之外。文章自爲一家法，道德卓爲諸儒宗。風節回衆流而獨航，議論爲四方而立的。當宁欲新於士檢，詔公仍付於文衡。宋奉常再領省闈，取王元之等皆知名士；歐內翰兼知貢籍，降蘇子瞻亞疑是門生。固知無明月之暗投，自恐乏陽春之寡和。肆蒙采取，倍切凌兢。某敢不味《坤》爻直內之辭，酬《泰》道包荒之量，上期不負於天子，下將無叛於師門！改箕子爲荄茲，寧襲專門之陋；因周象識典禮，庶通治國之方。一經品題，永以銘刻。《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一。又見《秘笈新書》卷一一。

丙戌期集所代亞魁謝參詳周司業啓

誦先生進學之規，願爲籍輩；聽吾榜得人之語，媿在盧前。進以公衡，榮幸華袞。敢因展敬，庸謹修辭。竊以師道立而善人多，教法備而英才出。斯文非自爲之高下，君子誠默提其重輕。胡安定之掌成均，始識體用之政；歐陽公之司禮部，痛排險怪之非。風日清晏而鳳皇和鳴，雷霆震驚而狐鼠讙伏。唐文至貞元而三變，漢化逮建元而一新。道不虛行，人爲宗主。上規姚、姒之混混，下摩韓、柳之蒼蒼。以乘百年興起之機，盡掃積習委靡之弊。庶光首選，無忝言揚。如某者，韋編一書，鐵檠三尺。青衿受業，或馳籍甚之聲；皓首窮經，自起紛如之嘆。抱荆山之璞，自儕於泣下；彈空桑之瑟，不工於求齊。曾無元譚奇所作以流行，但有馮宿見其文而嘆息。方將從鹿豕於天台泉石之下，安望化鵬鵬於霄漢風雲之間。豈謂彩筆之吹生，亦許枯根之向暖。過眼無五色之可取，點頭有一字以爲褒。未知性學而蒙理致之稱，素乏風骨而辱雄健之予。胡忝師誨，以爲己榮！茲蓋伏遇某官心學精微，性資冲粹。以舊遊之冠帶，鳴於樂之鼓鐘。沃之周情、孔思之文，盡霑賸馥；賡以文王、虞氏之操，默動真機。道足以爲諸儒宗，言足以爲當世則。轉移三光五嶽之氣，剖斷諸子百家之偏。斂以鑄顏，喟然予點。繩墨既定，楹桷兼收。致使瓠虛，亦能穎出。某老當益壯，凜然不彫。恥爲溫飽之圖，勉竭忠孝之節。經品題，作佳士，濫居舉子之先；懷仁義，事吾君，願罄平生之學。以茲銘德，罔既銘

辭。《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一。又見《秘笈新書》卷一一。

謝余提舉賀生辰啓

手種甘棠之陰，十年三到；口誦《蓼莪》之句，初度又逢。荷公高情，畀余善頌。某歲冉冉以將至，車皇皇其何之？幸遇聯臺，崇篤斷金之好；重煩移具，奏宣戛玉之音。適當膏澤之及時，宜有陽春之寡和。誠不偶爾，似有相之。匪爲壽祺，相對老翁之一笑；尚期樂事，同歡農畝之三登。欣荷惟深，敷宣罔既。《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二。

謝劉右司賀生辰啓

倦馬載馳，誰云就熟？分龍適紀，又值初生。問甘棠之蔭尚存，誦《蓼莪》之詩有感。言以贈也，愛而壽之。恭惟某官價重斯文，交崇同類。訪子雲而問字，宅僅一區；共坡翁而論文，書藏萬卷。偶對黃金膏雨之霈，遂賦白雪陽春之歌。匪曰維祺，俾開笑口。數絳縣人之甲子，老自不知；聞大庭氏之宮商，和而焉敢。其爲感佩，罔既敷宣。《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二。又見《秘笈新書》卷一一。

謝衆官賀生辰啓

倦馬載馳，誰云就熟？分龍適紀，又值初生。訪甘棠之蔭尚存，誦《蓼莪》之詩增感。豈謂同寅之高誼，有憐甲子之餘年。相對黃金膏雨之應時，遂賦白雪陽春之寡和。誠不偶爾，似有相之。匪爲壽祺，聊發老翁之一笑；尚期樂事，同歡農畝之三登。欣荷之私，敷宣罔既。《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二。又見《秘笈新書》卷一一。

賀吳殿前司都指揮使啓

上有恩言，孰可堪于將帥？公由人望，遂入總于兵機。英聲四馳，士氣百倍。敢持片牘，敬候前驅。恭惟某官忠義自持，勛名未艾。稟山西之勁氣，用則無前；讀濟北之遺書，言皆可績。共謂鏖鄒之器，宜居爪士之司。入總羽林，曾重虎賁。氣昂昂莫敵，節凜凜無儔。風閃朱旗，坐弭龍編之警；雨拋金鎖，少安虎帳之閑。西取關山四十州，當快唐人之誦；北封將軍五千戶，即聆漢詔之頒。某猥以非才，試茲劇邑。將及瓜期之戍，喜聞行李之來。大劍長槍，自笑毛錐之陋；短衣疋馬，願從羽獵之遊。《秘笈新書》卷六。

通王府曾翊善啓

歛衽詩壇，久剽古錦囊之譽；橫經宗校，獲依青藜杖之光。教飭墨卿，晉于籤帥。恭惟某官道探聖蹟，氣涵天和。學問工夫，窮西洛、橫渠儒先之秘；出處氣節，有慶曆、元祐君子之風。鼓琴著書以自娛，焚香讀《騷》而有味。游嬉翰墨，咳唾珠璣。春容正始之典刑，灑落晚唐之標致。詔分仙籍，職贊宗藩。高帝子孫，固有殊人之龍種；梁王賓客，豈徒授簡于兔園。修名必留爲王牒之芬芳，美職惟入于金甌之簡記〔一〕。某癖惟嗜古，樣不入時。幸偕棣萼，聯南宮進士之名；況在松廳，識東閣郎官之貴。愛以及所不愛，中也養其不中。正有望于儒宗，庶息嘲于士友。收名定價，倘蒙大戊子之知；噓枯吹生，自賀雌甲辰之遇。《秘笈新書》卷六。

〔一〕惟：原作「雖」，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七八七〇

鄭 霖 五

賀趙安撫啓

伏審渙發綸函，晉登藩岳。雲旌霧捲，聲威既播于淮濡；露布星馳，勳業聿高于淝水。仕途揚歷，人望素孚。恭惟某官朝之蓋臣，世之儒師。崇詩書，說禮樂〔二〕，宣聖皇之□而持其心；安邊境，立功名，關武夫之口而奪之氣。春生秋肅，藏神武於不殺之中；乾轉坤旋，杜禍患于未形之始。準則九農之賦歛，權衡百物之低昂。帝嘉休休而有容，人謂多多而益辦。參天松檜，瑞世虬鸞。歷數京兆尹以來，誰能並美；只恐太常伯之任，未足酬勞。某夙辱眷知，游蒙汲引。念激濁揚清，固京畿之甚急；然移風易俗，豈庸儒之所能！幸召公之憩棠尚存，而潘令之種花未遠，得所依矣，廣而充之。有光于原隰間，備宣上意；流化自京師始，敬拜下風。輒貢謝書，莫酬賀語。《秘笈新書》卷八。

〔二〕說：原作「閱」，據文意改。

賀潘知縣正啓〔二〕

閭闔天高，蒼籙開而一元始〔三〕；河陽地煖，洪鈞轉而萬象新。維時憂□〔三〕，□□名祉〔四〕。恭惟某官大簇之動，孟陬之和。剪惡鋤奸，蕩滌五陰而剝盡；緩囚恤獄，宣導三陽之泰交。人人□□□之臺，物物秀崆峒之野。不特蘇爾民於凋瘵，抑將壽吾□□于□長。式彈單父之琴〔五〕，定歸鳧舄；徑造承明之殿〔六〕，親發獸樽〔七〕。某囿迹鴻濛，賀稽盤辟。拜丹井清泠之賜，有懷□□之言；歌黃髮燕喜之詩，□祝魯公之壽。《秘笈新書》卷一一。

〔一〕按此篇與方岳《回潘宰啓》（見《秋崖集》卷二〇，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二六）文句多同。

〔二〕籙：原缺，據《秋崖集》補。

〔三〕「維時」句：右引作「維時履端」。

〔四〕此句右引作「既多受祉」。

〔五〕單：原缺，據右引補。

〔六〕殿：原缺，據右引補。

〔七〕親發：原缺，據右引補。

通李通判世契啓

有登龍望，咸推□氏之名高；無繫馬階，誰念廣文之官冷？尚記喬公之□，或憐嵇紹之孤。僕因邑子以通名，公見鄉人而必喜。恭惟某官喬木□□之閥閱，靈芝瑞世之才名。文惠家夢圖，乃士夫之共慕；夷簡宰相器，爲伯父之見期。萃師友于家庭，對聖賢于方冊。學之優乃出而仕，人之美有甚于門。凡所設施，孰非奇偉！有劇縣譜，江淮之草木知名；真上幕賓，閩粵之山川入句。薦書載路，夙駕入京。用厚德而慎麟宗，以康莊而展驥足。行吟紫帽，見稱別駕之風流；入覲丹墀，佇接文昌之步武。某天賦不腆，地寒無媒。平生耿耿者猶存，與時落落乎難合。謁來倚席，寒甚無氈。幸先世之夤緣，敢求刮目；託年家之契好，毋有疑心。祇恐衮衮臺閣之登，不容攀附；所謂渠渠厦屋之庇，正賴帡幪。《秘笈新書》卷一一。

三學同舍會序

淳祐己酉月正人日，郡守鄭霖會三學同舍，序拜于天慶齋堂。會者四十二人：天台鄭霖景說、參持志諭，存心長，服膺學諭。吳門顏巖世光、節性應天滕嘉景初、養正天台周公明元德、養正吳門孔燁明

仲、觀化學諭吳門盛文韶景聲、率履吳門詹次驤平叟、持志吳門滕照德明、養正會稽揚珍庭玉、允蹈三衢滕英傑德秀、養正婺女吳邃囡囡仲、誠意吳門張經德常、節性過存心、服膺、習是。會稽李士特奇父、果行吳門錢振祖季玉、篤言嘉禾趙與理子正、宗學立愛過懷德。三山趙綰夫景揚、宗學懷德學錄吳門趙震亨子東、果行過時中。吳門朱杲晦叔、務本興化陳壽翁仁父、篤信過果行學諭。三山陳夢圓宗震、務本嚴陵諸葛克念師聖、循理三山陳桂巖肖、持志三山林應炎光遠、習是吳門陳伯章煥文、誠意吳門呂直之道夫、持志三山陳龍炎剛伯、誠意毗陵李端子明、存心吳門范爽邦景哲、守約三山鄭宏洪甫、率履吳門干天麟仁仲、習是合陽侯燿季立、持志通川高仁立仲立、立禮吳門陳由之子是、誠意吳門趙時璫德玉、明賢過懷德。通川高仁洽君澤、立禮吳門張應高仰之、貫通天台范應時龢甫、習是金華范士表仲端、服膺南劍陳洧有之、率履臨安章昌朝文叔、經德三山陳鈺伯堅、養正通川陸應霆伯聲。服膺序曰：淳祐九年，歲在己酉，天基錫宴之後二日，三學同舍序拜于吳門天慶觀。禮成，讌于郡之春雨堂，有執爵而祝者三，始酌曰：「侯自製錦而歷符節，加惠此邦尚矣，願守五年之信，終始如一，毋廢甘棠。」又酌曰：「仕而行義，敬共厥職，願毋愧《羔羊》。」又酌曰：「學優則仕，時當其可，願無負乎《豐芑》。」於是合席皆作而謝曰：「凡我同盟，有味斯言。」是集也，序以齒，交以禮，會以文，隱然鄉飲之遺風，依然齋廬之舊習，歡然相愛而又有規焉。古之人飲食必祝，歌詩以見志，其庶幾乎。《吳郡志》卷二。又見《吳郡文粹續集》卷二。

重修崑山塘記

至和塘自郡城東屬于崑山，亘七十里，北納陽城湖，南吐淞江，舊名崑山塘。至和中，調民興役始成，故以年名，詳見丘與權所記。淳祐中，魏峻復修之。天一生水，水行乎地中，治之存乎人。自排決疏濬載於《書》，於是五行以陳，六府以修。厥後河渠溝洫皆有志，所以著因革，明利害，非徒紀述而已。吳爲澤國，三江所匯，脉絡貫通，爲湖爲浦，爲堰爲梁，皆順水性之宜，以便人之居者行者。自城之婁門至崑山七十二里，塘曰至和，南吐新洋江，北納陽城湖，又有沙湖、鰻鱧湖介乎東西之間。唯亭以東三十六里隸崑山，西三十六里隸長洲。支派連亘，澱山湖、吳淞江，接顧涇、黃泗浦，以達于海。自駟馬橋至金潼橋，乃新洋江、陽城湖兩水交擊之會。自黃墓頭至夾潮塘凡七里，民並河而居，潮水往來，淤泥易塞。考之圖志，厥初水勢澎湃瀾漫，茫無畔岸，行旅病涉，田夫病耕。自唐歷本朝至和三百年間，接續用力，經營始就，水有所歸，澤者渚之，淺者浚之，岸以通乎衢，堤以捍其衝，橋以續其斷。塘成，名至和，紀以年也。然自至和以迄於今，又二百五十年，雖舊跡尚存，奈何修治之功不加，故狐鼠憑恃，乘其乾涸，攔截作埧。遇有負載，邀阻四出，非復由行之舊，則不從新洋江出吳淞江、斜塘，以至葑門，必自明水港、鰻鱧、陽城二湖取蠡塘港以達婁門。嗚呼，艱矣哉！颶風急濤，不惟有葬魚腹之憂；陰霾蓄盜，又有罹鴻網之懼。方泉魏公峻以發運節領郡，披閱獄訟，莫此爲甚。開藩半載，周詢民隱，審所欲惡，知其尤無良害民者，乃遣官吏相度便宜，復至

和舊矩。自界牌東至崑山駟馬橋凡二十七里，計三千四百二十一丈三尺；西至戴墟浦，計九百五十四丈；又自黃墓頭至夾潮塘七里，計九百三十八丈五尺。鑿淺通室，障狂植潰。潮入於真義、曹涇，兩浦則捍之，斷港無壅。始於季春，而成於孟夏。富民爭出財以助工，官無重費，不越四旬而竣事。公又慮港汊紛錯，盜夫潛影，鹽賈借逕，以萃淵藪，又於修葺之暇，自涇橋至於陸涇港凡三十二處，立柵三層，防築堅固，禁不踰越。共闊一百六十丈六尺，用椿木長短一萬一千七百四十根，橫攔柵木五百八十八丈四尺。是役也，約前後工費，出於民者不計，出於官者錢二萬二千二百緡，米一百一十石有奇。是皆增至和塘之未有。興於農時，人不爲病；助以衆力，人不爲擾。可以想輿情之所共趨，不以役我勞我也。昔霖作邑嘉定，詣府白事，經從數矣。目擊其害，慨然欲爲，厄於位卑而不能爲。逮今將常平指，職所當爲，又奪於所急而未暇爲。偉公之敏於有爲，而功成若無所爲，尤人之所難能者。昔主簿丘君與權之記此塘，有五利：便舟楫，闢田野，復租賦，止盜賊，禁姦商，非虛語也。自非有賢侯，相望後先，果孰任其責邪？以時計之，前乎有唐以至至和，後乎至和以至於今，人免乎登涉之險，其間皆可考而知也。夫因利致利者不可無，憂民之憂者未嘗乏，何其歷年之久，曾不多見邪？庸詎知智及之，仁不能守之，勇不足以行之，天下事功之不立，豈但一塘之利而已哉！愧予之未能，幸有如吾志，故書之以示來者云。嘉靖《崑山縣志》卷一五，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又見洪武《蘇州府志》卷四八，嘉靖《吳中水利通志》卷一六，《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四，《三吳水考》卷一六，道光《蘇州府志》卷六，道光《崑新兩縣志》卷五，光緒《崑新兩縣續修合志》卷五，民國《吳縣志》卷四三。

平江府司戶廳壁記

淳祐十年七月

戶曹之官廳壁記尚矣。吳君天澤，兩年成資，節齋資尹辟置醴幕，趣來不容緩，辭余，以續記爲請。余竊觀今之仕者，其迹如寄，於其職分所當爲者，往往漫不之察；既去，若素不曾到，又何暇此爲哉！余與吳君昆弟交友矣〔二〕，素知其家學有守，相繼登上科，又能發明外氏龍川文藝公之學，同志皆推之。余來假守，得君爲寮，助我多矣。君雖初筮，其諳究官業如素然，而職掌版籍之外，郡日受戶婚之訟，皆賴以決，犁然當乎人心。余恨挽之不可得，情之依依尤甚也。觀君之所存，未易涯涘，然猶拳拳於此記者，蓋不以獨善爲喜，又將以詔來者。壁故有記，他不復贅言，姑道吳君之志云。淳祐十年七月朔，郡守天台鄭霖記。道光《蘇州府志》卷一三三。又見洪武《蘇州府志》卷四七，《姑蘇志》卷二二，《吳都文粹續集》卷八。

〔二〕友：疑當作「久」。

南康縣新建縣治記

環百里以爲邑，邑有治，所以弼藩翰，班憲度，非美輪奐、峻墀序，以務適長民者之起居宴樂

也。按西漢《地理志》：豫章郡十八縣，南埜居一焉。隋唐間，南埜不復見，而南康名獨著。自皇宋淳化元年，始置南安軍，而南康屬焉。封域所至，東南贛，西南大庾，西北上猶，東北萬安。岨嶺峙其南，界信豐；黃土嶺盤其北，界龍泉。山谷峻深，溪洞綿亘。惟邑處四境之中，章水繚繞，秀峰壁立，闐闐十百千戶，櫛比環向，大族巨室，頗有高其門閭，垣墉池沼、圃囿臺榭無虛曠，故邑治規模，亦自昔壯觀。戊子，洞寇舒謝倡亂，公私廬舍焚蕩幾盡。明年，寇再蹂踐，煨燼無餘。令尹三山戴君，先爲信豐尉，有能聲，前憲使葉公宰趣來攝邑事^{（二）}，尋辟爲真。令儒生，有膽氣，民視爲趨向。連年寇賊鴟張，出沒無常，令視民瘡痍，爬梳剔抉，休養調護，晝夜不倦，終未能安集。又明年冬，上特命京湖議軍，三山陳公瑾以大理丞持斧節制二道行營兵馬，不動聲色，誅三叛卒，一城安堵。綱常既正，風采大振，而郡侯建安陳公梓又以德意撫摩，帖強妥頑，民漸復業。令得奉宣條教，號召離散。是歲大稔，而相度故趾，中建廳事，翼以廊廡，外爲樓爲門，內爲室爲軒，治獄有所，寅賓有所，行文書有所，司錢穀有所，退政而休息有所。一仍前規，無增損，令不迫而人樂從，政不擾而功克集。既落成，合辭願借留三年，可想見人情所在矣。嗚呼！令何以得此於民邪？庚寅秋，霖問津橫浦，謁令於廳治堂下，綿蕞數椽，淒然如寄。既而班荆對酌於蕭寺，相與升虛望遠，到眼無非瓦礫，爲之咨嗟太息，以爲何時復見太平官府。令曰：「是無難也。吾先民所急，民亦急吾所先。欲固民志，吾居不可不就。他日幸如所欲爲，願公識之。」霖曰：「諾。吾識易耳，君宜自力。」辛卯夏，郡檄霖白事憲臺，見令畫於墻而鳩工取材焉，僅營其一。又三月，自曹院校士回再見，向欲經營者俱

遂矣。瞻顧駭愕，喟然歎曰：「信矣其能也歟！」嘗從而思之，昔者楚丘始遷，衛人避狄息肩之時也。意者愛護基本，宜有以安之可也。「定之方中，作於楚宮」，民不以爲勞，以逸道使民故也。蓋物睽而後有聚，聚之者，必建城市、營宮室以處之。築室百堵，如翬斯飛，非小役也，不能不勞民而動衆也，識者憂焉。夫取民之材而不怨，用民之力而不困，古無有也。今也能使之不怨不困，咸悅以趨，豈有術以驅之乎？是不然，民雖愚而其自謀也審矣。鴟音曉曉，既毀我室，吾將綢繆牖戶而無風雨之患，必有爲之保障，則吾可聚廬托處而無憂。然則令者，民之保障也歟？依之者切，資之者深歟？是不容無言，書之所以著其志。凡坐此堂而布政者，勿忽焉。同治《南康縣志》卷九。又見同治《南安府志》卷二〇。

〔二〕「前憲」至「趣」：原無，據《南安府志》補。

慈湖先生祠堂記

淳祐二年十月

禮：有功有德，則附祭于學，所以助教化，厚風俗，示儀制也。我朝自濂溪周元公以《太極圖》發先天之妙，於是河南之學有所傳授，雷動四方，上紹孔子千百年不繼之統，下破漢人專門角立之陋。中興以來，推吾道扶植國脉之功，與天地並，詔加節惠。源分派別，厥後能以所自得者教於鄉，

鳴於時。其徒各尊其師，力足以請於朝，亦該謚典「二」，隨所寓肖像以祠，斯文可謂盛哉！閣學文元楊公家于四明慈水之德潤湖，超然口耳之學。蚤從象山文安陸公游，以心之精神是謂聖，由覺入道，推誠體物，研幾察至，尤深於《易》。見諸用，立朝大節，浩浩乎不可奪；分牧于民，古良吏不能先。天下士宗先生之學，不以爵稱而以慈湖。沒於寶慶二年，至今誦其書，籍先生之門爲重，雖闕里宮墻猶舊，而桐鄉俎豆未設，志鬱鬱焉。始，慈湖後人欲倣四書院以藏家塾所著文，學而習之，此意美矣。相地湖中及龍虎軒，既牽於道旁疑阻，又病於規模奢廣，展轉三四年無定地。制使秘撰可齋陳公塏壬寅春開闢布宣，彰善以勸，問祠堂中輟之故。公諗於士友曰：「郡邑有學，顏、孟不過侑祀，所以尊吾夫子也。尊夫子而侑祀於夫子之側者，未嘗不尊。然則即學以祠慈湖，亦何不可？道一而已矣，無適非道。必指闕里爲夫子之道在是，是識其小者。祠於學，祠於書院，同一慈湖也。九京可作，必爲首肯。」於是，士友翕然無異詞。乃撥緡錢六十萬、米二千斛下邑。令尹曹君邵蘧徑名家也，能成公志，上作而下承，役興而民不知。經始於孟秋癸巳，越月庚午告成。堂三間，前軒過廡稱是。士庶子來祭，洋洋如在，相與頌曰：「非郡侯之尊所尊，非令尹之敏於事，此郡闕典，誰實顧念？」又相與勉曰：「祠既立，吾徒居先生之里，讀先生之書，以心會理，以身率教，毋爲先生羞。」公聞之而喜。霖奉祠歸雪巖山中，一日，謁公於鄮山之堂，謂霖曰：「子爲我記之。」霖再拜辭。公曰：「子昔分教橫浦，即郡庠祠大中程公珦，其事同，其意合。」秉筆敬書。先生名簡，字敬仲，其詳見於家傳。爲之詩，俾邑士祭而歌，曰：慈水之東注兮泱泱，夫子之楹夢兮堂堂。其書存兮人未亡，跂望

不可及兮心皇皇。自古有德兮侑於庠，闕里俎豆兮胡爲未遑。鳳鳥不至兮孔傷，蘭佩其高潔兮遺芳。九原不可作兮墜緒茫茫，大音之寥寥兮瓦缶宮商。尚雲車兮相羊，想容止兮洋洋。興起人之良善兮，是爲慈溪之鄉。千秋萬歲兮疇能忘！淳祐二年良月望，朝奉郎、主管建寧府崇禧觀天台鄭霖記，慈湖先生姪愉書，郡人朝散大夫、直寶章閣桂萬榮篆蓋〔二〕。光緒《慈谿縣志》卷五，光緒二十五年刻本。又見《四明文獻考》第三四二頁，《延祐四明志》卷一四。

〔二〕該：原作「核」，據《四明文獻考》改。

〔三〕「淳祐」至「篆蓋」：原無，據右引補。

提刑曾寶章宴陳安撫陳侍郎樂語

玉帳總戎，順天行討；繡衣持斧，易地欣逢。十行誕布除書，八境頓增和氣。好是戈矛整暇，不妨樽俎從容。坐折遐衝，動收勝算。恭惟知府、安撫、節制江西廣南福建兵馬侍郎，位望隆赫，宇量恢洪。賈傅治安太息書，無非先見；武侯前後出師表，可謂孤忠。淮壖盡護於風寒〔二〕，閩嶠悉除於氛祲。合展經綸之大手，尚煩鎮撫於崇牙。井鉞參旌，屬宣威於南浦；奎章璧畫，式借重於西清。未露毫芒，早爲卓絕。憤逋誅之窟兔，尚假息於釜魚，命提三路之屯，妙運萬全之略。憩棠猶在，思北

山賢守之來；騎竹爭迎，喜東閣郎君之至。尅期奏凱，指日召環。我提刑判府待制寶章久矣受知〔二〕，偶焉攝乏。駕舟於波濤之上，此念則均；攬轡於原隰之間，肯安乎逸！奉兵民之二印，還師帥之一門。稚耄歡呼，後先輝映。實爲盛事，爰秩初筵。對酒崢嶸，但覺江山改觀；勒功浯水，會看笳鼓歸來。某忝列伶工，獲瞻華集，敢哀輿頌，上對台階。

聽得敷綸天上頭，二星交會玉虹流。風生三路軍容壯，春到雙江喜氣浮。談笑預知傳露布，勸酬只恐促更籌。會看印佩黃金斗，肯羨當年定遠侯。《翰苑新書別集》卷八。

〔二〕護：原作「獲」，據明抄本改。

〔三〕待：原作「郎」，據文意改。按「待制寶章」即「寶章閣待制」。

安撫陳侍郎宴曾提刑致語

使斧宣直指之威，來馳騏驎；帥垣陳無敵之武，相會燕江。等是爲民盛心，恭成勤王偉績。有前茅之先慮，宜列豆以交歡。恭惟知府、安撫、節制江西廣南福建兵馬、侍郎，地位穹巖，天姿挺特。鵠原並秀，藉甚四傑聯名之稱；貂裘相承，未數萬石傳家之眷。帝眷北斗南之隆望，公開大江西之崇臺。六轡在手如絲，三軍歸心挾纊。塤伯氏，箴仲氏，聲援翕隨；東周公，西召公，股肱夾輔。均軫

推車之助，盡寬當饋之憂。我安撫制帥侍郎〔二〕，百鍊無非剛，一身渾是膽。每耻匹夫不被，固欲好生；弗與此賊俱存，未能去殺。憤煙瘴之塵未洗，喜英雄之見略同。少延膚使之臨，大作吾軍之氣。玉虹對酒，莫辭鸚鵡盃之深；金闕上功，相映麒麟閣之畫。某等叨居樂部，預奏凱歌。上對華筵，仰陪清笑。

恰好鶯花一半春，福星相會贛江濱。丈人師吉符前識，膚使心同掃舊塵。看劍引盃宜酩酊，輕裘緩帶倍精神。從今淨洗天河甲，有詔催歸兩重臣。《翰苑新書別集》卷八。

〔二〕制帥：原作「制師」，據文意改。按文中所云陳侍郎以安撫使節制諸路兵馬，故稱制帥。

彭知軍宴交代都運陳寶章樂語

六轡載馳，已戒皇華之禮樂；一麾來守，少陳祖帳之容儀。親莫親兮舊告新，樂莫樂兮小比大。賓筵初秩，侯度交歡。恭惟都運寶章郎中名重如山，心清如水。康節先生不作皺眉事，器量儘寬；司馬文正每務顧影行，跬步不錯。仕宦三紀，始終一誠。自公南來，寬上西顧。塵清鄭葦，陰滿召棠。政本慈祥，十萬戶陰受其福；里無愁嘆，二千石真謂惟良〔二〕。乃眷奏功，就加督餉。福星臨斗牛之分，雲漢聯奎壁之儲。紅旗捉賊，黃紙除書，聲不求於赫赫；畫棟飛雲，朱簾捲雨，君非羨於渠渠。

雖仁人初不計功，然天子必報有德。自六品以至一品，徑登二十四相考中書；皆一天此獨二天，未忘五百里侯封舊地。薄從設席，未罄攀轅。判府從橐世臣，止堂家學。牛刀暫割，聯興十室之弦歌；驥足少淹，久贊一臺之計畫。秋行湘水，冬涉橫江，來分嶺畔之竹符，共被日邊之綸綍。喜尋賢轍，默契盛心。作於蕭規，守於曹隨。民歌清一，前有召父，後有杜母；政紹中和，面奉六條，治無二致。情相得而勢分略，味既合而和樂同。小攀行色之忽忽，盡是滿懷之拍拍。傳盃莫放，山色難留歸興濃；調鼎可知，梅花預報新春好。某等叨陳伶伎，獲對台階，敢緝民謠，敬陳樂語。

使輶嚴戒鼓逢逢，熊軾頒春到此邦。炳炳福星臨一道，融融愛日照橫江。斷霞秋日閑飛鷺，荒草寒煙不吠厖。臺府交歡同一體，從今俗返古淳龐。《翰苑新書別集》卷八。又見《秘笈新書》卷一一。

〔二〕謂：原作「調」，據明抄本改。

衆門生宴都運陳寶章樂語

皇華遣使臣以禮，時異常儀；弟子事先生有年，欣逢盛事。盍簪交賀，望履生輝。厚意肅將，初筵斯秩。某官卓龔今代，老佛前身。昌黎伯名重泰山，親傳正學；司馬公腳踏實地，不務虛聲。萬變無越此誠，三期積成一信。久稽熊軾，坐鎮魚城。民遷善與日惟新，天助順乃秋亦有。塵消渤海，人

歌二千石之良；計上甘泉，帝謂十一州之最。爰嘉撫字，就命咨詢。不勞原隰之驅馳，已遍山川之跋涉。由偏州而升刺史，舊典常聞；自屬郡而登漕臺，此邦昉見。況寵以圖書之峻品，益增其廉訪之大權。除目一頒，頌聲四起。南浦飛雲，西山捲雨，放懷畫棟珠簾；北門視草，東觀藏雲，平步黃扉青瑣。闔座衆官公門桃李，匠石榱桷。不欲效季良，願效伯高，源流有自；一舉得石洪，再得溫造，臭味略同。恭捧螺盤，前趨燕寢。謂孔明之器識，寧久轉輸；知黃霸之寬和，必爲輔相。恐攀轅之忽遽，異揮塵之從容。侍琴瑟於席前，奏笙簧於堂下。橙黃橘綠，一年好景之時；梅粉楓丹，十月小春之候。可謂四難并之會，宜奉三達尊之歡。言話雍雍，威儀抑抑。更長賸燒千炬燭，十分滿泛鸚鵡杯；天上頻翻五色文，一蹴竟登鸞鳳闕。某等叨陳伶伎，獲對台階，敢采歌謠，敬陳韻語。

紅塵驛走大江西，御筆親除濕紫泥。就徙福星臨一道，敷爲膏雨遍羣黎。粟芻妙幹多新略，桃李重栽滿舊蹊。指日論功升劍履，未央賜燕月璇題。《翰苑新書》別集卷八。（以上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七八七一

趙與軻

趙與軻，宗室，燕王房九世孫，希涸子。見《宋史》卷二一五《宗室世系表》一。

重修千金陂記

嘗讀杜君卿《通典》，邵信臣爲南陽太守，於縣南造鉗盧陂，累石爲隄，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用廣溉灌。歲歲增多，至三萬頃，人得其利。後杜詩爲太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循吏之流風善政，民到於今稱之。惟撫爲郡，以二水合流，號曰臨汝。考之圖志，臨川水在縣西五十里，源出定川。以今地勢觀之，合宜黃、崇仁諸水，由郡城而西，趨豫章，赴彭蠡，此臨水也。汝水源出南城爲盱，自盱入石門爲汝，由郡東過文昌堰，遶北城至西津，與臨水合。郡城之山發跡軍峰，重岡複嶺，嵬峨岌嶸。北行二百里至此，爲二水所束止焉。回環繚繞，如玉圍腰金，石臺屹峙於外，故里識有「臺分堰合」之語。川融山結，鍾奇孕秀，人物瑰異，生聚繁庶，江右之巨鎮

也。汝之上流，距城七八里，舊有支港，決而他出。又越二十餘里方合，與正流相爲消長。若支盛則正壅，褰裳可涉。越旬不雨則絕流，地脉枯燥，風氣渙散。自唐已有千金陂，遏支而行正，然陂常潰決。紹興間，郡有富民王姓者，極力築隄以捍，歲久復毀。嘉熙間，太守計院趙公師都嘗經營於上流，順地勢之直，別鑿小渠引水，以至擬峴臺下。事未及竟，傍無障閼，復成絕潢。後之來者，顧瞻永歎，欲作而復輟者屢矣。今郡守秘書葉公夢得莅事之明年，燕凝坐嘯，迺酌輿言，欲回其瀾。鳩工飭材，浚廣舊渠，築陂絕江，以灌其內。陂長三百丈、渠廣二十丈，財用之幣餘而不侵經費，工取之傭雇而不科夫丁。一竹一木，厚酬其直，民樂爲市，咄嗟而辦。源深流長，舳艫相接，氣聚風宜，漸復舊觀。是役也，肇於淳祐辛亥十月二十日〔二〕，訖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見者咸喟其成之易也。三衢徐三錫實董其事，頗有心計之助焉。或有倡爲浮議者曰：「盱城歲饘連檣，巨艦順流而來，渠恐難受。」殊不知綱發必俟春夏，積雨巨漲，然後鼓楫而下，此邦亦然。若只常流，雖無此陂，亦罔水行舟也，此一不足慮。或者又曰：「溪潰而東，多歷年所。率爲筒車，以資灌溉，陂而絕之，人失此利。」殊不知束薪囊沙，豈能涸流？今西港述陂新陂綿亘倍此，而下流自若，此二不足慮。又曰：「嵯茗之舟，必夾私販，若經岸下，慮有檢梃，多爲謗議。」殊不知前此郡務，亦布津闌，其越稅者，未嘗無禁，豈以陂而苛征？此三不足慮。又曰：「東門長橋，民不病涉，若水復古道，或至衝齧。」殊不知橋數十眼，受水甚寬。前此固聞屋裂於風矣，未聞址圯於水也，此四不足慮。所可慮者，閱歲滋久，竹折木腐，葺之勞費莫繼耳。以今計之，錢僅一千緡，米僅二百石，若歲加葺，多則十之三

四，少則十之一二。然以一郡之力爲之，亦直易事，特在後之賢侯加之意爾，罔俾前邵後杜之歌專美於南陽也。郡侯俾與軻識顛末，刻諸堅珉，故不敢以膚辭，姑勉述其槩，併得以剖或者之疑云。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六。又見乾隆《臨川縣志》卷九。（曾棗莊校點）

〔二〕淳祐：原作「淳熙」。按此叙于嘉熙之後，必是淳祐之誤，徑改。

葉 采

葉采，字仲圭，號平巖，建安（今福建建甌）人，一說邵武（今福建邵武）人，湜仲子。嘗從蔡淵、陳淳、李方子等問學，淳祐元年登進士第。淳祐中嘗知臨安府昌化縣，十二年官朝奉郎、監登聞鼓院、兼景獻府教授。寶慶初爲秘書監。著有《近思錄集解》十四卷（存）。見《咸淳臨安志》卷八八，《萬姓統譜》卷一二四，《別號錄》卷一，雍正《福建通志》卷二五、三五，《宋元學案》卷七〇。

近思錄集解自序

淳祐八年五月

皇宋受命，列聖傳德，跨唐越漢，上接三代統紀，而天禧、明道間，仁深澤厚，儒術興行。天相斯文，是生濂溪周子，抽關發矇，啓千載無傳之學。既而洛二程子、關中張子續承羽翼，闡而大之。聖學

湮而復明，道統絕而復續，猗歟盛哉！中興再造，崇儒務學，遙遵祖武，是以鉅儒輩出，沿沂大原，考合諸論。時則朱子與呂成公，采摭四先生之書，條分類別，凡十四卷，名曰《近思錄》。規模之大而進修有序，綱領之要而節目詳明，體用兼該，本末殫舉。至於闢邪說，明正宗，罔不精覈洞盡。是則我宋之一經，將與四子並列，詔後學而垂無窮者也。嘗聞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蓋時有遠近，言有詳約不同，學者必自近而詳者推求遠且約者，斯可矣。采年在志學，受讀是書，字求其訓，句探其旨，研思積久，因成《集解》。其諸綱要，悉本朱子舊註，參以升堂紀聞及諸儒辯論，擇其精純，刊除繁復，以次編入。有闕略者，乃出臆說，朝刪暮輯，踰三十年，義稍明備，以授家庭訓習。或者謂寒鄉晚出，有志古學，而旁無師友，苟得是集觀之，亦可創通大義，然後以類而推，以觀四先生之大全，亦近思之意云。淳祐戊申長至日，建安葉采謹序。《近思錄》卷首。

蔡杭墓志

景定三年十月

先生諱杭，字仲節，九峰先生次子。第進士，歷官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代兄模再請刊行《白鹿洞學規》，頒示天下州縣刻石。遷校書郎，奏對，論正心及內降斜封之弊。進幾微疏，論京尹廷遇得衆心不可任，又乞退權姦，早定國本，帝善其言。司銓著作，劾參知政事劉之傑黨於史嵩之，不叶物議，及陳邇日風俗頑曠無耻等事。任江左、兩浙提刑，遇事立斷，人不敢干以私。召爲國子司業，論

京尹余晦凌辱三學。家歸踰年，皇帝首下召命，遷祭酒，辭，又遷禮部侍郎，再辭，使者踵門，始任職。陳敬肆之說，上嘉納之，卒參大政。公家學淵源，時稱君子，而孝友出於天性。母衛國夫人翁氏早卒，哀毀踰禮。事繼母劉氏，奉養備至。友愛覺軒、靜軒及諸從兄弟甚篤。四時祭祀，仍遵伯父節齋先生遺制：遇期功緦麻之喪，必素衣以終月數，及治喪毋得用浮屠法。在州郡，所至祀先儒，旌忠節，表行義，舉遺逸；在朝議論從容，婉言巽語，必君父之從而後已。憂北虜強盛，注意邊關，以嚴武備，擇將帥士卒爲先，及奏權姦丁大全不可用。即見幾，不待報而去，遂被落職。及同知樞密院事張礪具奏：「參政蔡杭精通經術，忠直敢言，同僚罕及，可復其祠祿，以勵清節。」踰年，蒙御筆批云：「具官蔡杭立朝忠直，恬退可嘉，可復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上表謝，至有「願陛下仰鑑前世權臣之敗亂，俯察大全奸詭之當憂，則國家集和平之福，而宗社有盤石之安」之語。致政家居，篤意祖父遺跡，經理區畫，迴出人意。理宗寶祐乙卯勅建西山精舍，繪塑文公、西山二賢對榻講道像，修飾兩燈，相望臺基，給苗租一十四籬五斗，與佃人童甲慶爲日食資，着其洒掃祠宇，修理損壞，及守本山四處柴木。奉勅建廬峰書院，前左立遵道堂，祀孔聖四配十哲像，以識道統之所由始也。右立思敬堂，祀周、程、張、邵、楊、游、羅、李、朱、呂及曾祖牧堂公等賢像，以別道學之所由傳也。後立傳心堂，祀祖西山、伯父節齋、復齋、父九峰四賢，以報其著述之功。又雲谷山下建大明堂，祀節齋、九峰像，後以兄素軒、覺軒、靜軒及公四像配享，其家學源流之遠也可見矣。教諸子姪拳拳以不墜家聲爲戒。臨終遺表，尤以親君子、遠小人爲致治之本也。皇上覽表，深致

痛惜云。太常博士周將中依以轉資議謚曰文簡，以犯祖諱，改正，謹按謚法，道德博厚曰文，言行端嚴曰肅。公家學淵源，深知義理，可謂道德博厚矣；文辭精雅，素行公直，可謂言行端嚴矣，請謚爲文肅。公生於紹熙癸丑三月十二日酉時，卒於開慶己未六月二十一日卯時。娶吳氏，生于慶元乙卯十一月二十八日辰時，卒於景定辛酉七月五日戌時。公奉旨勅葬本邑永忠里之留田七代祖妣游氏墳右側。吳氏以夫該恩，累封至東陽郡夫人，奉勅葬于與賢里之友源，與衛國夫人翁氏兩墳相近。本地隆山院御筆改爲教忠旌孝寺，春秋四時以祀衛國、東陽夫人等墳云。景定三年壬戌孟冬朔識。《久軒公集》，《蔡氏九儒書》卷八。（以上楊世文校點）

薛季良

薛季良（一一九八——一二五七），字傳叟，興化軍（治今福建莆田）人，元肅孫。以祖蔭補將仕郎，授羅源尉，調廣州司理。歷知閩、南安二縣，判漳州，知潮州。寶祐丁巳八月終於郡治，年六十。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九《薛潮州墓誌銘》。

請凡進狀宜索案予決奏

檢院乃肺石鼓路遺意。今民意以爲嘗試，州縣視爲具文。臣謂凡進狀宜索案予決，虛者反坐。

《宋史列傳補遺稿》卷五二，清抄本。（楊世文校點）

萬一薦

萬一薦，隆興府進賢（今江西進賢）人。登嘉定四年進士第，嘉熙中爲朝散大夫、權知嚴州。見《景定嚴州續志》卷二，雍正《江西通志》卷五〇。

進錢時所著書狀

嘉熙二年九月

朝散大夫、權知嚴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臣萬一薦準尚書省劄，備特進、左丞相劄子奏陳：嚴州布衣錢時山居讀書，理學淹貫，特補迪功郎，畀以秘閣校勘，行下嚴州，取所著書繕寫繳進，上備御覽。三省同奉聖旨依，劄付嚴州。臣除已恭稟繕寫錢時所著述書計一百冊，開具數目如後，須至上進

者：

《家塾尚書演義》三十冊

《學詩管見》三十冊

《周易釋傳》二十冊

《四書管見》八冊

《兩漢筆記》一十二冊

右件書一百冊，用黃綾背褙，黃羅絹裏夾複五條，象牙牌五面，紅茸條繫，綵畫木匣五隻盛貯，鍍金鐵鎖並全，謹具狀上進以聞，謹進。嘉熙二年九月日，朝散大夫、權知嚴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萬一薦上進。《融堂書解》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楊世文校點）

滕伯祥

滕伯祥（一一九八——？），號樂善老人，祖籍南陽（今河南南陽）人。幼孤，中年習醫，以療疾濟人爲務。著有《走馬疳急方》一卷（存），自序言受于異人。

走馬疳急方序

德祐元年四月

吾滕氏自唐迄今六百餘年，科第聯芳，簪纓相繼，詩禮傳家，清明持守。至大父舉應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不仕，蒙賜號廉靜處士。吾父國學進士亦應是科，年一十六而奄棄。獨遺不肖，早孤失學無聞，唯謹是持，而唯善是務耳。寶慶改元，吾時年二十八。仲春，具牲醴詣墓，拜掃封塋，途遇一老叟，貌古而奇，氣舒而泰，風度飄飄，精神落落，顧吾若欲與語者，以是趨進長揖。叟執吾手，笑而謂曰：「子，善人子也，何少讀書耶？今雖不得貴，亦當致子富也。」吾卒然感而思之：富貴果人心之所愛者，然吾向乏嗣，不若以此爲請于叟乎。于是敬上白焉，叟曰：「子既不以富貴爲欲，而以子嗣爲欲，宜乎吾當以子壽。」繼而出受一書，囑曰：「願子將此多濟人子嗣，則子子嗣必多矣。」使吾向日拜起，而叟遂失焉。駭感良久，謹捧書歸，焚香開讀，乃治小兒急疳走馬真方也。按方精修，合施於人，果甚奇驗，百發百中。未幾生珪，長仕吳江州司訓。珪生清。迨今吾年八十餘矣，噫！叟之言神且信也，其書敢不敬乎！烏可易而觀之哉！是用識於篇首，示吾子孫，當保是書而精修藥餌，惟以濟人爲心，不以利爲心可也。德祐元年歲次乙亥孟夏吉日，樂善老人南陽滕伯祥撰。《走馬疳急

方》卷首，三三醫書本。（吳洪澤校點）

童必明

童必明，號簡靖居士，婺州蘭溪（今浙江蘭溪）人，嘉熙間在世。見釋師保《禪月集跋》。

禪月集跋

嘉熙二年九月

番陽松庵璨上人來住吾鄉兜率有年矣。予偶到彼，因言《西岳集》，禪月貫休所作也，先世嘗收於書室。璨老有請，謂其徒喜聞樂道而未得全集，欲攻木廣其傳。予嘉其用心，勉成其志，遂檢茲集與之，仍薄助鋟版畢，復請紀其事，庶後有考於斯。嘉熙戊戌重九日，孟湖童必明書。《禪月集》卷末，四部叢刊初編本。（黃錦君校點）

章謙亨

章謙亨，字牧之，一字牧叔，湖州（治今浙江湖州）人。嘉定末知泰興縣，紹定間爲信州鉛山令，爲政寬平，人號爲生佛。端平初任幹辦諸司審計司。嘉熙三年除直秘閣、浙東提刑、兼知衢州，風采爲一時

所稱。見《寶慶會稽續志》卷二，《宋史全文》卷三二，嘉靖《鉛山縣志》卷九，《吳興備志》卷一三，《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四。

乞師制垣劄子

謙亨輒有迫切之愀，仰干崇聽。本縣見準臺郡令，發尉寨弓兵等防拓江西、福建。謙亨自聞鄰郡有警，晨夕究心，絡繹遣人，多方體探。今報到邵武管下筴竹〔二〕、羅源有黎其姓者作倡，始則依于汀州，礮飛礮，彼中漸息，此輩無所歸，因而猖獗。頭領頗多，東則破邵武之建寧、泰寧二縣，西則破建昌之廣昌、南豐、新城三縣，賊徒滋熾，所至焚蕩，誠有可慮。照得泰寧、新城並與光澤爲鄰，而本縣正與光澤接境，相去只一百一十里。今光澤之人盤挈遷徙皆取道於本縣，憧憧往來，人心惶惑，殊無固志。本縣嚴行戒約，方獲稍安。某向者薄宦淮壩，粗語備禦之策，遂效義武民兵規式，令隅官於逐郡排給鄉丁，自護鄉井，日逐親率巡尉教閱兵卒，又添置弓弩器械，廣爲之防。但本縣與建寧、邵武相接，往來之路凡有六處，曰分水嶺，曰鷓鴣嶺，曰九龍岡，曰桐木源，曰溫林嶺，曰毛青嶺，每處皆各防拓。照得所管尉司弓手一百人，駐兵、寨兵一百五十人，車盤寨一百人，除分遣大處捍守之所存，在縣不多，萬一賊徒或有衝突，衆寡不敵，委實利害。某身任民社之寄，固當死守，竊慮一邑生靈無所恃以自存，誠爲可憫。況鉛山雖是小邑，而每月合解諸司錢頗多，而又總所則有上供米，

倉臺則有常平米，都大司則有場兵衣糧，皆在本縣，所關甚重。某雖至愚極陋，而平日處事，每以張皇爲戒。今日防拓以來已及月餘，若使賊勢稍靡，但當密爲之備，豈敢妄有中控？唯是日來傳聞賊黨日繁，委實緊急，若更隱而不言，或有疏虞，徒負督責，是用冒昧乞師。欲乞臺慈憐其兵力單弱，亟爲申明于朝廷，多撥大軍兼程而至，同共守把。仍乞精選將校熟于行陣者統轄前來，併乞指揮，令聽本縣節制。所有差出之兵，乞撥錢糧，與之食用。若有調遣而無供億，使爲縣道之擾〔二〕。倘蒙矜允，速賜施行，使賊徒知本縣有備，望風遠遯，保全下邑，實出天地父母生成之賜。康熙《廣信府志》卷二八。（黃錦君校點）

〔二〕管下：原作「館不」，據文意改。

〔三〕使：疑當作「徒」。

郭黃中

郭黃中，字方叔，邛州（治今四川邛崃）人，正孫子。嘗往來魏了翁之門。爲新都令，以學行著。見《宋元學案》卷八〇。

李宜人鄭氏真贊

粵唐名相，滎陽之孫。從狩於蜀，留止彭門。逮於五世，高蹈丘園。恩詔不起，流澤來昆。慶闡鍾秀，亶有本原。作嫓君子，聿修婦事。甘旨蒸嘗，無替中饋。以燕以休，靡不當意。睦婣咸宜，教載盡義。上承下協，於昭厥懿。家無廢禮，門無留賓。相爾義夫，折券卹貧。救患起疾，感動鄉鄰。下暨臧獲，熙然如春。信厚自天，殊異乎婦人之仁。惟靜也專，惟順也直。見幾而敏，遇事則飭。游觀是屏，言動惟則。廉恥令終，可以觀德。吁嗟乎，其斯爲閨閫之式！《金石苑》卷三。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三六。（黃錦君校點）

鄭大惠

鄭大惠，字子東，號谷心，台州黃巖（今浙江黃巖）人。能詩文，著有《飯牛集》。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六，《宋詩紀事補遺》卷七四。

太上感應至言詳解序

嘉熙二年閏四月

是書也，以「感應」名篇，豈苟云哉！世人每以「感應」二字作一句輕讀過，豈知有感此有應，感者在我，應者在彼，固未有無感而自應者也。幸今吾邑刊是書，則人皆可以有是書矣。人有是書，要須心有是書。使心無是書，雖模以紙，侈其帙，壓架充棟，猶無書也。《詩》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心乎心乎，其有是書之心乎！嘉熙戊戌歲閏月朔日，谷口鄭大惠謹題。《太上感應至言詳解》卷首。

慶善禪寺新鐘銘

并序

有宋淳祐九年，歲次己酉，六月四日近二更初，火起西鄰，越街，首及金光明閣，延緣焚燎，殿堂廊廡、御書鐘樓，凡寺屋舍，悉遭煨燼。于時鴻鐘受大厄難，半體墜地，入土三尺。何物妖孽，挾風爲壯，煽焰肆害。吁，可畏哉！知學新昌王君華甫克知此所視□聖道場，捐財建議，選莆鄉官前嘉興府司理參軍趙君崇□、貳以鄉士葛君元善，委督起廢，至則合誠歷詢庶務，莫先於鍾，否則無以丕顯衆聽，啓迪善根。時適有僧名曰道耕，來自他山，睹境興念，自捨衣盂

錢二百千，首以爲唱。於是本寺住持文郁，咨彼維那法政幹造，政則能以存淳實心，爲化導本。從而貴寓，洎及富室，在邑在野，若男若女，隨力高下，施與有差。卜以人心，罔不悲歎。思惟昔者，不約而同，僉曰可矣，藉以告役。乃召良冶，取法鳧氏。都匠宰陶，坐主經畫。群工翼謀，備循戒令。和土作範，崇甃作鑪。明三昧火，鍊五金齊。奮膊鼓橐，不夏而雷。以彼離坎，爲我造化。熱海內煮，湧液爍曦。沌竅旁決，溜光奪霞。人則審密，佛則護持。合宏誓願，一鑄而成。厚薄侈弇，咸中厥度。石墉柞鬱，舉弗遺疵。猗歟偉哉，是大器也。居長八音，警動六時。太虛含韻，萬籟斂鳴。雖爾劫數，有成有壞，而我佛法，不增不減。今焉一旦，蒲牢復懸，三乘四天，永以助道，其義博矣。然是役也，初於瓦礫，搜拾燼餘，比舊有虧，茲募補就，共六千斤。其於工匠，與凡佐用，爲費計錢，百五十萬。嗚呼噫嘻！事不難成，而難其時，時不難逢，而難其人。幸值永嘉，林君端行。□則來宰，二三僚佐，同寅協恭，命續前緒，復出公錢。又得緇徒，克勤無退，時與人偶，訖成斯事。乃合志願，以是功德，上祝聖壽，同此鍾聲。天地並立，鍾聲無窮。又願此聲，徧周法界，天堂地獄，聞者皆覺。閱歲辛亥，冬閏十月，初旬九日，官民俱集，證明圓滿。扶老携幼，雲隘衢塞。若僧及道、爲士與女，圍繞瞻仰，或以金銀，器皿簪珥，納于大鑪，無不樂助。時鄭大惠亦在會中，於是隨喜，而爲作銘。銘曰：寺遭劫火鍾何辜，得非受形有數歟？大音不作豈終無，就其初者還厥初。陰陽爲炭天地鑪，蜚廉祝融供走趨。百煉既剛五金俱，溜液鑄成彈指餘。積累鈎石由錙銖，爾則盡性我盡模。驪龍踏頂

交盤紆，鐵蛟綰索司紐樞。取法圓象垂方輿，道寓於器中則虛。動生於寂應不誣，叩隨大小聲遠舒。上達九霄下三塗，凡有知覺無賢愚。與昔所聞初無殊，善根增長罪業除。願以是功奉宸居，君臣明良文德敷。《簫》、《韶》鳳儀瑞同符，律呂其和及寰區，何千萬年永基圖！《台州金石錄》卷一〇。（以上王曉波校點）

余 玠

余玠（一一九八——一二五三），字義夫，號樵隱，蘄州（治今湖北蘄春東北）人。少爲白鹿洞諸生，家貧落魄，喜功名，因事亡命，入趙葵幕。嘉熙三年，與蒙古兵戰有功，授直華文閣、淮東提點刑獄。淳祐元年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大更敝政，遴選守宰，築館招賢，用播州冉氏兄弟策，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等十餘城。玠之治蜀，輕徭薄征，邊關無警，自寶慶以來，蜀帥未有能及之者。累官至資政殿學士。寶祐元年暴卒。見余如孫《玠府君墓誌》（光緒《開化縣志》卷一二），《宋史》卷四一六本傳。

乞視文武之士爲一奏

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爲驍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

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宋史》卷四一六《余玠傳》。

諸城工役次第就緒奏

淳祐四年五月

利、閬城大獲山，蓬州城營山，渠州城大良平，嘉定城舊治，瀘州城神臂山，諸城工役，次第就緒。神臂山城成，知瀘州曹致大厥功可嘉，乞推賞以勵其餘。《宋史》卷四三《理宗紀》三。

乞推賞有功將士奏

淳祐六年四月

北兵分四道入蜀，將士捍禦有功者，輒以便宜推賞，具立功等第補轉官資以聞。《宋史》卷四三

《理宗紀》三。

乞推賞張實等奏

淳祐八年十月

都統制張實等以戰功，承制便宜與官三轉，給刺史象符、金銀器二百兩、銀三百兩、緡錢一萬，餘將士依等第轉官，給金銀符、錢帛有差。《宋史》卷四三《理宗紀》三。

招賢榜

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宋史》卷四一六《余玠傳》。又見《宋史紀事本末》卷九四。（以上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七八七二

呂大中

呂大中，嘉熙中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自號上蔡醒狂。

宋詩人劉君墓碑

嘉熙二年正月

詩能窮人尚矣，有生而窮者，有死而窮者。借車載家，蹇驢破帽，此生而窮也；耒陽荒土，采石孤墳，此死而窮也。龍洲劉先生諱過，字改之，家徒壁立，無擔石儲，此所謂生而窮者；塚蕪巖隈，荒草延蔓，此所謂死而窮者。先生何窮之至是哉！然橫用黃金，雄吞酒海，生雖窮而氣不窮；詩滿天下，身霸騷壇，死雖窮而名不窮。乃知先生之窮，異乎常人之窮也。往往至先生墓者，吊之詩，酌之酒，止於花時勝賞宴酣之餘，買豪傑之名而已，未有特扣禪關，芟夷荆棘，表先生墳者。吁，先生之骨，豈終埋沒於空閑寂寞之濱也哉？余也讀先生詩，慕先生名，於是以琴書易片石，爲先生誌。先生之墳即東齋後也，今不立于墓側，而立于東齋之嶺涯者，以僧房多扃鑰故耳，庶使江湖詩友知有詩人

之墓在焉。嘉熙二年正月十五日，上蔡醒狂呂大中誌，從而銘曰：

芝蘭之馨，梅花之清。先生之名，凜然如生。嘉靖《崑山縣志》卷一四，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

本。又見《崑山名賢墓誌銘》卷一，道光《蘇州府志》卷五二。（曾棗莊校點）

曹士冕

曹士冕，字端可，號陶齋，南康軍都昌（今江西都昌）人，彥約子。嘉熙中，爲福建帥司幕僚。淳祐中官霏川。著有《法帖譜系》二卷。見所著《法帖譜系》卷上《三山木板》條、卷下《絳本舊帖》條，《皇宋書錄》卷下，《鶴山集》卷八七。

法帖譜系序

淳祐五年五月

魏晉真墨，世不多見，故家大室號爲收書者，所藏間不過一二。外此率多臨摹響榻，往往失真，無復古意。去古益遠，雖石刻亦復艱得。秦漢豐碑巨碣，唯字畫深且大者僅存。雖日就剝落，而尚或彷彿可辨。至如晉宋諸刻，幾一字不可考矣，可勝歎哉！恭惟藝祖皇帝承五季分裂之餘，平一天下，諸國賓服，文書禮樂，復見全盛。太宗皇帝文德化成，淳化中盡取御府歷代名蹟，刻之秘閣，每大臣

登進二府則賜之。於是魏晉書法傳布天下，閣帖之名，蓋始乎此。自是好事者轉相傳摹，而又增益他帖，別爲卷第，如絳帖、潭帖之類。枝分派別，不知其幾。世之得其一二者，未暇詳考，往往自爲珍異，此是彼非，莫知底止。余生最晚，自幼粗知崇慕書學。第識見淺陋，所得不廣。淳化古帖，恨未識真。近世所藏，率是荐本。絳帖家藏數種，雖有同異，並皆中原新刻。近歲始獲見古本于三衢好事家，然後知單公炳文之論不我欺也。因取平生所見諸帖列成譜系，以備遺忘。若夫考訂不精，記載未備，尚俟博雅君子矜我者是正而增廣之。淳祐乙巳仲春日在端午，陶齋曹士冕書。《法帖譜系》卷首。

書曹士充定蘭審定訣後

重慶兄作《定蘭審定訣》，未及脫稿，親戚間遽持去。鄭重訪求，僅得臨本，亟請重書，因循弗暇。今已矣，恐此文久而失傳，乃以臨本附於卷末，且□之星鳳樓下，與同志共之。兄字魯可，魯菴蓋其自號云。嘉熙戊戌中元日，士冕敬書。《叢帖目》卷二。

樂毅論題識

嘉熙四年十一月

舊傳《樂毅論》，右軍親書於石，世無復有真墨。梁代模出，天下珍之。陳天嘉中歸御府。唐貞

觀十二年，內出真蹟，命直弘文館馮承素摹寫六本，以賜高士廉等，自是傳於世者寢廣。國朝高本藏周膳部家，又有文皇手批勅字本傳於世，今皆不可復見。唯舊石出秣陵井中，闕至「海」字者，高學士紳得之，爲世所貴。字畫遒勁，法度森嚴，惜其不完。章氏斫魚石有首尾而闕中段，淳熙秘閣本有尾段而闕其前，二者字既不完，失真遠甚。元祐官本今再刻於會稽，往往出於待詔經生輩所臨；中山劉炎所刻別本亦復塵俗。唯此刻風神俊逸，意度蕭散，深得古人筆法之妙，而又首尾完好。其間「千載一遇」字，重複一句，每字各加一點，獨此與秣陵古本則然。近世重刻海字本，已不復有此疊句，蓋轉相傳搨，未必親見古本也。余頃得秣陵本，刻石久矣，今復見此，因併刻之，而識其後。嘉熙庚子日南至，匯澤曹士冕書。《叢帖目》卷二。

跋王羲之鵠不佳帖

淳祐五年五月

右軍鵠等帖，舊藏李簡之少師家，其詳見於寶晉書史。中更搶攘，此帖幸存，殆有神物護持耶？淳祐乙巳夏五，陶齋題。《叢帖目》卷二。（以上曾棗莊校點）

釋師保

師保，號堃叟，嘉熙中住江西爛柯山古靈平寺。見所撰《禪月集後序》。

禪月集後序

嘉熙中

禪月製作浸遠而風雅益著，初機晚學艱得其集而快快焉。嘉熙戊戌春，兜率主人松庵璨禪伯乃鄱陽之作者也，至予秀堃軒，出示全集，得孟湖簡靖居士童公三世珍藏舊本，不知其幾年矣。喜不自勝，但怪其字小而冊狹刺眼爲礙，膺奮志募衆，大書特書，以廣其傳，庶不孤彼之世襲之意。今已就緒，以嘉善用其心。覽斯集者神爽心悅，是知古禪月今松庵，本地風光之愈侈。住爛柯古靈平堃叟師保跋于是詩之末。《禪月集》卷末。（郭齊校點）

釋祖聞

祖聞，理宗嘉熙間僧人。

禪月集跋

嘉熙三年正月

禪月尊者鯨吞教海，龍吸禪河，旁發爲文，雷霆一世。後數百載，道日振而名日新。此集之播於江湖，接之聞見，如「佛手遮不得，人心如等閑」，「時危須早轉，親老莫他圖」，「二箇閑人天地間」等辭，其美如稻粱，甘如井泉，吾人皆得以珍之，往往莫知何所從出。松庵愍此，乃大書易梓，張本于和安山中，思與天下共其美。然則松菴之賢，豈獨後世揚子雲而已哉！嘉熙己亥上元日，雙溪華藏水乎苾芻祖聞謹題。《禪月集》卷末。（劉琳校點）

徐 琰

徐琰，號介庵，理宗嘉熙間人。

禪月集跋

嘉熙三年十二月

三百篇之著，其來尚矣。夫子斷之以「無邪」，聞之者足以戒。後人體之，嘲詠風月，比喻物情，

蓋亦古詩之流也。如唐之李、杜，本朝之歐、蘇、黃、秦。中間作者相繼並出，雖各得其妙，然而了達性真，蓋未多見。如參寥子、洪覺範、如晦、仲殊，或以詩名，或以詞稱，味道之餘，發其所蘊，見於篇章，寓情物理，亦使後人知吾林下之有詩人耳。若夫禪月國師，則又高出一頭地。予雖未聞聲歎，自幼已知師名。人但見其諷詠，咸以爲僧之能詩者，不知識悟真空，言明理□，苦節峻行，一時慕仰，耀祖燈，遊中天，又豈常人之所可識！至於銀鈎鐵畫，落紙雲煙，住世應真，入神風采，每以詩□，遊戲三昧。其憂世愛□之心，則見于首卷之詞。中間以無尋慧，說最上乘，晤之者可以頓獲清涼，睹之者可以開明心地。其視安樂先生同出軌轍，又非特與李、杜輩爭華並燁。後人詳味其語，正宜高着眼，不當以詩僧看也。松庵燦公禪師能集其篇，鋟梓以傳，潛發其幽光於數百年之後，使人人皆寶而藏之，我師於兜率宮中亦爲之大缺公亦箇中人也。一日，景蕭、貫之二兄□□示予，導松庵法旨，且求鄙語。□雖不敏，姑以臆見叙其篇末，觀之者勿以斐然而誚諸。時己亥歲嘉平月一日，介庵徐琰書。《禪月集》卷末。（劉琳校點）

朱 安

朱安，理宗時徽州（治今安徽歙縣）人。見所撰《新編晦庵先生語錄類要序》。

新編晦庵先生語錄類要序

嘉熙二年八月

昔我文公講道於滄州之上，四方朋友輻輳焉，所學者非一人，所講者非一事，見有淺深之不同，故答之之語皆因其材而開曉之，無非發明斯道之旨趣而啓其求之於身也。讀是書者，能以昔人之所疑便爲今日之所問，能以先生之所答便爲今日之所教，存之於心，體之於身，驗之於事，則不待面命耳提而能自得之矣。吾友葉君雲叟讀文公之語錄而取其會於心者編爲一書，名曰《格言》，是爲有以□得之矣。既又慮其法博而覽者之未易能也，又爲之目，各以類相從，故不待心思智慮而瞭然目睫之間。今又將錄收以廣其傳，其爲人謀者至矣。惟讀者毋以爲易覽易知而能實用其力焉，則是書其庶幾矣。嘉熙戊戌仲秋，新安朱安謹識。《新編晦庵先生語錄類要》卷首，明刊本。（郭齊校點）

胡 升

胡升（一一九八——一二八一），字潛夫，號定庵，婺源（今江西婺源）人。登淳祐十二年進士第，授國史編修。寶祐四年丁大全逐尤煊，升遭牽連，謫九江，徙臨汝，再徙南安。咸淳九年被旨叙復，丐祠。調太平州司戶參軍。元至元十八年卒，年八十四。著有《四書增釋》、《丁巳雜稿》等。見方回《跋國史定

菴胡公升丁巳雜稿》（《桐江集》卷三），弘治《徽州府志》卷八，《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九。

題五顯事實後

升爲童時尚見之。一小碑載其事，因婺源與德興爭祖廟，輦之去，今不知所存。或曰：「本朝神祠見於《會要》，姓氏皆可考。惟此神無姓氏，何耶？」升曰：「莫之爲而爲者，此所謂鬼神也。《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漢儀祠五祀。宋朝明堂圖五方帝位于昊天側，從之以五人帝、五官神，皆五行真氣也。蓋五行爲天地間至大之物〔一〕，必有爲之主宰者，故曰元冥，曰祝融，曰勾芒，曰神脣，曰后土。皆指水、火、金、木、土而言之物。今五神之降于此，豈非默助五行之造化以福生民乎？或者又以五聖爲五通，非正神也。吁！名實不辨，典故不知，徒肆爲議論，亦妄矣。蓋本朝政和元年正月詔毀五通及右將軍如已淫祠，至宣和五年，我五聖適有通貺等侯之封。前後十餘年間，黜彼之邪，崇此之正，昭然甚明，尚可得而並論之乎？亦緣鄉曲前輩偶傳會佛有六通、弟子五通之說，以啓後人之疑。每歲四月八日，本縣啓建止善無礙大齋，四方并海外來者輻輳，齋宿極嚴，非有形驅勢迫而使之然。本朝褒封勅告並藏縣庫。嘉泰二年中，屢頒降御書扇五柄，並置專局在廟收藏。宋迪功郎、國史實錄院編校文字胡升謹書〔二〕。《三聖源流搜神大全》卷二，卽園叢書本。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二三。

〔一〕「大」原作「人」，「物」原作「極」，均據《新安文獻志》改。
〔二〕「功」原作「公」，「編」原作「遍」，「院」原脫，均據右引改補。

跋彩選圖

宣和間文物備具，濰人王慎修思永博學知故實，出入京師，從貴勝遊。嘗倣趙明遠哀類作《彩選圖》，以縉紳之升降，詔旨之予奪，寓於戲博間。紹興末，其季子嵎抱遺書請序於靈石山謝仍景思，嘆思永官止於一命，壽不登於三秩，幸此書傳世而行遠也。予嘗疑之，消磨有限之光陰，馳驚不切之勝負，人欲滋長，其機甚可惜。雖然，幸彩選於一擲，驟進不足喜，驟退不足怒，所以楊次公於丁謂曰：「骰子選耳。」有志者觀此，亦足以自警云。《新安文獻志》卷二三。

晦菴先生祠碑陰記

縣學舊有濂溪、二程三先生祠，晦菴先生記。後又配以晦菴，遂爲四先生祠。今晦菴祠在講堂，王郎中記。自廟學災，四先生祠未再立。先君知府因禮殿成，乃會學中諸友而議之曰：「晦菴之於吾鄉，實魯之夫子也。且先生歸故鄉，加意於鄉人子弟甚至，合擬小宗之法，肖先生道德之容於堂，使

里之學者瞻仰而興起，於名教實有所補。」衆既翕合，先君又謂夫子衮冕南鄉，今晦菴先生密邇左右，豈容野服自逸？況晦菴先生嘗引延平學中曹御史、陳了翁豸冠法服之制，以辨明道先生禮服矣，今吾鄉得不以先生所以事明道者事先生乎？遂定用上公之服。後韓思軒建紫陽書院，亦用此制。中間誰妄改作，輒遷晦菴祠於學之東偏，大失尊師之意。咸淳戊辰春，知縣洪公乃復舊貫，學子之心，亦幸稍妥。周、程三先生入從祀，不敢洊瀆於學矣。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六七，民國十四年刻本。

詹氏忠勇世家

蓋聞忠義者，天地之常經，人心之固有，初不待賞誘乎前、刑驅乎後而爲之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當天下久安之餘，狃於承平之樂，其剛心銳氣敗於驕懦而不復振，卒有寇盜之變，則心悸而股慄，徬徨四顧，搏手無策，終於淪胥而已。唐之開寶，人物繁阜，煙火萬里，天下泰然無事。一旦祿山醜類崛起，天下之民鳥飛雲散，乞爲囚虜之不免，奚暇以忠義自奮而與抗哉！河北二十四郡，若蹈無人之境。而固守平原，以死禦之，屹不可犯者，獨一顏真卿，而明皇不知其何如人，茲豈平昔有眷遇之素，而欲以是報之哉！真卿之意，以爲忠義者，天地之常經，人心之固有也。今婺源詹氏之忠義，其殆斯人之徒歟？詹氏世居婺源之廬坑，土人謂之「詹村」。有諱必勝者，勇而敢爲。當僖宗光啓初，因官閩中，與光州刺史王緒領軍至漳州。

會王緒死，王潮代之，必勝在軍中與潮之弟審知善，審知薦必勝爲軍校。至昭宗景福初，潮遣審知收福州屬城。相持日久，未有功，審知憂之。忽一夕召諸軍校問攻城之計，諸校所言皆不合。必勝進曰：「某觀此城東北壯，西南虛，若多設疑兵以持其東北，預選敢死士夜穴其西南，城必破矣。」審知稱善，擢必勝爲先鋒兵馬使，領軍率敢死士攻其西南。越二日而城陷，必勝冒矢石先登，沒於城壕。審知悼之，俾厚殯于州城西南。奏其功，賜廟額曰「奉忠」。必勝五世孫曰光國。光國善騎射，嘗試京師，得武舉于兵部，慷慨有大志。青溪方臘作亂，詔下能捕殺臘者有優賞。光國召族人之勇者芝瑞、彥達與劇飲，酒酣，激之曰：「今賊已燒婺源縣，其勢必至吾鄉，我曹豈容坐視而竄匿？彼賊雖熾，皆亡賴之人，蟻附之耳。兵非素習，誓當共擊之。」芝瑞、彥達曰：「計將安出？」光國曰：「兵在銳，不在多，多適爲累耳。吾族中子弟可用者不下三十人，佃客僕隸可用不下百二十人。二兄爲佃僕之倡，我率子弟從之。」芝瑞、彥達曰：「子之言，我之志也。」於是立籍定數，某用弓矢，某用刀劍。日椎牛設酒，訓練之。忽有報者曰：「賊已宿雙路口矣。」時宣和三年正月一日也。光國與芝瑞、彥達坐旗下，列其衆於前，光國對衆誓曰：「國家累朝以仁恩養活百姓，何負於天下？今方賊敢作亂，此不過無知禽獸，自取屠戮。今我以順伐逆，必勝之。汝等併力竝進，有死無二。若破此賊，我當陳乞朝廷，賞汝等之功。」衆皆聽命。於是芝瑞、彥達各率刀鎗手伏青山峽東去二百步，鳴金鼓以撓賊。光國率弓箭手伏青山對岸之南山上。賊分二隊以進，其一自青山之北越嶺而下，以出衆之不意。其一自源口穿鹿角槎而入，以牽制援兵。光國望見賊將入青山峽，厲聲呼曰：「齊勵殺

賊！」芝瑞、彥達各率佃僕自青山，光國率弓箭手自南山用毒箭射之，皆一躍而倒，殺傷甚多。矢盡，率子弟舍弓渡水，用短兵與刀鎗手併力合戰，呼聲動山嶽，殺賊千餘人于水中，水爲之赤，餘衆敗走。光國、芝瑞、彥達及子弟佃僕等二十一人以力戰俱沒於陣，其餘亦皆重傷。有中二十餘傷而不死，隨水流出，得一菖蒲石而上者，族人德仁也。其母尋而呼之，猶能微聲以應。其後取菖蒲石歸，起花砌奉之。始青山之倡義也，族人巨源出帑爲盟主。及賊入，巨源坐而罵曰：「人亂法不亂。」遂遇害。臘自此敗，寢以不振，遂歸幫源洞，伏誅。其竊發止八十二日。芝瑞平日常持一蠻牌，重五十斤上下，皆冒以刃，轉輪如飛。彥達初爲廣福寺僧，武藝過人，兩手能用雙刀，其勇亞于芝瑞，與光國三人齊名。鄉人感其義，相與祀之，號忠勇叢祠。光國長子曰世勛，次子曰世勛。世勛修偉沉毅，恂恂似不能言，在縣揮金如土。當機而發，其勇莫敵。紹興三十年，累用薦，爲舒城縣民兵正將，而世勛副之。世勛以民兵怯弱不足以立事，乃轉招募，得六百二十八人。不問其所從來，惟強壯是與。淮西帥奇之，薦爲義兵部將。世勛推誠延納，得士之歡心，亡命之徒聞其風而悅之。期約月一會，椎牛酒，以二十五人爲一隊。隊有長，十二隊爲一部，部有將。置義士簿，具姓名、鄉貫、父母、妻子，離軍之日、所居之地，皆謂之義士。假之資，使之阜通，以贍其衣食之費。犒設之餘，使分其肉與貧者，示之仁。戒其竊發，禁其騙挾，示之義。聚會之際，長者居前，少者居後，示之禮。牛酒將竭，再與之約，至期則世勛先至，示之信。自三月至十月，人人壯健，皆奮勇願效死力。至前十一月一日，各散去，安其家人而撫其黨。約閏十一月一日，悉會于縣南二十五里栲栳原。前十一月十三

日，金人數千騎忽至舒城，燒縣市，煙焰燭天。世勛望見，嘆曰：「天不使我成功邪？義士既散，烏可以疾來也？」次日早，義士至者纔六十人。世勛引之入栲栳原，方議遣人促義士，北兵千餘驟至原，大呼曰：「詹將軍可速降，統軍使來招汝，奏之以官。」世勛叱之曰：「我大宋義士，豈肯降？汝無多言，可來共決死！」揮部將王悅、王僎等直前奮擊。原中狹而險，北兵失利，遂敗而大奔。北兵怒，世勛罵不已，攢箭射之，世勛額被一箭，身受四箭。傷重，一夕無語，亦不呻吟。次日早，呼其子大淵，戒之曰：「我今死矣，汝必繼我之志。」言終而卒。少頃猶能張目視人，其長子輔謂大淵曰：「父告爾未答，故視汝也。」大淵於是撫父之額而號泣曰：「父苟終，所不盡力於中原者，有如栲栳原。」乃瞑目，因裹之以被數重，瘞栲栳山中。親隨黃福等侍其子歸鄉，悉具其實，父老至今尚能言之。後五年，始改葬焉。方義兵散去而未集也，世勛自料力不能敵。時戚方握重兵守北陬關，世勛以書說曰：「北兵在舒城者，某知其無能爲也。太尉握重兵在此，去縣五十里，豈可坐視其殘吾民乎？願太尉畀以千騎，必爲太尉破之。若幸而成功，某豈敢專之哉！惟太尉亮其忠赤。」方觀之，躊躇不報。識者謂世勛智略，世勛驍勇，使義兵盡會，則兄弟相衛，如左右手，未必無功。惜乎迫於險而急於戰也。後大淵占籍浮光，鄉人悼必勝、世勛俱以忠義沒王事，併繪于叢祠。必勝居中，巨源次之，光國、芝瑞、彥達又次之，世勛居彥達下。子弟弓箭手繪于東壁，西向；刀鎗手繪于西壁，東向。在階上。佃僕弓箭手繪于東壁，西向；刀鎗手繪于西壁，東向。在階下。必勝、世勛親隨各二人，在佃僕之內，各有姓字位號。滕先生之家傳碑在門內之左，鄭府君之廣記碑在門內之右。往年災

旱，有求必應，不可悉數。淳熙庚子、紹熙甲寅、慶元乙卯，歲皆大旱，禱于祠，霖雨踵至，歲大稔。祠宇與所立碑多歷年數，寢以弊壞，而叢祠之英爽則益顯，或形於夢寐，或見於巫卜。而德仁年踰九十，仕爲將仕郎，於忠勇祠之事，身履目擊，乃率其族及耆老胡感洪等重建其祠而新之，羣請於縣，願核實申奏，乞降封額。邑大夫三山鄭棫從之，且曰：「茲事若緩而實急，風教所關。」奏賜祠額曰「忠勇」，贈五將軍位秩有差。又羣謁於余，以忠勇祠傳爲請。余同邑，其何所辭？於乎！詹氏之忠義，非恐負責於朝，而欲以死報之也，特忠勇所激，不容自遏，故遇寇盜常如鷹揚虎賁，必欲搏而噬之，以至嬰鋒鏑，蹈白刃，死而弗顧。夫豈區區者之所能決爲哉！彼其中必有所守，亦猶齊之王蠋、漢之關、張、唐之張、許輩，知有忠義而不知有其身。人雖不知，而天則知之。今詹氏子姓之繁，功名之會，日新月盛，而必勝之十一世孫復以樞密劉公薦于朝，一文一武，同歲入仕，則天所以報詹氏之忠義亦不孤矣。天下之士聞詹氏之風，慷慨自許，而日趨於忠孝之域，當何如哉！余以是嘉之，故特發揚其事如右。《新安文獻志》卷六四。

王大監炎傳

王大監炎，字晦叔，婺源武口人。自幼篤學，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明州司法參軍。丁母憂，再調鄂州崇陽簿。時南軒先生張公帥江陵，聞而器之，檄于幕府，議論相得。秩滿授潭州教授，以教養

爲己責。提學蘇詡補一學職，炎辨之，不從。蘇怒，欲易教武岡。炎遂投劾出關，諸生卷齋乞留不獲，大帥李椿親出關挽之，竝車而回。蘇悟，乃以特立有守薦。用舉主改秩，宰岳之臨湘。邑在蘆葦中，蕭條特甚，賦出無名。會朝廷下蠲減之令，條陳宿弊，得旨歲減二千八百餘緡，邑賴以寬。通判臨江軍，三攝郡政，庭無留訟。除太學博士，遷秘書郎、著作佐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陞著作郎，兼考功郎、吳興郡王府教授。又兼侍左郎官，又兼禮部員外郎，除軍器少監，主管武夷山冲佑觀。起知饒州，尋與部使者不合去，改知湖州。湖甲浙右，素號難理。炎不畏強禦，邸第貴介有撓政者，炎注于牘曰：「汝爲天子親，亂天子法；炎爲天子臣，正天子法。」浙右人多誦之。竟以謗罷，再奉祠。積官至中奉大夫，軍器監，賜金紫。嘉定十一年卒于家，年八十一。所居有雙溪，築亭寄興，以白樂天自比。所著書有《讀易筆記》、《尚書傳》、《禮記》、《論語》、《孝經》、《老子》解、《春秋衍義》、《象數稽疑》、《禹貢辨》、《考工記》、《鄉飲酒儀》、《諸經考疑》、《編年通紀紀年提要》、《天對解》、《韓柳辨證》、《傷寒論》，總曰《雙溪類藁》。初著《易解》未竟，病革，夜分祝天，願須臾無死，以成書，卒如其言。《新安文獻志》卷六九。

胡制機閔休傳

胡制機閔休，字良弼，婺源人。宣和初入太學，與陳東、汪若海義氣相許。若海以女弟與閔休爲

婚。時方諱兵，閔休著《兵書》二卷。靖康初創知兵科，閔休應試，中優等。補進義校尉，進承信郎。金人圍城，閔休分地而守。二帝詣金營，閔休欲結義士劫之，何桌禁止。二帝北遷，范瓊散勤王師，閔休曰：「勤王師可進不可退。」檄令隨軍而無靖康年號，閔休得之泣下，懷檄而走，從辛道宗勤王南渡。以忠義進保義郎。鼎州鍾相爲亂，相亡，餘黨楊么率其徒居湖湘，聚兵數萬，立相子儀僞號太子。或曰招之便，或曰討之便，閔休作《致寇》、《禦寇》二篇，言天地之氣，先春後秋，招之不伏，則討之。於是以岳飛爲招討使，飛辟閔休爲主管機宜文字。以誅么功進成忠郎，兼正將，鄂州駐劄。飛被誣死，閔休發憤杜門，佯疾十年，卒。有《勤王忠義集》藏于家。孫照，德安太守。《新

安文獻志》卷七八。（以上劉文剛校點）

全宋文卷七八七三

江萬里

江萬里（一一九八——一二七四），字子遠，號古心，南康軍都昌（今江西都昌）人。入太學，以舍選出身，歷池州教授，試館職，知吉州，創白鷺洲書院。入直秘閣，權知隆興府，創宗濂書院。擢尚右郎官兼侍講，拜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侍讀，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出知建寧府、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度宗朝，遷參知政事，進封南康郡公，累官至左丞相兼樞密使。咸淳十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師、益國公，謚文忠。見《宋史》卷四一八本傳。

回文天祥十月十三日牒

咸淳九年十月十六日

萬里承示循環曆，讀之綱目備具。公而幾密之周防，私而文貌之簡約，甚徑便也。所當遵而守之。

十月十六日報十三日所批畫如後：

一、來示前四畫，備見臨事好謀，詳謹之至，已即語之帥參計議。其至明臺，必親從節下求商確也。

一、所諭張虎者，使臺既聞其可用，必詳審之矣。但其人爲言路所劾，朝旨押下邕筦自效，本司若只求之桂闔，恐桂闔亦必以申取朝旨爲辭。且桂闔若知其人可用，彼必自取而用之，亦應未必肯以與我也。但得其能辦此賊，則州來在吳猶在楚，正不必付王環衛也。更惟高明裁之。

一、行師之道，亦須任事者擇利而行，當令就節下決所嚮。

一、抽併桂路分一項軍人付王環衛，此具見使司欲使歸一之意。却亦須王環衛至使司熟議，然後聽使司處分。

一、高節一項三百人，前此係聽使司調用，亦合更俟王環衛議之，惟使司所處分。

右報如前，其詳已共帥參計議籌之，當以面控也。

萬里糊塗畫鴉，不宜載之於櫝，輒次第所爲對，口占以授贊此筆者。膚率必在所恕也。萬里。

《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二，四部叢刊本。又見同治《永州府志》卷一七。

回文天祥十月二十二日牒

咸淳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十月二十九報二十二所批教者，畫一如後：

一、勦暴除兇，固在兵力之強，尤在心力之一。前此或招或捕，議論未一，故使此賊得延旦夕之命。今既一於討矣，所謂選將、調兵、餽糧，本司當思一一措置。但司存於山前遠，而使臺爲近，周匝體探，量度應酬〔二〕，惟使司協一是望。來示以廣西經憲爲比，非所願聞。鄭丙爲廣西憲，激厲流人世堅立功贖罪，卒擒劇賊。章憲果以是爲心，前所謂張虎者，豈不能率以自效？往往南窗不以是勉章憲耳。萬里舊見胡致堂與張紫巖書云：「永明之寇未平，桂、郴之盜方作，帥司兵力不支，憲司計無從出。」未嘗不嘆當時既不强於力，又不一於謀，致使鼠輩猖獗。今官軍氣勢已合，我輩心事素孚，崇臺可徑予決者，毋以迹嫌；本司所合施行者，却望賜報。庶不致久以賊貽中朝之憂。幸甚。

一、杜通判桂路分，各以處之兼職，見之公移矣。師克在和，更望嚴賜勉勵。總統不總統，均是要立功；督捕同督捕，均是要敵愾。宇文參議及王環衛之行也，萬里嘗以是語之矣。

一、道州錢糧，前已申到，已劄令其於有係官錢內那融應副，却與備申朝省出豁。又考之前比，例係是運司措辦，并告之公朝。其申檢亦已見之公移矣。

一、宇文總督所携備用錢，特司存遣兵之舊比，政恐支遣未敷。見議措置椿管，俟其申到，便與科撥也。

一、山前事宜，凡有可以運掉扶植者，切望徑自行下總督司。等是王事，等是僚屬，政不必以本司差官爲礙。餘有誨，日拱俟垂示。萬里。《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二。又見同治《永州府志》卷一七，光緒

《湖南通志》卷八七。

〔二〕酬：原作「酌」，據《永州府志》改。

回文天祥十一月五日牒

咸淳九年十一月七日

十一月初七日領十一月初五日所批曆備悉。本司去山前遠，不若使司去差近，所報當得其實。一行出師，皆難坐籌隲制。向已申諭帥叅及王環衛，在行者遇機應變，先申使司，一聽行下。若一一從本司施行，則不貴巧遲矣。王事一家，政不必以形迹拘也。嗣有當從商確者，即垂示。如前所批，則高明自了了矣。萬里冗，不及親染。《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二。

回文天祥十一月十八日牒

咸淳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十一月二十日答十八日所批畫于後：

一、秦賊蹤跡，兩路皆不得其的。大率擒賊無出地脚之說，此李愬用李祐取吳元濟之策也。以地分言之，廣西督捕司體探爲便。此中既出兵會合，亦不當專諉其責。須是重賞購募土人，爲之嚮導

間探，全在軍前審察其人而用之。又恐因此反落賊計，故不欲見之公移。今使司因廣中文移檄回，竟上駐劄，固便於運餉，然若俟廣西的報而後遣兵，使其果知秦賊所在，則彼欲自取之以爲功，其肯先聞于我乎？回軍竟上，以示持重，厚募土人，以圖進取，二說並行，計之善者也。

一、廣西所報義丁越界生事，恐或有之。但此項義丁，元與桂路分所部軍叅錯，在彼不應縱容如此。借使桂路分受欺於其黨，杜督捕亦豈得全然不知！本司頗疑其說，故只行下道州，密切契勘。或謂廣西以我兵既入彼界，連日攻打，頗獲賊徒，又無軍前申說，廣將陳明見賊不捕，遂爲此說，不欲本司兵在彼，特借義丁騷擾之名，併欲退我師耳。蓋在彼則自欲養寇，於我則欲害成，或出于此。今義丁既已放散，固西人之所欲，但恐自此脱有緩急，再調又難。惟高明審之。

一、道州錢糧，切切在念。且如軍券增支一項，本司已行下總督司，於隨軍錢內移支。但所憂者，朝廷科降之命猝未得分曉，又撥一項錢赴軍前，恐本州或有不繼。今總督司與之暫時挨那支遣，近又從司存剗刷別項窠名，少應本州乏絕，以俟朝廷之命。方此降遣，已見之公移矣。茲承開諭，敢詳以聞。

一、鹽田峒近見軍前所申，欲乘破竹之勢，談何容易！同官唐書記說：「鹽田雖號曰峒，而實非峒，其間多是富人所居。今秋亦有領舉者，只擒秦小九一人，政不須如此鄭重。」今台諭土豪三說，已得要領矣。

一、永明之寇，自廣閩易招安之說爲會兵之舉，其名甚正，且疊承諄諭，不容不發兵應之。桂去賊

近，兵又先發，更不俟本軍之至，故秦賊得以逃散。今廣兵遇賊不捕，本司軍連日攻打，終未得其要領。使司檄回境上，又抽回桂路分，放散義丁，而柯倅自徑回春陵，豈逆料此賊爲終不可得，故示以班師之漸耶？重兵屯駐，不容越境而問可否之幾，須要早決。若果不可以月日圖，當早議撤戍。只慮撤戍之後，賊復猖獗，則本司有諸處戍寨之例，斟酌留兵，亦可行也。使司去山前稍近，事體必所深悉，幸細籌之。萬里不克親染，乞恕。《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二。

回文天祥十一月二十六日牒

咸淳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二十九日答二十六日所批，畫一于後：

一、承報軍前所申事，與前日規模又異。大率兵難踰度，只得隨機應變。使十八村村老果能任責，束縛渠賊以來，則撤戍可期，豈非深望？度此兩日，必有捷報，尚快聞之，亦須密諭山前所認捉出秦賊者是真秦寇乃可。

一、留屯之議，本司固有舊比，今詳公移，尤爲縝密。不妨行下道州及宇文總督，一面商議，庶獲賊之後，便可摘留兵將，伺其回報，又從而審訂之。

一、科撥一事，已嘗三申公朝，至今未準回降，見議申催。更得使司備道州所申，與之申請，亦一助也。

一、餘說不殊前稟，高明區畫，已得其當矣。萬里別已專布。《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二。

李翰林集序

當塗獨以太白故見稱，學有祠，墓有祭文，有亭曰脫鞵，無不可以想見其人。及問其詩集，乃無有，蓋漫滅棄毀久矣。後來文字亦有當塗不必刻者，而白集不見刻，豈非恨也。豈士大夫察其名者實亦有所未至，將由學道者衆，無所事乎此也？蓋予將去，甫及此，廣文戴覺民又能以餘力趣成之，予猶及見其成而去。咸淳乙巳三月上澣日〔二〕，江萬里書。《李太白集校注》附錄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標點本。

〔二〕乙巳：按咸淳無乙巳年，恐爲「己巳」之誤，即咸淳五年。

嬾真小集序

詩本高人逸士爲之，使王公大人見爲屈膝者，而近所見類猥甚。不能於科舉者必曰詩，往往持以走謁門戶，是反屈膝於王公大人不暇，曾不若俛焉科舉之文，猶是出其上遠甚。至以科舉之文出其

上，是有甚出於所謂高者之下矣。高君幾伯於爲詩，獨以其能於科舉者而能焉。有子屬文，文無滯思，鷺洲之試，其選在三，顧容易而居此選哉！吾先觀文，次觀其詩也。然鷺洲之學專爲科舉，而父子間其自今以所講於鷺洲者，歸而詠情性真，是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矣。時至骨換，此一時也，吾却當先觀其詩，次觀其文也。《江湖後集》卷一五，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跋陳少陽逸傳

寶祐六年九月

萬里眚災餘生，已與時世無相關涉。偶從縣大夫潘君得《修撰陳公逸傳》，讀之又復憮然。習俗之患，在軟弱雷同，不克振作耳。夫使忠義鬱於人心，而奮然振作於前，無復伏槽安流，而驅山寨海以爲勇，正像此氣脉在下不在上也。未知幾流涕淚痛哭長太息，而後能伸此恨哉！往事姑置勿論，即今陽氣微茫如縷，雖一二昌言，不過小小浸灌，又嘗苦不續，未有如修撰陳公眇然爲國家深計長慮者。時寶祐戊午九月十六日。《陳修撰文集》卷一〇。

跋景定元年更學札

臣聞天地之於植物，栽者培之，自拱把合抱以至於聳壑昂霄，無不能盡其材者，此天地成物也。

本朝列聖開設雍庠，士出此途，蔚爲時棟，光明碩大，與國無窮。所用得於所養，如鶴鳴子和，聲與響隨，設遇緩急之機，否臧之決，油然忠愛不能自己於中，而平時自淑身心，不使有一毫出於規矩尺度之外。教養之功，於斯爲盛。恭惟皇帝陛下以造化施生之仁，續祖宗新美之澤，祥風時雨，披拂涵濡，與舜帝之欲並生，文王之有德有造，壹是隆厚。肆念我多士比年體承愛教隆指，重厚自將，宜有以崇而厲之。奎札天頒，著爲功令，廣升秀以示旌淑，塗轍夷易，安安而進，可坐銷於躁競，用養成於貴肆。蘄我多士，亦孔之厚。臣夙列佩衿，茲叨領袖，大懼弗克奉宣，謹帥其屬拜手稽首，紬繹帝訓，而颺言曰：乾坤宗子，視均氣同體之秀即其家之秀。子弟不啻琪林珍木，欲其茁於庭階，精神風采，維喬維條，所以瑞我家而昌氣脉也。既銷其蠹，加溉其根，愛護涵養，一稱乾坤崇廣之造。此本朝所以收人物之報者，固有相之道焉。金玉厥躬，不忍怙家庭之寬厚，而自律愈嚴，洋洋飛躍之中，齋栗一心，如臨父母，此弟子所以答揚慈訓而報萬分也。同志勉之惟謹。敬勒精琰，恭書下方。《咸淳臨安志》卷一一。

子儀單騎見虜論

論曰：以國之重臣而處之於不容自重之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所謂重臣者，國之所恃以立者也，有以重之，則吾國與之俱重矣。又何至投之進退不容之所，使之不得以自重其身，而借或然之幸

於天耶？夫效忠而忘其身，是固臣子大義，然不使之展布於平時，而徒責其應機於倉卒，曰戰曰守，皆失其所據。於進退之間，出其必不獲已之計，而僥倖萬一於不敗。是雖精誠動天，威信在人，卒保其首領以集事，不知者以爲重臣之幸，而國有重臣，反使之不容以自重，或然之天幸，豈有國者之可常恃哉！涇陽之圍，唐事急矣，起子儀於已廢，而責之以屯兵。單騎之見，吾知子儀萬不得已也。回紇之拜令公，可以知唐之在天，而子儀之在人者矣，特非所以爲任將者之訓也。子儀單騎見虜，請畢其說。甚矣！世俗之見好以成敗論人，而不爲國家深長之思也。以奮不顧身爲疾風勁草之忠，以履險幸成爲天佑國家之福，吁！亦孰知夫爲臣而不顧其身忠矣，而人之云亡，如邦國之殄瘁何？爲國而賴天之福幸矣，而天不可知，如其幸之不可常恃何？是故爲國而必重其將，非愛其將也，所以重吾國也；爲將而自重其身，非愛其身也，爲國而重其身也。是以壇焉而拜，鉞焉而授，分闔焉而舉以聽者，非徒以假其權也，使之展布於平時，固所以折衝於倉卒也。油幢雲擁，虎帳風嚴，使在兵間猶不得以覘吾將之風采者，非徒以重其身也。身非吾身，而國家所倚賴之身也。今也有人於此，投閒置散，不得展其才於可爲之日，倉卒受命，乃欲責其力於不可救之時，欲其進退之有所不能，不獲已而出其萬一之計，以幸其或然之免，重臣之用國初心，豈願至此耶？說者不能諒其心，遂以一旦之幸免，爲重臣威信之孚，亦國家天命之固。曾不知爲國而不知重其將，而爲將不得以重其身，行險僥倖，一至此極，萬全之算，不如是也。子儀之在唐，非他時比。匹馬北方，收復東都，揚旗擣壘，直指范陽，國家之倚重子儀者如此；奉天之圍，吐蕃陸梁，給以令公，倉皇宵遁，夷狄之畏子儀者如

此。人主當如何而重子儀，子儀當如何而重其身邪？單騎一出，回紇下拜，不世之功名，賀子儀者衆矣。然自識者而論子儀，則憂重於喜，不能不動深長之思也。當是時也，子儀之兵權屢削矣，代宗之所與謀者、王所之居州無幾也。懷恩不道，誘致二虜，擁兵結衆，突如其來，爲唐謀者駭矣。倉皇幅紙，急起子儀。朽鉞鈍戈，曾無素具，疲卒潰兵，誰有鬪心？子儀受命，驅馳以往。子儀胸次中，吾固莫知其何如也。涇陽未戍，虜圍已合，進而無以爲之戰，退而無以爲之守，苑中之屯，天子皇皇自將矣。主憂臣辱，是豈子儀自重之日耶？思昔回紇共功之時，感慕懷服，素非一日，一告語之，或者回紇猶吾聽也。萬一戎心叵測，出所不期，則一死報君，庶天地之猶我鑑耳。匹馬搖搖，駕言行邁，此時此情，愚固知其甚不得已也。幸而天未棄唐，誘虜之衷，子儀恩信在回紇者未慙，下馬之拜，晏飲之歡，反其向我之戈，而爲吐蕃之襲。令公之功，固莫懿於爲此役；令公之謀，尤莫危於爲此行也。論者不考子儀受任之素，不察子儀所以見虜之情，顧謂子儀識回紇之素心，故見之而不疑；回紇驚令公之無恙，故孫之而不抗。不思鴻門之會，張良信項伯矣，項莊之舞，誰其料之！平涼之盟，渾瑊諒吐蕃矣，劫盟之譟，誰其抗之！兩敵相持，惟力是視，失一重臣，則無益於君，將有不勝其悔者矣。論至於此，吾知子儀之不獲已也。反報河中，馳報天子，代宗有覲面目矣。壓以至誠之贊，殆未知子儀之不遇於唐也。雖然，子儀之不幸者人也，子儀之幸則皆天也。元振之讒，君惑之矣，朝恩之毀，君又惑之，兵權所寄，率視緩急而爲之予奪，人主之視子儀，輕重可以概見矣。惟天地焉鑑其精誠，鬼神焉扶其忠力，更變歷險，如履平夷，高節全名，炤耀今古。子儀之天何如耶！「上帝臨汝，

無貳爾心」，將兵之將，乃所願則學子儀；「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將將之君，謹勿以代宗爲訓。謹論。《論學繩尺》卷六。

上元縣廳壁記

寶祐三年十一月

秣陵治上元、江寧兩縣。明道先生嘗主上元簿，攝行令事，均稅聽訟，挈其民於敬讓，視事真令等，風行瞬息欠申間。播流至今，於是地靈光燄，旁左莫與京。吾里曹君之格隨牒賦邑，適得此百里地，引領想像，如先生復出，率職迪誼，捐身相民。曩吏攬爲市庾，欺賦租，類足爲民病，銳意一切洞究根原，緩民急吏。經界法不行，詭蔽寄挾，釀詐萬端，昧旦坐聽事，揆賦輿所當輸，簿正以差戶稅，一境頌平。兩競在庭，不下席亟決。亡何，險健退聽，事寢省，狴固屢空，則以餘暇定傾換蠹，若亭若堂，錯絡近遠，門皇吏舍，悉趨堅良，合亡慮屋百楹。縣無他羨，飭材度費皆已出。向以銅章刊爲縣闕典，前閱令長置莫問，歲亦云屢。亟上之府，從朝廷更鑄，下之縣。事復有小於印章者，君無不疏理安植之。念且終更踐，遣信重趼來請記。蓋環百里爲縣，聚民萬室，欣戚恬愉我手繫，豈徒以執法制、商功利趣了朝暮哉！今之健有決者，徒曰縣負我以力，勝民惟恐不至，顧有詳考而深思，以今準昔，如君行縣事以休吾民者，不自意乃獲見只。君立扁識壁，跂而竦，俛而悟，想雖一草一木，直欲護惜如存。先生固謂縣之政可達於天下，則揭之「政達」以名吾堂。先生固謂存心愛物，利

未有所不及人，則揭之「存愛」以名吾亭。先生之道之化，吾周夫子之道之化也，則又惟夫子「愛蓮」有說，而揭之「同愛」以名吾傍池之濬之亭。正使扁折攘夷，道固在也。惕若有懷，因其嘗仕此而表厲尊顯之，抑以明尚賢治俗之本首云爾。此不足書，若何而書？寶祐乙卯日南至，朝議大夫、集英殿修撰、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祐觀江萬里記。《景定建康志》卷二七。

灌陽四友堂記

全灌陽令黃子成書抵予，願有記於四友堂。問所謂堂，直縣治西隅，屋三楹。蓋子成以政之暇，賦功市材，稍變狹陋，其以宣底滯而明意慮，遂標之曰「四友」也。問其所與友「二」，則儼立其前者松，其後桂，其中央梅，與令四也。灌陽界道、永、昭、桂之間，遠地下邑，荒寒枯落，雖甚清省無事，顧所以治之何如耳。設有所不屑於此，爲躁爲惰，非漫不訾省，則盛氣鋤剗之，其下必且爭氣拂鬱，則有甚汗漫粗梗者矣。雅聞子成靜撫之，甚宜其邑人。降心條理，求事情審實，實其便處，不立節限，遠邇爭委，邑庭常空，竟歲無笞罰。且出視事，不過食頃，輒終日相對寂寂清露者玉雪者，礫砢多節者，環顧其中，有足友者而後友之云耳。余同子成生廬山之陽，最與故，極知其意氣悠然，生事作業絕不營，獨寒苦自課，不一日輟業從其俗。委心師友，脉理灌輸。踏省門未得第名，其爲武人偶失路，誤入仕，正與寒士等。妻子遠不能致，單車來臨，栖栖羈旅，殆飲食衣服不如其私，宮室起

居不如其廬，乃皆安之，無一不可。東坡所謂「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是真足書者也。雖然，紆墨綬佩銅章，後來繼今者，予又將以告之。邑無小，皆古子男邦君也。湖廣之友，見謂天遠小吏，易有忽恣，多以不能，聰明才智者少其民，必至設志豐大，立名自造威福，貪不畏人，慮非顧訐。彼益者三友，正自義不受汙，望望若將浼我，強而附曰四友，則不與之友矣。友也者，友松，友桂，友梅乎？無亦桂、松與梅，求友於令而後爲友乎？是歲仲冬爲之記。《永樂大典》卷七二三八。又見《粵西文載》卷三一，康熙《桂林府志·宮室》，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三四。

〔二〕其：原無，據《粵西文載》補。

三教圖贊

釋氏趺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齊東野語》卷一二。又見《堯山堂外紀》卷六三，《西湖游覽志餘》卷一七。（以上尹波校點）

周梅叟

周梅叟，字春卿，道州營通（今湖南道縣）人，周敦頤後裔。闡明家學，淑其鄉人。登嘉熙二年進士。

歷連州教授。淳祐七年，以國子監丞除秘書郎，八年兼權兵部郎官、知潮州。寶祐中爲廣東提刑、轉運判官。見《南宋館閣續錄》卷八，《鐵菴集》卷四，康熙《永州府志》卷一〇。

新建後圃亭院記

淳祐十二年三月

舂陵，古郡也。佩虎符、坐黃堂者，不知其幾。其間以善狀稱者班班焉，其德澤之深長，未有如五刺史者。蓋其爲政，寧緩供具，其不忍施□科之威；寧其下下考，不忍峻催科之令。明□□□□□□□□□□民心，故民到于今□之。容貌不可得見，則既像而祠之矣。乃於憩息游覽之所，尤起瞻起敬，如睹甘棠而思召公，過峴山而思叔子也。郡之有圃，得非其所憩息游覽之地歟？載稽圖籍，元次山於郡治後爲菊圃，今之圃是也。我朝宣和間，王侯次翁於圃中創四亭：取杜子美《舂陵行》「粲粲元道州」，而名其亭曰「粲粲」；取白樂天歌行「老者幼者何欣欣」，而名其亭曰「欣欣」；取柳子厚《文宣王廟碑》「振振薛公」，杜子美《錢裴道州》「肅肅秋初筵」，而以「振振」、「肅肅」爲二亭之名。昔人所以景慕前賢，以有此也。歲久亭圯，邦人咸共惜之。淳祐辛亥春「二」，太社陶侯到郡，政暇歷覽茲圃，喟然嘆曰：「天子使我典是州，蓋欲我以五刺史所以治民者治民也。聞五刺史憩息游覽之地，而聽其亭宇之隳廢，吾心歉焉。」乃命披蒙茸，燔榑翳，得四亭故址，乃度材戒事而一新之。舊有道院，密邇闐闐，氣象喧囂，□徙置圃之正中，翼以廊廟，繚以斗□，樹以荼菊，

扁曰「□疑道院」。去夏，池荷□雙葩，跨池爲亭，扁曰「瑞蓮」。巡池而南，置習射圃，扁曰「觀德」。圃之都門苑，榜之曰「山水佳處」。簷楹虛敞，勢岌晴空；欄檻周迴，影搖澄碧。憑高望遠，山川之勝盡在吾目中。轉而至乎四靚之境，則塵壒辟易，不知此地之爲官府。真一郡之勝概也！告成，侯乃屬余爲之記。余謂□□□宅生寄，方其出□，吏民□亦聞其命。□□一□□□其情，一物之或失其所，未始頃刻置也。苟非即高明爽塏之所，爲臺爲榭，時與賓僚雍容觴詠，以發抒其情性，則智煩慮亂，視壅志滯，其不如柳子厚之言者幾希。抑侯之意，則不專在是也。慨念先哲，仁聲善政，邦民之父母也。芳軌懿範，來者之師式也。憩息游覽之地，召公之甘棠，羊叔子之峴山也。新其舊，起其廢，使千百年遺迹與江山有映於無窮，此所以致吾高山景行之意，而慰邦民之思也。夫土木興造爲游觀設，似非先哲之意。若夫尚賢慕古，乃士大夫美事也。雖欲勿書，可乎？侯諱夢訓，字文饒，清湘之望族，徹家先生之子也。淳祐壬子季春既望，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周梅叟記，奉議郎、通判道州軍事、兼任內勸農營田事令應徵篆蓋并立石。洪武《永州府志》卷六。

〔二〕淳祐：原作「亭祐」，徑改。

真陽南山題名

寶祐二年正月

九疑周梅叟行部經從，聞南山之勝，約莆人鄭澥、里人徐夢龍來游。二子爚、炳從。時寶祐甲寅人日後三日。道光《廣東通志》卷二二三。（以上沈治宏校點）

釋祖潮

祖潮，嘉熙二年住持湘山報恩光孝禪寺。

湘山報恩光孝禪寺乞公據狀

嘉熙二年三月

先於癸巳年十月內交割院事，常住百色空虛，惟東庫所存庫本錢二百八十八貫文市。自入院之後，革除浮泛支遣，不一二年間，填還舊債施主題捨，修造堂殿廊廡等處，增置塔內供養銀器，送納田畝官會，大小債負即無星欠外，揆上東庫錢共四百貫文市，逐月運息，支俵僧行祝聖觀錢及添納免丁。又西庫一座，計本錢四百貫文市。除已令管庫僧如海、德聰收附庫簿，逐月申呈使府僉押外，照

得本寺往年之間，動輒欠債，皆因賒鹽之端，今所有西庫逐月運息，買鹽供衆，實爲利益。切緣本寺十方去處住持知事庫僧通同移易，□借侵用，因少積多，遂致倒敗，實計利害。申乞送案，出給公據照應，仍取兩庫僧如海、德聰等知委。須管坐台欄解，不得懸空失借，亦不許今後與主首知事庫子等人輒與常住私自□借分文。嚴立償錢一百貫足，并許耆舊徒弟等人將犯人明告官府，嚴行根究，監納賞錢，重作施行，庶得永遠。《湘山事狀全集》卷一〇。（尹波校點）

蕭泰來

蕭泰來，字則陽，號小山，臨江軍新喻（今江西新余）人，蕭崱兄。紹定二年進士，明年任撫州軍事推官，除廣東經幹，改知新昌。淳祐中歷官監察御史，遷右正言、起居郎，寶祐中出知隆興府。著者有《小山集》二十五卷。見《宋史》卷四三、四〇九，隆慶《臨江府志》卷一二，《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皇芩曲跋

淳祐十一年十二月

此五十詩，老坡所謂淘鍊銀耶？古如洞庭樂，其思幽；律如嶰谷箛，其和宣；絕如喬木嚶，其音活，非今調名曲耶？性之云：擊壤曲也，扣角曲也，一性情也。蓄爲心曲，發爲歌曲。曲而不屈，曲

之真；曲能有成，曲之神。神難言，真在人，何惡乎曲云！曰：曲義則美，皇芻下里。請奏曲終雅，而易名以大聲，性之不謬。淳祐辛亥臘，小山蕭泰來書。《皇芻曲》卷末，南宋群賢小集本。又見《江湖小集》卷一三，《甯宋樓藏書志》卷九一。

書梅先生碑後

讀昭諫碑，非惟得先生心，抑增先生氣。今梅壇在處有之，尊其人故多其祠。蘇長公有云：「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耶！」《梅仙觀記》，正統道藏本。又見《道家金石略》第四一八頁。

重建推官廳記

家居如戀，官居如傳，認爲久故整，視爲暫故傾，無他，公與私之間也。公則公事治，私而勝公，豈獨一廨敝耶？紹定三年夏，予任撫推官，入所舍，門牡者飛，檐輦者塌，棟脊者折，愕焉盱。裏而侍則危，外而接則陋，退而息則煩，慙焉恐。銳欲更舊，屬郡有城池之役，日奔走鞭工，迄五年乃已。已而滿當去，欲去而意若有欠者，怒焉喟。欠他役可無間，而廳廨不修之欠，人謂我孱。前者既留彼遺我，我復留遺後，非是，決焉撤。召匠授規，廼墨廼削，廼塗廼墍。廳矣右左有便坐所，堂

矣左之室二，前爲祠先之位，右室欄一，其偏庖滷麗焉。左則廂之屋三間，可宴適。故無恙，因之。右故貯薪水，卑穢甚，革之，使如左。背堂空地，常沮洳，疑爲泉沼之泉，迅出恨晚，堂之精神緣是增培。自堂徂廳爲道，以屋以闌，其衆卜字於四達，胥使辭之，大都如此。惟門以犯宅經忌，并雙廡牽連不得新，如人盛服玉立而冠，敗冠黻綬，頭容不稱，殊有憾。役之費，輟橐俸三十萬，郡亦量給之，縣長之賢，或佐之，粗無乏事。因歎曰：廨之老知幾年矣，而無改爲，予之寓三年矣，而無暇爲，去之期僅一月矣，而始及爲。幸替者來之遲，而及爲之以竟。設不及又不竟，則無暇爲之愧，與無改爲同。然則予之爲是役之及竟也，幸也。或笑曰：子於廨，寓之慙耳；寓垂去，慙之慙耳。寓慙而計久，達乎？曰：慙之一辭，大夫士之一痼也。去者曰蒞之慙，來者曰繼之慙，第第焉一以慙付之，烏得廨！此猶小者，有大此又襲第第焉，一以慙付之之迹而處之，天下事有一就否？何言之誤！嘗讀開寶二年二月勅諸道繕修詔，幕職受代，對書廨之隳壞有無於攷課歷，損不全者殿一選，葺置不煩民者加亦如之。籍今不課此，懼違詔，敢付之慙之慙乎！余之當去以癸丑六月，役以五月興，七月斷手，計廨壽遠堪百許歲，而堪與不堪存乎人。敢告同人，敝初亟補，其功省，其事易；敝極欲復，其費繁，其事難。偊而私，趨而公，以家營官，以久理慙，以壽廨於長存，無壞我藝祖考課之彝憲。八月朔，承直郎、撫州軍事推官蕭泰來記。弘治《撫州府志》卷七。又見乾隆《臨川縣志》卷一九。

渝東砌街疏

四達爲衢，一二達爲道岐，不修之而久壞；千里曰畿，五百里曰侯甸，皆由此以經行。議更駭駭之舊途，翻作坦平之新蹊。必取石於萬山巖底，且買磚於六谷窑中。周司空欲得早開通，王元寶勢須多捨施。不向北富南貧之族，貧隨貧富結良緣；庶幾東來西往之人，常往常來同穩步。《事文類聚翰墨大全》後甲集卷八。（以上尹波校點）

桂正夫

桂正夫，字子中，貴溪（今江西貴溪）人，柔夫弟。嘉定鄉薦，特奏名，賜文學出身。任忻城令。見嘉靖《廣信府志》卷一三，同治《貴溪縣志》卷七之三。

書吏部宣休居士題二士賦後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三山二士，能悌於其兄，則孝於其父可知矣。由是以入堯舜之道，誠無

難者。孟子曰：義之實，從兄是也。二士其近之矣！惜乎葉公之平素未有能盡知其發揮者，必有孝子慈孫出而大書特書之，則二士之操行，庶幾可以並傳於不朽云。乾隆《貴溪縣志》卷三一之六。

題新興寺壁

淳祐八年

木在龍氏，金先填於亢，著雍涓灘，月望東壁。時雨新霽，西風增涼。閒雲未歸，悠然垂陰。黍粒登場，稻花盈疇，菽粟粲然，桑麻沃然。象山翁觀瀑半山，登舟水南，宿上清信龍虎，次於新興。究仙巖之勝，石瀨激雪，澄潭漬藍，鷺翹鳬飛，恍若圖畫。疏松翠篠，蒼苔茂草之間，石護呈黃，金橙舒紅，被崖緣坡，爛若錦繡。輕舟危檣，笑歌相聞，聚如魚鱗，列如鴈行。至其尋幽探奇，更泊互進，迭爲後先，有若偶然而相從。老者蒼顏皓髯，語高領深，少者整襟肅容，視微聽冲，莫不各適其適。予亦不知夫大小精粗、剛柔緩急之不齊也，乃俾猶子謙之、樞之、子持之分書同遊者七十有八人，邑姓名字於左方。乾隆《貴溪縣志》卷三一之六。（以上尹波校點）

蔣汝通

蔣汝通，字亨伯，江陰（今江蘇江陰）人，紹定二年進士。任迪功郎、平江府嘉定縣主簿。五年爲從

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好古博雅，尤邃於性命之學。年登八十，積勤不已。著有《引睡集》，又嘗增修《江陰縣志》。見《萬姓統譜》卷八六，嘉靖《江陰縣志》卷一四，民國《江陰縣續志》卷二四。

增修江陰志跋

紹定五年

軍旅俎豆，皆重事也。史侯榷院下車而經畫江防，期年而講行鄉飲，二者俱前志所缺，書之爲宜。貳郡會稽石祖文總其綱，汝通承增修之命，乃各紀其實，以識歲月。紹定壬辰良月上澣日，荆溪蔣汝通敬書。民國《江陰縣續志》卷二四，民國十年刻本。

鄉飲酒記

紹定五年

鄉飲酒禮，成周盛時，靡歲不舉，由漢及唐，間見方策。暨陽古季子國，僅行於紹興間，禮廢樂缺，迨今百年，往往視爲迂闊，而念不到此也。郡侯史榷院寓之篤意舉行，遣辭喻指，命鄉之耆秀參訂異同，潤色綿蕝，修廢典而新之。吾黨胥悅，翕然鄉風，曾不及月，咸熟於事。乃以紹定壬辰春日釋菜於泮宮，歲禮於貢闈，凡仕隱爵齒之尊，鄉曲貢舉之彥，國學京庠之隸籍，堂校月評之蜚聲，與夫名閥故家之勳與德，寓公時貴之子若弟，文武僚屬，共事觀禮，各盡敬恭。是日也，冠帶班列，豆

籩有楚，主賓之揖遜踰再，歌笙之升間以三。濟濟蹵蹵，雍容和樂，獻酬交錯，情文粲然，燕席序登，爵樂無算，純音縟禮，皆疇昔耳目之所未接，禮義之心，油然以生。賢侯有功於名教多矣，敬紀其略，使來者有考焉。道光《江陰縣志》卷二五，道光二十年刻本。（以上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七八七四

趙孟堅 一

趙孟堅（一一九九——一二九五），字子固，號彝齋居士，宗室，寓海鹽（今浙江海鹽）。登寶祐二年進士第，爲湖州掾，入轉運司幕。淳祐間知諸暨縣，以御史言罷歸。終提轄左帑。善畫，工詩文，著有《梅譜》、《彝齋文編》。見本集及《南宋書》卷一八，《宋史翼》卷二九。

《彝齋文編》久佚，清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輯爲四卷。劉氏嘉業堂據鮑氏知不足齋抄校大典本刊入《嘉業堂叢書》，有《補遺》一卷。今以該本爲底本，參校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庫本」）。底本含文二卷，《補遺》僅有文一篇，今新輯佚文凡九篇，通勒爲四卷。

吐綬雞賦

嗟爾禽豢，華彩之殊。於羽翰表，均圓而珠。匪嗟匪刊，密疏孰鋪。鍾星精於蚌胎，乃賦彩於爾軀。固已不儕於野鷺，迴閒於飛鳬矣。頤頤之垂，更稟異質；五色相宣，有藏斯密。乍展乍縮，若虛

若實。彬然而彰，以時而出。此又造物者神其幻相，不可致詰者也。若乃藥階晝長，蕙圃風暖。茸茸草平，細細沙軟。日輪卓午，花陰將轉。飲啄既厭，振刷微倦。支體融怡，翎翮敷闡。百骸暢而自恣，真秘形而莫掩。撼首騰吻，伸喙迅膺。乍露層碧，中明錯金。婀娜離披，絢爛深沈。文理橫陳，宛丹符之疊篆；緣飾繚繞，訝翠羽之垂襟。五雲書銜將飛詔，百衲錦挂向當心。衆目詫視兮，不敢迫近；靈機自愛兮，返顧沈吟。怒目凝注，紺髮森峙。翠眉雙妍，鳳陂獨異。嶄然斯張，競爲嫵媚。初筍迸於犢角，漸竹批於馬耳。彎拳前屬，精粲交麗。故睨而視之者，曰吐綬以呈奇；眩而惑之者，謂非形而以氣。豈識方寸之間，不倫不類，可大可小，有張有弛邪！於是斂彼輝煌，屏若退藏。盡忘所有，舉止如常。有隱君子見而歎曰：「是所謂明哲保身，不顯其光也夫。」吾聞鹿以走險，麝爲生香。己之所累，在有其長。此禽雖稟文華，不常宣露。時然自娛，卷舒有度。其養晦也藏器，其覽輝也遇主。可不取則，爲吾出處？知格物以書紳，因援毫而成賦。《彝齋文編》卷一。

石菖蒲賦

天台石橋，佛仙所居。境聯雁峰，厥生宜蒲。劍挺分脊，虎寧奮鬚。維水清而石硬，產勁質之伊殊。較他山之蔓生，蓋烈士而腐儒。巖壑之阿，風日不到，地脉所潤，澹泊自如。又疑得道以逍遙，不踐名疆而利塗。山僧野夫，鑑奇品異，搜取來歸，得亦匪易。臨峻崖之十尋，凜束身而下縋。或續

以長竿之裹，或刺以纖鉤之利。自非好尚之孤高，孰肯鍾情之及是。乃漬以清泉，藉之文石。玉峰之蠹蜂房，將樂之珍雪色。齊安子供，文若指螺；曲陽盆盛，浪翻瓊液。壅沙屑金，封苔澡碧。於以滋生息，於以安野逸。搢紳先生，綺紈公子，膏粱厭飫，輿馬赫奕。乍而見之，神爽心懌。□□□□□□，欲頓忘乎肉食。於是移置雕闌，擎擡文几。續犀筋以鑷塵，雨犧尊而鍾水。夕淒清露之下，晝蔭花陰之底，其所以愛護者彌至。然未閱月而根糜，甫浹旬而色瘁者，何哉？顧乃過尤懈怠，於臧僕，疑被侵陵於蟲蟻。豈知清虛富貴，迴不同方，鐘鼎山林，未容兼美。徒使唐嘉綠野之清風，漢慕赤松之高致。彝齋處士從旁而嘻曰：我知之矣，請言所以。余見隱徒，其室方丈，人跡罕至。景密護其南榮，苔欲生而滿地。羅列峰巒，奠陳疊洗。脩疏數劍，倚壁蒼翠。水僅濡而不盈，根頻芟而勿施。每指一而問年，動歷閏而逾紀。靜定純一，有終有始；寒煖燥溼，不遷不徙。厥無奇方，唯安汝止。彼其愛之，實以害之，特未諳乎此理。方梅霖驟至，浸淫滂沛。根聯絡於銀絲，主人爲之深喜。不知力既下分，葉銛而萎。紛九節之連延，乍叢然而森起。亦猶飽豢於肥甘，壽劣休糧之士。其所以約水護根，經年養力，葉老滄浪，亦鍊形之術耳。又況勤怠殊方，炎涼易位，不常厥居，朝三暮四。何異爪皮驗生，拔本觀密，有媿橐駝之子。此言雖邇，中有深旨。請書以資養身，豈但曰蒲而已。

《彝齋文編》卷一。

陸宣公祠騷辭

祠在嘉禾東門鴛湖水中。自節齋先生建立，連政修崇，兼以陳公舜俞、趙公汝愚配祀，然未有明建祠之意，以爲迎饗送之詞者。輒不揆，賦楚辭以補祀事之闕文云。

滄波兮鱗鱗，渺涵浸兮青旻。引余睇兮何思，思有唐兮貞臣。世混濁兮其逢，豈余宜兮弗伸。蹇溷嫉兮羣僉，紛呋噬兮狺狺。慨百奏兮仁義，跪展袂兮重陳。不負君兮與學，甘殺身兮成仁。能不忘兮在莒，豈土運之中屯？遺高風兮來思，羌有屬於後人。侯是邦兮多賢，美人才兮作新。擬薨棟兮龍宮，招忠魂兮水濱。合里社之前修，配祠祀兮拳勤。公神遊兮九霄，奚是邦之獨親？維桑梓兮必恭，寧作興之無因！期滋蘭兮成芳，戒一蕪於衆薰。彼木蘭兮桂槳，蕩秋月兮花春。醉壺觴兮流泳，雜雅鄭兮繽紛。誰於是兮興懷，曾華實之靡分。浪余詞兮一奠，儼英靈兮若存。《彝齋文編》卷四。

謝安吉使君黃寺丞先生京狀

孟堅伏準照帖，舉孟堅明敏有文，強毅不撓，充改官親民使者。京洛識機，一見已蒙於厚顧；輔藩薦禰，三生即信於良緣。恩惠彌天，謝誠跼地。伏念孟堅最爲好直，祇欠學圓。獨奮孤寒，頗歷風

霜於早歲；自期節義，願爲砥柱於頽波。凡是素心，不入時樣。微如字畫，猶考偏旁；寓在吟哦，亦關風教。以此移於吏事，斷乎不敢私心。當繡使之行臺，借階抗議；勸大家之發粟，力救時荒。甘食藥以守廉，束溼薪而馭吏。蘭薰同臭，渭湜殊流。不圖末路之榮，獲遇知音之舉。載惟合穎，尤重常員。判分京選於天淵，頓生功名之羽翼。矧陳力之未久，便刮目以誤知，概彼尋常，誰其特達！茲蓋恭遇某官超然遠覽，卓爾達權，自專衡鑑之公，取於尺度之外。屬方建府，首急揚材。第慚借譽之言，幾干許可之遇。斐狂有作，正虞所擇之未精；操守無移，或病執古之太甚。文乎何有，敏又安能。被寵兢兢，持心惕惕。在春風之下，同桃李之無言；歷歲寒而觀，期松筠之勁節。《彝齋文編》卷三。

謝發運權憲節齋先生京狀

孟堅伏準照帖，舉孟堅志尚博雅，才能卓異，靖共自勉，職業可期，改官親民任使者。歷事霜臺，夙蒙賞鑑；一封露剡，迄藉吹揚。終昭衡鑑之公，倍感孤寒之跡。示光寵於臨發，申勉礪於將來。加意玉成，戴恩天大。竊以脫選須五奏剡，在今號甫登科。屬吏百十員，誰無冀望；間歲一二舉，得甚艱難。於常員已自不輕，矧職司所係尤重。合淮浙而分部，蓋英俊之如林，求者非止一人之懇祈，得之可定半生之榮悴，允非細事，豈易畀人。如孟堅者，涉世殊疏，信書過甚。孤介獨立，淒其寡鶴之無羣；周章費詞，幾於畫蛇之添足。粉飾修治，了無時樣；巉巖屺岵，惟有古心。出手辨冤獄之誣，活數命於

垂死；歷階抗部使之議，獲一顧以回榮。是皆拙計之勞身，第招冷笑之冰齒。誰分鼠璞，自晦龜藏。溝木忽被於丹青，爨桐獲調於律呂。茲蓋恭遇某官道德純一，識見昭融。禮樂詩書，容止可度；文學政事，體用兼該。撓不濁而澄不清，言有法而行有則。作屏壯維城之勢，飛芻著騰漕之謠。雖游刃之恢恢，惜寸陰之亹亹。粟賤已歌李峴，衆既傾心；迓衡行相姬公，即歸調鼎。猥收么瑣，預備使令。嗟人心好尚之殊，有衆口鹹酸之異。不隨愛惡以石轉，重增感激而涕零。重念孟堅奮身艱勤，立志警策。齟齬家事，窘垂罄之屢空；子夜書聲，惟短檠之相守。雕鏤肝肺，收踐科名。操履素危，行己愿謹。第爲任直而磊砢，不覺或越乎準繩。仰冀包荒，少加容養，庶幾展布，有所報酬。孟堅敢不策蹇忘疲，磨緇尚白，期無行己之玷，上負知人之明。使君忽敬其朽株，幾於輕予；忠臣益彰於勁草，請驗將來。《彝齋

文編》卷三。

謝安吉謝使君養浩先生京狀

伏準照帖，舉孟堅吏事敏強，風猷清雅，明於折獄，多所平反，充改官親民任使者。古心雅尚，素云臭味之同；春首薦員，不由介紹而得。自知歷歷，叙謝拳拳。伏念孟堅樸甚不華，直而無倚。祇招譏誚於流俗，敢忘榮達於今時。第貪便親，來厠猥掾。我心不轉，恨未學圓；橫目何知，烏能識直。忽遭逢於舊識，來牧守於輔藩，預知屈蠖之得伸，曾作薦鸚之妄想。然讞議論難，如諫諍而爭是

非；而聽受春容，若父子之相唯諾。已多寬假，況望明揚。雖嘗持筵扣鐘，敢必取葑下體。春風委曲，亦到山家；寒谷暄和，頓有生意。亶茲寅幸，信有緣由。茲蓋恭遇某官見與世殊，道同古契。高飛遠舉，寧同燕雀之啾啾；表瑞開祥，即振鳳鸞之翩翩。有大用之斯在，豈小試之足紆。宋桷兼收，規模甚廣，坐令么麼，亦竊生成。敏事安能，正恐囊錐之嫌露；清猷知慕，漸向蛾眉而效顰。孟堅敢不力守恪誠，永堅報效。斟椒花之酒，已欣逢歲曆之新；入藥籠之儲，今的在門生之列。《彝齋文編》卷三。

謝泉使賈秋壑先生京狀

伏準照帖，舉孟堅持身廉謹，治獄詳明，充改官親民任使者。干薦崇臺，蠡謾施於測海；奏員末掾，冶遽躍以範金。不煩介紹，以知己之深；預定揄揚，故先期而與。念孤寒而備至，感恩紀以尤多。竊以知人惟難，當熟察於平時；薦士有權，貴自決於獨見。故聖門特著聽言行觀之訓，在近世始有因人成事之譏。匪移集以權勢之臨，則假借於交朋之助。甚至未嘗覲面，若何盡職操心。舉之者非所樂爲，受之者邈不知自。取與已乖於理義，報酬何有於功名！此舉世以皆然，獨先生而不爾。燒玉三日滿，歷驗量才；拔茅連彙征，皆由定見。如孟堅天支末裔，苦節癯儒。面牆獨學於窮鄉，艱辛備至；食蘖自清於官路，純白無緇。凡著微勤，夙蒙洞鑑。鴛湖詩社，蚤憐螽躍之鳴；畿漕幕評，旁照

蓬生之直。薄知采下體於葑菲，敢爲撼大木之蚍蜉！一干薦塗，輒被袞字。是謂歲寒有高節，宛見春風不世情。衆稱公舉之無私，孰識知音之有素。茲蓋恭遇某官心同古契，見與世殊。視富貴如浮雲，維崇勲績；拔才猷於脫穎，共赴功名。開明堂之丕基，取朽木之寸料。園府已恢於國用，化鈞行運於台司。臧否素昭，陶鎔應偉，第膺過譽，彌切厚顏。孟堅敢不佩訓如規，因褒知戒。守廉愈謹，畏楊震之四知；讞辟加詳，重唐宗之三覆。誓終如始，報德與恩。蘋末起秋風，行快蒼鷹之砮逝；梅邊問春信，深占鴻造之無私。《彝齋文編》卷三。

謝倉使吳荆谿先生京狀

伏準照帖，舉孟堅文學自將，智能兼茂，充改官親民任使者。上介充寮，曾微纖助；首秋薦額，僅爲盍簪。寧遺平昔之心知，特了孤寒之身事。彌天恩大，跼地謝深。竊以五剡固重於攢花，寸祿尤難於及戍。待遠次者，則重涉數歲；非勢援者，則坐過千帆。未聞辟置於連月之間，便即纏裹其脫選之事。況無介紹，自出生成，信爲卵翼之恩，殆多覆幬之造。茲荷幸遇，奚既頌稱！孟堅真無蓋藏，樸不緣飾。信情而往，幾擿埴以冥行；矢口而談，不瞻前而顧慮。累參寮於幕畫，每取銷於時流。幾欲揉裁，終然率鹵。拳曲擁腫，可憐難入於準繩；容受包荒，卒從下采於葑菲。得於冀望之表，倍增感激之私。茲蓋恭遇某官哲鑑覃昭，公衡平一。來從蓬苑，益振文風；肅駕綱輪，懍甦吏習。爲矜烏

哺之至念，蚤飛鶚薦以先成。惠纔西風而馳，主由東道者力。矧崇褒詡，更侈品題。不學面墻，文何由進；無能守樸，智又奚長。孟堅敢不力勉修爲，事加警省，期於有立，無負隆知。悠悠旆旌，少緩朝天之闊步；陰陰桃李，庶幾指日以成蹊。賸有輪囷之情，尚嗣再三之謝。《彝齋文編》卷三。

賀節齋先生除京尹狀

恭審渙錫宸恩，晉升尹正。夏卿望重，特高九棘之崇班；日畿權尊，庸旌三輔之善政。上倚任以甚力，人歡傳而振聲。恭惟某官充碩粹容，堅凝定力。有來翕受，廣海納於百川；守節不移，乃壁立於萬仞。勤惜寸陰而靡懈，廉愈冰壺之洞清。昔時畫戟凝香，咸謂三吳之富樂；去歲齋壇禱旱，獨殫一己之焦勞。能於歉束之時，交修內外之務。貔貅列竈，芻輓流通；鴻雁庶民，粒食贍活。至捐百萬緡之羨帑，代輸六縣戶之常供。如斯損己以裕人，允是光前而絕後。頌騰衆口，簡在上心。升除糾正，未足以盡寵嘉；兼贊彌綸，未足以寓獎眷。惟是浩穰之都會，其誰寬猛之適權？但觀右翊之父安，可卜中邦之化洽。式煩彈壓，益懋勳庸。細民望惠，若慈保之臨；豪家怛威，若嚴師之至。《彝

齋文編》卷三。

謝陳文昌退菴先生舉科目狀

孟堅伏準照帖，舉孟堅蚤著文聲，志追故作，嗜學不厭，屬籍鮮儔，可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者。蚓竅微鳴，謾呈薄伎；龍門定價，慨動賞音。不惟揆送以箋天，抑爲揄揚於當路。復見前修汲引之盛意，倍深常人感激之私情。伏念孟堅尅苦寸心，孤寒弱植。蹈仁泳德，第期爲道義之歸；含英咀華，非但求文字之巧。時感慨於遇事，偶歎詠以形言。怪奇祇以自嬉，紀述亦惟實錄。棄捐不忍，藏積猥多。固自識於非才，初何敢以上達。朋友引類，管蒯俱前；匠石無遺，鑑衡俯逮。忽加青盼以誤及，有同朽木之取材。名重十科，過許備承於詢訪；言逾九鼎，更加贊援於澄清。庸昭所取之必端，預卜名揚之有及。鹽車皁櫪，顧伯樂以增榮；蘋末蒼鷹，逢三秋而必奮。驟感品題之有及，不憂筆硯之無功。益謹磨鉛，仰符采菲。茲蓋恭遇某官眼高四海，氣振羣英。道雖大而能容，德好謙而並受。行運化於陶鈞之上，爲世作程；不忘君於畎畝之中，薦材是務。既揄揚之已力，於從臾以尤勤。畀薄效於攻文，庶共趨於向學。孟堅拘攣古格，方嗟不合於時宜；附麗宗盟，正媿未儕於士齒。淹博何有，顧問奚堪！惟礪勤心，仰酬知己。功名文章爲差久，益務磨礱；論思獻納以輸忠，少圖建立。

赴建康幕通海陵趙使君狀

擬從軍之詩，已專餞禮；修通名之牘，敢廢駢詞？惟齋扉既隆親炙之情，於文書應略苛儀之贅。緘言近率，論心則真。恭惟某官才疏以通，見審而定。在青衿之列，好問能謙；當皁囊之馳，慨懷勇往。歷十年之日月，當三邊之風寒，人謂艱哉，君每安止。待偉績之斯若，駕修程而上征。既分民社，以位屏星；旋摺朝紳，而列侯土。茲勲勞之應爾，奚歆羨之多爲！於茲更加經理之功，正爾大作功名之會。招兵耕渭〔二〕，築壘浚濠，守則爲金湯之堅，進則復土疆之舊。此君侯方略之素定，亦小人贊助之當爲。雖無膂力以彎強弓，粗下功夫而學飛檄。絕利一源，收功百倍。得道多助，乃集大勲。願殫力於毫絲，贊崇庸於彝鼎。孟堅磨礱鈍魯，宣礪精誠。豈敢以越幕殊塗，不擬以纖塵足岳。慨誓心而自此，投眇己以爲君。恪聆驅策之條，共圖備禦之計。同姓衛國，如護頭目，肯致赤心；功臣受誓，蓋等山河，相期晚節。冀酌權衡之時令，益調鍾釜之天和。式贊中興，有光同姓。《彝齋文編》卷三。

〔二〕渭：原作「冒」，據四庫本改。

賀秋壑先生除總領仍兼泉使狀

孟堅恭審寵陟餉師，任兼治事。班穹藏府，分命蓋重王人；職總利流，理財其惟君子。自天渙汗，振地歡聲。竊惟財計登耗之攸分，蓋自事權斂散之無統。職幣於內者，未諒軍需之調度；轉餉於外者，不量國計之贏虛。彼此不相爲謀，肥瘠各自殊志。惟專一其任，而量入爲出，斯洞究其蘊，而養源節流。通融幹運於一心，銷弭滲漏於百弊。此自古設官之未達，幸於今申命之合權。矧屬通才，可占成績。恭惟某官國之貴戚，世之鉅人。以肺腑之親，則體念也專；圖鼎彝之勳，於富貴也薄。慨懷銳志，展在顯庸。明燭秋毫，老吏爲之辟易；計殫鞭算，舉世伏其疏通。比借重於筭班，施活法於園府，已驗泉流於地，更欲馬騰於槽。乃兼餉治之司，兼屬經綸之手。聿申新渥，爰即舊勳，加崇卿月之班，式重使星之命。翕傾輿譽，知演邦財。命相之自唐朝，必兼鹽鐵；冢宰之於周典，亦式貨財。共希明綸，式驗故事。孟堅受恩最切，贊抃尤深。秋以爲期，待入山公之啓；地分殊部，俄驚躔次之移。方此兢虞，旋還臨照。福星仍守舊分，合浦宛得還珠。益昭夙幸之自天，不間施恩之易地。亟飛賀禮，即定寵光。想當移節之時，正及上箋之日。重念孟堅六考滿例，五剡成尖。的憑薦鶚之書，不負操觚之藝。千金逾一諾，知東道之主堅；六翮沖九霄，覺西風之程穩。《彝齋文編》卷三。

赴淮東常平幹參李制帥可齋先生狀

夙覃梓蔭，陰受維持；新事油幢，的隸舉刺。邇平時而載謝，慶此日之欣逢。思祇頌於公恩，可自占於身計！伏念孟堅勁挺獨立，奇單寡儔。委己隨俗，則少得世緣；受知達觀，則每多天幸。其所蒙於公者，抑何侈於人歟。齟𪔐從師，已篤同門之學；絲蘿締好，更崇附菟之姻。微吟不鄙其聲寒，拙畫過嘉於心苦。扁舟載雪，以呈行卷；遠驛貽緘，而寄斷碑。作成者蓋歷數年，提撕則尤多近日。駸駸脫選，種種蒙恩。每自感知，夙深銘戴。第棘寺未證平反之賞，而淮堧又從畫諾之遊。孰知於此機緣，乃是就公纏裹。顧一尖之合穎，希萬里之高風。東道主固有周旋之心，歲舉員恐拘減省之額。祇惟大府，賸有薦塗。與其從臾諸人，何如特達自己。念鶴髮親老，望切倚門，而雁行助稀，養微兼膳。雖向寶山而求藥，亦勞蝶夢之思家。儻其即次於明揚，即可通理於零考。頂踵一出大庇，絲毫何假它求。洞傾直忱，亟祈慨與。茲蓋恭遇某官德宇天廣，淵裁鑑昭。惟公無私，軍民久屬於畏愛；以寬濟猛，中外盡讐於威名。驅馳既熟於邊疆，彌綸更多於省闈。理內禦外以俱善，出將入相以何難。於昭異恩，特任隆寄，開大帥府，號小朝廷。即躋奠枕於周京，入任調羹於商佐。孟堅不慚妥尾，力冀成身。辭家鬢未彫，豈遽作悲秋之賦；從軍心固樂，時或起白雲之思。《彝齋文編》卷三。

上都省乞行平反賞格狀

辯明讞議，粗有助於好生；投誠化鈞，覬速成於脫選。雖職守弗應於論報，然朝廷嘗用以施勞。有賞格之具存，敢自陳而忘僭。庸抒懇惻，上冀陶鎔。伏念孟堅單微孤蹤，感慨直志。齋鹽黌舍，嘗沾教雨之濡；管蒯科名，素出恩波之內。竊祿將周於一紀，下考應及於六書。獵涉文詞，累塵薦牘；狂狷論辯，或與直聲。將攢五剡之尖，僅頒一簣之進。曩辱知於繡節，謂垂意於丹書，曾以鄰邦之疑詞，下質管見於公鞠。病死者荏苒連月，自經蓋出於無聊；被屈者附麗數人，文致過誣於謀掠。依阿雖可唯唯，陰鷺其如冥冥。殺一不辜，尚且弗爲，於數重辟，豈容忽視？矧有鯨吏，肆枉平民，強加殺人之名，有同指鹿之事。悉爲表前勘之承誤，與夫明初驗之致訛。牘上憲臺，豁從冰釋；人出禁網，重見春生。若是勤虔，固多救正。當路姑撫兩端而上，常員第求一免之從。雖蒙印證於公朝，其如阻障於法吏。但拘對罰，不思失出之恩該；固掩微勞，莫表平反之功倍。是謂屯膏而吝賞，或者借公以報私。茲謂忌心，何有嘉善。纖雲謾勞翳日，揭蔀終獲見天。幸旅進於賓階，因力投於鈞造。茲蓋恭遇某官勳名赫奕，事業恢洪。淵鑑雖遠以畢昭，寸長無微而不錄。褚公抑僥倖，名器固弗假人；魏相考功能，片善豈令掩物。罔徇拘攣之鄙，大明激勸之權。班召命以使前，傾聽聰而逮下。孟堅是用慨陳悃赤，仰丐終成。拔身選途，奚限常程於薦格；報恩末路，誓酬國士之隆知。《彝齋文編》卷三。

上安吉使君黃寺丞狀

趨風部掾，陳力未多；干寵薦員，捫心似躁。惟已迫替期之近，幸及遇賢轍之臨。補挾公車，纏裹身事，值機會以巧的，祈恩榮而敢稽！竊惟遇主有緣，論薦貴勇。鄼侯方一見而奇信，何須歷試以觀人；坡公於將去而知滂，蓋以片言而得士。顰焉目睫，即定身榮。此前修特達之盛心，爲後輩干求之藉口。因陳拊缶，或冀采葑。伏念孟堅雖拙賦材，粗勤立志。名浪占於瑤籍，心加苦於韋衣。虞學齋鹽，垂成三舍；禹門桃浪，行越周星。不辭奔走之波波，第恐身名之寂寂。自關譏而參計幕，由曹掾而入憲寮，粗以執方，不隨趨下。排豪家之勢，復兩村占產而居之民；雪冤獄之誣，活數人枉戮而出之死。動誤知於當路，被公掞於連番。或稱博雅以詳明，或謂敏強而鯁直。花攢五削，已蒙前守之照移；月近初秋，乃忽先期而去任。滯留癡守，逼道終更。顒迎日伺於雙旌，有望山成於一簣。曩雖際遇，盼睐微加；今者趨承，工夫則淺。惟精鑑之洞物，豈常程之取材。縛柳爲車，且送窮鬼；栽桃與李，賸有春風。況得之而遂脫選之圖，若予此則異常施之比。允爲鉅惠，寧可易云。於焉儻拜於明揚，信矣不虛於公舉。茲蓋恭遇某官軒昂偉量，卓絕大官。玉立顒顒，有任重之器；風聲肅肅，示揚清之權。慨欲立勳而立名，博取有材而有藝。收明堂之材具，寧鄙尺椽；開洪鈞之化規，豈嫌躍冶。孟堅不量么麼，仰冀全成，願被歸榮，以終薦目。及齒髮之壯日，效犬馬以酬恩。讞獄無阿，果動知音之喜；敷言有取，願占合穎之榮。《彝齋文編》卷三。

全宋文卷七八七五

趙孟堅 二

上劉貳卿啓

一官未調，魚竊類於上竿；千金不違，鶚因求於見彈。輒陳儷語，庸冀踐言。九頓首以陳情，載歸心於大造。竊念孟堅生雖屬籍，勤愈韋衣。少侃侃以自將，長落落而難合。祇應晦藏於林野，決知難逐於市朝。重以烏鳥飼哺之情，奪其猿鶴逍遙之性。低徊科舉之習，幾刳方而爲圓；指擬仕進之榮，類說河而止渴。一塵未第，五見新春。中纏風木之悲，銳心頓減；上爲堂萱之命，彊顏載前。嗟四選之摩肩，無一枝之著足。比值海昌之曉闕，實於巴里以鄰疆，風傳瓜熟之期，雨在梅黃之候。抱關爲吏，方欣日近於長安；攘臂有人，幾似雷轟於薦福。屬當注擬，俄致轉移。取螯弧以先登，非其有也；歷阼階而上訴，豈好辨哉。然昌黎雖比於跼蹐，而景仁不失其和氣。言雖近激，心亦無他。方噬臍於觸藩之餘，將沐蘭於烹鮮之地。敢意寬容之納藪，寄聲俯示於調停。以羊易牛，又何較焉；舍

魚取熊，皆所欲也。自稟諭言之逮，幾希成命之班。及干赤縣之征商，果沐南山之判筆。乃知惻怛，亦念孤寒。然而側聽逾旬，尚遲該注。未信功虧一簣之進，必也丹成九轉之餘。寸綆雖微，輒不辭於測海；躍金罔棄，願終遂於鑄淵。茲蓋恭遇某官訓學師儒，文章宗老。從橐著論思之績，典銓推流品之清。兼搜渤以籠收，備宋桷於匠宰。至於瓠窠，亦望陶鎔。矧惟肖翹之微，夙荷生育之厚。春官較士，曾推透浪之鱗；天部掄才，應念繞枝之鵲。興憐聳動，特達判行。擲燕沼之蛙言，式堅於金石；空冀北之馬羣，亦取於駑駘。《彝齋文編》卷四。

改官謝總使賈秋壑先生啓

蚤歲游昌黎之門，在諸生而最久；鬲年被山公之啓，於五削以尤恩。及茲僥倖以隨班，用侈揄揚而頌德。伏念孟堅生地孤陋，面壁苦參。文非華飾以求妍，達詞而已；仕不波趨而取媚，顧理何如。自諉涼涼，分甘落落。祇圖便養，猥任讞曹。方固守於風波之中，不計毀譽；被明揚於薦舉之數，漸及周圍。逢知己於冶泉，可覃潤於鄰路。冒昧啓請，迢迢致辭。借春風於驛使之梅，初疑好夢；易冰銜於餉臺之檢，幸屬兼權。堅操不改於歲寒，公是不搖於浮議。摩頂放踵皆被德，天高地厚諭深恩。曩祇受以惟慚，今計量而益感。遙申儷牘，跼代拜階。茲蓋恭遇某官特見不凡，盛心近古。尚廉隅之操，狂狷兼收；開功名之門，辛勤是取。流馬木牛，已飽貔貅之士；冰天桂海，行清鞢韠之區。作成

委蔽以爽邦，決剔幽微而薦士。以若掄材之氣象，可占宰世之規模。準是融明，懋鬯摩礪。求斗筭於釜粟，正慚匏繫之拘；洗兵甲以天河，終從豹變而往。《彝齋文編》卷四。

初任通憲使趙四窗啓

駕駟車而問俗，肅欽部使者之威；登龍斷以司征，行廁賤丈夫之役。奉教條而謹始，憑儷語以通誠。恭惟某官天資逾人，家學高世。筆下三千字，早騰虎榜之英聲；胸中萬甲兵，兼擅龍韜之秘略。精忠昭貫於日月，重望雄鎮於江山。軍民孚德以傾心，夷夏聞風而破膽。自著金閨之籍，累參油幕之謀。膺劇任而弗煩，見大敵而不畏。頃屬狼心之梗化，長驅豕突以逾疆。磐石維藩，允藉一方之巨鎮；金城作固，隱爲萬里之安強。親冒雪霜之嚴，力障風寒之險。督貔虎以俱進，殲鯨鯢而不留。山城重歸版籍之全，淮甸已息烽煙之舉。卓爾斯偉，謙然不居。高牙雄節而方寄以保釐，粉省含香而旋司於繕監。意接武巖廊之上，乃觀風繡斧而來。治本和平，一體聖朝之寬大；政行安靜，盡捐苛治之滋張。措八州於陽和長育之中，肅羣勢於震雷疾擊之下。吏皆慄悚，民靡枉冤。囹圄空虛，已著期年之報效；陶鈞坱圠，佇聆即日之登庸。孟堅稟志迂疏，賦材疲輓。矧方爲圓於科舉之累，望洋啓畏於筦庫之司。回思初志之自期，殊歉壯行之有立。念平日粗嘉於節義，每向風願附於勳名。無力弓刀，縱不能斷單于之臂；有心筆硯，豈無以感武夫之心。至如天矯懸露布之書，與夫鏤磨勒天齊之石，皆

慨懷之梗概，冀遇主於宗師。指日見中興之宏圖，有時備大厦之末用。昨擬歷階而拜叙，誰憐未面以前陳，因通鄙名，附述至悃。松茂柏悅，儻念自同根而生；狗盜雞鳴，終或有綿力之效。《彝齋文編》卷四。

謝京尹顏大卿先生檄入僉廳啓

伏準使帖，委孟堅入本府及安撫司僉廳者。水歸滄海，夙傾東注之誠；材遇工師，終蒙下體之采。感恩知本，誓已輸勞。伏念孟堅守拙成愚，將事過質。盡信書而乏通變，不量今古之殊時；好直道而尚激昂，奈何人己之異趣。曩於幕府，粗竭悃誠。事屬權豪，同列趑趄而閣筆；謀深詭秘，羣胥變幻以舞文。居常奮筆而直書，未始掣肘而顧慮。拂情者既衆，紛毀譽之交騰；公論者具存，難是非之終泯。分安疏賤，屏若退藏。仰蒙遠照之旁加，時分隆委以誤及。決濫囚之禁，戴星而行；析侵疆之爭，折箠而定。縱未得游揚於左右，獲載供奔走於使令，敢意肖翹，仍歸器使。食蔗漸逢於佳境，泛蓮欣從於英遊。況借袞褒，以光羅致。用於知己，蓋赴湯蹈火以不辭；恪守初心，於易節變行乎何敢。第以浩穰之天府，叢然紛沓之民詞，欲少贊於神明，又安用此椎魯。某官江河容量，日月回光。顯善表賢，過張侯之淵鑑；發姦擿伏，邁廣漢之如神。塵淨天街，波澄浙汭。惟胸中既有活法，故眼底不見全牛。指揮皆識時之材能，芝蘭多有用之器局。自慚么瑣，曷稱委驅。孟堅敢不誓竭丹愚，益

安素守。外盡磨於圭角，期終合於準程。庶幾中庸，斯無上負。汗顏血指，服勞姑徇於此時；醴蘖羹梅，佐用尚期於異日。《彝齋文編》卷四。

又舉關陞致謝京尹袁大卿先生啓

百川宗海，惟知洪造之依歸；十駕鞭駑，偶玷皇華之薦引。蓋吉曜臨則機祥著，秋雨至則溝澮盈。非竊餘榮，曷有幸會。奚必出於親舉，然後謂以爲恩。伏念孟堅良知近迂，安分守拙。詞非銜怪，祇以自娛；行非好高，第求不苟。弗以游倖塗寬而懈怠，敢云征商司賤而曠鰥。粗心章句之間，或趣功名之表。每念賀白之數子，是亦景元之諸孫。論靈派則均曰璿源，較同根則俱分若木。彼其萬丈之光燄，起欽倔强之昌黎；而方七歲之篇章，嘉動歎嗟於皇甫。遺編俱在，餘響孰傳。固殊夾輔之勳庸，亦可自見於言語。豈伊遐武，希我清朝。邇年頗膾炙紫芝之春山雲，晚學抑隳永仲白之荷花水。若律以三百篇之忠厚，較之數十韻之新奇，遡流應合尋源，玩華猶當撫實。山無煙霞則不韻，水因風石而後奇。竟所以然，抑又難語。可應駑魯，欲逐騰驤。人方競笑於朱愚，自亦哀靡於日力。敢憑言餌，冒作身媒。忽逢當路之達觀，略以勤心而過賞。呼之寂寞，俾奉周旋；薦自孤寒，少從激勵。靖言幸會，敢昧原由。風引帆而舟移，天彤雲而雪應。常日矧加於覆護，前參復借以誇榮。恩地有歸，誓天無報。茲蓋恭遇某官權衡鑑賞，鼎石量宏。鍾鄞山秀偉之姿，竦巖千仞；傳潔齋清白之

緒，喬木百年。心休休而容人，日孜孜以爲善。況東學親沾於教雨，故此時獲被以餘光。迄是遭逢，果茲成就。驗樓臺之近水，快鷗鷺之橫秋。孟堅敢不潔己自廉，糜身酬遇。願效冶金之躍，更希鞭影之加。委質師門，敢效籍、湜之輩；究工筆事，或忝游、夏之科。《彝齋文編》卷四。

又投京尹袁晉齋先生啓

伏以慙縻鄰幕，未供駑力於師門；嘗辱衮褒，輒冀鸚書於薦格。捫心知媿，啓齒斯慚。但斯時之遭逢，係一生之榮悴。躊躇三復，孟浪一鳴。伏念孟堅賦分雖卑，抗懷甚介。鄙場屋之聲病，怪怪奇奇；懲世俗之脂韋，涼涼踽踽。髮衝冠而觀黨籍，恍前身元祐之忠魂；指畫腹而按輿圖，每痛心紹興之失策。苦力自甘於運甓，疾聲時發於吟毫。雖或被於擲揄，亦間逢於賞可。卑棲下邑，漫仕征司，不因捧檄以趨臺，寧得摳衣而侍席。幸親範則，況望身榮。獨憐薄宦之升沈，皆視公車之軒輊。矧於職刻，尤重薦員。鼎足貴全，簣土戒止。既黃華之首倡，必洪造之終成。頃於秋穎之既堅，俾伺春風之俯及。念賢才森立，固難強軋以求伸；而與受雖公，未有不求而可得。泯然緘默，則幾於自畫；假之從諛，則近於要尊。謀心何止於再三，捕影庶幾於萬一。載陳懇悃，仰冀淵裁。茲蓋恭遇某官大巧作人，無私用世。慙總浩穰於天府，旋司坱圠於鈞台。鼓鬯羣材，建立大業。可否一定，儼山岳之莫移；決擇素精，判涇渭以不雜。自憐樸櫟，曾入品題。第未陪左右之游揚，又寧無彼此之畦畛。然百

穀咸仰於甘雨，而萬象均轉於洪鈞。願言兼收，靡有遐棄。孟堅敢不續長轡綫，用補衮衣。凡是生年，皆爲報日。咄書蠅凍，莫殫跼地之忱；聳翰鸞飛，立冀箋天之筆。《彝齋文編》卷四。

投泉使賈秋壑先生啓

詩壇拜師匠，嘗樞衣弟子之行；薦路揚人材，幸託身屬吏之列。雖未應援私恩而干公舉，然久蒙垂定鑑以照勤心。不遺舊眷於門牆，敢冀新榮於桃李。仗念孟堅雖號屬籍，頗艱奮身。居處地偏，渺黃茅之彌望；卅年家否，窘垂罄之屢空。既無師友以切磋，又蔑簡編之閱復。食齋不云腸苦，負薪每自行吟。拈柿葉以堪書，真行楷隸；緝韋編而洛誦，佔畢雕蟲。一從東學之齋鹽，附麗南宮之桃浪。程文幸脫，免覓輩於原夫；吟事素耽，轉攻心於欸乃。凡螭首龜趺之蹟，暨商盤周鼎之文。懇懇垂情，不覺疾雷之破柱；孜孜得趣，甚於披沙之見金。非求好尚之奇，少見造次於是。偶動當路，俯憐寸忱。呼之初筮關譏之中〔二〕，儕於上分幕寮之數。爲知己用，肯爲濟水之同聲；刺俗眼觀，惟荷公衡之旁燭。茲爲偏親而急祿，來尸末掾於猥曹。灑涕對楚囚，得情勿喜；借階白部使，執法不回。竟出數人將戮之誣，又動諸臺見知之悅。仍參畫諾，連被薦揚。鶚書雖及二三，蟻援初無毫杪。孤立寡眇，惟靠廉勤；遠地獨寒，誰從成就。忽報除書於英節，頗聞好語與鵲音。得平生知心以爲依，驗五十榮身之漸應。雖十一路之屬部固衆，莫匪干榮；然千萬人之覲面者稀，獨嘗親炙。庸希挹藻，爲合

浮圖。茲蓋恭遇某官報國赤心，好士青眼。有姬公握髮待士之美，同蹇叔好技若己之休。珠履喧喧，廣羅網功名之士；丹心惓惓，在汲引孤寒之人。定成規於冶泉，即秉鈞而宰世。孟堅歸心匠石，投己師模。遙想隆知，應無遐棄。歲寒知松柏，儻餘恩顧於十年；春風不世情，想被扶搖於萬里。《彝齋文編》卷四。

〔二〕初筮：原作「筮初」，據庫本乙。

謝李計使寶文先生檄入幕啓

譏關曠職，方慚下考之書；入幕充員，旋被上臺之檄。慨感刮目之遇，奚敢俟駕而行。蹉跎公庭，輪囷謝悃。竊以士每難於自見，況埋光采於外寮；世罕遇於賞音，矧無介紹而辱命。目睫之前，尚莫知爾；尺度之外，誰其取斯。好士如蘇長公，暨識澤民而已晚；有才若溫處士，猶假石生而爲媒。未聞於一見之間，初不借片言之助。鑑憐勤卹，羅致幽遐。於昭公道之宏開，庸占寒畯之畢達。則爲欣詫，豈但感私。伏念孟堅志廣計疏，心勞效邈。身雖屬籍，素嫌華靡之爲；業謾科名，本乏雕蟲之巧。苦硬爲文，而見者掩鼻；迂愚持論，而聞之反脣。分甘世味之鹹酸，心印前修之鯁介。究元、紹之更復，每攬涕而觀黨碑；慕貞、和之詞章，嘗涉筆而擬淮《雅》。衆方嗤其誕闊，此獨信其

斐狂。幸考官不以瑕疵，而春闈偶及菅蒯。蠅營釜養，苟祿市征。處幽篁而不見天，圍亂山而常少日。摧輸粗了，儘長日月以耽書；道有不同，或嫌涇渭之異派。第人虎而我鼠，任方枘以圓規。信自頡頏，奚敢較計。比以鎖廳而試藝，偶前奉贄以趨隅。拱拜楷模，獲呈伎倆。蜉蝣撼大木，竟笑不量；工師無棄材，有來翕受。援加獎拔，俾奉周旋。欵拜題名，恍疑夢事。載仰崇臺之邃，兼輸全浙之饒。事大而體宏，目叢而務夥。有翰動如飛之敏，然後可以效區畫；無鞭策不窮之思，則將奚以供剖裁。雖貪器使之榮，抑懷綆短之慮。允謂拳曲而臃腫，被之黼黻以丹青。凜若競虞，悸不自定。恭惟某官昭鑑燭遠，大冶工覃。身作世程，心傳道統。蘭臺執法，明公論之權衡；蓬觀掌書，壽斯文之命脉。具倏鈞陶之化，慙迂飛輓之勞。將令舉世之樂懷生，故不一介之遺寒士。雨露牛山之木，胚胎鼎席之基。坐俾肖翹，預歸塊圯。孟堅敢不收除目眊，振迅衣塵。念平生粗力於修治，期此際慨爲之奔走。磨鉛待割，策蹇服勤。赴火蹈湯，勇酬知己之用；溉根食實，敢作望梅之思。《彝齋文編》卷四。

謝節齋先生檄入發運本府兩幕啓

用爲知己，籍、湜終戀於韓門；錄及菲材，溫、石果歸於烏幕。願奔走者甚久，被寵使以方新。榮遇漸孚，謝忱正力。伏念孟堅勤修力勉，劇任心甘。謂草木無知，故爾春榮而秋腐；而馬牛力走，尚效東奔而西馳。初非越俎以好高，抑欲報酬於遇主。念福星臨照，幸值諸臺之多賢；皆平日師資，

信是三生之一遇。與其自局於州掾，何如少贊於臺綱。廣扇仁風，覃恢厚澤。此寸心之素願，果器使之親逢。入贊評讞，已知從臾；矧迂公檄，畀箴兩司。飛粟轉輸，既無鞭算之敏；泛幕畫諾，又微舌辨之能。祇貪光寵於龍門，不憚回旋於蟻磨。茲蓋恭遇某官宗工巨擘，良吏名師。以肺腑之親，同休家國；鎮股肱之郡，兼運餉輸。焦心爲國以爲民，幹利足兵而足食。謂大厦匪惟一木，而滄海寧厭涓流，廣收小大之材，共急理禦之計。故令綿薄，亦預使令。孟堅敢不爲岳添埃，策蹇追驥。不計成功之有所，但虞效力之無由。苟可捐軀，尚何擇地。辭難就易，實素志之差爲；登明選公，行聿觀於盛舉。《彝齋文編》卷四。

初任書考回謝縣學友人啓

謬司龍斷，自慚下下考之書；飛翰螭拏，益感休休心之義。與非所稱，媿益滋多。孟堅侃侃迂愚，栩栩戇拙。直弦難隨於鉤曲，方枘寧合於規圓。血指汗顏，既於公事以懵懂；反脣誹腹，自招舞手之擲揄。正爾包羞，奚當袞譽。祇貪言語之好，兼慕隸楷之工，藏襲篋箱，永存模楷。然相規以義者古道，若以諛取悅者世情。其於過褒，敢例撻取。古石著蒼苔之字，皆是詭詞；嘗稻流翻雪之匙，但供衆飽。《彝齋文編》卷四。

謝大監尹梅津先生升陟啓

孟堅伏準照帖，舉孟堅文章精神，政聲燁赫，充陞陟任使者。率陳斐藁，爲敬宗工；慨上剡牋，實出過望。信高鑑自有定見，豈今時謂無古風。興言感嗟，非止私謝。伏念孟堅兒時孤苦，居處荒涼。稽制作於陳編，初無師授；究理義之深旨，不逐波流。第以寫心，何求媚眼。匪但於文而云爾，至於行己以猶然。加清明於單詞，每申鬱抑；納忠赤於當路，粗謂公勤。奈投合之甚難，有鹹酸之異味。所幸當路之有口，能於局外以明心。翕從轉揚，併入賞與。歛飛挾藻，兼取迂材。載詳褒許之言，倍鼓激昂之志。精神所在，氣不屈則詞伸；顯晦何拘，名必求於實稱。因誇知勉，拜訓若驚。茲蓋恭遇某官星宿羅胸中，雲煙生筆底。卓爾師資，淵乎範模。在舉子中，已頌《有物混成》之賦；爲文盟主，稍憐壓轡玲瓏之辭。不惟較藝以取長，蓋欲觀文而成化。即茲風礪之意嚮，可占鈞宰之規模。孟堅喜得歸依，益加振策。知功名文章爲差久，不怠操修；於進退遇合之雖殊，豈遽遷變。誓於向去，共建不磨。願言昌運之興隆，常欣善類之彙進。輿地恢漢疆之舊，願從著鞭；大字勒浯谿之銘，慨先泚筆。《彝齋文編》卷四。

賀蕭山趙宰菊坡宗叔啓

昔同寮幕，多藉成身；今並南邦，懸知蒙潤。聆交龜之有日，媿贅雁之後時。恭惟某官膏粱盡蠲，理義是悅。歲寒高節，交彌久而如初；長風孤鶩，獨親仁於泛愛。一自辟書之上，翕觀薦墨之騰。繇緣地貴而才高，但覺天低而風便。以若騰蹕，徑應邃清。奚例從撫字而來，特肯試錯盤之所。過都歷塊，君其自此升乎；血指汗顏，我則媿茲多矣。孟堅真成失脚，何許噬臍。問版籍則虛無，顧雁鷺則渙散。每煎熬於自解，況頻併於年荒。脫去未能，焉依是賴。落筆驚風雨，猶思陪侍於僉曹；摘姦若神明，倚聽歡騰於衆口。賸有評談之樂，繼須郵遞之傳。《彝齋文編》卷四。

謝發運尚書史雲麓先生合尖剡啓

孟堅伏準使帖，舉孟堅好學而文，律己有度，使之撫字，必著聲猷，充改官親民任使者。雪城司臬，曾荷品題；淮幕爲僚，迄蒙吹送。允重千金之諾，宛攢五削之花。成己恩深，拜階謝力。伏念孟堅奮身獨學，剋志甘勤。宵舉塗寬，不敢自易；宦游波靡，未肯隨流。力疇抽黃對白之浮辭，慨尚激濁揚清之勁節。參幕畫則抑豪右，議獄讞則雪冤誣。雖多鬼手之揶揄，自有知音之賞激。親民四剡，

當路具推；平反惟勞，法吏故抑。自悵孤寒之應爾，誰能俯仰以求諸。冒焉又爲淮庾之賓，竊喜仍在福星之曜。因頌曾蒙於許可，或從終惠於明揚。人笑斐狂，自諉孟浪。敢意金丹得舐，遂令雞犬以皆仙；終然大匠不遺，乃俾菅蒯以並取。煥騰袞字，慨合穎尖。爲加面授之榮，抑表心知之篤。衆賓駭愕以動色，孤生頓覺於增光。茲蓋恭遇某官天地偉量以兼容，日月融明而畢照。家傳相業，知洪化之無垠；心好儒生，每斯文之是尚。適務飛芻而餉饋，不忘拔類以搜才。藩方若是賢勞，臺鼎可占績著。坐令樛櫟，亦預準繩；第味褒詞，若幾過譽。學雖苦卓，方慚華飾之無文；己固知修，正資矩矱以作則。孟堅敢不佩言遵訓，景行從風。行施撫字之開，弗變廉勤之守。有民與社，從知職守之非輕；報德酬恩，賴保清名而不涅。《彝齋文編》卷四。

賀漕使趙虛齋新除啓

恭審拜恩宸陛，總漕京畿。丞轄宣勞，久著彌綸之績；寶儲寓直，聿崇飛輓之權。君子理材，庶邦叢慶。恭惟某官氣宇陽春而又韻，風姿玉潔而更清。鴻寶秘篇，究東壁圖書之奧；錦囊佳句，織天孫雲漢之章。侃然華靡之不爲，旨哉理義之是參。蚤攀高桂，宜照青藜。乃徧歷於民庸，而上通於閭籍。潘花滿縣，棣萼分樓。篁屏乘驛以申籌，赤子弄兵而浸弭。兩邦慈母，咸依豈弟之仁；一路廉風，舉激澄清之化。仰寬平之無濫，宜叢委之兼資。屬時國計之煩興，借重邦財之妙幹。彫弊已重，

須假福星之照臨；調度方滋，所籍飛芻之贍給。然剝牀則有及膚之慮，而漏卮又深洩尾之虞。非無趣辦之才，恐傷忠厚之體。徧籌內外，允藉溫良。俾十五州無期會急迫之憂，此億萬年昌宗社延洪之脉。慶關國計，歡動輿情。邦畿號使指之雄，慙煩澄察；宅揆秉國鈞之重，行職陶甄。孟堅好修有心，翔寥無力。虞庠弦誦，恍秉桃浪之三推；關市譏征，嘗廁蓮幕之一數。即之也溫，備四時之和氣；撓之不濁，凜萬壑之層冰。治所至以有聲，才無施而不可。一麾出守，甫著外庸；四牡載馳，徑司平糴。監筴羨流通之利，民生無饑饉之憂。遵海而南，舉蒙實惠；自天而下，倏畀殊恩。俾專飛芻輓粟之權，庸副卧轍攀轅之願。咨諏謀度，重觀繡節之新；獻納論思，佇復青氈之舊。某側聆成命，倍激歡悰。千里而遙，媿莫展鳬趨之敬；二天獨有，幸復依鴻覆之私。瞻詠殊深，剡裁莫既。《彝齋文編》卷四。

又代謝浙漕薦啓

績文種學，僅知蟲篆之工；校藝程能，猥玷鸚書之薦。得踰望外，媿溢情涯。竊惟諸道之貢闈，莫重二浙之漕舉。預選者踰五十，雖云取士之優；旅進者凡數千，總是出羣之彥。矧今歲大寬於舊法，而四方咸激於壯懷。負篋擔簦，于于然而來矣；發矢中的，戛戛乎其難哉。苟非擅聲律之長，何以預甄陶之下。如某者碌碌餘子，空空鄙夫。問一得三，蚤佩鯉庭之訓；駢四驪六，每虞鼠技之窮。

命與時違，勞而功少。慨折翅於里選，欲振翼於計臺。強壘滿前，方切倒戈之慮；孤軍冒進，浪收奏凱之勳。揣分奚堪，歸恩有自。茲蓋恭遇某官英姿山立，雅量淵澄。世莫與京，挺挺紹祖風之舊；年不可及，皇皇秉使節之華。貴名曾冠於羣英，賸馥旁沾於後學。分題革弊，待士致恭。欲舉一人焉拔其尤，雖占小善者率以錄。遂令骖馱，亦預選掄。某敢不益務磨礪，載加鞭策。搏扶搖之九萬，願陪鵬翼之飛；埽禮樂之三千，冀奉龍墀之對。士伸知己，書不盡言。《彝齋文編》卷四。

賀嘉興倅吳履齋就除守啓

擢自屏星，牧茲藩土。二千石良吏，民知慈母之臨；十五載倫魁，士有淹才之歎。獨欣知己，式撫鄉邦，歷具激昂，少陳贊躍。恭惟某官丰標玉立，襟度冰清。森羅星宿於胸中，縱橫禮樂於筆下。天人大對，世謂鼂、董之後身；性學微言，派傳伊、洛之直下。便合立從香案，小却躋之玉堂，爲國光華，乃君本分。曩胡謙抑，每欲退藏。然劍埋豐城則光射天，而水遇瞿塘則聲撼谷。果興思於丹宸，俄接武於清班。滴露研硃，芸閣幾勞於讎校；菁莪在沚，蘭宮多藉以作成。爲重外庸，又煩更試。眷茲輔郡，借以監州。風煙入懷，每見成章；山水可樂，若甘吏隱。人皆汲汲，我獨于于。民喻志而已孚，事不勞而自理。休聞翕上，簡心益深。謂半刺若是其聲光，則承流可占其政化。聿表除目，高建崇牙。笑領魚符，想規模之素定；香凝燕寢，煥風采之一新。花鳥亦皆欣然，山川莫不寧

止。即長史而爲并都督，故事已符；以刺史而拜漢三公，盛典行舉。孟堅迂疏末學，雕篆微工。嘗升堂以親色詞，抑過門而呈伎倆。未蒙捐棄，少辱矜知。目新快於衆班，情實同於異趨。滕廛願受，已歡顏厦屋之中；狄籠兼收，或効力牛馬之走。《彝齋文編》卷四。

全宋文卷七八七六

趙孟堅 三

賀陳可齋憲使冬至啓

伏以振節崇臺，管領初爻之剛長；埋身下掾，欣榮九地之陽回。慶應時之福申，冀覃天之澤普。恭惟某官節高松操，德愈梅清。公道陽舒，排羣陰而盡屏；恩波雷動，鼓衆彙以咸甦。身同北陸之獨寒，心望東皇之普育。觀臺候雲氣，想祥擁於吉星；春風不世情，願綠滋於枯草。《彝齋文編》卷四。

賀雲麓先生除紹興帥啓

恭審渙班宸綸，升鎮藩府。東甌岳牧，式崇帥節之雄；西清邃嚴，庸示文儒之重。帝心寓眷於柄用，輿情翕贊於歡聲。恭惟某官典型傳家，貴顯奕世。許公濟美，有光文穆之勳名；忠宣在朝，最獲

祐陵之眷顧。矧是謀猷之外展，已多膏澤之下流。沛運餉於木牛，衍熬波於形虎。左馮著循良之譽，三吳騰富庶之謠。文昌班行，久紆八座之武；太原垣次，新占一星之明。人共僊霖雨之及民，上允念相門之克嗣。奚尚遲釣臺之命，又煩分斧鉞之權。眷言稽山，實維潛邸。孰繼難兄之躅？須藉墳簞爲重。南陽之邦，是資藩翰。謂君家有扶日之績，故侯封在流虹之區。載稽分命之及茲，的顯具瞻之有屬。雲門蒼翠，歡同竹馬以來迎；沙隄委蛇，行報袞衣之歸輔。某肖翹自幸，際會有初。始受滕塵，荷賞微勤於筆藝；逮遊庾幕，迄蒙合穎於剡箋。掀天恩寵，曾未報酬；隨地陽春，又茲趨事。夙固銜環之有志，今寧陳力之無階。況計及瓜之期，適奏班條之際。此機緣之就巧，信頂踵之蒙榮。謹先拜階，欣叙賀厦。催科定拙，預希繩墨之寬；施恩素深，豈越帡幪之外。《彝齋文編》卷四。

代作院弟□安吉趙倅啓

冰柱雪車，夙仰兩山之高致；鹽車皁櫪，行逢伯樂之青矚。肅將事上之恭，因述由衷之語。輪囷布牘，特達望知。恭維某官鳳覽德輝，麟遊治世。粹質萃璿源之秀潤，雄文鍾星婺之光芒。夜雪灞橋，已富錦奚囊之句；鈞天帝所，遲賦沈香亭之詩。笑攀月桂之兩枝，清哦墻竹之千挺。手抉雲漢，妙製作於上方；花種河陽，仍阜康於畿邑。矧吳興乃苕雪之名邦，而長史有風煙之逸興。記能躋進，且樂清遊。蓮歌動夕泛之舟，蘭氣薰山行之屐。時岸幘而嘯詠，或肆筆而批塗。風月藉以輝光，山水

添其鮮碧。南樓吏隱，儘毋耽松雪之娛；西掖詞林，行促侍金蓮之對。某行卑屬籍，世業文儒。皇祖占紹熙之甲科，諸父聯丙戌之上第。以至雁行之輩，居多鵠化之人。書種傳家，舉箕裘之不墜；泥塗失足，撫松鶴而獨歎。固惟鴛蹇以使然，亦爲見聞之弗廣。今將升堂攀木，持挺叩鐘。義做師生，親同子姓。黃鐘儻隨蟄動，青蟲亦化蝶飛。含垢慙瑕，不但求萬間之庇；溉根食實，是將託六尺之孤。

《彝齋文編》卷四。

巧夕謝文園饋節啓

傴僂事再拜，嬾陳河鼓之文；籠絡送八珍，忽遂侯鯖之品。儼昭隆意，庸紀佳時。駢羅列筐之登，珍重一忱之感。蹢躅吏隱，移牀但看於蛛絲；赫奕王封，飛綽佇占於鵲喜。《彝齋文編》卷四。

送知府俞大卿七夕劄子

某僭懼申稟：某恭惟銀漢雙星之渡，與天俱久，與時俱新，宜有薦一嚮之敬。僭易瘠羊半體，生蠅十枚，馬乳七斤，巧餅百事，謹拜手塵獻。方茲錦樓高張，吸飲花露，視此下品，殆不足進。儻許雜陳於芳馨之林，某幸出望外。冒瀆尊崇，當暑冰凜，仰乞涵貸。《彝齋文編》卷四。

又送鄭廣文七夕劄子

當暑，不敢多稟，首句涵照。方銀漢雙星之會，詎應無以爲芳筵薦！得醉螭魚百尾，馬乳五斤，拜手莞留之寵。輕觸重繡，天巧滿前，顧以此塵品自見，其用拙亦甚矣。餘須侍對敷叙，併伺委察。

《彝齋文編》卷四。

送俞守七夕劄子

某切審靈仙問偶，駕白鶴於緱山；西母遊神，集青鸞於華殿。絳河雲合，天上佳期；綵線月穿，人間樂事。可無微物，以表寸誠？率易羊膩荷根，仰薦明星之酒。輕瀆尊崇，伏深媿懼。仰空中之繡幄，知正視之無緣；曝腹內之殘書，尚品題之有望。《彝齋文編》卷四。

送林郎中七夕劄子

某敬承青楓丹桂之舟，往來秋色間，上與星漢通。河鼓雲車，佳時勝會，俯視人世之追涼覓巧，

正不足供一笑。某尚敢撫谿毛之潔以請，真未能免俗者。宓惟高明姑首肯其塵，某幸出望外。凌躡競慚，拱祈涵宥。《彝齋文編》卷四。

七夕送物與薛參政劄子

雙星嘉會，百鵲爭鳴；巧席迎新，潭居浹笑。某憑藉眷遇之隆，忘其嬰觸，不腆菲物，班諸別楮。百拜由玃，庸求附於瓜果之末。儻蒙鈞仁莞而勿罪，命之曰留，千百至幸。犯嚴之譴，拱須面侍以列，仰祈鈞察。《彝齋文編》卷四。

回七夕節儀劄子

星女臨河，敢覬天機之巧；月卿灑汗，遽分雲錦之章。香泛樽罍，珍羅鼎俎。侈匪盼之難稱，知眷雅之逾深。百拜登嘉，一忱增激。某下情無任惶恐感謝之至。《彝齋文編》卷四。

回通判七夕送物啓

謁來逾月，倏見秋開。銀漢會星，金天流火。仰承眷意，過辱華牋，寵以蜜酥，侑之珍品。西果滿堆於馬乳，南烹如得於蟹螯。輪囷謝私，登受感佩。《彝齋文編》卷四。

回徐二學士送七夕啓

某近占好事，五雲細織之新；遠念勝遊，雙星高會之舊。勲斯藻縟之意，貺以芳膩之珍。瓜果之筵，得此不貧；藜莧之腸，侈然自富。巧諒非於人與，拙祇用以吾存。今年必勝於常年，此夕莫知於何夕。飲牛有約，須言感於秋期；噪鵲無端，乃錯傳於早訊。佇觀奏雋，毋俟乞靈。銜荷拳拳，具報草草。《彝齋文編》卷四。

回朱郎中送七夕劄子

某昨布敬籤閣，比介雖未旋，計已塵浮雲之聽。惓焚如許，正懷未能訪便嗣詞，忽被八法之

妙〔二〕。倚風快誦，字字如玉，雖寘之清涼國，不若是其爽也。謙尊而光，睠記采簞。籠鵝厨餅之饋，特以煥其星節。回顧昔時列瓜果於中庭，今盛意所臨，尤增感慨。謹進使人，再拜登受矣。郊外夜歸，不克函修謝幅，填膺銘感之至，儲存侍控，仰丐澄矚。《彝齋文編》卷四。

〔二〕被：原無，據四庫本補。

回何宣教送七夕劄子

某伏沐藻帖，誦之清風習習也。肥豸名尊，爲星節貺，遂使棲嬾之餘者，又未免追涼逐巧矣。勤眷若此，辭則弗容，受而有感。占報草率，尚遲謁謝。《彝齋文編》卷四。

上嚴郎中太丞簡

孟堅前日荷下顧，又承惠臟腑藥。偶連日調利，尚未服，儲留俟或對證則服之也。念念言歸，家釀二壺持浼，幸留頓，仍令僕者面及，餘嗣謝次。孟堅簡上嚴郎中太丞。《三希堂法帖》第十七冊。

送海鹽王尉序

端平三年十月

辛卯冬，有客至鄉郡者，語人曰：「吾待海鹽尉次，瓜時縮至，吾督迓諸此也。」及明年夏，之是官者，乃孟堅同登趙君耳。後三年嗣至者，上饒王君耳，竊訝焉。既而天都值前，客訊之曰：「曩謂及瓜，奚尚爾邪？」曰：「曩聞前轍弗留，今彼無恙，且上矣，吾須焉。」未幾，王君以臺評劾，劾之章曰貪也，其嗣從私貿也，賂於郭而受於吳也，訟於倉，佚罰於憲也。孟堅讀之髮聳豎，曰：王君，章泉里友也，見聞如是，爲如是夫？及詣邑，見里大夫若士，則喟然以歎，見吏若民，怛然以戚。環而曰：「尉去非其罪。」孟堅曰：「臺評誣歟？」曰：「評非誣，風以聞者以之誣耳。」王君謹約俸入，絲身穀腹，弗給弗顧也，貪歟？二子侃侃詩禮，踐弗逾闕，孰私貿歟？郭與吳亡是公，賂鬼輸歟？倉憲牘無攸稽，誣非歟？曰王尤若之何〔二〕，而若爲是誣以誣臺論？噫，一官而三人共之，其汲汲也舊矣。天定能勝人，昭昭者在矣，庸何辨？姑飲王君酒，大書以侑其行，曰：端平三年冬十月丁未，海鹽尉王君從事以御史風聞劾罷，李特卿以次來赴。《彝齋文編》卷三。

〔二〕此下原校：「似有脫誤」。

凌愚谷集序

文章至唐而體備，其情態宛委，肌理豐澤，腴而密，婉而麗，斯亦世代至此而盛乎。故自貞元、元和而上，李、杜、韓、柳，以至乎長慶元、白，皆唐文之懿也。大中以降，瑣澀滋過，固一病也。而又浸淫於以俗爲雅之流，代號作者，或不免是，況浸淫於末流者乎？杜荀鶴於文，接五季之碑碣，可概觀矣。然則論唐文者，不得因其流而訾其源也。皇宋文明代興，慶曆以前，六一公歐氏未變體之際，王黃州、范文正諸公，充然富贍，宛乎盛唐之製，亦其天姿之復□，已脫去五季瑣俗之陋。一陽動於黃鍾，厥維有本。伯長一倡，尹、歐、仲塗和之，南豐、三蘇又和之，元祐諸君子又和之，轟然古雅，至淳、乾尚餘音韻。其風稜骨峭，擺落繁華，亦一代之體也。然夷清惠和，各隨極至，場屋習勝，視唐疏矣。孟堅晚學，每竊有志。初筮葛谿司征，愚谷凌君雲日從遊處，出其所業，何其不蹈於場屋之習歟。爲余言曰：「先君子藏書滿樓，金石遺文之富，不媿六一之千卷。惜乎祝融煽災，靡有孑遺。然如印印泥，胸中所存，尚猶鐙下千里故人面也。」余曰：「噫，行沅、湘者，率能道芷蘭香草之異，目所經者如是乎。子書雖灰，胸中有不灰者在，典型其有自夫！」以其言之涉唐也，亦得之金石云爾，故極道世代而歸其編。《彝齋文編》卷三。

趙竹潭詩集序

詩非一藝也，德之章、心之聲也。其寓之篇什，隨體賦格，亦猶水之隨地賦形。然其有淺有深，有大有小，概雖不同，要之同主忠厚，而同歸於正。自「賡歌」、《國風》、《雅》、《頌》而《離騷》，皆歸於正之詩也。杜工部詩言愛君憂國，不失其正，此所以獨步於詩家者流也。由漢蘇、李五言，建安七子，晉、宋之清虛，齊、梁之靡麗，至唐而歌行吟謠、怨歎詞曲，等此而律生焉。詩之體備，而詩亦變矣。然忠厚而歸於正者，未嘗絕響，東萊麗澤所次是已。今之律體，是特一耳，非謂詩之能事止於是。詩亦豈惟泥體，不究其義哉。其發也正，則演而春容大篇，忠厚也，束而二十餘字，亦忠厚也。砌景於一聯，夸妍於一字，無所感發，詩豈然哉？寶汝吟律精工，參之唐人可也。余望寶汝不止是，其擴充吾言，合於乃祖得全之義，則思過半矣。《彝齋文編》卷三。

嘉興司法廳題名引序

墨曹司一郡刑章出入，獄雖成於彼，生殺輕重，則一定於此。金科玉條，程準權衡斯在，吏姦不得一舞手足，請屬不得以致軒輊。據按冰清，閱實讞狀，矜莊恪祗，懍乎明神鑑前、清議臨後也。引

據一差，毫釐尋丈，況以私乎？私吾無徇矣，明者過察，不知入於刻也；昏者受蔽，不知流於弛也。縱惡罔悛，淫刑匪戾，厥民何辜？上天有鑑，嘻，其可畏哉！禾興於今爲翔輔，民藁事萃，詞牒猥繁，曹掾在選不輕受，泣而能聲易昭。前茲壁未有記，何以示能不能邪？宗叔崇儼來，謂不可於諸曹獨闕典，諗諸同舍姚孟堅，屬詞以肇題記。自某年某而昉，具刻今而後，至若替畢書，非但誌月日姓名也，能不能於是乎觀，是爲引也。然程準誠陳，權衡誠在，高不可下，重不可輕，固然也。舉而行之，則不在我，亦所遇之何如耳。孟堅曩尸臬事，且攝墨曹，以至令越，但知克審。然平反嘗得以甦枉，而嫉惡或有以招尤，遇者然，不遇者然也。遇不遇，人也；能不能，我也。不以人而易我，其斯無負厥職乎。《彝齋文編》卷三。

孫雪窗詩序

詩者，英氣之發見於人者也。鄙夫猥徒定無詩，高人韻士有詩，名臣鉅公皆有詩。感遇事物，英氣概，形而成詩。亦猶天有英氣，景星慶雲；地有英氣，朱草紫芝是也。然何嘗體製限哉？竊怪夫今之言詩者，江西、晚唐之交相詆也。彼病此冗，此訾彼拘。胡不合杜、李、元、白、歐、王、蘇、黃諸公而並觀？諸公衆體該具，弗拘一也。可古則古，可律則律，可樂府、雜言則樂府、雜言，初未聞舉一而廢一也。今之習江西、晚唐者，謂拘一耳，究江西、晚唐亦未始拘也。鴛湖雪窗孫君志古攻

吟，持編過訪，嘉其體備而不時世妝也，因與之言。雪窗其感而寓興以有韻之文，春容大篇，《北征》、《廬山高》，其行輩乎？精密簡短，《秋浦》其流麗乎？載揚古風，一洗靡習，吾其望子！《彝齋文編》卷三。

跋徐禹功梅花畫卷

寶祐五年四月

余數年前，因康節菴作墨梅，曾題長句曰：「逃禪祖花光，得其韻致之清麗；閒菴紹逃禪，得其瀟散之布置。回觀玉面而鼠鬚，已自工夫欠精緻。枝枝例作鹿角曲，生意由來端若尔。第傳正印有由自，捨此的傳皆妄耳。僧定花工枝則粗，夢良意到花則未。女中卻有鮑夫人，能守師繩不輕墜。可憐聞名未識面，更有江西畢公濟。季衡醜俗惡札祖，弊到雪篷濫觴矣。所恨二王無臣法，多少東鄰倣西子。此中有閼豈莫傳，要以眼力求其旨。枝分三疊墨濃淡，花有正背多般蕊。鬚飛七出蒂則三，點眼名椒梢鼠尾。夫君已自悟筌蹄，重說偈言吾亦贅。誰家屏幃得君畫，更以吾詩疏其底。」此詩之作，謂學梅江西止爾，初不知禹功之能也。今觀悟悅頤師所藏徐君禹功之作，蓋於諸人之外，最得逃禪之體者，惜余前未聞知。後人吟更清，豈可少之。然禹功不自標名氏，第曰「辛酉人」，不知淳熙前辛酉，或是慶元後辛酉也？逃禪生於紹聖之丁丑，歿於乾道之己丑。禹功云得之面授受法，其淳熙辛酉人歟。及逃禪之終已年廿八歲矣，何五六十年間愛尚如余，未之知若人哉？信古今人物名氏不得彰聞

者有矣。片楮尺縑，儻未敗腐，知音者存，於是重加三歎。慧辨清勤，茶罷短燭未殘，爲書此。寶祐丁巳孟夏甲子，趙孟堅子固書於善住方丈之西室。《石渠寶笈》卷四四。

再跋徐禹功梅花畫卷

寶祐五年十一月

自識禹功所畫，其年冬又識江右譚季蕭花韻畫，如鮑安人，亦工枝，稍不清暢耳，遠勝劉夢良也。劉有名，流落江湖間，禹功、季蕭得罕聞。雖余前曾以詩述逃禪宗派，未及二君。世間有藝學不得聞於人者何既哉。丁巳仲冬望日，子固又記。《石渠寶笈》卷四四。

題蘭花圖

余久不作此，又方病目未愈，子用徵索宿諾良急，強起描寫，轉益拙俗。觀者求於形似之外可爾。《古書畫偽訛考辨》下卷第六一頁。

題蘭花軸

此軸友人求寫，居多感興，尚未付屬仇香高鑑取，因以歸之。時開慶元九月廿二日題，孟堅頓首。《古書畫偽訛考辨》下卷第六二頁。

題蘭花圖卷

先一短而後一長，疏密成藂，則自然有生意也。簇腕處下筆微細，不要相着，當以丫字頭簇下。花既舒放，上着抱花一虛擗，花乘擗隨。花體不可擗相反，焦墨點花中鳳舌，多則花爛，少則花咽。如抱芝朝陽，迎照三花，皆帶七分正面。故鳳舌兩分，却不可比藹芳一類點綴。余患後學不知徑趣，敬述此語。玉牒趙孟堅識。《古書畫偽訛考辨》上卷第六五頁。

題褚遂良書倪寬贊卷

河南三龕孟法師二刻，早年所書；房公喬《聖教記序》，長安、同州本并晚年書。此《倪寬贊》

與房碑記序用筆同，晚年書也。容夷婉暢，如得道之士，世塵不能一毫嬰之，觀之自鄙束縛於毫楮間耳。諸王孫趙孟堅子固書。《三希堂法帖》第三冊。又見《清河書畫舫》卷三下，《古書畫偽訛考辨》上卷第七三頁。

又題褚遂良書倪寬贊卷

《羣玉帖》中，《帝京篇》贗跡可笑，蓋枯且露矣。河南晚年書，雖瘦實腴。孟堅又云。《三希堂法帖》第三冊。

海鹽縣重築海塘記

吾邑在郡東偏，最爲瀕海。市洋相距，纔二里而近，潮汐侵尋，隳疆妨稼，在所必葺。前茲土築雖頻，若夫圖功永存，大施規畫，其屬吾史令君乎。君名亞卿，字景聖，太師越王曾孫也。勁敏爽特，遇事銳心。庚子歲，同入西憲幕，癸卯又聯臚班，見知君最深。甲辰冬，兩易此來，每遇邑人，胥慶得賢令也。天基節，諸邑筵祝聖班。粵翌日，鄉校職長常賢孫等過余，言曰：「海塘爲吾邑至急務，惟工力弗固，則隳圯隨之。去歲風號扇威，推卷斥鹵，大害穡事，人幾爲魚。今史君下車，亟是

營度，以修以創，知先務也。邑人德之。學校士議政善否，刻記以聲令能。宜先齊民，慄承不一敢懈，偃然虹垂，成於不日。工役有經，一可紀。日役千丁，旬幾再浹，靡粟給券，一辦公家，不配於下，不請於上，隨用以給，罔見乏使。當帑庫赤立之餘，旬月乍至之始，咄嗟以定，見謂如神。築地所經，或當民產，倍直給酬，了無怨咨。又捐主粟，歲儲千石，掌存邑寓，以備修防。措畫有方，二可紀。有二可紀，子尚奚辭？」乃即而比次其委。因諗言曰：威名、方略，非可強。選人才如弈棋，舉手可知優劣，斯言惟允。夫弈以取先爲勝。著子邊隅，誰非計勝？當先而後，事斯左矣。今君未遑有他，節損浮費，汲汲務茲，既堅既固，又圖永存，斥鹵以防，穡事用父，豐穰洊卜，域內咸熙。而後治吾教條，沛吾膏澤，學道愛人，斯爲有本。孟堅亦行令邑，雖秦越不侔，政之後先，則莫敢易。謹頌君績，以示永傳。景行行止，抑以自礪。若夫鋪張歌頌，里有文人，比方聲揚，繼茲藹若，鄙又何敢曰盡能事！《彝齋文編》卷三。

德清縣平陽嶺興善施水菴記

繇邑而西，路委蛇行五六里，嶺曰平陽。路直經嶺上，車徒共由，往來負荷，登陟斯勞，憩倦舒息，咸於是而休焉。其或日向炎，雨驟至，舊未有所蔽障也。昉淳熙甲午，道民丁妙超募緣買地嶺上，結菴以居。前跨通衢，架涼廊，列坐檻以便休者。維夏之月，則注湯瀹茗，施濟煩渴，人便賴

之。丁既往，僧妙崇繼之，道民沈妙淨又繼之，一踵前規，以處應施。妙淨又募緣展地邊隅，以拓蔬圃，加飾菴廬，以崇像供。里之善友沈宥德輩爲僧，置翁家園田五畝，以助其薪茗資，可以久濟人而不墜。道民善友咸願刻石菴中，以示來者，期以無斁。乃具其事屬余叔新班君畀余爲之記，不敢以拙於詞而謝也。既爲序其實，從而歎曰：事惟非私諸己，乃克久而無弊。僧廬塔廟，主其事者前更後易，非若室家之父紹子、祖傳孫也。然歷年雖百數，而常修舉。富家大族，父祖經營，勤勤詔後，非不切至，率一再傳而中否，何哉？此公於人，彼私諸己。惟公，則不事事者不得以居，夫然則若之何而敝之？此刻石示後之意。余爲宣揭之，將見繼者益勤，助者益多，往來者益有賴，豈徒誇能事哉！余爲文，又爲之書，因請余叔以隸其額。《彝齋文編》卷三。又見同治《湖州府志》卷五三。

五洩禱雨記

淳祐七年七月

五洩龍祠在越諸暨西境，界接星婺，號小雁蕩，亦東澗名山也。唐賢逮國朝先達題詠多佳句，其叙山川勝槩及龍神靈異，則未之該也。余爲令，丙午值旱，七月二日躬禱祠宇。時方敕賜廟號豐澤，夕郎趙君扁宇甚偉。余默禱神泉，且言於主僧曰：「禱而雨，當有紀。」果應甦濟。將屬筆，余以御史風聞斥歸卧故廬。明年七月仍旱，暑風竹簟間，追想去歲禱祭經行之詳，述寄寺僧，補山中闕文云。繇邑西南行，歷大悲寺，次陶朱巖，西向半里，豁見通達，平石坦布天成，匪由甃砌。逾三里，

無掬土纖草。右松林而左石澗，澗之左右，壁層疊漆，默水絲絲下注，經之如簾，松風水聲夾道，隨送不絕。又西向，當籠雞山，翠峰崔嵬，白雲聯絡，無論陰晴，奇變常新。它山縱有雲象，輒復散去，此山雲氣無窮觀也。是日出郊，微雨漏晴，朦明掩靄。輿行折復，互見尤奇。由此西行大谿中二十里，石子甕盎磊塊，皆白色，以旱而然。中僅一衣帶水，涉脛而渡，回望東岸，叢篁蓊鬱，石壁屹起，插脚清谿，直上百尺，鱗疊方整，若城塹，若擣砧。墻堵繩引，行二百許步無纖差。若謂天然，胡能爾整？謂人爲，厥豈易致？駭歎，尚欲刻號疊石壁，山寂亦弗及也。自是奇峰互呈，拳擎髻擁，螭蹲鬼獐，沿溪引路，九鎖而入，越十二里無居人。詣半地祇，禱必先告。又二里，次外龍洞；又二里，次裏龍洞。洞門皆在山腰，仰望陰闐靡測，碎石紛委，元圭蒼壁，角銛稜銳，新若墾斲。儼昭異物攸居，爬拏下委，二洞出雲，一黑一白。禱已，雲氣騰空，合乃降雨。又二里，抵寺門，細泉淙潺隨步，聽之醒冷。謁祠宇，古木障天，巔崖欲仆，陰曠增怖。拜祝已，入寺，昏鼓動宿。憩遲五鼓，告佛殿，告祖師堂。初由天旱，師謂西潭青蛇曰：「旱暵滋甚而弗行雨，安可？」諸蛇首肯，飛空乃雨，故禱必先焉。乃詣東源。由寺西行向北，山圍壁峙屏折，灌木蒼蒼，靡知上極。泉自頂來五節，故曰五洩云。然可見僅三耳。中節有最峻，弗可詣，陟別峰望焉斯及。禱祈官吏至，望瀑布從石壁飛十餘丈如懸練，衝激一潭，若翻雪噴霧，著人森寒。猶曰旱爾，積雨更烈。望瀑設褥位，陳奠祭拜，跪瀝酒讀祝辭，屏息聽伺。端笏跼蹐，僧梵颺聲，震撼林谷。數刻久，愈懇至。從者覲伺金線蜿蜒出水中，盥具迎接，斯上長三尺餘，首尾如一。官吏拜迎致佛殿，奉安已，乃詣西潭。亦由寺西五里，

行谿中。水盡涸，易小輿，崎嶇履石子，如車輪，如伏龍，苔封凝滑，著脚殊難。兩崖樛木，垂藤蔽晦，窅不見天。豐草腰齊，蛇虺參宅，疑畏殆莫可屬步。間亦野花清芬，細蒲沿石，幽篁自暢。行方半，前驅言已得小青蛇，蓋西潭靈物皆然，率龍子龍孫也。仍詣西源，拜奠祭祀如禮。羣山互來奔湊，下瞰枯木幽篁，尤極寥閔。禮畢，奉安。五夜演揚梵事，詰朝迎導歸邑。三日雨應，差官送置靈物歸潭。此余躬歷然者。若前權縣事丞趙希恪所上朝廷乞封號，述詞尤彰。謂方拜祈，西源青蛇睨潭中，三接三不就。問從者，駭曰：「蛇在祠官鞞褥際矣。」爲尤異。孟堅曰：龍靈而神者也，神正直而仁者也。其呼吸風雷，發施雨澤，彈指頃耳。胡不常雨，必待致禱，乃示威顯，何歟？豈卷舒虛空，出入溟海，化微而著，憚厥勞歟？抑稟司帝命，曰雨而雨，不敢擅歟？抑民之無良，不昭蔭佑，必底艱虞，乃救之垂死歟？抑橫目不仁，黨姦蔑善，有致札瘥，宜以延其殃歟？不然，有龍爾靈，密在近比，而流金爍石，奚此地之頻歟？併記以昭神靈，以示警戒。諸王孫趙孟堅子固記。《彝齋文編》卷三。

沂泳亭記

胸山丘君令海鹽三年，政修事舉，百爾具興，寫琰紀麗，洋洋其聲。顧余弗葺一詞以皇令君之昭庸，余則有媿。八月既望，別君景魯堂上，君曰：「縣庠沂泳亭成，吾隸揭扁已，寮案徐君諾我以

記，行勒石。子盍書丹？子書，吾志也。」余唯曰：「敬執筆伺。」時徐君從檄，泊冬未旋。一日，晴曦宛春，余散步歷亭下，短墻粉鮮，平橋闌整，翠篠匝外，漪漣映前，奕奕新亭，屏若與靈星對峙。三楹數椽，不豐不殺。面列疏櫺，亭亭愛日，覆蔽洞戶，颼颼涼颼。卉木行拱，石甃繩直，嬾嫻勃宰，不覺微吟身履，鏗爾之興作焉。展如斯亭，名之允也。儒學分邑之陽，望廛居甚遼，修廊廣廡，幽篁塵絕，諸生祭奠則聚，齋饗則聚，講說、課試則聚。領袖職長，業以既精，又不假朝夕視也。則虛亭永晝，靜定融怡，領略蓋寡。余方任戴冠，負策遊修，竟日雒誦，倦則寐，醒復誦，稍厭端居，執書周行。時亭未建，地屬邑民周氏，每倚徙橋闌上，自鑑清影，唔咿久之。或東行數百步，登浮天海樓，浩歌長望，至暮濤浴金而罷，宵莫我和，販夫樵人，麕顧駭視。今令君不憚重費，市地結亭以遺爾士，觀賞云乎哉？爾士之業，章句云乎哉？蛩聲蠡測，腐耳踐履之學，心融景會，契叶神交，一貫之悟，不吾欺也。令蘄爾士，意其厚歟？吾徒孰藏斯息斯，孰遊斯泳斯？點爾何如，志孰同斯？有德有造，孰不負斯？不然，花畦藥闌，囿斯可矣，學何謂邪？余懼孤令君意，姑叙以告。若紀作興之詳，日而月之，則尚伺夫徐君也。噫，清風明月，光景常新，果終孤君乎？主張是者，寬其來，厚其養，鼓其氣，其不自君乎？君名來，字少潛。《彝齋文編》卷三。

興聖寺蔬地記

嘉興興聖禪寺，實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育聖之地也。嘉定初元，邦侯趙公希道以安僖曾孫，始奏建寺事，見大參樓公所撰碑銘爲詳。然既頻年產嗇用慳，法未大振，雲集蓋寡，用既弗給，雖巧奚運？洎寶慶丁亥秋，風水扇災，寺益大敝。貳車任公良弼預董寺事，申請公朝求命主持，於是以冷泉上首虛堂智愚來。至之日，上漏旁穿，墮廢滋甚。愚力加振策，以經以營。逮二三年，漸漸修舉，殿宇廊廡，丈室堂寮，鼎更輪奐。飾尊像，冶洪鐘，乞蠲租產之苛擾者，亦既善矣。獨雲衲二處，齋蔬所供，無地取植，是大欠缺。粵有檀信女氏戴淨覺，自號悟菴道人，偕母氏王妙真以城闔強巷地來施，廣袤十畝餘，歸我法界。遂得雲鉏露插，紫芥青菰，齋茹供須，受用俱足。愚嘉其施，求文以刻諸石。余鞅掌官事，未遑也。近從檄來歸，因謁愚及山門，則宏闢端峙，又非曩時委蛇隘束比。流虹聖地，鉅扁高懸，邦侯麗畫斯揭，則知愚之勤勤斯寺「一」，有足尚者。侯由是加主張焉，請併紀。愚否曰：「記以蔬地名，貴專不貴廣也。」余曰：「不聞坡公參寥之辯乎？供者幻也，受者幻也，刻之者亦幻也。夫以石作供，供、受、刻皆爲幻。今捨地隸扁，皆非供乎？供皆幻，則於受地刻紀何擇？何莫非幻，亦何莫非功德？何專廣之別邪？且僧廬塔廟，塗金碧而侈浩劫者，求福田利益也。維茲發祥闡靈，實皇天降康有宋，篤生聖人，用宏中興之丕業，赫赫皇皇，軋周漢二宣

而上征，則增崇而顯飾之者，爲知所尊尚，其但福田利益已哉！余既揭是意，將見樂施而至者，不但一戴也。」愚曰：「謚哉！記捨地已耳，君而推明及是，人知嚮以勸矣。」迺記。侯天姓，與憲其名，德淵其字，太師成公之嗣。愚明之象山人，亦彼法中之精進不私者，其能爾，有以夫！《彝齋文編》卷三。

〔二〕寺：原作「時」，據四庫本改。

耕讀堂記

「甲子年中過湖北，汝時一字全不識。今年携汝過湖南，也學時人弄筆墨。顏筋柳骨徒爾工，島瘦郊寒竟何益。勸汝耕田勤讀書，豐公非是無官職。」此故合肥帥時齋趙君《示子詩》也。子爲誰？璧玉汝也。其示爲何？方嘉定甲戌，君赴益陽，道經玉山，玉汝年甫十有五，題詩客舍，君喜而有是詩也。所題云何？曰：「滿地楊花雪不如，綠陰叢裏一茅廬。解鞍呼酒邀春住，地主欣然接敝車。」十有五其能若此，宜君喜也。玉汝今於居之堂，摘末聯「耕讀」二字以昭扁，志不忘也。孟堅曾外祖中司常公，與豐公俱以正論入紹興戊午黨議，二家姻好尤篤，孟堅亦預瓜葛之施。方北來，道過北門，玉汝邀示堂扁曰：「此右司陳君仲方所隸。」且誦二詩屬以記。固弗應辭，然簿書鞅掌，率未暇。

頻書以督，因詩有感於二公也，乃惕然言於玉汝曰：先君子勉玉汝以詩翰弗力，拳拳耕讀，可以意逆志。夫事不如人意，十常八九。當建、紹初年，天啟地坼，諸君子出死力，欲與國家復境土，雪凶讎，心通於天。姦檜以一和字掩遏之，諸君子阨窮以死，不獲伸以息氣，豐公尤烈也。先君子踐家學，半生崎嶇兵間，當邊嶮，備嘗艱危者累，抑非無功於時者。方嘉定間，乍顯乍晦，亦莫展盡。志之難行也如此。夫當不遇之時，每有獨善其身之思，惟耕惟讀，期清白紹屬，不於藝文榮達者，豈無日哉。既又歎曰：我祖豐公豈無官職者，其所遇何如？味斯言也，可以長太息也。玉汝其悟已夫？其驗諸身，而益信矣夫。嗚呼，不能側媚，不可以干榮；不崇苞苴，不足以媒進。同聲濟水者爲得計，模棱首鼠者爲趨時，遺君後親，倒亂曲直者，斯不刺俗眼也。心乎先烈，奚怪落落，力耕勤讀，計之得耳。妄窺先志，以訂所安，以慨凡百。雖然，三江五湖風石之奇，不激不發，繼今讀書愈多，成就愈大，時清明矣，豈久耕於是哉。時齋諱綸。豐公中興名相，賜諡忠簡，侑享清廟，豐其食邑。人仰之如此，知臧孫有後。故併記，而不以名書。《彝齋文編》卷三。

全宋文卷七八七七

趙孟堅 四

金山順濟廟英烈錢侯碑文

淳祐五年正月

夫聰明正直，謂曰神靈，膺國褒封，饗世血食，歷祀不泯，主福主災，赫然炳靈，人恒斯畏，豈偶然哉！克孝克忠，爲國犯難，生昭直節，歿助陰靈者也。英烈錢侯，所以身陪正祠，封受顯號，其以斯乎。紀石傳芳，示垂奕世，請從具載，寧厭纖委。西浙諸州，禾興最爲邊海；華亭縣小金山者，又在郡東。插脚滄溟，峻岸截起，驚濤四浮。《吳國備史》載，漢博陸侯霍公附小黃門謂吳主曰：「國之疆土，東齧海濤，虧蝕侵尋。臣漢舊輔，今當爲神，駐小金山，爲禦海斥，使不衝蕩，全護國封。當爲建祠於彼金山，示所旌顯。」自時厥後，封祀不絕，今爲忠烈王順濟廟焉。維英烈侯家閥，氏錢，行位居七。航海而商，舶帆輕從「二」，入廟致禮，儼觀威爽。雪浪東來，一山若峙，巖巖殿宇，卓冠山椒。地勢神靈，軒赫斯稱。又諗王忠存漢社稷，歆生敬慕。若曰：「浮沈罔利，膠輶迷塗，

汨渙塵中，何終底止？歿事忠臣，愈浪生死。猛念倏發，幽明洞符。玉立廡間，叉手瞠視。不敬不倚，眊然化歸。異哉！於是驚怪顯迹，爲廟部臣。老宿相傳，幾百年矣。季夏之月，廿二日，維侯生辰。沿海祭祠，在在加謹，廣陳鎮金山祠祀尤嚴。常歲是日，鹽商海估，寨伍亭丁，社鼓喧迎，香華羅供。然前無位號，未應國經，仗隊弓刀，遙稱太尉，殆幾野廟，殊闕聲猷。屬青齊向化之年，金人猶競，東鄙興師，侯能助順虛無之際，神證用彰，霧滃雲飛，陰兵千萬，排空而下，旌旗著號「華亭錢太尉」，智識昭明。逮及交鋒，敵勢披靡，風驅電埽，冥助維多。主兵上之公朝，訪尋允合，爰加封敕，諡以英烈，庸答靈休。端笏垂紳，榮彼章服，從飾仗衛，益變魚雅。孟堅母弟孟淳，今嗣秀安僖王曾元孫，曩居里日，嘗謂堅曰：「英烈侯神靈國勳，如其偉，兄志於文」，盍爲紀述，其永聲聞？當備樂石，以奉刻詞。」茲以書來，石既就礱，紀弗可後。乙巳上春甲子，薰篆滌毫，寓誠歷叙，因作言曰：夫所謂聰明正直謂神者，豈誣哉！忠烈王功存漢祀，雖世祿不嗣於當時，而廟食乃存於異代，蓋忠誠勳績，迄莫泯忘。英烈侯初焉非衣逢掖、道先生者。一念向正，即隸明祠。惟王與侯，胖蠻相應，如斯至者，心公忠耳。故侯卒能效順佐邦，卻殄強敵。使侯居廟堂而職臣事，殺身成仁，夫豈難能者！鄙夫身縻好爵，畏事齷齪，當言不斷，口若置箝，鼠計自營，盼視同列。苟利飲啄，縮縮循牆，鬼蜮斯靡，何有何無？若拜侯祠，有泚其頤。孟堅疇昔之夕，矚視嶽神，節仗旋歸，繽紛肅截。璧月當午，簫吹撼空，文繡兒郎，粉黛優女，畫燭椽列，夾道秉行，敬拜奉安，一無醉懈。顧而問曰：「此嬰曰社稷臣也，心實歆焉。」曰：「有親在，無伐言。」曰：「人死留名，豹死留

皮。丈夫大節，雖死猶生。睢陽之忠，常山之操。平原叱希烈，太尉擊朱泚。讀史懍懍，恨九原之不作也。神之爲神，其以是夫！」因述侯事，遡頌王忠，夙心忠鯁，不覺宣露。爲之銘曰：

正直爲神，維忠維孝。國有常經，祀典崇報。博陸在漢，擁昭立宣。雖曰世祿，不吾以延。逮及異朝，血食廟祀。爲禦隄封，叱捍潮水。毋使侵齧，虧厥疆理。至於今世，靈威若存。英烈錢侯，起身七閩。浮舶而商，致禮英靈。惟公與直，志合心傾。一誠默孚，旋隸部下。拱立廟廡，杳然冥化。東海之濱，奉祀畢虔。位號封崇，若有待然。厥敵不兢，東鄙興師。維侯助順，若響之隨。神兵千萬，陰雲擁之。敵勢旋靡，電掃風披。昭靈顯功，褒號英烈。服爵儀衛，一變綿蕞。我刻銘石，匪事夸雄。寓勸若人，知孝而忠。爲食君祿，當勇於事。事依違者，將焉用彼。致忠於君，奮不顧身。身死不死，其名永存。史傳紀績，廟食薦馨。吁嗟鬼蜮，狗苟蠅營。

宋彝齋趙孟堅記。《彝齋文編》卷四。又見《至元嘉禾志》卷二四，嘉慶《松江府志》卷一八，光緒《平湖縣志》卷九。

〔一〕輕：疑當作「經」。

〔二〕志：原作「忘」，據庫本改。

重建慈恩塔院記

淳祐五年

余幼肄舉子業，周游問學諸郡，則憩天慶坊劉氏邸絃誦所。餘暇婆娑金魚池、月波樓下，慈恩塔院比賢樓側。吳省郎說所題額，及護國保民諸大道場扁，愛其書畫婉麗，駐目翫視，不能去。亦愛金魚、月波二扁篆古而隸雅。惜三者輪奐未稱景趣耳。自余隸東學，策末第，三任從官，舊遊夢隔。及茲重來，慈恩鼎新改觀，佇立唧嗟。有老衲祖輝者揖余曰：「此院以開寶年斲地得石佛、石香鑪、相輪、舍利而建，蓋亦向來之佛院也。治平改今額。建炎南渡而隳，一塔亭亭獨存，餘悉就圯。余二十年竭力起廢，龕經繪藏，至庚午秋，開軒于塔北。辛丑歲，僧堂重創，大殿裝嚴，丙子至甲申而備。庫院徹蓋，鐘樓薨飛，庚子至癸卯而成。洪鍾釁冶於今春，四方建場於嗣歲。內外粗具已，方圖記刻。君周覽興概，龜趺其屬筆哉！」因喟然曰：「王荆國昔記龍興寺，謂孔氏之道易行，非若浮圖氏苦身窘形之難也，然此每失之而彼得。余前未之信也。今輝也獨能以三十年不怠志力，而中興頽圯，舊扁具在，典型不泯，而金魚、月波尺椽片瓦莫加焉。公飾故題，去舊幾相什百，此失彼得，寧不然？其有以□之歎，不自□□□□者，得無啓於斯言？淳祐五年上巳日，宣教郎、知紹興府諸暨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弓手寨兵軍正趙孟堅記。」

《至元嘉禾志》卷一八。

景陸堂宣公泉銘

并序

甘棠勿翦，峴石興思，慨念先猷，其來尚矣。若夫旌遺芳於既往，開微緒於將來，撫物興懷，即躬詔訓，風以動之，厥有深旨。欽士思泉，宜黃君之所甚崇也。君雙井太史公之諸孫，域其名，蓋之其字也。質凝堅璧，操肅稜霜，事上無諂，戢下有威，其諸古之遺直夫！尉是不興，考圖繹志，曰：「嘻，其敬哉！維治之宅，唐相宣公之遺基也。坎甃之泉，亦吾宣公之斲也。彼美人兮，窅弗可覲，幸徵其迹也。凡見其迹，如見其人，宜景其行也。表而彰之，吾惟汲汲，何昔聞之寂寂也？」於是即其基肇堂，曰景陸堂；礱石楯泉，曰宣公泉。豈徒侈輪奐、濯滄浪而已哉？端居是堂，夷夷于于，榮辱俱忘。寵內相，遷忠州，始終一節乎。漱芳斯泉，湛湛泠泠，甘辛無作，毀寶參，救陽城，恩讎兩泯乎。其然無媿然矣（二）。居心固合，於是表而彰之，景仰皆吾心乎，忠儻皆伊人乎。一物之微，善人心之樞紐乎！小子孟堅，庸嘉乃心，敬述以銘，僭其奚辭。乃銘曰：

洵美宣公，侃侃忠兮。延延英聲，千萬齡兮。匪如伊人，孰體諸心、履諸身兮。維涪諸孫，如玉溫兮。冥冥心孚，若合符兮。乃肇乃龍，高風崇兮。其夷其冷，于以鑑中扃兮。敢告後來，毋使此風頽兮，適吾之願兮。公千萬齡，如親見兮。《彝齋文編》卷四。

〔二〕「其然」下原校：「其然云云有脫誤」。

枕屏銘

夢親當思孝，夢君當思忠。夢得當思義，夢達當思窮。夢慾當思室，夢選當思崇。更貴常安恬，

楊花春晝風。《彝齋文編》卷四。

典獄箴

并序

郡糾曹鄴史君某，謂諸王孫趙孟堅曰：「凡厥官守，俱有攸箴。祇惟典獄，未之有聞。子爲我詞，將勒石以告司是職者，庶其敬戒若正。」孟堅曰：「孟堅曩司雪李曹掾，具知典司生殺從出，人命關焉。國家以仁立國，治體關焉。有陰有陽，是有刑賞，造化關焉。厥惟艱哉！嘗擬刻詞以告，然心吾心，不待告，告亦不懟；否則聞斯面發赤，告奚益？」曰：「固然。姑述以儆盤杆之銘，寧不有警中人以上可爲善惡間者？」乃爲之箴曰：

一陰一陽，主生主殺。賞善刑惡，於天是法。姑息縱姦，苛細流察。惟平厥心，乃洞毫髮。少以恕行，國體斯達。自揣而昭，恪尸是官。勿冒而居，有覲面顏。或爾所餒，閣筆睨吏。舞手而乘，重

輕易位。亦有過矯，銜明暴厲。或徇己私，或附意旨。鉤距鍛鍊，置人死地。仍有黷貨，以私蔑公。惟利是媚，如盲如聾。折抑曲鬱，冤報無窮。嗟人體膚，父生母育。孰非愛惜，鞭撲桎梏。霜饕風厲，以之成歲。不有刑章，惡淫靡制。以刑示訓，乃仁之至。用豈得已，豈伊急視。偶淪曖昧，明其匪戾。有事誣讎，排彼譎詭。執迷底滯，開讎釋懟。長吏鑑差，委曲剖示。權與勢來，有死無二。雍雍祇祇，如臨上帝。敢告凡百，警戒於是。《彝齋文編》卷四。

爲張道父贊二畫

卓杖褰裳，苔封石滑。飛泉下奔，電激弩發。對此兢兢，謹戒斯達。君子人歟，於以得檢身之法。右臨深。

謂可涉歟，或虞其澌。謂不可涉歟，已至於斯。觀此可以知《易》既濟當如未濟之時。右履薄。

《彝齋文編》卷四。

二牛贊

松崑盛生臨老融畫，煙雨館作。

川平草肥，竟日忘返。及爾還歸，山昏路遠。噫，吾竊笑夫迷途而見晚者也。努力深耕，瞻活大

衆。却行不前，牽拽乃踵。噫，吾每鄙夫有力不施於用者也。《彝齋文編》卷四。

爲仁師贊彌勒佛

見說你將出世，且莫只管昏昏睡。多少鶻鶻突突底，要你討場分曉理。《彝齋文編》卷四。

從伯故麗水丞趙公墓銘〔一〕

紹定五年

有宋通直趙君行之之墓在安吉州歸安縣鄉山之原。嗣子孟珪以紹定五年月日奉襄事，乞銘於某。以丙戌進士同登，有是請也。噫，天之所畀，每嗇於所宜與，此從古所莫可詰，今又重歎於君焉。君以敏悟之資，秀出璇源。方弱冠，已薦取應舉。寧考登寶位，補官右選，調筦庫之任於婺、於泰、於衢者三，又監御前軍器所，司行在草料場。踰三十年，未嘗一日忘科舉業也。故自丁卯迄己卯，以鎖廳試而舉者亦三，春闈率不偶。積階至忠翊。今上皇帝覃賚賜予換文階。舊此宗姓換階，視見服官品，忠翊則應得京秩。新制裁革，回視初薦，僅循從事，丞處之麗水。君平昔遊際貴達，方將汲引，郡侯葉公武子、趙公必愿咸知獎且薦其才，庶有成也，而君疾不可復起矣，悲夫！以半生績學之勤，裁於制，不得有其有，而下從選調，淹矣；而又奪之年，不得詣高壽。賦與之嗇，可詰也。

夫！君諱與時，年五十七，紹定四年十一月日終。上章告謝，尋通直命下，弗之覲也。曾祖伯穎，故修武郎；祖師古，故秉義郎；父希宜，故桐城令、宣教郎致仕。妻魯氏，少卿公嘗之孫女，今封令人，以男孟瑤皇姪右監門衛大將軍郊恩也。長男孟瑞，故承信郎；次孟瑤、孟璿。女四人，孫一人。奉公之喪麗水者，母弟與善也。惻爲之銘曰：

謂其可必，天則爾嗇。謂其可期，天則不可知。厚其積乃狹其施，其得人之貽。《彝齋文編》

卷四。

〔二〕庫本題下有「代作」二字。

爲宗學立愛齋同舍作祭土地文

昨歲元日，聖天子奉玉卮爲慈極壽。恩賚旁加，暨於諸生，咸免秋賦，翕上春官。繇茲甲子以往三日，實維試藝之期，是用列拜一詞，乞靈神祇，爲是禱也。然禱之罔不在吉，猶歲之罔不願豐。服田力穡，人事之盡，風雨時若，則神攸司，怠而冀倖，匪窒斯癡。某等終歲孜孜，耨荒耘耔，亦麤勤止。若夫得之於心，若或啓之，筆之於書，若或相之，陰策其後，畀收隽功，爾神其無賴哉！香明酒清，於昭將事之衷忱，非肸然覬福之爲者。神其聰明，惟其人而祐之！《彝齋文編》卷四。

祭土地興文王文

神泣吾學，何莫不司。況羣試春闈，由是服命王官，允爲重事，其敢不告？酒殽具登，馨香苾芬，達神之靈。神將若曰：若愿而勤，業精行成。是日也，畀清明其神氣，鬯於而詞，決科如拾芥然。神其懋乎此忱。《彝齋文編》卷四。

同諸暨縣官祭江陰史君趙監簿文

孟堅等仕通德里，仰喬木家。欽止令聞，玉粹無瑕。所積者厚，所務必遐。公侯衮衮，大纛高牙，指日可詣。誰謂一麾，竟止斯邪？識與不識，莫不爲之痛悼而咨嗟者也。祇率寅僚，旅申酌奠。稽首陳詞，有淚斯泫。而孟堅者，丁年學校。行藝尤欽，擇交不苟。義同斷金，彼輕且猥。錯立如林，人虎我鼠。未始兢心，涇涇渭渭。允有知音，清鐙相對。夜漏沈沈，擁鑪促膝。吾伊苦吟，歲寒高節。屬望允沈，方圖依倚。愴判古今，遡念疇昔，心攢萬針。此孟堅所以出位摧頓，俯仰未艾，不知涕泗之橫襟。矢詞弗翦，一寫真忱。九泉有知，於茲鑑歆。《彝齋文編》卷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

祭女文

年月日，母兄遣幹者施椿遠將祭奠，告於亡女趙氏五三縣主孺人之靈。吾女縣主，喚復應否？哀哉！吾腹誕吾女，僅汝及長，愛之鍾也。生而慧，成人而淑，盛年而夭云亡，未之信也。相望千里，病不及視，死不及訣，殮不及臨，痛之甚也。報訃兼旬，茲甫舉挂，又莫親往，遣阜代祭，哀抑至也。家釀清冽，汝飲斯便。以酌生芻，汝歆饗否？吾詞悲惻，汝知聞否？哀哉！汝幼而長，甘苦吾同，歷叙於茲，汝其聽取。汝未及笄，儼已成人。承順色難，了無齟齬。吾家儒素，攻苦淡泊，習以安之。組紆縫紉，教輒通解。待人接物，婉委春容。人皆汝期，壽考成立。自議姻盟，祇慕閭閻，不量齊大，竭力遣嫁。汝兄三年，奔波於外，一縷一物，親辦親營。必當汝心，不計難易，汝所知也。從人以來，十有四載。良人諧汝，姑嫜恤汝，妯娌友汝，族黨姻盟，咸愛敬汝。上下內外，媵妾皁隸，無間言於汝。表汝爲人，有可尚者。閨內之事，於汝屬也。惟母及兄，亦汝期也。汝自豎立，克負荷也。天何慘諸，畀汝淑質，不長汝年。斬焉中天，又無嗣息。璧碎雲飛，空中聲滅。聞者悼悵，何況所親，何況骨肉！若罔知覺，木石其心。汝訃之來，母之與兄，適皆在病。哭枯無淚，跼絕無聲。逾今兩旬，行住坐卧，唯嘸唯泣。思汝面目，想汝平生，一見無門。冥冥夢覓，亦莫再逢。苦痛苦痛，何可復說！汝無別病，惟苦脚氣。頻年發動，現視爲常，祇道宿疾，豈謂喪生？去冬極寒，書

來說病，固知增劇。滿望春和，可從藥喜。早知遽爾，作急救療，豈至斯邪？汝最解事，多慮多思。親睦姻聯，殫力逢迎，惟求禮貌。心之所詣，力有不加，營耗精神，病亦由此。去年此時，兄將之官，母病在道。旅泊煙雨，問藥醫師，汝翁汝夫，深相存卹。汝日繼夜，衣不解帶，調侍藥餌，備極孝心。況在少年，不惜支體，救親病患，如古孝烈。使爲男夫，忠孝應至。及吾病退，揚帆啓行。送吾城西，雲壑塔院，閣淚告別，不忍舍吾。吾在華顛，每遇風燭，未經年歲，翻哭汝喪，哀莫甚此！汝既云往，所可無憾。惟在送終，聞自瞑目，厭於有尊，拘忌過多，屏從別舍。爲人子婦，豈是孤魂，欲遷蕭寺，尤非禮式。汝之靈爽，冥默之中，應念何咎，生死遽殊。昨爲同室之人，今爲舍外之鬼。母兄致書，曉汝尊者，即安汝匱，姑停竹西，徐議歸藏，必有攸處。汝其安止，毋恐毋驚，以順命分。英氣不消，再生必遇。悲隨念到，萬萬千千，哭已無腸，且此收拾。遇汝每七，薦供於斯。百日期年，及至攢葬，須再祭聞。哀哉哀哉！吾女吾女，止於是邪？止於是邪？高天高天，訊問不應！

《彝齋文編》卷四。

祭持要弟文

年月日，兄弟某等祭於孟三節推帥僉文林之靈。嗚呼！騏驎千里，出門斯蹶。寶璧墮地，應手碎裂。惜哉傷哉！惟汝聰明，肇自弱齡。翩翩文思，下筆不停。年未及冠，胄薦標名。南宮前龜，拾芥

取青。充其餘力，學靡不成。隸古題勒，字法勁精。吟工雜著，既博且宏。施於宦業，綽綽有聲。三任五考，奔波不少。自吳入淮，幕府選表。瞥飛五鶚，榮勳亦早。來歲爲期，秩改班到。遠業窮官，期汝非小。冀汝騰驤，門戶有耀。天乎不仁，竟爾已焉，不使之終老邪？方汝疾殃，相望一方。莫究病源，攻其膏肓。或云服餌，厥匪溫良。果因之而致損傷邪？抑一定者數，不可加其短長邪？爾兄在都，聞汝病亟，相從訂訊，日者龜筮。布蓍算揲，咸弗謂吉。短燭寒宵，相顧失色。的報未來，莫爲汝詰。維揚急脚，言訃歷歷。曰季冬九日，日未斜側，天亡若人，鵬鳥入室。又相與掩泣銜哀，猶冀此言之非的也。誰謂汝之俊偉，汝之充碩，奄然一逝，真成永隔？嗚呼哀哉！最汝悲者，丁男未育，親髮半白。及此云亡，鬢變允極。命汝之繼，歸汝之骨。事貴從長，未應倉卒。書報汝父，相與細繹。尅日舉挂，招汝魂魄。汝尚知否，吾淚血滴。尚饗！《彝齋文編》卷四。

繁昌縣學南豐祠堂祝文

維年月日，具官趙孟堅謹以清酌之奠，告於南豐先生中書曾公。孟堅初抵邑，莫謁學宮。堂廡之東，祠曰三賢，問賢謂誰？曰：先生闡文，記邑興造，荆國王相，記學之成，爰並祀茲；蔡相確嘗令邑，因麗焉。孟堅曰：嘻，是得例曰賢乎？且荆國曩列從祀，聖天子詔其曲學謬差，媒進小人，基禍誤國，屏而斥已，疇敢復存？確鬼蜮姦，造謗滔天，誣蔑我宣仁聖烈太后，埽除正人，以致敵難。罪

通於天，誰其□□，薰蕕罔銓，徒以令故，而齒是諸？伊蔡與王，並從斥徹。維先生高名清文，是敬是式。儻及在元祐、建中靖國間，則必偕紫微，中立輔正，決不爲布之黨姦也。奉祠敬止，繇今丁祀，籩豆犧牲，分享於祠，視從祀禮。爰率學徒，昭告以聞，尚饗！《彝齋文編》卷四。

告曾高祖墓文

吾家渡江，卜居廣陳。已逾百年，衣冠爲盛。紆青拖紫，殆幾百人。以科第進，僅十六七。朝紳旄節，前後相輝。以舉改秩，則方再見。孟堅何幸，學校竊第。考舉晚選，乃兼叨忝。允藉祖宗，福蔭斯及。知本知報，懇懇寸心。誓殫廉勤，期於無墜。之邑將行，束衽昭告。惟我祖禰，益加庇康，俾暢官業。《彝齋文編》卷四。

告祖考墓文

我祖云往，家運中屯。我父苦辛，曾蔑小泰。祖及見孫，期於有立。父屬爾子，勉從奮興。孟堅兒時，慨體先志。力貧向學，獲竊末第。一紀從官，三任改選。分邑暨浦，指期駕途。拜墓告虔，俯仰感慨。惟我祖考，福蔭加崇。由是而之，績業更茂。《彝齋文編》卷四。

告伯祖桂陽史君墓文

孟堅兒年家否，貧無學資。惟公延師，收拾教誨。伯祖母氏，顧憐尤至。中間辜負惟多，曾無過尤，撫存彌厚。歷歷恩紀，每圖報酬。竊第有年，甫茲晚選。謹廉自奮，未脫儒酸。惟有報心，皎皎常在。向云寸進，須表毫絲。試邑將行，跼躬敬告。慨念夙昔，百酸攪腸。再拜申詞，淚落清奠。

《彝齋文編》卷四。

繁昌上元醮青詞

天官賜福，節届上元。雷治葳祠，祐祈闔境。潔涓齋宇，揚闡科儀。山圩高下之不齊，雨暘調釋之必中。鬲江之風塵貼息，編戶之生齒繁熙。一稔所綏，四民攸藉。期年報政，儻容負邑之畢償；三時無虞，盡荷天祺之覃祐。《彝齋文編》卷四。

丙午上元暨邑醮青詞

淳祐六年正月

一雷生息，撫宇得專。終歲平康，穹蒼所賜。當上元之錫福，殫下悃以祈慈。伏念臣孟堅麤秉直心，冒當劇邑。獄訟簿書之至猥，敢怠官箴；豐穰歉泰之靡常，匪由人力。惟福善禍淫之鑑，燭爲公徇私之心。既慮戕人，寧俾佚罰。扶持正直，遇青天白日之明；殄殛凶姦，施掣電轟雷之手。《彝齋文編》卷四。

安吉州司理院上元醮青詞二章

福善禍淫，乃造物昭明之鑑；賞功罰罪，亦皇家信必之條。當上元醮祀之期，伸衷赤籲天之悃。祈禱初無冀倖，生殺惟願常公。被灑園扉，延崇旋極。竚高穹之俯格，鑑跼地之忱誠。罪誤之徒，密從護宥；舞文之輩，亟請冥誅。

天官行世，錫福維時；臬掾歲祠，禳災是禱。伏以猗頑犴市，至率無良；溥博鴻禧，覃周靡間。期當上節，乞芘終年。冀鑑祐於皇穹，常妥妥於赭服。潛銷瘡癘，三時無告病之囚；式措刑章，闔郡有懷生之樂。《彝齋文編》卷四。

代君澤弟追薦亡室俞氏青詞

執手偕老，痛傷中路之分携；覲形何能，惟叩高天而追悼。陳情慘怛，希鑑穹隆。伏念臣某妻臣妾某坎壈微生，夭閼薄命。輦囊附臂，雖更三載之期；藥裹纏身，曾無一月之適。頃乖調於夏律，俄殞墜於秋花。夢覓冥冥，忍啓香奩之舊；魂遊邈邈，須憑仙笈而升。或滯沈淪，悉祈湔滌。伏願一忱昭格，三極垂慈。人間塵劫之輪迴，蛻從超脫；海上仙山之縹緲，飛渡逍遙。《彝齋文編》卷四。（以上祝尚書校點）

全宋文卷七八七八

王南一

王南一，晉江（今福建晉江）人，紹定二年進士。淳祐間通判漳州。見道光《福建通志》卷九三、一五〇。

淳祐增脩清漳志序

漳隸閩接廣，要郡也。郡舊有《圖經》，續謂之《志》。國朝自祥符至嘉定二百餘年，屢經刊輯，推以古今，撮其綱要，序詳之矣。缺七八字載其間郡事，豈無關於風化之本原，生民之利病？失今不記，則建新學、闢貢宇者誰與？置社莊、立小學者誰與？奏罷高荒俵寄產錢，納苗米聽民自槩量者誰與？奏代納民丁，罷鬻鹽議，行募役者誰與？創龍江書院以廣教養，創虎渡橋以濟往來者誰與？淳祐己酉冬，郡文學趙君崇琰請於郡侯寺丞章公曰：「公自下車，若學校，若貢闈，若溝渠城關之類，靡不脩舉。獨《清漳志》板老字漫，若何？」公曰：「余始至，欲脩故府所藏《南北史》，奪於勦山寇

而未遑行。將受代，不及事矣。是舉適契予心，君其主之。」趙君力董厥事，旁搜博采，正訛補闕，易而新之。屬南一紀歲月。南一以章公之政足媲前脩，趙君之請足□後世，於是書。《清源文獻》卷一○。又見萬曆《漳州府志》卷首。（李文澤校點）

高 桂

高桂，字德芳，其先開封祥符（今河南開封）人，居鎮江府（今江蘇鎮江）。紹定二年進士，除廬江縣主簿，兩淮制置使司參議官，遷知高郵軍。累官至樞密使，扈從海上。厓山之難，與陸秀夫同赴水死。見

《宋史新編》卷一七五，《宋季忠義錄》卷七，《至順鎮江志》卷一九。

靈順廟記

塘埭山一峰崒嶭，夔出萬有之表，左瞰大江，右頰修嶺，河源演迤，環遶前向，山脉起伏，拱護後岡，天造地設，寔爲京口奇觀。祠五顯于其上，昭地靈也。歷年滋久，舊宇寢頹。嘉定甲戌，羅允諧、盛拱辰哀楮興工，鼎創獻殿，規模開拓，視前過之，然正殿尚缺。淳祐甲辰，王之杞等既建大殿以安聖像，又翼兩廊以隆廟貌。初，殿基偪山，後多爲窶人斲土以貨，日朘月圯，存不能半。至是始

植木以培後岸，塹溝以限人跡，屏蔽周密，基址堅固。廟門有街，歲久多壞，則又一新甃砌，東西凡百餘丈。景定辛酉，垣墉棖桷間以損告，何有元等撤弊而華，飾舊而新，疇曩功績始得無廢。諸公屬余記，辭不獲，于是爲志修建之歲月。至若述明神發靈之迹、紀古徐闡祠之因，有廟之舊碑在。《至順鎮江志》卷八。又見光緒《丹徒縣志》卷五四。（黃錦君校點）

謝奕修

謝奕修，台州臨海（今浙江臨海）人，采伯子，理宗謝皇后親屬。歷通判臨安府，知湖、婺、溫、衢等州，兩浙提舉茶鹽。寶祐四年以中奉大夫、太府卿除秘閣修撰、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開慶元年除集英殿修撰奉祠。見《寶慶會稽續志》卷二，《癸辛雜識》後集，《晞髮遺集》卷下，《咸淳臨安志》卷五〇，《宋史》卷四六《度宗紀》，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一五。

跋李公麟九歌圖

淳祐二年

是歲首夏五日，謝奕修借臨於青嶼，且恭自撫寫，皆僅得其一二耳。《清河書畫舫》卷八上。又見

跋東坡書天慶觀乳泉賦

淳祐四年四月

《乳泉賦》不待多贊，特恨此軸尚有餘紙，安得起坡翁書滿卷後耶？天台謝奕修書于西湖，淳祐甲辰首夏望後二日。《石渠寶笈》卷一三。又見《珊瑚網》卷四，《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〇。（黃錦君校點）

龔基先

龔基先，字平叔，高郵（今江蘇高郵）人，徙鎮江（今江蘇鎮江）。入太學，登進士，調宿松尉、廬江令、淮東安撫司幹官。出入行陣，以功遷知淮安縣。累遷監察御史、大理少卿。歷知和、滁、岳、鄂、廬、福等州，常德、寧國二府，曾兩知池州。遷樞密副都承旨，終太常卿。平生愛惜士類，率諸鄉達創淮海書院，以處淮士之流離者。見《至順鎮江志》卷一九。

貴池齊山壽字巖題名

嘉熙三年二月

嘉熙三年春分日，高沙龔基先約廬山江萬里、古峴楊義、吳郡陸德興、儀真沈興、□沙潘律、會

稽□遇順、錢唐陸德新、新安金應孫、四明孫願質同遊題。民國《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卷一三。

壽字巖再題名

淳祐八年二月

齊山爲池陽勝概，高沙龔基先平叔舊假守是邦，嘗屢履茲巖巖。去之十載，強圉協洽被命再領郡檄節。踰年驚蟄後十六日，偕郡佐雪川趙汝浥德□、永嘉侯桃壽□、邑令毗陵趙希楊宗良、郡守□宣城奚雲虎鳶召勸相東作于茲，□坐山之密。是日膏雨霰霖，雷始發聲，因感泉石之如舊而歲月易□□也，□氏名於石。民國《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卷一三。（以上黃錦君校點）

黃 朴

黃朴，字誠甫，福州侯官（今福建福州）人。紹定二年舉進士第一。累遷著作郎。端平二年出知安吉州，進吏部郎、知泉州。嘉熙中爲廣東提舉常平、轉運使。淳祐元年知漳州，有惠政。見《淳熙三山志》卷三二，《南宋館閣續錄》卷八、九，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一二六。

經制述作如何論

事至於極而難乎其繼者，是殆聖人處世變之窮，而非其心之所樂也。夫道散而法始立，質喪而文始興，曾謂聖人求詳於法、求工於文哉？法足以盡物之變，文足以窮理之奧，後有作者，固無復加於此矣。然太朴日散，至德日離，聖人之心未始不逆料異日之難乎其繼也。聖人雖知異日之難繼，猶將汲汲而爲之者，其殆憂世變之愈窮，不得已焉，曲爲之制，詳爲之說，則來者尚有稽焉耳。經制述作至周公、仲尼而極盛，亦至周公、仲尼而始窮，世變亦可睹矣。吾是以悲二聖人居道之窮，不得如古先聖人之爲開端於先，而使繼之者猶有所增益也。然則經制大備、述作大明，非二聖人之心明矣。經制述作如何？請申王通之說。夫法所以防情也，文所以宣意也。吾欲詔天下、示來世，自非經制之詳，述作之備，則其傳也不久。雖然，斯二者非聖人意也，勢也。人情未漓，何以法爲？真意相與，何以文爲？自穴居結繩易而爲宮室書契，君子知黃帝堯舜之通變，已不能無異於伏羲神農之舊，則法固不必詳也。自八卦之畫重而爲六十四，君子病文王之費辭，已不逮伏羲氏之省文，則文固不必多也。是故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原於大道之既隱；博而寡要，勞而無功，咎在文籍之太繁。吾固以爲周公經制之備，非求備也，世運至成而已極，雖欲不備焉不可也。仲尼述作之詳，非過詳也，斯文至春秋而將墜，雖欲不詳焉不可也。二聖人處時之不幸，是以極意而爲之，非其所欲也。何者？君

臣名分、朝廷禮節、車輿服御之制，冠昏喪祭之儀，周公處之盡矣；後世有周公焉，莫能加毫末於此矣。天地之所以位，日月之所以行，鬼神人物之變，仁義禮樂之實，孔門講之熟矣；後世有夫子焉，亦莫能加毫末于此矣。周公、仲尼曾以是爲誇乎？蓋自三皇至於周，如一陽之生於《復》，而將變於《姤》也。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迭尚，至是周矣，此周公所以詳其法，吾夫子所以備其文歟。然自六典致太平之後，世之言治者卒莫能紹六典之遺則；自六經垂世之後，世之爲文者卒莫繼孔氏之餘音。則以二聖人先爲之極，而後世難乎其繼耳。嗟夫！法備於成周，由成周而下，法無取焉；文盛於洙泗，由洙泗而下，文無觀焉。二聖人之心，非不知異日事勢之必至此也，亦念夫世降而周，三光五岳之氣將散，人事備矣，風氣漓矣，吾恐後世因之，不知太平之盛典，聖學之大全，非吾之責而誰責？是用事制而曲防，博學而詳說，立爲成憲，以俟後聖，千載而下，尚庶幾如吾意之所期。而卒不果也，豈不悲哉！生於周孔之前者，率五百年而一遇聖人；生於周孔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焉。事極乎盛者，其終必衰。故君子欲觀聖道，常願如大道爲公之世，停蓄不露，不願如周公孔子之事，極盛而無餘也。此非吾之臆說也。周公、仲尼復起，無以易吾言也。太公報政，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則欲簡而不欲繁，周公之心也。仲尼嘗謂：「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則著書立言又豈仲尼之得已乎？不得已而猶爲之，聖人之志益可悲矣。然則經制至於大備，述作至於大明，其殆救時之弊，濟道之窮，開天下後世之惑，雖欲效黃帝堯舜氏之爲，而不可得也。世之惑者不諒聖人之心，不知世變之不可驟返也，學清虛者病法制之繁，於是乎有剖斗折衡之說；尚慘刻者病文字之多，於是

乎有坑焚絕滅之說。愈變愈下，道術益爲天下裂矣。獨不思返天下於太朴，示學者以無言，斯說也而果可用於周，則周公、孔子已爲之矣。周孔之所不能爲，而後世欲強爲之，非愚則狂也。雖然，周公之事不得而見之矣，宣尼之業誰實紹之？王通氏講道河汾，竊有志焉，屬之王通氏可乎？曰：王氏支離，支離者不得其雅也。若孟軻氏，醇乎醇者也，井田經界本之周公，仁義性善傳之孔子，孔子而下，孟軻氏一人而已，軻死而後，不得其傳。故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孟軻死，百世無真儒。」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論學繩尺》卷五。

廣州仙湖題刻

嘉熙四年七月

嘉熙庚子孟秋，長樂黃朴成父約同郡唐璘伯玉、莆田劉克莊潛夫泛舟仙湖。湖多怪石，其二峰尤壯偉，乃宅厥中而作亭焉。左盤右踞，勢若相向，而巖巖挺立，又類乎守道不屈者，遂磨崖以識之。

《金石續編》卷一五。又見嘉慶《羊城古鈔》卷七，道光《廣東通志》卷二一三，道光《南海縣志》卷二八，《九曜石刻錄》第八頁。

漳州虎渡橋記

淳祐元年

漳之北溪，源發臨汀，循兩山而東，衆流赴之，匯于虎渡，南入于海。渡當溪海之交，飄風時至，篙師難之。舊有飛橋，聯艘以濟，搖蕩掀簸，過者失容，腐黑撓摧，疲於數易。嘉定甲戌，郡侯宗正少卿莊公夏更治之，纍石爲址，輿梁其上而亭焉。後二十四年，嘉熙改元，橋圯于燬。今禮部侍郎侍講李公韶以集英修撰來守是邦，聞之蹙然曰：「是南北往來一都會，其議所以經理之。」有建議者曰：「梁用木而屋之，非計也。今易以石，毋屋焉則善矣。」時郡無蓋藏，幾寢。公乃輟私帑，又蠲南山招提非時科歛，俾出萬緡以相斯役，聞者胥勸。郡人陳君正義、佛者廷濬與其徒淨音、德屋、師照、法聳奉命惟謹，南走交廣，北適興泉，露宿風餐，求諸施者。時鄉大夫顏公頤仲持節八桂，莊公嗣子夢說貳郡五羊，捐貲佑之。更造如前計，其長二千尺（二），趾高百尺，灑水一十五道。梁之跨于趾者五十有八，長八十尺，廣博皆六尺有奇。東西結亭，以憩往來者。靡錢楮三十萬緡。經始於戊戌二月，其告成則辛丑三月也。是歲，予被命守漳，獲踵後塵。別公里第，公念橋事不置，俾余記之，曰：「余將指南越，橋方庀工，輕舸絕江，進寸退尺，眩目怵心，大類扶胥黃木間。今茲入境，樂其有成，屏車從橋，憑高眺遠，樵歌牧吹，相屬于道，風景之夷曠，波濤之激壯，鳥獸之鳴號，黿魚之出沒，獻奇騁怪，如在几席之側，誠一方之偉觀也。」嗟夫！臨不測之淵，興未必可成之役，工

夥費廣，財殫廩絕，世之能臣才吏猝未易集。就使能之，其駭民聽豈少哉！公懇惻至誠，未嘗疾言遽色，一鄉善士，咸樂奔走，竟能成公志。余乃知自用之智淺，資人之功深也。方斯役未就，支海之橋，填淵跨壑，雄偉宏壯，孰若清源、萬安之石？昔梅溪王公賦萬安也，嘗有山川人物兩奇之嘆，以此較彼，殆似過之。余乃知立事惟人，今人未必不古若也。公自漳歸，杜門掃軌，若將終身，詔強起。公方將當大任、決大議，推是心以往，豈特一橋之利濟哉！若夫護橋有田，主田有僧，勿以勢攘，勿爲計取，莊公記文在，公又嘗聞于朝矣，故不復書。嘉靖《龍溪縣志》卷二。又見萬曆《漳州府志》卷一八，《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一〇六，乾隆《龍溪縣志》卷二四，道光《福建通志》卷二九。（以上劉琳校點）

〔二〕二千：《古今圖書集成》作「三千」。

藍震龍

藍震龍，寧宗嘉熙時進士。

宋象州簽判從政張雷夫人詹氏壙銘

嘉熙三年十一月

夫人姓詹氏，故簽判張公之配也。辛巳哭公於象州，挈孤扶柩，還葬小湖口。世系勲業，舊宰程鄉趙公銘之矣。壬辰冬，改葬安塔岡。不銘，懼再告也。夫人生于丁酉五月十八日，以己亥六月十九日終，享年六十三。男汝極，光先奉其柩葬簽判公之右，以己亥十一月十九日掩坎。進士藍震龍銘曰：

世建昌，家潮陽，嬪於張，是爲上幕公之夫人兮。淡而樸，淑而莊，貧而能樂，貴而能忘。仁也柔而義也剛，廉且潔而謙且光。嗟哉夫人！如彼美玉兮，闕於塔之岡。其闔德之秀有不容泯兮，與天地而久長！道光《廣東通志》卷二二七。（楊世文校點）

鄭 起

鄭起（一一九九——一二六二），初名震，字叔起，號菊山，福州連江（今福建連江）人，思肖父。嘗應聘主無錫縣學，晚居西湖長橋，扁其廬曰「水南半隱」，潛心窮理盡性之學，造詣益深。欲毀舊太極無極說，別作《太極書》，未竟而卒。時景定三年，年六十四。著有《清雋集》（存）、《倦遊稿》。見《先君菊山

翁傳》（鄭思肖《心史·雜文》），《南宋文範作者考》下。

洞庭君山辭

時附戍蜀船行

山爲君兮水爲臣，水爲臣兮象爲兵。君有定位兮兵無定形，知山知水兮知君臣之性情。不知師不知比兮，又奚知用兵之精？余經山之外兮，睹山水之杳冥。佳氣葱鬱兮，或天香而龍腥；煙雲變化兮，或狗狀而人形；風濤汹涌兮，或崖立而天平。或夕陽兮漁歌，或曉霜兮鐘聲。或雪下兮鴈叫，或夜半兮鼃鳴。或仙人張樂兮，霞珮之駢駢；或神丁從駕兮，車騎之鱗鱗。冬寒春暖兮，湖草幾番之青；今來古往兮，人物幾代之廢興！嗟余行役兮，顧鬢影之星星。無由登山臨水兮，與鷗鷺盟。北風吹袂兮，又將之荆。徘徊不忍去兮，聊以歌而行。《清雋集》，知不足齋叢書本。又見《南宋文範》卷三。

辭弔富沙梨山大王祠

唐詩人李頻也

梨山之陽兮有廟煌煌，州人祭享兮醺酒椎羊。王之未死兮守土此方，王之既死兮州人不忘。建山之峭兮建水之長，建杭之粲兮建茗之香。州人禱福兮王錫吉祥，魂之來歆兮雲旗央央。蛇虎遁伏兮松桂芬芳，梨花燁燁兮王之甘棠。自古詩人兮憔悴異常，王之爵位兮何嗇于唐（一）。昔駕五馬兮今衣袞

裳，詩人之窮兮詩人之昌。《清雋集》。

〔二〕兮：原無，據本文句式補。

招魂酹翁賓暘

君之在世帝敕下，君之謝世帝敕回。魂之爲變性原返，氣之爲物情本開。於戲！龍兮鳳兮神氣盛；噫嘻！鬼兮歸兮大塊埃。身可朽，名不可朽；骨可灰，神不可灰。采石捉月，李白非醉；耒陽避水，子美非災。長孫王吉命不夭〔二〕，玉川老子詩不侔。新城羅隱大奇特，錢塘潘閔終崔嵬。陰兮魄兮曷往？陽兮魂兮曷來？君其歸來，故交寥落更散漫；君其歸來，帝城絢爛可徘徊。君其歸來，東西南北不可去兮；君其歸來，春秋霜露令人哀。花之明，吾無與笑；葉之隕，吾實若摧。曉猿嘯，吾聞淚墮；宵鶴立，吾見心猜。玉泉其清可鑑，西湖其甘可杯。孤山暖梅香可嗅，花翁葬薦菊之隈。君其歸來，可伴逋仙之梅，去此又奚之哉！《清雋集》。（以上王曉波校點）

〔二〕長孫王吉：疑當作「長吉王孫」，指唐詩人李賀。

汪 濟

汪濟，字伯溱，徽州休寧（今安徽休寧）人。紹定二年特奏名進士。見《汪氏淵源錄》卷八，光緒《安徽通志》卷一五五。

養性事天論

天之所以賦我者，未嘗有異也。惟其無異也，於是人其天者，能周旋從事於其間。性外非天，天外非性，性何所養，天何所事哉！惟夫一毫私僞有以介之，求其所養而莫知其所養，求其所事而莫知其所事，天人判矣。彼人其天者，動靜語默，舉皆天理，流通洞達，如履吾室。方且相與從事而無所異，不知性之爲天，天之爲性也。夫人之情，信於其所可見，而疑於其所不可知。彼見天而不見性也，吹爲風，呵爲雲，□爲溫，呼爲響，怒爲慘，喜爲舒，豈無所自來哉！性天妙矣，人之賦於是者亦均矣。性之所以爲性者如是，則天之所以爲天者，亦如是也。知夫此，然後可論孟軻之言。觀其以養氣對公孫丑之問，次之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嗚呼微哉！此養性事天之奧旨也。太虛邈如也，一性之真，太虛如也。求有所養，僞而已矣，果能與之從事耶？惟養之於未始可養，而

事之於未始有事，方其真誠不虧，混然而□，所謂陰陽造化之妙，消息盈虛之理，皆不能外，孰爲性，孰爲天耶？若夫因物而見，則物奪其目；因聲而聞，則聲奪其耳；因理而言，則理奪其心；因事而陶，則事奪其形。與物波流，而況性邪！況養之與天從事邪！軻之言蓋有得於子貢、子思之遺意矣。子貢之贊夫子，曰「性與天道」，是人之性，有天存焉。子思之著《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天之命，有性存焉。在性有天，在天有性，孰謂不能相與從事於其間邪？且莊周蔽於天而不知人，故溺於虛無之論；荀卿蔽於人而不知天，故膠於性惡之說。周之所謂天者，天其天，而非吾所謂天；卿之所謂性者，性其性，而非吾所謂性。性、天之妙，歧而爲二，安得軻之人而與之論性、天哉？告子，學軻者也，至於言性，宜其有得於斯。今乃取混然之妙，一變而爲杞柳，再變而爲湍水，又變而爲食色，支離蕩析，無有定論。且不知所養，又烏知所以事天哉？軻書七篇，於性命之說尤詳明。欲知性、天之說者，當自《孟子》始；欲知孟子之說者，當自養氣之說始。嗚呼微哉！《汪氏淵源錄》卷八，明刻本。（尹波校點）

沈平

沈平，號東臯，嘉興府崇德（今浙江桐鄉西南）人，一說烏程（今浙江湖州）人。雅好作文，鄭清之、吳潛皆與之游，薦於朝，欲官之，辭疾不赴，人稱沈處士。著《東臯遺稿》、《烏青記》四卷。見《烏青文

獻》卷九，《吳興備志》卷一一。

烏青鎮酒正題名記

嘉熙三年七月

雲起膚寸，能雨天下。不書其微，孰考其著？此烏青酒正題名所由作也。陽羨莊君挺，名家秀大，所居官不以糴貴而酤不平，不以物貴而居不葺，薰爲和氣，播爲能聲。大司徒侍讀史公、計使煥章曾公聞而薦於朝。與余有吟編舊，往日過余曰：「惟此榷酤之職，自建炎間創於殿司，歸於版曹，隸於計臺。置官以來，題名未立，咸無考焉。今將揭石於廳之左，哀前政之名列於上，冀後政之題繼於下。他時，吏見之曰：『是不曠官也。』民見之曰：『是不病民也。』名斯存，道斯存也。今及瓜，西山爽氣生即指歸，請爲我言之。」余曰：「諾，是可書矣。」嘉熙己亥中元日，東皋叟沈平記。光緒《桐鄉縣志》卷二四，光緒十三年刻本。又見《烏青文獻》卷九。（沈治宏校點）

林宗偉

林宗偉，嘉熙間人。

重修靖節祠記

嘉熙二年〔一〕

先生柴桑故里有祠舊矣。今宰葛君，曩因行役，嘗謁其下。後十年來長斯邑，下車見士民，首問：祠無恙乎？對曰：圯日甚。嘆曰：茲其可緩！迺謀新之，計工度材，會其直以付圓通主僧經營之。云云。舊有公田二十餘畝，用贍於守者，後侵於豪民，復增給五十畝。奉安有日，走書抵廬陵，俾記其事。乃言曰：今之爲令者，官府治，帑庾充，斯稱賢矣。云云。況邊方孔棘，江面戒嚴，俟所居當風寒急處，獨汲汲於此，成之亟而慮之遠，非識見異流俗、爲政知先後者，其孰能之？抑僕聞世之高先生者，徒知其不屑仕進，委懷觴詠，遯世無悶，如古逸民而已，其胸中所存，知之者少。以予觀於先生，非可以隱士論。自以世晉大臣，同國休戚，不忍代運遷革，褰裳高逝，不污其節。雖鴻飛冥冥，贈繳何慕，而中心憤懣未始一日忘，豈以潔身爲高哉！夷齊箕子之感，夔虞稷契之思，其志深矣。云云。使先生得英主而輔之，劉裕雖姦雄，何遽得志！人必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是豈以出處顯晦論耶！葛君名崇節，字陶翁，觀其名字可以知其志。予書此復命，且歌三章云。廬山之高兮其上接天，雲煙杳靄兮疊障飛泉。有美一人兮紉蘭結茝，徜徉其中兮何有歲年。載歌曰：廬山之雲兮朝出而暮歸，變化翕忽兮明晦無時。至人御風兮雲承其旗，有翩者鶴兮來驂我騑。又歌曰：廬山之泉，涓涓其流。飛瀑濺濺兮，其淵幽幽。行吟醉卧兮，以濯以漱。游者如斯而未嘗往兮，于嗟先生淹此

留。《永樂大典》卷六七〇〇。（刁忠民校點）

〔二〕年歲原無，據《永樂大典》卷六六九七補。

滕處厚

滕處厚，字謹仲，又字景重，號己齋，又號恕齋，全州清湘（今廣西全州）人。邃於《春秋》，名動場屋。嘗從魏了翁遊，了翁奇之，留置門下教其子。後調柳州馬平簿，再辟潭州甘泉酒庫，兼帥幕。居官守正不阿，易簀時談笑賦詩而終。見魏了翁《清湘滕景重己齋銘》（《鶴山大全集》卷五七），《萬姓統譜》卷五七，《宋元學案》卷八〇，《宋元學案補遺》卷八〇。

與魏了翁書

漢人謂士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夫能壞於天子之庭者，必其未嘗修之於家者也。《鶴林玉露》

丙編卷六。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八〇。（吳洪澤校點）

施 樞

施樞，字知言，號浮玉，又號芸隱，鎮江府丹徒（今江蘇鎮江）人。紹定中屢舉不第，始學詩，爲江湖詩派詩人之一。端平、嘉熙間曾任浙東轉運司幕屬，又嘗爲紹興府僚。淳祐三年爲從事郎、知溧陽縣。作品今存《芸隱倦游稿》、《芸隱橫舟稿》各一卷。見以上兩書卷首序，《景定建康志》卷二七，《兩宋名賢小集》卷二九五，《宋詩紀事》卷七二，《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芸隱倦遊稿序

余下壬辰第，始學詩，間吟，殊未與意合。甲午，往來錦谿，或自家山趨京城。萍汎不羈，每多感賦，至市橋見月之句，若有悟解。及乙未秋入吳，攝庾臺幕。丙申秋，復過越，訪東畎先生，喟又少。暇日，搜故篋，得五言七言絕句，可意者僅百篇，題曰《倦遊稿》。嗟夫！自三百篇以後無詩，騷乃詩之變，五言又騷之變。余何者，輒敢言詩？然性嗜詩，時發於機動籟鳴，亦不自知其僭，姑以識後日所學之進否云。浮玉施樞書。《芸隱倦游稿》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江湖小集》卷二三。

芸隱橫舟稿序

嘉熙四年正月

樞丙申冬趨淞漕舟官，戍小廨，泊崇新門外，傍河依柳，髣髴家居。剗剗之餘，時作一二解，殊自適。丁酉，鬱攸挺變，場地焦土，轉徙不常。修繕御前諸營，投身竹木瓦礫中，奔走不暇。及涉筆冰幕，塵埃益甚。經年僅得十餘篇，非曰忘之，勢也。戊戌秋，捧檄東越，鑿石障江。因登蓬萊，挹秦望，探禹穴，訪蘭亭，上會稽中峰，謁陽明洞天。山川之秀，陶鎔胸次，間唸一聯，自謂可意，故所得最多。己亥春旋幕，董築江隄，清事始盡廢矣。嘗觀銀濤萬疊，瞬息去來，翠山數點，空遠呈露，非不足以發雅思而動雄心〔二〕，而無一語及之者，亦勢也。歲晚壩岸成，樞秩適滿，哀集舊作，共百二十題。先正詩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與樞官業偶同，遂命曰《橫舟稿》。嘉熙庚子元日，樞書。《芸隱橫舟稿》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江湖小集》卷二四。（以上劉琳校點）

〔二〕不足以：原作「不以是」，據《江湖小集》改。

釋斯植

斯植，字建中，號芳庭。理宗時僧人，駐錫南嶽寺。工詩，爲江湖詩派詩人之一，作品今存《采芝集》

一卷、《采芝續稿》一卷。見《江湖後集》卷二三，《御選宋詩·姓名爵里》二。

采芝續稿跋

寶祐四年十月

詩，志也，樂於情性而已，非所以有關於風教者。近於覽卷之暇，心忘他用，得之數篇，目之曰《續稿》，然不可謂之無爲也。寶祐丙辰良月望日，芳庭斯植書。《江湖小集》卷三六。（劉琳校點）

高 吉

高吉，字幾伯，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爲江湖詩派詩人之一，著有《嬾真小集》，已佚，清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輯得詩十餘首，收入《江湖後集》。見《江湖後集》卷一五。

嬾真小集自序

農服先疇之田畝，工用高曾之規矩。思昔與李杜論交，氣酣懷古，歌芒碭之白雲，弔梁山之秋草者，非吾家達夫乎？受知黃太史，而「蜀天巴月」之句令人雋永者，非吾家子勉乎？二公，唐宋詩人

冠冕，余不肖少驚，努力窺遠祖，不能見窗壁，歌嗚嗚，嗣遺響，固不敢不勉。今老矣，習嬾成真，耽吟成癖。深灰撥火，心手相應，亦足以發。敗囊欲癭，雖多奚爲？刪其蕪穢，姑以藉手，見古人於他日云。《江湖後集》卷一五。（劉琳校點）

張實甫

張實甫，字充聖，處州龍泉（今浙江龍泉）人。端平二年進士。嘉熙間任汀州教授。見所撰《題藏拙餘稿》，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七，雍正《福建通志》卷二六。

題武衍藏拙餘藁

平生最愛讀洪文敏所編唐絕句，手之輒不忍置。今閱此卷，何翅千里對似人也。龍泉張實甫充聖。《江湖小集》卷九三。（劉琳校點）

方萬里

方萬里，字子萬，號蕙巖。本嚴州建德（今浙江建德東北）人，移居平江府吳縣（今江蘇蘇州）。嘉定四年登進士第。寶慶、紹定間爲慶元府、江陰軍教授。紹定五年以朝奉郎知江陰軍。累官至太常寺主簿。見《吳郡志》卷二八，《寶慶四明志》卷二，《姑蘇志》卷四〇。

題武衍藏拙餘稿

端平三年五月

東坡見齊安朱廣文小詩云：「官閒廳事冷，蝴蝶上階飛。」謂其可入圖畫。適安此卷絕句，模寫景物，吟詠情致，多有可筆於丹青者，惜不遇坡之品題。端平丙申夏五，蕙巖方萬里。《江湖小集》卷九三。（劉琳校點）

陳必復

陳必復，字无咎，福州長樂（今福建福州）人。淳祐十年進士。卜居湖州封禺山中，結屋數椽，題曰

藥房吟所。工詩，爲江湖詩派詩人之一，今存《山居存稿》一卷。見《江湖後集》卷二三，《兩宋名賢小集》卷二六一，《宋詩紀事》卷六六。

端隱吟稿序 淳祐十一年

七閩山川奇秀，行建、劍以南，溪流益駛，傑峰峻崖，挺挺峭立。淳涵鍾結，發爲人物，皆瓌偉俊明，抱負之美至不減中州，故擔簦負笈來試於京者，常半天下。家有序序之教，人被詩書之澤，而仕於朝爲天子侍從親近之臣，出牧大藩、持節居方面者亦常半。而今世之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稱七閩。吾福又七閩之盛也，古爲長樂郡，縣因以名。有林君尚仁者，一日以詩來謁，讀其詩，識其爲人也。揖之進，使之坐，與之上下，議論皆纚纚可聽，知其深乎詩，而非苟於作者也，因請定交。越數日，林君又出數則以示，讀之矍然而喜，因請見全稿。林君曰：「余平生苦於吟，所得亦不少矣，然微不合我意，則裂去惟恐緩，今存者無幾何。公有命，其奚敢辭？」又數日，林君携短編以過，見之愕然而驚。離席而起，執其手謂林君曰：「子腸腑間豈皆錦繡耶？不然，何其言之多美也？」嗚呼，吾知之矣。子生於山川奇秀之區，而家於文物衣冠最盛之地，呼吸其所謂瓌偉俊明之氣，而來西湖之上，漱濯於清泠之濱，以發其胸中所有者。吾聞昔孤山有和靖翁，高風退節，凜凜可尚，君豈其耳孫乎？蓋嘗登茲山，而問乃翁舊游。今其朝煙暮雲，冉冉滿山，而昔所謂蒼童白鶴尚無恙乎？老梅玉立

如故，不知暗香疎影之句尚可得而聞乎？千百載之下，誦其詩如見其人，余意翁未嘗亡也。子行山中久矣，清風明月之夕或一遇之，翁必有以授子矣，固宜詩之多美言也。嗟夫！天下之義理無窮，而詩爲難工。昔余率然而作，今退然而悔者多矣。林君益務勉之，使余屢見而屢驚焉，則夫所以期林君者不止此。林君字潤叟，自號端隱。其爲詩專以姚合、賈島爲法，而精妥深潤則過之。每來對余言，切切然惟憂其詩之不行於世，而貧賤困苦莫之憂也。觀其志，蓋知所尚矣。余誠懼乎世之知林君者未能衆，故樂爲序其詩而表出之。後有知林君，必自此詩始。淳祐歲辛亥小至日，陳必復書於封禺山中。

《江湖小集》卷三三。

山居存稿序

余愛晚唐諸子，其詩清深閑雅，如幽人野士，冲澹自賞要皆自成一家。及讀少陵先生集，然後知晚唐諸子之詩盡在是矣，所謂詩之集大成者也。不佞三熏三沐，敬以先生爲法。雖夫子之道不可階而升，然鑽堅仰高，不敢不由是乎勉。姑哀存作，筆之是編，將以求印於運詞林之斤者，非曰自眩云爾。是爲《山居存稿》。閩人陳必復无咎書於葯房吟所。《江湖小集》卷三四。（以上劉琳校點）

釋普度

普度（一一九九——一二八〇），字虛舟，揚州江都（今江蘇揚州）史氏子。出家郡之天寧寺，繼事武林東堂院祖信，後參無礙通公得法。出主金陵半山，潤之金山，潭之鹿苑，撫之疎山，蘇之承天。景定間住臨安中天竺、靈隱。元世祖至元十四年，詔住徑山。十七年卒，年八十二。著有《虛舟普度禪師語錄》一卷（存）。事跡見該書卷末所附《行狀》。

無文和尚語錄跋

咸淳九年

道本無言，因言顯道。無文和尚不啓口，不動舌，三轉法輪，言滿天下。其嗣康上人不爲父隱而訐露之。此話既行，俾予著語。予曰：「若謂無文有語，是謗無文。若謂無文無語，口業見在，閱者於斯著眼，則此錄皆爲剩語矣。」咸淳九年冬，靈隱虛舟普度跋。《無文道燦禪師語錄》卷首。（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七八七九

方 岳 一

方岳（一一九九——一二六二），字巨山，號秋崖，徽州祁門（今安徽祁門）人。紹定五年進士，調南康軍教授。淳祐六年遷宗學博士，七年除秘書郎。適趙葵以元樞出督，辟充參議官。丐祠，移知南康軍，以杖舟卒忤荆帥賈似道，兩易知邵武軍。後知袁州，又忤丁大全罷歸。官終朝散大夫。景定三年卒，年六十四。岳才鋒凌厲，詩文四六不用古律，以意爲之，語或天出，尤工駢體。著《重修南北史》一百七十卷、《宗維訓錄》十卷及《秋崖集》（一本題《秋崖小稿》）。見《南宋館閣續錄》卷八，《宋史翼》卷一七。

本書所收方岳文，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秋崖集》爲底本，參校清工部草堂《秋崖先生小稿》本（簡稱《小稿》），復輯得佚文八十四篇，合編爲三十三卷。

秀錦樓賦

并序

直寶謨閣汪侯守歙之明年，政恬事熙，民以嘉豫。間從賓客僚吏登城西北隅，挹其山川而樂

之，喟然曰：吾先世郡人也，今吾適守于是，其得竊自比于畫錦之榮乎？乃作秀錦之樓。樓成，大會賓客落之，而使其民方岳賦之，其詞曰：

俯春城之杳渺兮，遡碧溪之紺寒。拏朝嵐與夕霏兮，秀色蔚其可餐。挹浮丘而欲仙兮，撫玉蜍以盤桓。曰山川其信美兮，吾曾祖之所家。幾何時其此去兮，竊空老于汀花。鶴千載而來歸兮，覽城郭而長嗟。皇畀予以左竹兮，豈錦衣之晝行。森戟衛之靚深兮，燕香闥其欲凝。睠童牙其予姓兮，耄老予之父兄。羌昵昵以兒語兮，肯自詫于新硎？幸里黨之我與兮，散佩犢于春耕。嘻無事其可了兮，寄吾筆于鷗盟。偉飛樓之聳翠兮，納風煙于簷楹。洗古彝之媚碧兮，與暢叙其幽情。激沙彈與豪吹兮，落孤嘯于青冥。岡巒忽其翔舞兮，紛不暇于逢迎。紫陽繚以西轉兮，倚謫仙而自矜。北黃山其六六兮，軒后軼而上征。歸問政之東峙兮，逗春霧于花屏。飄吾袂以輕舉兮，訊許聶乎深雲。紉崇蘭以爲珮兮，綴明月而成纓。受山氣之朝爽兮，截鷺波之晚清。夕陽澹其未收兮，指素娥以將升。弄林影以扶醉兮，酌吾樽于江山。曰堯民其熙皞兮，吾何心于鑄頑。鹿擾之則駭逝兮，魚自樂於深潛。審左餐而右粥兮，桁楊卧而晝閒。來牟蒨以相依兮，桑麻沃其蓁蓁。吾與客而樂此兮，覬粉社之皆春。公在樓而燕喜兮，民歌袴而遨嬉。孰有筆其如椽兮，梯青壁而劖之。醺練江以爲壽兮，取玉兔以爲卮。起祝公其少留兮，聊暇日以委蛇。《秋崖集》卷三六。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八。

茶僧賦

林子仁名茶瓢曰茶僧，予爲之賦。

秋崖人問茶僧曰，咨爾佛子，多生糾纏，今者得度，以何因緣？豈其能重譯陸羽之經，飽參趙州之禪也與？纍彼灌莽，翳于原田，扶種族之匏落，引苗裔之蔓延。繫有尼父之歎，磊若壺公所懸。彼軀體之擁腫而猥大者，君子雖器之，而未知其孰賢。或剗而中，或剖而邊，士操取飲于夜澗，鳥勸行沾于春煙。曾未若爾，出家在許瓢之後，而成佛在魏瓠之先也。試嘗爲掃除霜茁，提携出山，衣以駝尼之淺褐，喜其梵相之緊圓，與之轉法輪于午寂，戰魔事于春眠。山童敲雲外之臼，野老掬雪中之泉。瞬木上座其少休，與竹尊者而留連。嗽冰玉之一再，搜文字之五千。然後掛維摩拂，卧瀉山餅，未嘗不歎曰，奇哉此僧之精研也！《秋崖集》卷三六。

白鹿洞後賦

并序

晦翁先生去洞之六十又九年，其里中學子方岳幸得主藏書，徘徊顧瞻，有慨其嘆，蓋歲行之無幾而世變已不古矣。乃次翁韻爲《白鹿洞後賦》，招我同盟而歆之。其詞曰：

始予眺眠鹿之町疇，界白雲以爲壘，嗟五老人者之無恙，獨有覩于二千石之維良。朝予樂兮紫陽，夕予夢兮朱塘。訊風泉與雲壑，勞降嶽而陟岡。慨夫子其未遠，寧吾道之易荒！言琅琅其猶在，將彌久而彌芳。皇拊髀其永懷，一天視于帝庠。倬雲漢之昭回，紛恩溥而德洋。嘻同盟其念哉，毋諉焉于氣運，惟命義之是閑，豈善惡之可混！與有獲以詭隨，盍無悶于嘉遯。道烏在乎高深？體吾身其學問。將喻利以尺枉，抑嚮方而寸進。念日用之常行，奚先傳與後倦。今來歌而來游，尚及門之子孫。匪執經而問焉，誰與歸兮共論？予既互鄉之晚生，又主藏山之遺書。悵莫企乎前修，思盡復其舊樵。疇去籍以放紛，肆予度而予諏。二三子其來前，矩吾今之步趨。枕寒流以漱石，有書右兮左圖。儼老仙之在旁，何玉我之勤渠。日三省以澡淪，時四勿以掃除。古之人何人斯，而予肯同夫讀書城南之符也！駕長風而來思，抱明月以翔集。毋空谷其遐遺，幸聖域之優入。以經籍爲友朋，以泉石爲供給。佩猗蘭之秋香，紉芙蓉而手緝。盍歸乎來山中，兌麗澤其講習。清斯濯以自潔，起風雩而獨立。挹煙雲而進之，問孔聖之何執。將玉林其與遨，期瑶草之共拾。辭曰：有鏘其珮，琳琅璆兮。風蕭蕭然，山川摻兮。翁乘白雲，駕言游兮。道斯在斯，如泉流兮。勿遐爾心，爲翁憂兮。歸來歸來，吾與子求兮。《秋崖集》卷三六。

水月圖後賦

并序

吟嘯翁謚其圃曰水月，圖而賦之，以寄秋崖方某，使掇拾其遺餘，次韻爲後賦。詞曰：

有秋崖人者，雲半間以堅卧，天四壁其皆空。翳顏寶之寂寂，絕環轡之瓏瓏。一我之外，是人不通。蓋其固如此，而又何有於手攬碧海、氣摩蒼穹？吟嘯翁聞而陋之曰：「子獨不見吾之水月圖乎？餐沆瀣以淋漓，與造物而撞舂。少焉定，則不滓以雲，不波以風。此吾心之水月，不可得而圖者也。吾惟寫之以碧玉調，醕之以琉璃鍾。蘚花乎其屐齒，松吹乎其裘茸。容與綠淨，嘯歌臃臃。則亦可以下視九垓之塵，渺立千仞之峰。夫豈但樵風之可笛，而釣煙之可蓬！安得與子共橫此筇，談間飛白，酒半潮紅，落醉墨之汗漫，鏘文響其丁東。雲合霧滃，冰凝雪溶。然則是不可得而圖也，而圖已具吾之胸中。子能起而從吾遊乎？亦聊以知吾興寄之適而筆墨之工。」秋崖人忻然笑曰：「吾家蓬茆，景孰與翁？吾硯荆棘，詩孰與翁？然而翁方騎鯨魚，跨蟾蜍，將與飛仙以遨遊而莫之我同，則夫之二物者豈無清暉，誰適爲容？固未必如秋崖之人兮穿深逗密，若將終焉久矣。冥吾身於亡何有之鄉，等斯世於大槐安之宮。」《秋崖集》卷三六。

繭窩賦

秋崖人飯牛而耕雪，緡魚而煮煙，以此與山相周旋者亦有年矣。爾乃攀蘿而上，陟雲之巔，則有若蒼虬龍之蠹吾後，青玉案之界吾前，峙焉者環而不缺，流焉者弓而不絃。秋崖人顧而笑曰，噫嘻，天其以吾蛻鶴骨之寒而仙乎？抑亦知吾隘蝸殼之凡而遄乎？不然，將遂泯沒其胸中之耿耿者而使無傳乎？我之勞于生也久矣，雖閱宇宙于一瞬，吾猶厭其贅，又奚以徘徊乎人間之世，渙惚于區中之緣？迺營斯丘，自成一川，所謂如蠹作繭，自裹自纏者也。而吾于是桑既遠以百剗，箔已簇而三眠矣。既事之夕，山月正圓，顧見吾影，風袖翩翩，舉杯而屬之曰，聞子行且有日，敢問身後之勳鼎，孰愈目前之酒船？且生而神奇，我則與彼異矣；死而臭腐，彼不與我同乎？是區區者而爲羣狙之喜怒，不亦鄙而可憐！彼爵有穹於柱石，冢有大于祁連，今皆荒煙滅沒，野草芊綿，則桓司馬之石與劉伯倫之鍤，均之爲雍門之一笑也，吾焉知其孰賢！蓋自神農始方，不能以無疾；老聃獨壽，不能以無死，子奈何其遷延！昔子之蠹也物也，其股躍不如春蟲，翼鳴不如秋蟬，造物之所以予之者則然也。今予之繭也化矣，安知不經緯而有益于世、黼黻而爲章于天？人之精靈往來變化於大塊而無窮者，是不可得而致詰也。行矣勉旃。影未及對，月沉于淵，起而視之，不見其處，惟吾在焉。《秋崖集》卷三六。

擬文房四制

文房四制，經安晚、後村老筆，無復着手處矣。日長無事，試一效顰，亦可知文章之無盡藏也。

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加食邑制

揮毫長紫薇之省，允藉時髦；拓封仍清渭之川，就開侯社。誕孚有衆，增賁斯文。具官某，胄出神明，世稱豪雋。獨掃千人之陣，諸學士閣手避之；老挾九秋之霜，儒家者注心久矣。自簡拔乎廣寒之府，旋染濡乎子墨之卿。蒐輯羣言，十行俱下；勒成鉅典，一字不遺。蓋將補造化而天無功，豈但落雲煙而紙爲貴。施及蠻貊，煥乎文章。朕詳延英豪，網羅遺逸。掌握之間惟所使，極五三載籍之傳；毫毛之益不敢忘，矧上下結繩之代。用加茅土，俾衍圭腴，罔投爾而恢定遠之封，方援爾而書汾陽之考。有嘉衷赤，勳在汗青。於戲！今天下書同文，朕既博觀於鳥迹；惟君子才兼德，爾無自絕於麟經。往盡乃心，奚煩多訓。

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誥

朕慨想碩儒，煥興文治。它山之石可攻玉，既久琢磨；《祈招》之音式如金，是資潤色。時予端彥，遂長禁林。具官某，溫潤乎其粹中，凝重乎其方外。磨而不磷，常面屈其坐人；鑽之彌堅，亦眼高於餘子。有美傅巖之璞，居然孔席之珍。一卷石未足多，乃獨專於文翰；萬斛泉所宜出，且世掌於絲綸。屬禁省之久虛，趣宗工而入直，方且研究乎墨卿之妙，與之提携乎香案之旁。歷代寶之，龜玉無櫝中之毀；台輔器也，鼈扉極天下之英。是爲天子私人，所謂文章宿老。噫，出一言以悟主，正賴切磨；煉五色以補天，毋忘起沃。其發爾蘊，以昌斯文。

陳玄除子墨客卿詔

客卿秦官也，昔者斯爲之，而經籍之禍烈矣，豈其卿！今天下書同文，亦惟爾二三子者是賴。卿自處於膠漆之固，受知於杼臼之間，蓋有賓友之道焉。如珪如璋，儀我九棘，文不在茲乎？其研精覃思，磨以歲月，使翰林主人慨然嘆曰，膏沃者光煜，質堅者氣凝，此其有功於經籍甚大，則予汝嘉。

賜楮知白詔

朕蒐輯六藝之羣書，興起百代之墜學，凡曰文友，皆從吾游。顧侯穎侯泓而卿玄，幾若漢朱雲所

謂相吏者，至知白，則獨師尊之曰楮先生，奈何不與三子者俱耶？今三子者曰鋪張國家之休明，舒卷古今之成敗，惟先生能，其幡然來思，毋事邊幅。若夫高下洛陽之價，壽夭剡溪之藤，則三子者事也，先生毋辭。《秋崖集》卷一八。

再擬文房四制

予既爲四制，或曰前二駢儷，後二散文，紙墨得無有語？乃爲二詔二誥，使之前二散文，後二駢儷云。

賜毛穎辭免進封管城侯恩命不允詔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抑天之將喪斯文，則投棄於班超，疏薄於史弘肇者，皆一世豪也。此漢文帝所以慨然於飛將軍之不逢歟？方今天開文明，穎異輩出，卿以神明之後，濡染多聞，泰山毫芒，功在百世，一徹侯豈足道哉！顧獨以山中丈人自高，若不屑於孤竹之管者，諗老而禿，匪朕攸聞。《詩》不云乎：「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朕固爲斯文計也。《傳》不云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卿而不得與於斯文乎？亟釐乃封，毋格予命。

賜石虛中辭免翰林學士恩命不允詔

處翰墨之林，非髦士即素士也，而得端士之難，若卿者可謂端也。已直方大，其學《易》者歟？金玉其相，其學《詩》者歟？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其學《禮》者歟？潛珍巖穴之中，獻璞匠石之手，所以磨礪其性質、追琢其文章，有年於此矣。入直黿禁，時從予游，寶而器之，遠出時彥。若曰頑鈍，則誰汝孚。鳴謙雖休，毋或辭費。

陳玄除凌煙閣學士依舊子墨客卿封松滋侯誥

勳閣飛翬，騰文章之光燄；侯邦胙爵，割風露之膏腴。眷吾膠漆之舊交，申錫璽泥之新渥，仍陪棘列，大啓茅封。具官某，惡紫而不亂乎朱，知白而自守其黑。如珪如璋如璧，匪儒者之寶乎？非煙非霧非雲，蓋文字之祥也。故磨以歲月而未易動，每研其菁華而愈益奇。幽然可鑑之光，凜有難犯之色。真御史號爲鐵面，獨專席上之珍；五大夫固已灰心，要豈池中之物。思昔燈窗之夜，定交杼臼之間。詎不念於青氈，退無湯沐；乃相攸於墨壤，申衍租畬。不移金掌之華，峻立寶儲之邃。予欲模寫日月，以爾爲治水之玄圭；予欲筆削《春秋》，以爾爲韞匱之美玉。其祇典訓，思賁人文。

楮知白賜號純素先生誥

朕垂精文化，側席幽人。披剡溪萬藤，既得方幅之士；賜鑑湖一曲，聿高粹白之風。以爾卷舒自如，裁制甚整。方枕流於冰壑，不勝徹骨之清；比延月於山簾，已覺掇皮之似。玉雪楚楚，風雲番番，信純素而不緇，非汗青之敢跂。茲以文會，本無宦情。卷而懷之，亦異三子之撰；與其潔也，用華一字之褒。謹勿爲帝城之書，罔自損洛陽之價。噫，毀程一錢不直，莫汝疵瑕；今交九尺以長，何窘邊幅。毋或怵蒯通之背面，其自珍姑射之肌膚。勉矣鋪張，副予傾寫。《秋崖集》卷一八。

皇太后冊寶賀表

以下代處州

正一元而居極，丕昭帝歷之傳；煉五色以補天，肇輯母闈之慶。思皇勲德，於赫典謨。中賀。臣竊仰慈宸，翊扶熙運。雖聖人退藏於密，揆黃屋以非心；惟天子必有所尊，啓綠圓而薦瑞。遙追來孝，追琢其章。恭惟皇帝時御六陽，獨觀萬化。系堯統接漢緒，茂隆擁右之功；握乾符闡坤珍，用篤勤勞之報。聲名有偉，揚厲無前。臣叨綰麾符，遙瞻冊殿。襲六爲七，欣聞太史之屢書；咸五登三，何幸此身之親見。《秋崖集》卷一七。

壽明皇太后賀表

斷鼇而立四極，於皇擁右之勳；乘龍而御萬邦，誕輯歸尊之冊。文所以聖，民無能名。中賀。臣聞《洛書》闡於龜疇，九五福而曰壽；《河圖》著於羲畫，重兩離而繼明。獨兼二者之華徽，有卜萬年之熙洽。恭惟皇太后，濬猷淵靖，秉喆懿恭。挈神器而置諸安，爲天下母；洗道心而藏於密，與造物游。編之詩書，施于孫子。臣親逢盛際，久頌康衢。巍乎成功，既補媯皇之石；昭哉嗣服，永娛長樂之鐘。《秋崖集》卷一七。

皇帝御正殿賀表

天臨南面，於赫當陽；星拱北辰，惟皇建極。離麗於恭默無爲之後，乾行於始初觀政之時。中賀。恭惟皇帝，濬喆睿明，廣淵齊聖。三年無改父道，謙未處於法宮；一德克享天心，渙已新於大號。時乘龍御，當宁虎門。臣越在侯藩，瞻言帝座。朝既盈矣，勤勞願警于雞鳴；夜如何其，箴美莫陪於鸞臆。《秋崖集》卷一七。又見《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〇。

皇太后賀表

天子當陽，奮揚剛德；聖人在宥，丕顯慈謨。若時更朝擁右之休，篤棐南面尊臨之大。中賀。恭惟皇太后，睿文而聰智，淵靜而含洪。御于家邦，獨贊審求之治；施于孫子，於昭傳與之功。繼序其皇，有室大競。臣叨分郡寄，企想朝儀。庭燎因以箴之，敢忘美報？思齊所以聖也，惟嗣徽音。《秋崖集》卷一七。

趙忠肅賜諡謝表〔二〕 以下代趙相公

星霜代謝，未忘沒世之忠；雲漢昭回，遄舉易名之典。感恩之渥，有涕其滂。伏念臣先臣某，起自諸生，久膺繁使，誓欲捐糜於昭代，實繇遭際於先皇。凡闡外制將軍，曾微掣肘；儻舟中爲敵國，安所容身！以故十年無敵騎之窺邊，四境謂老熊之當道。乃莫返長沙之舍，已懷鵬賦之憂；至今登峴山之巔，或墮羊碑之淚。痛營屯於細柳，共尸祝於亢桑。於赫旌題，聿嚴廟貌。木其拱矣，尚興當饋之思；諡而誅之，肆及漏泉之澤。此蓋恭遇皇帝陛下，勵精新政，拊髀舊臣，永惟華袞之褒，榮甚凌煙之畫。臣教忠之言在耳，移孝之志填膺。北命吉甫而南南仲，常負前茅之恨；生走仲達而死諸葛，尚邀橫草之知。《秋崖集》卷一七。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一。

〔二〕《新安文獻志》題作《代趙直閣范謝父忠肅公賜謚表》。

除刑部尚書謝表

祈父王之爪牙，久負臨邊之寄；尚書國之喉舌，遽塵司憲之班。懇避無從，叨踰已甚。中謝。臣竊以班固志刑法，兼存兵甲之繕脩；臯陶作士師，曰惟寇賊之姦宄。蓋二者相爲於表裏，而四方正賴於鞭笞，乃咨分梱之臣，與聞司臬之事。繫此責則重矣，非其人而謂何？伏念臣受國厚恩，遭時多事。當其南牧，既不能折遐衝以寢陰謀；戒爾西征，復不能殲羣醜以敵王愾。維烏烏之宵遁，豈泮林之好音，奚有微勞，肆茲懋渥。此蓋恭遇皇帝以并包立皇極，以勸懲興人心。謂賞僭及淫，固難私於八柄；然功疑惟重，顧何愛於一官。遂令孤外之蹤，亦玷文昌之選。臣敢不相爲嘗膽，獨有捐軀？突厥通不習文，已莫辭於憲部；馬伏波雖已老，誓當死於邊城。《秋崖集》卷一七。

除端明殿學士淮東制置大使謝表

青冥授鉞，遙遵廟算之長；紫殿通班，驟峻使名之大。曾未寬於憂顧，乃誕示於榮懷。久矣循墻，惴如臨谷。中謝。臣惟端殿所以待儒學，大梱所以重威權。顧自愧於謏聞，莫遠稽於前載。言觀

帝綽，謂復家氈，寧知不肖之孤，所謂無能於役。蓋以先臣繇科第出，臣則不過司勳之賞官；先臣以物望聞，臣則不過守邊之庸吏。況五年於外禦，殆四鄙之皆驚。其如瞑目而有知，何所施顏而下見？世選勞予不掩善，允謂誤恩；考作室子弗肯堂，久孤先訓。今者臣父建大柵於十載無塵之後，而臣非久任；臣父榮端殿於九原莫起之餘，而臣則身親。勤勞不及者遭際過之，學問無聞者清華已甚。此蓋伏遇皇帝以《天保》、《采薇》治內外，以《洪範》、《皇極》克剛柔。惟干戈省厥躬，久切焦心之慮；遣將率衛中國，每勤拊髀之恩。迄使微臣，越膺異數。臣謹無忘嘗膽，永矢捐軀。朝廷有自治之規，其偷安之爲戒；敵國無常盛之理，或送死之可期。對越明謨，有如皦日。《秋崖集》卷一七。

督視辭免樞密使表

邊圉繹騷，敢憚師干之役；樞庭宥密，難叨使範之華。用薦瀝於愚衷，覬終回於聰聽。中謝。伏念臣屢更煩使，曾蔑微勞。維有之是以似之，竊愧西平之子；今老矣無能爲矣，盍投南岳之陰。封章凡幾上而乞骸，時事每一思而掩涕。適此交馳於羽檄，詎容高卧於巖廊！矧帷幄之無籌，孰執其咎？既甲兵之有問，當諉之誰？將慷慨以請行，肯趨趨而避事？惟是仍政塗之機柄，陟使領於神樞。過竊寵榮，實踰涯分。恐匪在師之吉，有乖授任之心。伏望皇帝穆然周思，赫以獨斷。念四郊多壘，非人臣媒利祿之時；使五大在邊，豈聖主馭英雄之略。無嫌反汗，俾遂牢辭。《秋崖集》卷一七。

第二表

事君之誼，唯命東西；董戍之權，以人輕重。初不在班聯之峻陟，使之溢涯分而疾顛。未格四聰，用忘三瀆。中謝。伏念臣錙銖之福易盡，餅罌之量已盈。雖一夫向隅爲己憂，何堪任大；今四郊多壘則臣辱，敢復辭難！故枕戈不憚於驅馳，而出綍過憂於假借。若稽督視，厥有故常。在紹興時則義問以知院行，在隆興時則汪澈以參政往。要皆下丞相之一等，安得與同日而並除。臣實何人，輒干公議。伏望皇帝亟收渙汗，以繹師虞。惟明主可與言，當無負出師之表；仍舊貫何必改，覬仰循列聖之規。此臣至情，惟天從欲。《秋崖集》卷一七。

辭免兼知建康府表

督護戎旃，政慚豹略；典司留鑰，更綰麟符。盡江左以蕃宣，顓秣陵而填守。豈伊重寄，可付謫材？欲望聖慈委鑑師言，收還渙汗，庶少輕於負荷，俾無誤於使令。《秋崖集》卷一七。

除樞密使兼知政事督視軍馬謝表

假鉞而督諸軍，曾微威望；進班而聯二府，有覲恩徽。制書不許於辭難，事任凜如於履薄。中謝。臣聞自昔艱難之會，聿求經濟之材，使盡護於戎昭，用借籌於廟勝。故能出入將相，注意安危，內外修攘，兼資文武。學力則有若臣浚之剛大，智名則有若臣鼎之高明，必惟斯人，始稱上意。如臣者器不足以適時用，識不足以燭事機。仲淹胸中之百萬兵，何能爲役？富弼河朔之十三策，多見謂愚。徒以父教之忠，仰累聖知之誤，遂躋兩地，倏粵再期。適軍書飛羽之秋，敢安鴛劣；顧幕府重帥之任，曷稱鷹揚！茲蓋伏遇皇帝，旋轉乾坤，輯寧海宇。非賢罔父，謹一日萬幾之微；無競維人，幹三軍五兵之運。肆令愚陋，張我皇威。臣敢不遵奉明謨，布昭聖武？惟當鞠躬而後已，其責在臣；若夫成功則不知，惟天祚宋。《秋崖集》卷一七。

全宋文卷七八八〇

方 岳 二

辭免宰執恩例奏

以下代趙相公

受任軍門，冒膺重寄；視儀宰府，敢玷殊恩！瞻奎畫之陸離，凜愚衷而竦震。欲望聖慈，收還宸翰，俾守官常，上以成一相之尊，下以安微臣之分。其於事體，允合人情。《秋崖集》卷一七。

第二表

體貌特殊，洊被十行之詔；等夷必辨，寧干三瀆之誅。伏念臣受任非材，叨榮過分。機庭使領，維均承弼之兼官；政枋參釐，實下台衡之一等。矧總師干之試，可班禮絕之崇。伏望急還明綸，昭示丕桀。座爲起輿爲下，蓋獨隆一相之儀；車既攻馬既同，是以整六師之訓。臣何敢爾，天必從之。

《秋崖集》卷一七。

御書賜常武詩謝表

於赫王師，整我修戎之政；倬彼雲漢，有嘉立武之章。昭聖訓之丁寧，寓神毫而申勅。中謝。臣曩欲驅馳於斯世，蓋嘗復熟於是詩。竊以爲天生五材，雖治不能忘戰；武有七德，於文則爲止戈。其曰因以戒然，亦殆有所謂矣。味匪紹匪遊之旨，繹不留不處之辭。知王者不嘉兵，維陳行而省徐土；惟蓋臣能弭患，遄膚奏而鋪淮濱。故六師曾不淹時，而三事爲之就緒。必有程伯休父之輩，克成周室中興之功。臣實何人，敢當此賜？茲蓋恭遇皇帝以昭回之光飾萬物，以溫柔之教行三軍。修政事以詰戎，伊欲皇威之振；遣戍役以守國，用勤奎畫之垂。仰止鸞翔，第從鴛劣。臣敢不寶爲大訓，誓報殊恩！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敢憚東征之役；王事多難，維其棘矣，覬寬北顧之憂。思不負於宣王，第無忘於召穆。永言忠激，臨發涕零。《秋崖集》卷一七。

樞使督視兼知建康府到任謝表

峻班宥府，出董戎旃；宅牧陪都，併司宮鑰。遡炎蒸而于邁，覬憂顧之少寬。遄次軍門，具宣廟

算。臣聞應事變者不遑於寧處，視師征者焉有於定居。顧長江合上下之流，風寒非一；惟鍾阜據東南之會，形勝猶存。俾於此以建牙，殆猶身之使臂。竊仰明謨之指授，孰堪多事之驅馳。有若臣愚，寧逃淵鑑！意者乃聖乃神之英主，方折箠而控四邊；雖以不文不武之具臣，可授鉞而護諸將。肅將帝命，已視師干。茲蓋伏遇皇帝，獨斷睿謀，兼收羣策。謂明威可畏，定徵象胥之通；今厄運當銷，自應佛狸之讖。顧如臣等，足辦邊防。臣敢不夙夜靡遑，東西于役！縱無遠見，料軍戎萬里之情；豈乏孤忠，運帷幄一籌之勝。《秋崖集》卷一七。

皇后謝牋

領使機庭，出提師律；留司宮鑰，已建帥藩。東南之形勝不殊，表裏之江流猶壯。中謝。伏念臣蚤繇父訓，上誤主知。半生馳驚於兵間，徒注安危之意；兩地推排於人乏，孰兼文武之資。致邊陲飛羽之繹騷，豈廊廟垂紳之遑暇。蓋以主憂臣辱，義不辭難；如使上恬下熙，咎將誰執？乃揚庭而孚號，俾假鉞以臨戎。茲蓋伏遇皇后志在憂勤，德惟輔佐。雖安邊修政，吾君獨奮於陽剛；而求賢審官，天下實受其陰賜。肆愆膺力，亦與顏行。臣敢不將天之威，敵王所愾！適五月渡瀘之候，夙戒中權；成七旬格苗之功，適資內治。《秋崖集》卷一七。

趙龍學落宮觀謝表

囊封自劾，分投荒裔之居；綸旨載頒，僅削真庭之秩。感寬恩之天大，隕孤涕以雨如。中謝。臣本乏修能，誤叨重寄。有死耳不可屈，每思馬革而裹之；今老矣無能爲，豈知鰥技之窮已。粵臨峴首，遄警旄頭，悲環城皆虎視之鄉，列郡盡鴻哀之宅。禍一至於此極，身百戰以何裨！賴國之威，彼師其遁。而臣材不足以御衆，智不足以察姦。羝羊觸藩，尚駭塞垣之未靖；虎兕出柙，詎圖家賊之難防。變忽起於蕭牆，勢竟隳於屏翰。擢髮以數，噬臍莫追。思昔先臣，久茲分梱。析薪罔克負荷，孰云泉壤之無知；稽田既勤敷菑，竊嘆金湯之安在。謂且賜屬鏤而肆市，不然禦魑魅於九區。敢意聖朝，屈從輕典。此蓋恭遇皇帝仁深在宥，德洽好生。意若曰美及子孫，盍稽八議；幸無以累遺君父，姑緩五刑。迄回物論以并包，用貸微軀於顯戮。臣敢不省厥僇於羈旅，終其老於纍囚！念死有餘辜，莫寢遐方之梗化；儻生無以報，當爲厲鬼以滅讎。《秋崖集》卷一七。

辭免起復知州表

縑墨臨戎，事非彝典；詔泥假守，情駭誤恩。幸生孝治之朝，敢干名教之罪？三綱所繫，九頓以辭。中謝。伏念臣本自諸生，粗聞大訓。金革之事無辟，其如禮何；血氣之屬有知，矧伊人矣。久慨

隙駒之過，相傳邊馬之驚。時則師友，責之以急難；重以軍旅，諉之於憂患。力戰峴山之北，載驅淮浦之東。蓋嘗揆之此心，已不容於清議。然猶曰王事之孔棘，亦奚忍於私親之獨懷。匪以謀身，庶其藉口。今乃班之匠簿，付以州麾。登堂而宣上德音，孰爲教化；下車而問民疾苦，自愧簡書〔一〕。豈惟不肖之孤，見非有識之士。言觀忠孝，恐累聖朝。伏望皇帝篤叙彝倫，誕修人紀。矜臣報親之日短，難勝風木之悲；察臣事國之時長，未憾桑榆之晚。毋嫌反汗，何吝轉圜。變禮豈治世之常，第深感嘆；終制者聖王之則，別效奔馳。《秋崖集》卷一七。

〔一〕自：原缺，據《小稿》補。

辭免太府寺丞表〔二〕

提師西援，偶退敵於孤城；賜詔東來，驟進丞於外府。雖懋賞者國家之典，然盡忠者臣子之常。何有勞能，先承獎賚。臣曾微他技，實起諸生。間嘗聞儒先長者之緒餘，亦羞與武夫健將之等伍。迫於師友，其義在三；憤此仇方，有死無二。乃者敵窺淮甸，兵震江流，切憂丙柄之莫遑，況復庚牌之甚遽。譬之奉漏甕而沃焦釜，敢姑徐徐；恨不薄內外而悉主臣〔二〕，至今鬱鬱。所幸文城之雪夜，大驚淝水之風聲，迄解重圍，盡奔羣醜。此蓋將士三軍之力，與夫守臣百戰之功，臣則奚爲，而冒斯

寵？伏望聖慈深念君臣之誼，殆猶父子之間，幹蠱者職分之當然，能家者勲勞之焉取。亟賜轉圜之聽，毋抱反汗之嫌。《秋崖集》卷一七。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一。

〔二〕《新安文獻志》題作《代太府趙寺丞葵辭免恩命表》。

〔三〕此句右引作「恨不殪封豕而斬長蛇」。

謝放罪表 邵武

挺刃胥戕，刑茲無赦；抗章自劾，罪在專誅。恩言沛若於江河，法令昭如於星日。臣某中謝。伏以此邦之俗，佩犢帶牛，輕生之民，喜人怒獸。而屬者常行之獄訟，乃率然擅動於干戈。雞犬爲空，使二人身首之異處；猿狙皆怒，宜一時血氣之憤張。臣方此來，亟其馳入，惟恐變成於瞬息，幸而令信於囁頑。乃正邦刑，以紓衆怨。雖殺人者死，漢網恢恢；然大德曰生，堯仁蕩蕩。敢不請而論訣，亦何意於矜容。慈蓋恭遇皇帝，惟德動天，以義制事。念郡綱泯泯，追胥何以兵爲；謂祖訓明明，犯法惟有劍耳。用布虧除之令，盡捐專輒之辜。臣繼今以思，若古有訓。斷者不可復屬，凜如上帝之監臨；殺之寧失不經，敢負本朝之仁厚？《秋崖集》卷一七。

天基聖節表 邵武

惟天數五，正淵獻之孟陬；聞嶽呼三，增泰元之神筴。星樞明潤，海宇清寧。恭惟皇帝，受命溥將，躋民仁壽。華夏蠻貊罔不率，登茲太平；國家閒暇及是時，所其無逸。祥開甲觀，春在寅階。臣幸假熊馮，嘗陪獸舞。河千里一曲，雖遠京師；亥二首六身，但忻歲紀。《秋崖集》卷一七。又見《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〇。

牋

泰長三陽，天基有永；坤載萬物，地道無疆。遙臨捧日之辰，並衍齊箕之壽。恭惟皇后，母儀維則，王化所基。思齊之嗣徽音，陽光多助；太平之當今日，陰賜不知。誕逢神聖之生，竊仰儉慈之慶。臣莫瞻曉殿，亦在春臺。亥首六身，但紀蟠桃之實；未央萬歲，想賡《樛木》之詩。《秋崖集》卷一七。

謝賜曆日表

亥有二首如身，適當曆紀；閏定四時成歲，誕布璽書。尺地寸天，矩秋衡夏。恭惟皇帝，建五皇極，登三太平。玉燭調而陰陽和，物無疵癘；璿璣齊而人民育，家用平康。嘉與堪輿，共茲正朔。臣恭承詔旨，祇率典章。勸課春臺，願革帶牛之俗；表采月令，想聞發獸之規。《秋崖集》卷一七。

進銀狀

斗樞瑶月，式篤商生；尺地寸天，適修禹貢。前件物有邦之式，厥賦惟中。仁壽八荒，不寶褻蹄之品；玉帛萬國，但忻虹渚之祥。《秋崖集》卷一七。

賜衣帶謝表

以下代范丞相

恩言狎至，聿高鳴玉之班；命服斯皇，更佩環金之飾。有華枯朽，難稱榮光。臣中謝。伏念臣家本綈袍，起從韋帶。半生貧苦，誰憐身世之寒；一念艱虞，久覺腰圍之減。分歸尋於短褐，何堪繫於

精鏐。敢意微軀，薦叨誤渥。此蓋恭遇皇帝，仁足以衣被四海，明足以約束羣才。文帝親御弋綈，盛德蔑加于恭儉；光皇自解佩綬，茂恩不替於賢勞。乃錫身章，於昭眷賚。臣敢不書紳圖報，束衽懷慙。又改爲兮，不嘆無衣之七；亦足敬也，庶逃終禡之三。《秋崖集》卷一七。

賜衣帶鞍馬謝表

襲衣寶帶，有覲梁鵠；幃革錫鏐，更分廐駟。於粲服乘之賁，何知俯僂之蒙。臣中謝。伏念臣寒故念於綈袍，駑不堪於羈勒。矍鑠哉是翁也，老矣奚爲？逢掖者儒服與，蕭然何有？每念牛衣之泣卧，居慚馬革之裹歸。敢意寵光，榮此衰朽。此蓋恭遇皇帝，藩飾百度，鞭笞四陲。武王之一戎衣，將輯寧於華夏；文帝之千里馬，必駕馭於英雄。顧惟何人，亦攷異數。臣敢不曳婁圖報，奔走服勞？要之襪之，好人服之，第乏彌縫之用；瘖矣痛矣，云何吁矣，恐貽負乘之譏。《秋崖集》卷一七。

辭免左丞相表

使璫將指，不違咫尺之威；宰鉉非才，難避再三之瀆。凜乎臨谷，尚此循墻。臣中謝。臣聞天生不世出之興王，時則得非常之哲輔。惟尹咸有一德，粵繇心腹之同；惟說命總百官，默契精神之表。

茲所謂風雲之會，用能成霖雨之功。夫何聰明，獨冠於羣倫；乃以庸懦，進持於魁柄。股肱之惰，體貌謂何。伏念臣起自孤寒，生而拙直。今老無能爲也，屢陳閒退之私；德輶鮮克舉之，曷任燮調之寄。則將焉用，寧勿固辭！伏望皇帝憐臣下愚而不移，察臣中立而不倚，雖詢茲黃髮神聖殊知，然投以赤心治平長策。願趣還於成渙，庶允穆於僉諧。《秋崖集》卷一七。

謝表

祈閒未遂，逢聖世之下賢；代匱何裨，躋老臣於左轄。懇辭不獲，兢懼難勝。中謝。臣仰惟皇帝，臨纂基圖餘二十稔，垂精機務欲三四王。閱事久而輝光日新，燭理明而智勇天錫。於赫聖訓，雷厲風飛；丕變物情，乾旋坤轉。所謂克艱厥后，不易爲臣。矧上相之彌綸，豈中材之負荷？必得棟隆之吉，方回瀾倒之狂。臣則何堪，帝之所鑑。老至而耄將及，徒有憂治世之心；學講而德不修，此豈讀書人之謂！言觀制可，悚震愚衷。茲蓋恭遇皇帝，以睿聖得君子小人義利之真，以陽剛起學士大夫朋比之痼。謂臣雖無光明雋偉之望，靡取靡他；察臣似有中庸正直之資，不作不靖。迄今衰朽，首與弼諧。臣敢不祇若周官，丕承畢冊。開衆正杜羣枉，惟以訓詞爲元龜；式百辟事一人，惟以公忠爲治象。亦願大有爲之志，無時間斷；純不已之德，與天流行。庶令遲暮之蹤，得附興平之運。《秋崖集》

辭免提舉國史會要玉牒要略

贊化均陶，一無可取；提綱筆削，四者難并。方此懇辭，詎容忝冒！伏念臣懷鉛抱槧，本起諸生。當軸秉鈞，寧堪守相；自慚文墨，莫補汗青。史有三長，與聞雖久；慮無一得，典領何堪？伏望聖慈毋循故常，趣還成渙，將令簡冊，罔愧詩書。《秋崖集》卷一七。

辭免進書銀絹

臣竊以提綱筆削，允謂故常；出綍匪頒，曾微功實。矧經一覽，已錫茂恩。九式幣餘，詎容濫予；百僚袞缺，何以具瞻！欲節費浮，願從臣始。所有〔二〕。《秋崖集》卷一七。

〔二〕文末有省文。

第二奏

臣昨貢封章，懇還恩賚，未回聰聽，殊震危衷。言念老臣，實慚濫予。況今日百爾浮費，苦節爲

宜；一時彌文，酌損何害！敢願受藏內府，以待有勞，昭示外庭，謹無輕用。臣無任。《秋崖集》卷一七。

辭免生日牲餼

臣切以後月之三日，實惟老臣之賤生，若稽故常，厥有禮賜。豫深兢懼，莫敢違寧。蓋以臣待罪宰庭，股肱無補，積愆私室，手足方虧。其間又慮春哨之或馳，上累宵憂之未艾，是殆家國多艱之日，殊非君臣相樂之時。所有臣生日牲餼等賜，欲望矜俞，亟從寢免。《秋崖集》卷一七。

第二奏

臣比以始生，預辭異數。敢圖睿眷，尚闕俞音。其若欣榮，第當將順。然以時方多事，禮樂未遑，家有私憂，日月猶近，一念及此，百感與俱。豈有身爲宰相，曾微體國；友于兄弟，罔既在原？凡爾聽聞，寧無指目！用忘瀆告，必覬矜從。《秋崖集》卷一七。

謝表

初度無惊，方抱鵲鳩之痛；大官有賜，不遺犬馬之生。弗遂懇辭，慨其感塞。伏念臣老將耄及，意與年凋。借箸以籌，何補辰猷之告；當饋而嘆，尚勤旰食之憂。恍不知弧射之朝，其敢辱鼎亨之養？茲蓋恭遇皇帝禮隆體貌，義重股肱。眷此衰遲，廢蓼莪之久矣；憐其患難，悲棠棣之萎如。終莫遜於恩徽，靡遑安於衷槩。臣其拜手，寧勿銘心！嗟病骨之支離，素餐安用；惟愚衷之孤拙，覆餗是虞。《秋崖集》卷一七。

辭免除職予祠侍讀奏

臣猥以衰殘之年，迫於危篤之疾，懇求骸骨，備瀝肺肝。方幸天意哀憐，奎章開允，恩隆眷厚，感極涕零。而臣猶有區區之愚，不勝縷縷之瀆。切以臣稟賦迂拙，遭逢聖明，久污清朝，遂躋元宰。顧微臣之謹畏，惟陛下之簡知，外此無長，自量甚審。既遂山林之衰老，已爲天地之生成，而乃峻以文階，冠於書殿，優游真館，密勿經帷〔一〕。凡往前歸老之大臣，無今日便蕃之異數。人將不恕，臣亦何顏！伏望聖慈盡免殊恩，曲矜晚節，但令閒退，即是寵榮。所有特轉兩官、除觀文殿大學士、醴

泉觀使兼侍讀恩命，臣不敢祇受外，欲乞別降指揮，許歸田里。臣不勝。《秋崖集》卷一七。又見《翰苑新書》別集卷七。

〔二〕經：原作「輕」，據《翰苑新書別集》改。

第二奏

臣昨以聖恩從欲，幸遂退閒，御札疏榮，過爲優渥。覬還收於異數，俾待盡於餘齡。不圖天聽未回，雲章洊至，曲盡君臣之誼，莫量天地之仁。更與閣祠，許令便處，可謂始終寵遇，進退從容。自揣衰殘之蹤，何補聖明之世？而人言不貸，帝眷獨隆，感涕之零，隕身無所。惟是藐茲賤士，致位元台，得遂山林，復瞻丘隴，以臣忖度，無此僥踰，豈可貪榮，不知戒懼？欲望聖慈察臣之一真無僞，念臣之百爲不欺，盡削恩徽，即安田里。庶幾屏伏，不累生成。臣無任。《秋崖集》卷一七。

謝表〔二〕

嗟維大耄，宜拂巖瞻，嘖有煩言，尚均祠佚。清峻紫宸之直，光華白髮之歸，恩與天同，涕其雨

若。中謝。伏念臣頃承乏使，遂誤登庸。老世故而三折肱，何敢試瞑眩之藥；陳治安而六太息，詎能施體髀之斤。揆衰殘則罔然，祈退閒之久矣。念奏牘未多於造膝，而控情幾至於犯顏。諒猶簡在聖心，奚以解于物論！風其漂女，甚槁穢之易危；清斯濯纓，因滄浪之自取。人言不恕，帝力何加？而乃盡掩疵瑕，曲成終始。上丞相之印，不從冊免之規；置散吏之員，更假禁嚴之寵。洪惟涵育，自愧冥頑。茲蓋伏遇皇帝仁及股肱，事存體貌。知臣山林清苦之素，恐亦無他；念臣歲時荏苒之間，失於不勇。用矜衰朽，但與歸休。臣來日無多，大恩難報。踰七望八，既佚老於幸民；咸五登三，惟祝釐於聖世。《秋崖集》卷一七。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一。

〔二〕《新安文獻志》題作《代范丞相鍾罷政謝表》。

御書太學及崇化堂武學及立武堂牌謝表

時爲太博

文武未墜於地，久恢兩學之規；雲漢於昭于天，肇啓千齡之遇。寶軸下宸奎之四，榮光動宵雅之三。臣等中謝。切以國家疊矩重規，左庠右序。寫諸琬琰，覃睿思於孔聖之經；炳若丹青，御神毫於樂毅之論。皆極一時之崇獎，未如今日之表章。踵堂者八千餘，仰東壁日星之照；圜門蓋億萬計，拱北辰翰墨之輝。諸生如近於帝尊，百世難名於道大。此蓋恭遇皇帝神文經緯，聖學緝熙。崇化而風四

方，親接素王之統；立武而有七德，聿思大老之歸。乃肆筆以成書，粲在天之垂象，振古未有，惟帝爲能。臣等適列虞庠，恭承義畫。昭回之光下飾，誕揚爲鐸之聲；咫尺之威不違，更繹止戈之義。

《秋崖集》卷一七。

御書宗學牌進墨本表

時爲宗博

倬彼雲章，峻極麟鬣之表；刻之琬琰，昭回象緯之光。奉墨本以進呈，覺神毫之飛動。中謝。臣聞惟聖有作，與天爲徒，故雖筆札之間，罔測機緘之妙。無以鍾王之陋，跂我宸奎；要皆舜禹之傳，形諸心畫。八法具嚴於摹勒，一毫不失於本真。恭惟皇帝德以日新，學以時敏。聲爲律身爲度，夙成神聖之資；河出圖洛出書，盡闡乾坤之秘。肆璇題之巨扁，煥瑤牒之靈暉。有開斯文，用作爾寶。臣恭想萬幾之暇，乙覽思皇。夫子生民以來，未如今日；宗盟異姓爲後，敢負吾君！《秋崖集》卷一七。

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一。

御札訓諭知舉以下謝表

時爲參詳

思皇多士，俾呈甲乙之科；遐不作人，誕布丁寧之訓。昭回雲漢，飛躍天淵。中謝。臣等洪惟國

家有道之長，進士得人爲盛。崇雅正黜浮誕，率繇鑑裁之精；先器識後藝文，豈但度程之合。故以忠厚之論則有若臣軾，以混成之賦則有若臣曾。蓋主司既擇於名儒，宜貢部不孤於隆指。豈伊臣等，可稱上心？此蓋恭遇皇帝，思格丕平，敷求哲父。方政化更而賢路闢，遙觀厥成；欲俊良登而治具張，無競維烈。用勤肆筆，申飭持衡。臣等敢不仰揆宸衷，旁搜衆彥。鑿鑿乎如穀粟之用，斯謂實材；炳炳焉若日星之垂，敢忘明詔！《秋崖集》卷一七。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一。

代景獻邸夫人封號謝表

時爲講官

王假有家，展親公族；婦無公事，進號小君。與宗社以同休，等乾坤而莫報。臣中謝。恭惟皇帝儉勤如禹，篤睦如堯。八柄以馭臣工，聿先風化；三綱以明夫婦，蓋厚人倫。施及閨門，叨承爵邑。臣永肩伉儷，共載穹隆。諸侯曰夫人，願已踰於有室；一德尊天子，懷永矢於維城。《秋崖集》卷一七。

又皇后謝表

坤元贊化，思及宗藩；渙號疏封，寵踰閨壺。仰徽音之儷極，有仁澤以配天。中謝。恭惟皇后志在憂勤，德惟輔佐。忠厚而親九族，克相家齊；風化之始《二南》，式明婦順。猥茲中饋，亦進小君。

臣退省其私，不知所報。積累「鵲巢」之德，何以堪之；信厚「麟趾」之風，是之勉耳。《秋崖集》卷一七。

代景獻邸冬至賀表

律回天統，閭闔日長；春麗帝居，觚稜雲暖。於穆太和之世，有開剛長之期。中賀。恭惟皇帝天德出寧，人時敬授。用衆君子，偉陰霾之劃開；更一化元，喜陽明之休復。朋來七日，有僕萬年「一」。臣猥奉宗藩，獲瞻宸扆。百獸率舞，親逢皇帝推筴之功；六龍時乘，請祝國家過歷之祚。

《秋崖集》卷一七。

「一」僕：似當作「卜」。

南康軍到任謝表

戍期偶縮，請從置散之宜；詔旨弗俞，併下趣行之令。聿臨邦域，已布教條。中謝。臣嘗按輿圖，歷觀郡國。非不枵然大也，莫若廬山之高；其斯宜若小然，徒得臣熹而重。故凡五老之山水妙天

下，政以《四書》之義理在人心。雙朱輪奚所道哉，一白鹿足爲重矣。何俗吏念不到此，使是邦爲之繭焉。而臣少不如人，晚未聞道。必恭敬梓，無亦曰互鄉之童；於樂采芹，要曾是文學之掾。夫何憂患，未遂瞻儀。於今十八稔而與世風波，終以二千石而識山面目。幸哉承學，主此藏書。茲蓋恭遇皇帝表章六經，厲精庶政。意儒先所至，猶庶幾鄒魯之遺；凡規式之垂，皆發揮河洛之秘。以故頓增於地望，諒惟簡在於天心。乃者慨拊髀而思之，蓋有不旋踵而竝去。使承其乏，見謂非材。臣敢不師仰仁賢，奉行寬大。豈曰前車覆後車戒，固無健決之能；將使懦夫立貪夫廉，則有典刑之在。《秋崖集》卷一七。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一。

邵武到任謝表

以柳易播，尚誤寬恩；自江入閩，已祇遠戍。感歎聖朝之仁厚，矜容臣子之贛愚。中謝。伏念臣守剛而乏沉潛，學朴而少涵養。事人以直道，豈今世之能容；得封如曲鉤，亦平生之不取。惟知公是，未覺昨非。粵從督議之參商，出守廬山之僻小。可以悔矣，鄭商人之環何必爭；抑有疑焉，齊楚侯之地不相及。夫奚湖廣之饒所，具析江東之守臣。不能忍於一慚，已自甘於三黜。爲臣懼者，皆曰南陽帝親；惟天知之，乃謂東朝公事。第與更其竹使，亦不俟於瓜時。茲蓋恭遇皇帝徧覆無私，容光必照。天下事惟其是而已，何間賤微？我之心亦有曲者乎，一惟端直。故雖肺腑之請，曾靡毫釐之

偏。肆令危蹤，無失故步。臣敢不仰憑公溥，益勸直方〔二〕。毋虐瑩獨而畏高明，安用前車之戒；與致平理而銷愁嘆，勉爲後效之圖。《秋崖集》卷一七。

〔二〕勸：似當作「勵」。

全宋文卷七八八一

方 岳 三

天基聖節賀表

神授甲子，五百歲而聖人生；天闔昌辰，萬斯年而景命僕〔二〕。惟皇建極，申命用休。恭惟皇帝乃武乃文，惟精惟一。內之中國，外之荒裔，訖是多盤；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動無過舉。於時假樂，式際誕彌。臣假守軍符，瞻言宸宸。唐相上《千秋錄》，莫陪嵩嶽之呼；廬山有五老人，共效華封之祝。《秋崖集》卷一七。又見《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〇。

〔二〕僕：似當作「卜」。

賀明堂禮成表

大享季秋，修伊嘏我將之典；陳常時夏，絕此疆爾界之分。萬國歡心，三靈響答。臣竊以物本天人

本祖，夙嚴昭配之禋；聖饗帝孝饗親，必具馨香之德。不惟四海以職來祭，亦有五原奉珍願臣。以此歲八陛之祠，茲實爲千載之遇。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嚴恭寅畏，齊聖廣淵。萬物盛多，慕成康致治之美；十年教訓，圖高文宿憤之攄。時靡有爭，無思不服。遠懷蓋基於近悅，神福殆出於人和。臣舊綴駿奔，今司侯牧。多士濟濟，遙瞻清廟之肅雝；征夫誥誥，惟謹皇華之咨度。《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〇。

賀元正表

春王三朝，撫五辰於庶績；天子萬壽，轉一氣於八荒。睿智有臨，陰陽交泰。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剛健篤實，徽柔懿恭。受命惟七年，光已宣於文武；班瑞于羣后，和將在於唐虞。與物爲春，體元以長。臣濫乘一障，甫至三榮。明日達聰，但遙想獸樽之酌；舉首奮翼，無因陪鳧舄之朝。《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〇。

辭免左相表

囊封上奏，未穆嚴瞻；綸旨中頒，莫回淵聽。但置相者九重之獨斷，而竊位者衆論之共譏。蓋以宰相豈序進之官，廟堂非苟安之地，詎容老朽，仰累熙朝！中謝。臣恭惟神聖之勵精，思與士夫而更

始。宸奎申飭，煥於慶曆開天章之時；謨訓丁寧，繩以紹興及乾道之武。振權綱於親擢，洗習俗之淫朋。殆望治於期月之間，將救弊於波瀾之倒。此臣鄰之憂責方重，匪王佐之器能孰堪。而臣齒髮已衰，股肱何取。恥君不及堯舜，自揣臣愚；當魏嘆無蕭曹，曷稱上意。既力陳於遜牘，乃尚闕於俞音。敢以固辭，斷非所據。伏望皇帝亟還巽命，別采師言。令出惟行，寧若圖終之愈；官不必備，亦奚虛左之嫌。《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二。

辭免刑部尚書表

梱寄四年，屢勤旰食；璽封一札，乃陟秋卿。大驚羣聽之公，愈重孤蹤之懼。斷非所據，故敢以辭。臣憬彼裔夷，久爲邊患，每念主憂臣辱之誼，夫豈文恬武嬉之時。忽賜詔以東來，趣提師而西援。譬之捧漏甕而沃焦釜，敢姑徐徐；恨不殪封豕而斬長蛇，至今鬱鬱。猶幸蔡城之雪夜，自驚淝水之風聲。蓋守臣百戰而却之，尊乃勇耳；其將士三軍之勞也，書何力焉。烏可貪天以爲功，所謂因人而成事。此而僭賞，誰不厚非！伏念臣有安邊之志而無守邊之才，有憂時之心而無濟時之策。雖驅馳之老矣，惟稱塞之茫然。宜若黜幽，敢圖進倖。兼昨塵於邃閣，已驟躡於崇階。豈有纔陞直學士之班，又復遽行大司寇之職。茲爲異數，恐負洪私。伏望聖慈，廣訪僉諧，亟收誤獎，毋以文昌之華近，付之外服之妄庸。如免疾顛，誓當忠報。《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二。

御劄戒飭不許進兵謝賜金器表

免宸奎於瑤札，備極丁寧；出御府之珍奩，更加申錫。于以軫憂邊鎖，于以增重帥藩，祇誦堯言，曷勝周賚。中謝。伏念臣賴先臣之忠教，敢際上聖之殊知，適當亡寇之初，凜有鄰韃之懼。比連衡於襄柵，欲進扼於潼關。一臂不隨，班征苗之師而憾無及；衆口可鑠，錄追戎之罪而有餘。惟炳然丹許國之衷，歎老矣白憂時之髮。秋防又逼，夜寐靡遑，用勤雲漢之章，倣備風寒之處。天子明見萬里，訓辭切中於事機；有道守在四夷，經理實關於世運。夫何遭遇，重以匪頒。此蓋恭遇皇帝以造化爲心，以天下爲度。糾糾雄斷，丕昭對璽之恩；洋洋聖謨，密授釘金之略。永惟出綍，寧勿書紳。臣謹當奉以周旋，務爲持重。不謂進無敢進，尚思固圉之謀；置諸安則爲安，毋忘賜器之日。《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三。

轉寶章閣學士謝表

邊城分閫，曾莫畫於一籌；邃閣進班，乃併躋於二秩。幾措躬之無地，靡容力以回天。臣歷觀古者封疆之臣，皆有隱若藩垣之勢。鄧訓校尉耳，而鮮卑不南牧；舒翰將佐耳，而朝廷無西憂。彼何人

斯，有爲若是。而臣見謂碌碌，徒抱區區。咨愬裕由乃父功，竊愧西平之子；惟邊鄙爲中國患，每勤北顧之思。慨氛祲之奈何，易星霜其屢矣。雖裹革之言猶在，然枕戈之志未酬。奚有壯猷，驟叨誤渥。茲蓋恭遇皇帝，兼收羣策，共濟多艱。采薇歌以遣之，每興懷於戍役；菁莪能樂育也，諒拊脾於人材。故恩寧失之過優，詔弗俞於終遜。若爲稱塞，無負遭逢。臣敢不竭禦侮之謀，佩折衝之訓。執干而衛社稷，思見乾坤之清夷；挽河而洗甲兵，允賴君王之神武。《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五。

除華文閣直學士謝表

守塞何裨，驟班嫺閣；循牆莫避，祇服堯言。欲更陳一得之愚，懼有瀆四聰之聽。臣觀近歲旄頭之彗，痛諸邊兵氣之纏。尺箠以笞，共憤強夷之猾夏；寸陰可惜，盍收羣策以防秋。乃今疆場之間，復隔朝廷之遠。脉絡不實，精神自疲。嘆內詛而外訐，維其棘矣；雖朝奏而暮報，尚竊遲之。胡爲書檄之交馳，竟令歲月之虛老。興言及此，誤事謂何？若然則寓直於西清，亦奚以解憂於北顧。矧若臣者，本無能爲。毛錐子安用哉，久有從戎之悔；黔驢技止此耳，曾微分閫之勞。故四年東征而無以宣皇明，羣醜南牧而無以遏亂略。正慚公議，乃玷殊褒。茲蓋恭遇皇帝，以神武馭英豪，以忠厚用刑賞。慨事會之無極，慮莫先於儆風寒；念人才之實艱，愛之甚於護元氣。肆頒渙汗，靡徇異章。臣昨已丐骸，第深刻骨。未先狗馬填溝壑，敢忘報國之忠；其友麀鹿侶漁樵，恐誤臨遣之寄。《翰苑新書》

後集上卷二五。

代范丞相乞歸狀 一

臣屢貢封章，丐從罷免，聖恩天大，委曲諭留。使臣夙夜憂惶，衰病增劇，政恐溘先朝露，上累聖明。蓋以陛下實英睿有爲之君，而臣亦不肯爲頑鈍無恥之輩，若陛下優容不斷，臣遂偃蹇自如，君臣之間，胥失之矣。兼臣昨蒙內引，業已跪辭，豈有今日違離清光，明日出入禁近？其爲舉措，殊失觀瞻。每出城關，輒宣恩旨，待罪于外，厥路無繇。臣今只得卧病杜門，祈天從欲，中書庶務，難以與聞。臣已截自某日，雖常程文書，一切不敢書押外，跼蹐俟命，必得請而後已。陛下不早賜處分，却恐以次臣輔未免尚避嫌疑，必致彼此因循，稽壅朝政。今何時也，而可以臣費日乎？成斷少遲，愈重臣罪，陛下雖欲寬其雷霆之怒而不可得矣。伏望陛下憐臣之齒髮已朽，察臣之肝膽無欺，前後奏陳必留聖抱。若不上勤省憶，真成備禮之爲，罔上之誅豈容苟免！臣不勝大願，願賜骸骨歸田里。使去位一日而填溝壑，臣瞑目無所憾矣。煩瀆天威，臣無任恐懼怔營祈哀俟命之至。《秋崖集》卷一八。

代范丞相乞歸狀 二

臣一介迂愚，遭逢明聖，自塵丞轄，愈切憂虞。蓋以時方多艱而臣惟有謹畏，實無大臣之才；人皆求全而臣惟有朴直，又無大臣之量。何以運掉庶務，調娛衆情？必致顛擠，上孤委寄。荏苒年歲，幾控忱恂，前後封章，無慮數十。至於宸前祈懇，備極丹衷，皆緣天語丁寧，諭留切至，臣無決去之定力，而懷感遇之小忠，黽勉以思，因循至此。乃今年以耄及病以篤危，猶復不畏人言，但知聖眷，則是不惟無大臣之才、不惟無大臣之量，而且無大臣之識矣。臣伏讀御札，感極涕零。重以中使傳宣，次輔將指，聖恩隆厚，天地莫量。臣非不知違命之誅嚴，負恩之罪大，而自揆清議，寧愛微軀！陛下如容之於覆載之間，生之於殞越之際，賜以骸骨，投之山林，在陛下爲始終保全之大恩，在微臣爲進退不愆之晚節。祈控之切，下愚不移，惟天必從，庶無煩瀆。《秋崖集》卷一八。

代趙同知辭免狀

臣伏自去冬，丕承睿訓，分命樞近，總領兵財。臣夙夜以思，大懼駑劣，無以稱隆指、分顧憂者，陳情控免，至于再三。天語丁寧，俾須數月。臣俯伏俟命，於今又四閱月矣，不勝憂責，敢以奏

聞。伏緣臣區區愚衷，本非避事，實以公朝之大體，豈容同列之異岐。事若不由中書，要是古人所戒；如使自分彼此，無乃猶有二三。建議之初，本自有說，而今者大臣無我，同列盡情，何嫌何疑，爲此形迹？況事無鉅細，一惟其公，進則奏之于君，退則白之于相，分任亦如此，不分亦如此，則又安用紛紛爲哉！臣愚欲望聖慈收還成命，所貴中書之務一，用彰邇列之心同。至於竭愚盡忠，臣何敢不勉，以負隆委！惟陛下幸垂聽焉。《秋崖集》卷一八。

代范丞相條十事奏狀

臣老朽無堪，待罪宰揆，當務之急，謂宜知無不爲，非若言語侍從之臣，專以論思獻納爲職業者也。而臣玩愒無補，仰負隆知，過煩訓辭，條列所見。臣有以仰見陛下望治之切，晷刻爲遲。若稽仁皇開天章閣之時，實同軌轍。一念奮發，可致隆平。然臣觀慶曆中所謂宰執者，曰范仲淹，曰韓琦，曰富弼，此其經濟之略，宜必素蘊於胸中。方仁皇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務，仲淹猶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先後，非朝夕可能也。」況如臣者碌碌庸材，忝當其位，則其猝承天問，憂懼謂何！伏念月餘，罔知攸措。惟是一二同列，敢不盡情，苟愆和恭，豈逃聖鑑！每自忖度，有犯無隱，臣不如範；直諒多聞，臣不如侶；明允淳篤，臣不如性傳。寧不自知，敢肆胸臆！蓋嘗與三臣者講求祖宗立國之意，其所以垂之數百年而端命上帝惠篤不忘者，曰仁而已，是則我國家之元氣也。國之元

氣補之則實，瀉之則虛，調之則通，壅之則滯。以今天下之勢，譬之於人，四體百骸，其尪羸亦甚憊矣。所以綿綿延延，視息自如者，元氣存焉耳。當此之時，以參苓養之而不足，以野葛伐之而有餘。臣如庸醫，惟知畏謹，察此證候，姑亦徐徐。意謂平常之劑，雖不大快人意，而亦不至於誤事；瞑眩之藥，投之是則可以立起，而投之誤則有不可追之悔矣。故惟神醫方敢用瞑眩，而庸醫不若守平常。此非臣之愚，借之以自解。何也？實惟一綫之脉，不容逞快以戕之耳。自昔能富國強兵，使人主思其材而不置如裴延齡等輩者，其算計見效豈不有可喜者哉？然而胸膈一快而元氣衰矣，此非久生之道也。惟仲淹、惟琦、惟弼，其經綸輔相，近世罕儔。然皆不以聰明稱，不以智術著，惟能爲國家護養元氣，故無赫赫之績，而慶曆之治盛世莫加焉。至如王安石、呂惠卿，夫豈無才而能以豐亨豫大悅上心者？不知財聚而民散，兵強而本弱，於是慶曆之元氣至熙、豐而傷，至紹聖而索矣。臣老且耄，雖識見淺陋，而閱事亦多，實不敢爲新奇可喜之談，以聳動一時之觀聽而已。謹列其大者爲十條，惟聖明采擇。

一曰正人心。

臣竊惟人主正心，蓋老生之常談、迂儒之腐說也，臣雖愚暗，夫豈不知？然而司馬光所謂「歷觀古今之行事，竭盡平生思慮，質諸聖賢之格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於是，不可移易者也」，臣是以敢爲陛下誦之。夫人之心至虛至明，至神至靈，舉天下之事物物森然紛至乎吾前者，以此心照之，了無遁形。而以物慾汨之，以人僞乘之，則虛者窒，明者昏，神且靈者冥矣。於是乎

邪與正倒置，於是乎公與私逆施，於是乎君子與小人迭勝而終負，然則治亂安危其不自是出歟？陛下以道宅心，他無嗜好，萬幾聽斷，神動天隨，而臣猶以平常陳熟之言塵滓聰聽，蓋以大臣無他職業，惟在格君，此而不陳，事孰爲大？臣願陛下以天之心爲心，罔有間斷，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惟日兢兢，終始惟一。危微之際，實非他人所能用力，惟陛下留神。

〔貼黃〕臣觀前代土木玩好、女謁宦寺皆足以蠱人主治心之學，聖明在上，一無此事。臣所陳不過庸庸之論、拳拳之忠耳。

二曰定國本。

臣歷觀前代人主諱言儲嗣，其臣雖有遠慮，莫敢白發其端。至我仁皇，乃有昌言其事者。聖度容受，廣大如天，國史書之爲盛德事。此仁皇之聖所以爲度越千古也。伏惟陛下春秋富盛，無疆惟休，前星之祥，未爲遲暮，而中間羣臣已有以宗廟社稷之計爲言者。宮闈教育，磐石維城，慶澤延洪，根本深固，此陛下之聖所以爲同符仁皇也。然則何以臣言爲哉？實以身爲宰輔，乃不能言羣臣之所已言，則是首鼠懼禍，有負宗社。伏惟陛下以天下之大慮，行天下之大公，蔽之聖心，自有真廟時故事在。其若事已久玩，歲月悠悠，則叔孫通所謂天下之本奈何以天下爲戲者，不可謂過計也。惟取之廣、擇之精而斷之果，天下幸甚。臣不勝昧死。

〔貼黃〕臣見臣庶之家亦有撫育一二族子，將有所擇而未決，他日鮮有不爭訟者。

三曰別人材。

臣聞司馬光有言：「德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自古小人之爲天下患，豈其庸愚不肖，無所用於斯世者哉？如其無所用也，時君世主亦安肯傾心嚮之？惟其所爲，實快人意，以之治財則真有錢流地上之富，以之治獄則真有察見秋毫之明，刻核之能，罔不如志，故人主倚之集事，未免回視君子爲無能爲矣。天下之治所以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者，職此之由也。何者？君子雖衆，其道易孤；小人雖寡，其勢易蔓。善乎，蘇軾之言曰：「君子猶嘉禾也，封殖之甚難；小人猶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歷觀前代之君，未嘗不欲近君子而君子常疏，未嘗不欲遠小人而小人常密，其故可睹矣。《書》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又曰「時則勿有間之」，惟不以其所可喜者忘其所可憂者，則小人不得乘間而入矣。陛下黜陟惟允，好惡既明，區以別之，固已在天運神化中，臣猶願加聖心焉。

四曰謹王言。

臣聞王言作命，蓋在三代爲訓誥，在漢唐爲制詔，其所以鼓舞天下者不輕用也。漢人有言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故古之稱人君者曰恭默思道，曰躬行玄默，未嘗事爲之訓，每每丁寧。蓋恐輕褻王言，習常爲玩，則人君所以鼓天下之動者，有時而爲空言矣。伏惟陛下天縱之聖，聰明冠倫，渙發巽申，動中事會，播告不匿，洋洋聖謨。而臣區區之愚妄有意見，切以爲勞神於翰墨之間者，不若儲神於淵聽；疲精於訓飭之嚴者，不若聚精於靜觀。陛下望治之深，曾不遑暇，厲精更始，亦幾何時，而所下御筆，史不絕書，傳之方來，足爲總覈。然而聖心澄穆，慮

有所分。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臣願陛下法天以恭己而已，所貴天下頌王言爲大，而不敢玩王言爲常，則心之精微一有所發，莫不聳然不應矣。

五曰節邦用。

臣切惟聖心所甚憂而今日所甚急者，得非考圖數貢，以東南一隅之賦入而用度過於全盛之時乎？今日之東南亦非祖宗之東南矣，而兵食之費十倍於昔，吏祿之費百倍於昔。只此二事，已難支吾，若公若私，真可哀痛，民力困憊，幾不自聊。財非天雨鬼輸，則所謂能幹運者，君子之所蹙額而不忍爲也。刮之兩稅而農民窮，刮之鹽筴而商賈窮，刮之牙皂而州縣窮，田里蕭條，所在愁嘆。則夫生財之說，固識治者之所不敢道也。國貧甚矣，而孔子則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聚斂之臣惟知富國，不知民有不安其生者，且將去爲盜賊矣。財聚於上，民散於下，爲國者亦何利於此？無已，則有節用而已。仁皇慶曆之盛，先自宮禁裁損一切用度，至於聖躬奉給亦令罷供，於是詔張方平等議減浮費，此陛下家法也。陛下克己恭儉，聖德彰聞，而悠悠之言，或以爲琳館一墻無慮數鉅萬，如此等可節者，恐亦不但一事也。臣愚謂宜如慶曆故事，於兩省官選才敏之士，據國用歲計之數，通其有無，一切裁減，條其節目，三省公共斟酌而奏行之。冗費既除，經用自足，其與巧取以妄用者相去萬也。

〔貼黃〕臣竊見所在州郡或獻羨餘，在於朝廷所補無幾，其實掊克之吏有慊于中，姑取九牛一毛以塞衆議。朝廷何苦乃爲姦貪受此名哉！臣愚欲乞立爲科條，務令禁止。

六曰計軍賞〔二〕。

臣嘗謂自兵農之分而列營坐食，仰給縣官，於是乎國用屈而軍愈貧，軍籍單而國愈困。悉力供億，不贍飢寒，平時怨咨，緩急何恃？是知養兵貴精不貴雜，用兵貴少不貴多。前代用兵，寡者常勝。昆陽之戰纔六千人，而却王尋百萬之師；淝水之戰纔二三萬人，而破苻堅百萬之衆。是非以少勝也，以精勝也。今內外兵籍不下七十餘萬，不可謂少矣，然而手藝者十之一，占破者十之一，虛籍者十之二，老弱者十之三，此其大較耳。是七十餘萬之兵不得七八萬人之用，無怪乎愈增而愈少，常戰而常負也。坐坊賣餅，亦謂軍人，此固韓愈所嘆。今之吹竹彈絲、描金畫翠之類，要不可以言兵矣，而諸梱也，三衙也，其所以植旗旄羅弓矢，夾道而疾趨者，必皆偉岸雄桀，可以言兵，而徒以供出入輿衛，爲塞塗之從者耳。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嚴飭諸將，絕其手藝者，收其占破者，核其虛籍者，處其老弱者，則於此七十萬之中便可得四五十萬兵矣。古人以一當十，今固未敢望，但得以一當一，亦不至枉費錢糧。不然，但務增多，耗民耗國，政使邊方安靜，天下亦坐困矣。

〔貼黃〕臣聞諸處梱帥率自其所治，每二三十里置一鋪，以達于畿，謂之擺鋪。每鋪不下五七人，皆選其兵之翹捷者充之。只此一項，大約亦用勝兵五七千人，徒爲探刺中朝動息之用。每一家落輒有數項擺鋪，少者亦約有二三十人共聚一處，故其所處之地剽敝自由，遂使商旅不行，邸店停閉。臣每念邊鄙不知何時復見煙火萬家氣象，豈圖內地亦有此景！臣愚欲畫旨行下，各抽回司，

以備戰守。其傳送文字只依祖宗舊法，令赤遞趕限，豈失事機！庶使朝廷養兵不爲徒費，而一路聚落安堵有期，亦非小補。

七曰徽士習。

臣聞風俗之厚薄，上之人實爲之。故士大夫不言風俗，以風俗自士大夫出也。西漢有一孔光、張禹，便能化其風俗爲柔諛；東漢有一李固、杜喬，便能化其風俗爲沽激。雖沽激與諛柔不同，而其失一也。今天下風俗亦弊矣，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名節，知有權勢而不知有義理，蠅營狗苟，惟得之趨。推其受病之源，蓋必有任其責者。夫一念私意起於芽蘖之微耳，然而推是心以往，則貪爵慕祿而寧負天子矣，簡賢附勢而不卹清議矣，義利之界限可不謹哉！而世之士大夫方且有爲吏商而舳艫相銜以壞朝廷之鈔法者，方且有爲駟僮而市井交關以虧朝廷之楮令者，方有爲城狐社鼠而漿酒藿肉、囊金櫃帛以漁獵朝廷之百姓者，此士大夫心髓之病，非鍼艾所能達、藥石所能療也，惟在陛下清心寡慾以神化轉移之耳。《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而況於躬行以厚風俗乎？

八曰清仕塗。

臣惟今日東南一隅之天下，其郡縣窠局不能當祖宗時十之二三，而入仕之塗曰進士者十倍於昔，曰特奏者二十倍於昔，曰資蔭者數十倍於昔，而所謂武舉、所謂軍功、所謂雜流者，又不知幾百倍於昔矣。縱使以祖宗全盛之天下，猶且無以容之。蘇軾當神宗時，已有一官而三人共之之嘆，

而況今日乎？是宜差注不行，愈益浮競。向猶曰賢愚同滯也，今則雖賢者不免於壅底；向猶曰清濁混淆也，今則雖清者不免於攀緣。蓋有登科十有餘年，不能沾一日之祿而老死者，有三年大比，闔郡除校官外無可與考試者，然則入仕之塗亦大不清矣。臣愚以爲自唐以來，進士一科得人爲最盛，此固未易輕議。至於特奏，止緣鄉貢，遂列簪紳；資蔭不限才愚，盡居祿位。較之進士，不甚差殊，充塞銓曹，無闕可補。如此等類，盍思所以通變之乎？臣觀孫沔之論磨勘遷轉，歐陽修之論舉主改官，一則以但居三周、不問賢不肖、例遷一級爲非，一則以舉主數足、不問賢不肖、便與改官爲否。儻以二臣之議下之有司，更與討論，惟務才實，則公勤者有以自見，而浮競者將不至甚僥倖矣。

〔貼黃〕臣竊惟左戚姻聯，從昔所重，謂當富貴親厚之，不煩以政。苟惟不爾，適費保全。九曰結人心。

臣仰惟藝祖肇造區夏，傳之數百年而屹然泰山之安，三代以來，有道之長無如本朝之盛者，非徒制度紀綱有以維持之也，夫亦德澤在人心，淪肌浹髓，有不可得而解者。故其財以不聚爲富，兵以不用爲威，人以不作聰明爲賢。祖宗相傳，惟此一道，蓋所謂得天下以仁、守天下以仁者也。王安石不知此，故以開邊而失人心；章惇、蔡確之徒不知此，故以殺士大夫而失人心。是則熙、豐之人心嘗怨矣而元祐收之，靖康之人心嘗怒矣而紹興回之，夫豈不甚可畏哉！伏惟陛下遠鑑古今，克邁前聖，治亂興衰之監，其得之聖學者固已高明，而老臣愚忠，無出於此。意謂天下所

欲，惟陛下行之；天下所惡，惟陛下去之。蓋天下之所欲者在安生，天下之所惡者在失業，未有惡欲與天下同而人心離者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可不謹歟？

十曰祈天命。

臣聞人君之所以祈天永命者，非牲牷玉帛、祝史薦辭之謂也，非占算推測，求之幽遠之謂也。蓋天命不在天而在人，則其所謂祈天永命者，要亦求之德而已。《書》曰「常厥德保厥位」，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天命也。恭惟國家克相上帝，申命用休，天之所以顧諟者有加無已，而卜祝之流傳訛聽舛，妄用丙午、丁未率與咎證會逢，不知禍福無門，惟人所召。陛下不可委之於數，以爲厄運當然，日監在茲，駿命不易，天人之際，影響相符。臣故以爲陛下捨己以稽衆則可以祈天命，違欲以遵道則可以祈天命，遠儉佞而親忠良則可以祈天命，杜讒間而廣諫諍則可以祈天命，是則陛下一念間耳。陛下果盡此道，不沮不疑，伊邇明禋，對越無愧，上帝降鑑，方將垂億萬年無疆之休，臣不勝至願。

右臣所條十事雖若陳言，而臣積日精思，無越於此。儻其言不以人廢，少留聖心，其於睿明不爲無補。意之所切，辭不覺繁，干瀆天聰，惟陛下幸赦。《秋崖集》卷一八。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六。

〔二〕軍賞：按正文無一語及賞罰之事，此當是「軍實」之誤。

全宋文卷七八八二

方 岳 四

代趙參政丐祠狀 一

臣輒控愚衷，仰塵睿聽。臣聞君臣相與惟以真情，命義之間蓋有大戒。其知進而不知退，則天下之大戒謂何？欲言而不敢言，則臣子之真情安在？臣今懇請，天實鑑臨。蓋以臣本乏修能，僅堪煩使，當分梱東淮之日，忽叨恩西府之除。自以授任於領兵，謂宜聞命而就道，第亟祇於言紆，寧敢與於事樞！儻得至冕旒之前，便當乞骸骨而去。不圖未回天聽，噴有人言，是以惴恐而控聞，倉惶而遠逝，當時言者之有劾，至謂微臣之無君。及茲化瑟之更，偶與招旌之數，則其趨走，豈敢趨趨？臣雖至愚，極知非據。直以君臣之大義，不可終絕於闕庭；天地之隆恩，不可委棄於草野。黽勉一至，荏苒兩年，其若庸材，不逃聖鑑。今齒髮日以遲暮，筋力日以疲駑，課其功能，負此歲月。欲望聖慈察臣之孤立寡與，憐臣之朴直無他，凡茲懇祈，盡出真實，俾歸田里，以畢年齡，則君臣之真情以孚，

其命義之大戒以著。在臣某爲有進退之分，在陛下爲有始終之恩。一遂所祈，兩極其至，惟陛下幸垂聽焉。臣無任激切祈天俟命之至。《秋崖集》卷一八。

代趙參政丐祠狀 二

臣昨貢封章，仰干宸扆，愚衷雖切，淵聽未孚。竊伏思維，愈深兢懼。豈以在庭之有請，率皆備禮之虛談，若稽故常，例不俞允？而臣自諳拙性，厭事浮文，故凡告上之言，罔匪由衷之懇。安有貪榮而未止，姑爲求退以自文？顧臣雖無用世之能，亦決不爲欺君之語。但以艱難之會，正費支吾，庸陋之材，何堪倚仗。譬如滔天之巨浪，駕茲漏底之弊舟，旁觀者至於驚呼，高卧者不知進退，倘致淪胥之敗，難追悔恨之遲。是知同遇於風波，無曰莫施於維楫。欲望察臣所乞，盡出真忱，觀臣所爲，委無他技，爰念造朝之初意，敢干誤國之後誅！徒以曩歲丐歸，人或議其匆遽；則夫前日祇召，勢不可以稽留。是則出處之間，蓋以君臣之義。豈謂因循歲月，瞬息兩年，老朽精神，狼狽萬狀。欲望賜以早衰之骸骨，俾之退守於丘墳，此臣至情，惟天從欲。《秋崖集》卷一八。

南康軍薦知都昌縣許子良狀

臣猥以非材，假守康廬郡，雖其壤地褊小，固亦古諸侯國也。諸侯得薦士，士亦豈易薦哉！自有科目以來，士之所以夙夜刻厲者，場屋聲病之文耳。抽黃對白，賦聲摩空，以學則餒矣；殫見洽聞，上下今古，以政則敗矣。焉用薦？臣今所薦者，蓋有文有學而有政者也，謹上其名氏，曰宣教郎、知南康軍都昌縣事兼弓手寨兵軍正許子良。臣究觀其人，早登諸老之門，頗臻作者之域。文固非其所慊也，而淵源師友，猶有典刑。濂洛以來，遺書之在者無不習也，其《易》所謂「多識前言往行」者乎？臣是以知子良之學。癯然一老，若不勝衣，而剖決如流，不回不奪，義理之勇固如此，其《詩》所謂「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者乎？臣是以知子良之政。若斯人者，如幸得使之分牧養之麾，何詎不如龔遂！使之攬澄清之轡，何詎不如范滂！若雨露之司存，日月之獻納，又安知不與冠冕佩玉、趨走丹地者可頡頏以相上下也！而子良之行年亦既踰知命矣，姚崇之薦張柬之曰，其人老，用不可以不亟也。臣不勝大願，願少破拘攣之說，度越資格而錄用之。漢法，附下罔上爲大不恭，有不如臣言，臣請坐之。惟睿慈采擇。《秋崖集》卷一八。

薦僉判米巨公狀

臣觀徽國文公朱熹序向子諲之文，以爲抗強敵百勝之鋒，遏四海橫流之勢，未嘗不慨然思見其人而不可得也。非才假守，待罪廬山，有朝奉大夫、僉書南康軍判官廳公事米巨公者，齒宿而志不衰，身癯而心愈壯，抵掌扼腕，真有矍鑠是翁之風。當其令蓮城時，州盜羣輩，傍縣連陷，聲搖數州。巨公崎嶇鞍馬間，身自蔽翼，邑以無恐，巋然獨存。試嘗問其世家，則固米芾之諸孫而子諲之自出也。臣與之共事，於今且半載，見其簿書靡密，必躬必親，有以知其能勤；攝郡踰時，例卷弗取，有以知其能廉。方幸協恭，而以滿替告矣。臣忝爲之長，敢不以其實聞？欲望聖慈特與陞擢，以風示四方之小吏，是亦厲精之一云。《秋崖集》卷一八。

南康軍丐祠狀

某輒控愚忱，仰干鈞聽。某蒙恩假守，待罪踰時，適當凋瘵之餘，殊費補苴之力，帑廩幾於赤立，鬚髮爲之白紛。事事荒殘，殆難措手，日日整葺，良以焦心。久欲控丐祠之章，或又拘滿歲之典，趑趄不勇，跼蹐靡遑。忽有得於傳聞，實不勝其幸會。某今月十八日據邸報內一項，知南康軍方

岳與新知邵武軍游孝嚴兩易其任。某治郡無狀，法當汰歸，得報易麾，尚從禮遣。此雖廟堂委曲之意，政契田里便安之私。除已截日不敢治事外，欲望特賜敷奏，別賦叢祠。某只候省劄到，交割與以次官，一面起離前路，聽候指揮。《秋崖集》卷一八。

邵武軍丐祠狀

某輒有愚悰，仰干鈞聽。某蒙恩假守，自揆謬庸，曩在康廬，亦既九閱月，非不欲勉竭駑劣，以仰稱聖君賢相愛養元元之盛心，而褊狹不容，觸怒鄰閭，一斤有餘罪矣。天地函蓋，兩易此來，感激寸膺，夙夜思所以爲報效者，蓋於今又九閱月。合而言之，歲且有半，而邵武之俗大異康廬，傷弓之民難安，帶刀之俗易動。每自惟念，孤負使令，無補涓埃，未敢言去。不圖今者力與年凋，衰疾驟增，輒生奇證。緣某鼻觀偏塞，有年于茲，才拙心勞，忽爾穿瀆，遂致文書壅底，多滯常程，戀祿不歸，必將誤事。幸今田里之收自倍，帑廩之積無虧，某於此時可以情懇。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改畀祠祿，以便養疴，不勝幸甚。《秋崖集》卷一八。

輪對第一劄子

臣乃歲屏處田廬，自伍樵牧，蓋已謂休此生矣。陰霾晦蝕，白日晝冥，駭鹿驚麕，惟恐入林之不密耳。會陛下赫然改紀，奮發威斷，夜半片紙，抉疽根而籥去之，迅雷劃然，不及掩耳。耘夫蕘子有傳其事山間者，則相與喟曰：吾君庶幾悔悟歟，何其英武也！吾國庶幾安靜歟，何其果決也！無何而弓旌四出，巖穴爲空，臣於此時亦且三入故府。所以于然纓冠而來者，將欲與扶持之老少忍須臾以觀德化之成耳。歲月遄邁，星周有奇，而化絃之更張，未見有大强人意者。徒聞今日一書數盧杞之罪，明日一疏裂延齡之麻，而政枋朝綱，莫之底績，天運神化，僅了常程，政恐紙上之虛談，實所以挑天下之實禍也。嘻其懼哉！然則改紀以來，望治逾邈，算計見效，茫如捕風，意者陛下之德猶有未盡出於一者歟？《咸有一德》之書，得之聖學久矣，而臣猶以爲言者，一則純，一則久，一則神，一則天。純則不已，久則不變，神則不測，天則不息。文以此一純其德，湯以此一新其德，堯舜以此一兢業其德而天下治，故曰德惟一，動罔不吉。間之以二，其初則疑；參之以三，其究則雜。故且前且却者終却而不前，乍進乍退者有退而無進。隋文帝身致開皇之治，不可謂不賢明也，而二三其德則身以隨亡；唐文宗身致開元之治，不可謂不英毅也，而二三其德則身以隨亂。故曰德二三動罔不凶。蓋人主者，天下之主也；人主此心，人主之主也。人主而不自主其主，則兢畏者出入於舒泰，於是乎有高

天下之心；憂勤者出入於逸樂，於是乎有享天下之心；收斂者出入於開拓，於是乎有小天下之心；敬忌者出入於放肆，於是乎有輕天下之心，而德之所謂一者，不能不二三矣。試嘗妄議今日之事，小臣抗疏，追記危言，給札玉堂，蔽自聖志，陛下此時此意，天下皆知其爲去邪勿疑也。夫何霜臺白簡，竟以留中，親洒神毫，曲爲調護，徒使御史失職，而前日之意嚮終於晦昧，則未免疑天下士大夫之心矣，其何二三如之？內降有禁，開悟宸襟，剗絕攀緣，同符仁祖，陛下此時此心，天下皆知其爲自昭明德也。夫何瑣闥塗歸，上煩屏却，玉音宣諭，曾靡回天，徒使給舍包羞，而前日之規模似若轉移，則得以藉擯廢譴逐乘間抵巇者之口矣，其何二三如之？故自更化迄于今，謂之清明耶則不無陰幽，謂之剛果耶則不無牽制。今日則乾健，明日則坤柔，今日則夬決，明日則巽順，波流風靡，莫之適從，則端人正士之言終不能奪左右便嬖之意，廣庭大衆之論終不能回深宮隱奧之私。雖異服奇袞本非良家之選，而殫土木以彰寵賂，何爲見於化瑟已更之後？怪民子姓本非南陽之親，而汙環列以示私昵，何爲見於威枋既收之餘？陛下毋謂天縱英明，羣臣莫望，而可以自用其心也，自用則小，無乃不如抑畏乎？陛下毋謂臨御日久，明習國家事，而可以輕用其心也，輕用則肆，無乃不如兢謹乎？夫是以收攬權綱，風飛雷厲，奮然號於天下曰更化，而還觀却顧，聊復爾耳。軍國大政異於前日者幾何？唯有鳳凰于飛，翩翩其羽，差似可喜者。而狐踪鼠跡，亦且捷有蹊隧矣，其何二三如之？夫以陛下聖明，而其德猶未能盡出於一如此，是無怪乎二三大臣遠避嫌疑之時多而經綸政事之時少，洪濟艱難之意淺而計較利害之意深，有不能不二三其心也；是無怪乎羣工百執太息儒者之無益而澀縮於方今之良圖，隱

憂羣邪之復興而潛避於他日之奇禍，有不能不二三其說也；是無怪乎皇天上帝震怒陽剛之虧而日食於正陽之月，鬱積沈陰之極而雪沍於甲坼之時，有不能不二三其春也。然則天人之際，所以爲是二三者，皆自聖德之不能盡出於一者始。臣恐頻復者未必不終於迷復，而治亂安危之所伏特未可知也，故敢以《咸有一德》之言爲陛下誦之。臣不勝大願，願陛下進此之一不已如江河，守此之一不變如金石，用此之一不測如雷霆，運此之一不息如元氣，則所謂一德者天德也，於更化乎何有！不然，元祐一更化也，紹聖又一更化也，事會無極，臣懼焉而已矣。惟陛下留神，取進止。《秋崖集》卷一八。

輪對第二劄子

臣竊惟陛下於今二十有三年，百爾臣工得對而望清光者無慮千數百人矣，千慮一得，豈無憂世之言？聖度如天，一切容受。然而遠慮者多迂闊，盡言者似譸張，痛哭流涕之書卒於無事，則得無以不驗而玩之歟？抑臣之愚，以爲天下不可一日無憂世之言，而要不可使其言之驗也。憂世之言驗，則引裾折檻，遂成孺子之名，而天下國家有不可追之悔矣。吳楚之叛，晁錯之言則驗矣，而漢幾殆；祿山之亂，張九齡之言則驗矣，而唐遂衰。有天下者方幸其言之不驗也，顧可要其言之驗歟？蓋今之憂世者曰：元祐之初，哲皇垂拱，羣憊斥逐，盡出宣仁。故當章、蔡諸人覆出爲惡，則專指聖后爲逞憾之地，動以簾幃爲朋邪之時，敢專私書，誣謗盛德，至以天下之母遂其仇報之心，反易天常，萬世切

齒。觀宣仁聖訓，所謂「蔡確他日復來，恐皇帝制御此人不得」，則確之斃於元祐八年者天也。確於是時年五十有七八矣，當安陸之謫，齒髮方強，滄海揚塵之思，蓋已有人壽幾何之嘆，則其懷憾銜毒，欲釋忿於一螫者，其意無日不在鉅鹿下也。確而無斃，怏怏當不止於宣仁。彼惇與京，爲確之黨者耳，怨望之禍猶能蹙人之國家，孰謂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詔書候服闋與宮觀一指揮所能扼哉！然則今日之事有可爲寒心者，聖明在上，獨運權綱，登良去邪，一出英斷，其事大異宣仁時，而赫怒矯誣，朋姦者逐，塗改進擬，發姦者召，則其尤大彰明者也。薄海懽舞，窺見聖心，而彼固以陛下爲何如哉？無父無君，鬼蜮如確，安知其不移所以讎宣仁者而敢讎哲皇也！如有密奏書萬言爲題品而召與宮觀者爲左僕射，則其憤恐不但荼毒諸賢之家、誣讎一朝之史而已也。蝮蛇反噬，草木爲枯，盪氣上騰，必干穹昊，陛下以爲此言可使驗乎？矧惟流俗之言，方以今茲丙午爲自古危運。雖堯以甲辰踐祚，粵二年而爲丙午，初不害其帝者盛時；而考之國朝，則是李邦彥從吉之年，而靖康之禍烈矣，何其適相遭也。燭武已老，乞骸而去，幸矣。王陵少戇，不知誰可助之？萬有一當饋之思，慨然有不如之歎，則天下事不可勝諱。此在二三大臣努力勉旃，勿爲窺伺者所訕笑，而陛下謹毋惑焉可也。臣故以爲陛下於此而惑，則將恐激而爲靖康之丙午，而憂世之言驗；陛下於此而不惑，則或可轉而爲放勳之丙午，而憂世之言不驗。然則今日所以銷惡運、遏亂原而祈天永命於億萬年無疆之休者，是在陛下不惑而已，惑則英州別駕之貶、陽城白麻之裂皆無益也。所憂者林甫審伺微旨，餉遺左右，饗夫御婢皆所款厚，則簾言壁語浸潤而膚受之，不能不使人惑耳。非有學力，此心移矣。夫子之學四十而不

惑，更事多而閱理熟也。陛下當夫子不惑之年而赫然有爲，聖學亦卓矣，加以數年，則自不惑充之，遂可以知天命，而何嫌乎丙午！不然，臣恐憂世之言有時而驗也。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貼黃〕臣久處田間，親見兩事，或可少裨兵財之一畫。蓋今之言救楮者曰無策，則亦信無策矣。然中人家，楮非其所有也，而日用百爲悉仰給於楮。家無造楮之枋，日有仰楮之需，而不見其不足者，有田以權之也。田之毛秋入而春出之，則穀散而楮聚，一歲之用於是沛然，蓋不造楮而足也。今所謂沒官田者，於朝廷曾幾何之入，而悉爲强有力者佃之。某官、某邸、某刹、某府，率非能自耕者也，而占佃多至千百頃者，何也？有利焉耳。事今急矣，與其以公室之田爲私門之利，孰若收之以自救乎？且以劉漢弼、徐元杰賜田計之，凡爲田千畝也。截長補短而入之，歲可得穀千斛，又截長補短而出之，斛可收楮五十緡，是千斛之穀歲收五萬楮也。百之則五百萬，千之則五千萬，合天下而言當不止萬億頃畝也。發廩有若干之入，印造無若干之出，則凡收百萬者爲二百萬，合而計之，收楮之數多而造楮之數少矣。謂宜下有司抄割沒官田畝，凡爲强有力所占佃者悉歸之官，歲收減今占佃者十二三而別爲倉廩貯之，秋收春發，一如民家。依山之州糴以收楮，邊江之郡運以供軍，則取發綱運梢水之費又省幾何？緡在民間矣。此其大略也，若夫條畫之則有司存。如臣言可采，乞下國用所施行。

〔貼黃〕臣曩仕邊州，見城關之外莽爲荒墟，未嘗不嘆息，以爲何時復見煙火萬里氣象。不圖今茲內郡在在皆然，商旅不行，邸店停閉，往時聚落半無煙炊，則擺鋪之爲患也。蓋緣諸處若制

廂、若戎司、若監司州郡，率自其治所每二三十里置一鋪，以達於畿。只京湖制司一項，自鄂州至行在凡五十四鋪，鋪凡四五人，已該二百五十餘人，而鄂渚以西又不與焉。合諸司言之，有自川廣至者，大約不減萬人。周瑜拔皖之師、謝玄渡淝之衆，蓋無此數，而徒以爲諸司刺探中朝動息之用，甚者爲飛馳海鄉肥鮮之役而已。不知朝廷費幾許衣糧招刺萬人，而乃令布之內地以寇吾民哉！今每一鄉村輒有數項，少者亦二三十輩，共聚一處，剽斂行路，何啻寇攘！聚落蕭條，繇此之故。臣愚以爲諸路有省遞矣，又有赤遞矣，十數年來輒復私爲之擺鋪，則是朝廷費三項錢糧而不獲一兵之用也。謂宜畫旨行下諸路，各抽回以備戰守，其傳送文字只依祖宗舊法，却於赤遞鋪增其錢糧，急其期會，一如所謂擺鋪者，亦豈失事機哉！是則不煩招刺，不費幫支，可以坐獲勝兵萬人，而諸路聚落按堵有期，亦可小補。如臣言可采，聖慈特賜睿旨〔二〕，頒付樞密院施行。《秋崖集》卷一八。

〔二〕句首似有脫字。

申省乞祠狀 一

準九月十二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方某差知饒州。某蒙恩予郡，何幸起家，而以衰暮之

年，莫任承宣之寄。兼有從弟占籍浮梁，大功之親，所合回避。欲望特賜敷奏，收還成命，姑賦叢祠。所有前項劄子，未敢祇受，須至申聞者。《秋崖集》卷一八。

申省乞祠狀 二

某昨蒙公朝起之牛舍，分以魚符，近次無旬月之淹，鄰壤無輪蹄之役，非不感聖恩之寬大，戴元宰之生成。而某賦性寡諧，與時多迂。雖大君以天爲度，必不以一眚讎匹夫；而微躬無地可容，自當終此生編民伍。倘不量而冒昧，恐益重其顛隳。比以近降旨揮已嘗被受，今聞遣迂，敢勿控辭？欲望特賜敷奏，仍畀叢祠，以安孤跡。《秋崖集》卷一八。

進納補官有犯以凡人論判

既是曾仕宦，必知上下之分、賓主之禮、朝廷之法也。一監稅見州郡，禮固有數，乃敢大庭廣衆極口肆罵。入公門鞠躬如也，固如是乎？劉監稅雖小官，然而袁州見任也，奉命守職，開鎖放船，而乃兩人露巾扭拽，以至州衙，殊駭聞聽。據諸僕所供，乃知是妄。一進納七色補官，有犯以凡人論，而敢猖狂至於此乎！且其自書曰承信郎，而諸僕以爲進武校尉，則是詐稱官呼矣。張指使觀其酒如已

醒，請來問。《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二。

革受納弊倖判

頗聞諸倉舊多弊倖，於是民受其病則苛取並緣，官受其病則濕惡碎雜，徒以左右罔利，而公私俱不便矣。蓋緣受納有官員之弊，有典吏之弊，有捺攬之弊〔二〕，須至約束。

一、官員之弊：受納之官，正當以己律人，所謂事例者，倖門也，此例一開，則無往而非弊矣。垂涎染指，亦能幾何，而此身亦墮諸吏膠漆之中矣。受制於人，方將畏首畏尾之不暇，豈能鈴束吏姦，釐革民病。今所委受納官必能相體，不待多言。然官員潔身，自是革弊之第一義，至於人從亦不可帶入倉門，蓋添一人，則添一人之弊。除帶兩名輪日當直外，其餘無本州給牌輒入倉門者，杖一百，編管。

一、典吏之弊：倉場受納，最苦於羣衆打攬，革此弊，當先汰去冗雜之人。今再定稅倉專糾一人、糾級一人，並仰都吏保明，如有違犯，併坐都吏。諸處衙番，並不許作名色取乞，使糾級賠賍，作弊取償，仰糾級陳告，亦準前斷。糾級敢縱容捺攬交量濕惡，賣弄糾斛，虧官虐民，究見得實，定行決配。

一、捺攬之弊：一應人戶自行輸送，而不付之捺攬之手，在官在民，實爲兩便。纔付捺攬，則民間

爲其賣弄取多餘，官司爲其把持，入納濕惡。在法：官員買應納官之物，准盜論。何況宗室、上舍、學職子弟等，兜攬官物，豪霸倉使，官司虛受多量之名，民間實受多取之害，委爲不便。前項人當職並有姓名，未欲榜示。儻能悛改，何幸相安，如蹈前非，必貽後悔。《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三。

〔二〕搽：疑當作「搭」。後同。

學官不當私受民獻判

蕭、張之訟田，固未知其孰是非也，然以人情度之，一番爲瞞昧，則錢沒官，業還主，張氏何爲不能訟之官，而遽獻之學邪？是必有故矣。學官不問其是非而私受之，漕使所謂質之夫子辭受之義而安者，其果安乎？所在田訟，聞有官斷決沒官，而隸之學者矣，未聞學官受民所獻，而不經有司者也。以師儒之官，而行有司之事，以禮義之地，而受獻納之田，盍亦自反矣。今漕臺追索文案，乃但以學司一狀解來，意者爲此，則可諉其非邪？且據學司狀，具檢申解。《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三。

全宋文卷七八八三

方 岳 五

寺僧爭田之妄判

妙緣院可謂無理而鬪訟者矣。執出砧基，獨無結尾一板，安知非經界以前之廢文，去其歲月，以罔官府之聽乎？其妄一也。以此難之，則曰紹興十九年，江西經界已成，此其年之砧基也。既無歲月，何憑爲紹興十九年之砧基乎？其妄二也。假如其說真爲經界文書，而吳承節公據又在紹興三十年，如此則前十年之文書久已爲廢紙矣，其妄三也。吳承節公據，乃官司備坐勅旨，將沒官戶絕田出賣，明言承買妙緣院違法田產，時則此田乃沒官之田，非常住之業，其妄四也。出賣沒官田產，乃是紹興二十八年指揮後之公據，請買之時，歲月正合，而謂之強占，其妄五也。吳氏納錢於官，初非買田於寺，而謂寺院香火不絕，斷無賣之理，其妄六也。自紹興三十年至淳祐十二年，凡九十三年爲吳氏之業，而一日興詞，其妄七也。合而言之，此田乃妙緣院違法沒官之田，官司之所召賣者，於寺僧

何與焉？違法於百年之前，鬻訟於百年之後，其妄八也。披閱案卷，凡經五斷，而章司戶所擬特爲明允。寺僧敢誣以貨，謂之恕斷，其妄九也。以交易法比類言之，契要不明，而錢、業主死者，不在受理。今經百年，吳氏爲業者幾世，寺僧無詞者幾傳，而乃出此訟，其妄十也。僧中羅刹，非斯人也而誰？本合重科，以赦漏網。吳承節執據管業，妙緣砧基批鑿給付，如敢頑訟，則訟在赦後，幸不可再矣！門示。《名公書判清明集》卷四。

契約不明錢主或業主亡者不應受理判

讀刑臺台判，洞燭物情，亦既以郝氏爲不直矣。然郝氏非，則湯氏是，二者必居一，於此而兩不然之，舉而歸之學官，此湯執中之所以不已於訟也。披閱兩契，則字跡不同，四至不同，諸人押字又不同，真有如刑臺之所疑者，謂之契約不明可也。在法：契要不明，過二十年，錢主或業主亡者，不得受理。此蓋兩條也。謂如過二十年不得受理，以其久而無詞也，此一條也。而世人引法，併二者以爲一，失法意矣！今此之訟，雖未及二十年，而李孟傳者久已死，則契之真僞，誰實證之，是不應受理也。合照不應受理之條，抹契附案，給據送學管業。申部照會。《名公書判清明集》卷四。

訴族人行盜判

駱伯友訴所失，不過錫瓶、布袋耳，而搜之族，則功總之親也。昔人有遭盜者，曰：幸深夜無人知，吾若執爾，遂使爾終身受盜賊之名，吾不忍也。彼於凡人尚能如此，而況同曾大父之叔姪乎！遂使干連者數人，繚繩者數月，學者不如此也。學司除學籍，餘人放。《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一〇。

祖母生不養死不葬反誣訴族人判

阿王生而孤老，所當供養者其子孫也，死而葬埋，所當經理者其子孫也。子孫零落，獨有一胡師琇尚存，迺飄棄出家不顧。祖母生則族人養之，死則族人葬之，爲師琇者，尚何面目立天地之間哉！族人哀金而葬，以其不利也而遷焉，與其他發掘塚墓，不可同年而同語也。使當職處此，遷葬者本自無罪可科。今所司既爲將兩人勘錮，監遷原處，爲師琇者亦可已矣。至經上臺，囁訟不休，然則養其祖母，葬其祖母者，乃師琇之讎人邪？不可謂知恩報恩者矣！此蓋販賣丘中之骨未滿其意，親死之謂何，又因以爲貨，不孝者也。在法，供養有缺者，徒二年。此師琇祖母在時之刑也。骨肉相棄，死亡不躬親葬斂者，於徒二年上重行決配，此師琇祖母死時之刑也。罪在十惡之地，從輕勘杖一百，編管鄰州，申照會。《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一〇。

懲教訟判

袁自韓文公時，稱爲民安吏循，守理者多，則其風俗淳厚，蓋已久矣。不知何時有此一等教訟之輩，不事生業，專爲囂囂，遂使腦後插筆之謠，例受其謗。爲長吏者，要當爲爾袁一洗之。太守入境之初，猶未交印，紛然遮道，諭遣復前，已厭其爲喜訟矣。有一鬚者，試呼而問曰：「年幾何？」曰：「十二。」「能書乎？」曰：「不能。」「則狀誰所書也？」曰：「易百四郎。」心已知其爲教訟之人，不可不追。問所以，則又有甚焉。蓋易從□鋪也，豈不知年尚幼，法不當爲狀首，而教之訟，其罪一。陳念三，後夫也，法不當干預前夫物業，而教之訟，其罪二。新知縣方到，未給朱記，法不當爲人寫狀，而教之訟，其罪三。初開杖封政，當斷以姦猾，以厚風俗。從輕杖一百，枷項本州，其四縣各令衆五日，鏤榜曉諭。後有教訟，非杖一百所能斷也。勉自改業，毋犯有司。《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一二。

禁賭博有理判

四民之所不收，百害之所必至，始而賭博，終而盜賊，始而嬉戲，終而鬪毆，始而和同，終而必爭，敗事喪家，皆由此始，固官司之所必禁也。然禁戢者有司之責，信必者當職之令，有敢狃於習

俗，視爲故常，官有明條，決脊無容恕。備榜曉諭：輸錢人自首，特原其本罪，追還其錢，却將贏錢人依條斷令。《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一四。

揚州勸農文 一

乃二月壬寅，守廣陵趙某誕進其州之父老而告之曰：淮海惟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矧廣陵越在邊圉，曩則亦有繹騷以患苦吾父老，荒而敷菑，用不遑於厥家，爾父兄子弟亦惟艱哉。今天其佑我宋，歲仍大熟，伊彼勍敵，自速斃于襄州，有逋虔劉，宵遁窮北。爾父老其修乃疆畝，濬乃澮洫，簡乃錢鎛，穀乃鋤耒，無敢不良，以敬迓天之大豐美。守閱再寒暑，罔不一念在爾民，東作俶興，用咨爾一二父老。惟田里熙熙，以董泰和，時則有豐年，毋訟；惟仰父俯子，勤勞于厥躬，時則有豐年，毋游；惟不淫于非彝以怙乃心，時則有豐年，毋博；惟不狎于甲兵以寧爾婦子，時則有豐年，毋狠。惟爾一二父兄念哉，其無斁。《秋崖集》卷三四。

揚州勸農文 二

捍邊所以衛農也，淮左東盡漣海，北控宋永，幸無一塵之驚，而北敵自西而東，擾我疆圉，俾爾

父兄子弟蕩析流離，竊爲爾農痛之。故凡安集勞來，無敢不盡其心，民徙則官賑廩焉，牛飢則官予芻焉，此爾農所知也。今茲敵以敗遁而東作興矣，爾農其歸而田里，葺而室廬，簡而鋤耒，正而疆畝，以修稼事。有欲給種者給之，貸牛者貸之，爾毋憚以告我。《秋崖集》卷三四。

宗學榜

某祇事之始，敢自布其愚鄙。某四方草茅士，未嘗一日得處庠序也。永惟公族有學，訓齊親賢，國之宗盟，異姓爲後，豈可過自貶損于太、武兩學哉！郡國之學，士大夫進而望三學之彥如在洙泗，退然不敢鴈行。而某備員西雍，歲且有半，耳目之所睹記，頗乖舊聞，倚博士之席者可以痛自刻責矣。有如乃日杯酒之失，瀕洞一時，流傳四方，往往發策以相姍笑。豈有堂堂帝學，顧爲偏方下國場屋之所敢予侮如此！然則盍自重而已。某不學無識，奚其師之敢？然竊思諸君之所以輕千里而會聚于此堂者，父母之心爲何如哉！其大者固望以坐進斯道，窺見羣聖賢之心以成其德；而其小者亦望以博極羣書，稱雄於二三子之間以成其名。然則問學不可不專工，舉子業亦不可不精習也。一念到此，則奉父母之遺體而儻蕩以取輕于天下，不惟不敢，亦不暇，奈何以不貲之身忍自輕哉！學校非他有司比，如一以三尺法從事，嘻已薄矣。準繩規矩不在有司之法而在聖賢之書，不在聖賢之書而在諸君之一念，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相去，何啻天淵，一念差殊，遂至此極。某不自

揣度，輒道其區區如此，惟諸君幸教。《秋崖集》卷三五。

南康諭俗榜

此邦久被先儒之化同，與他處不同，所以正士端人項背相望，執經問道，遺俗猶存。政應家家詩書，人人禮遜，入孝出弟，洙泗同風。古所謂鄉之八刑，要非此邦所宜有也。蓋古者不孝之刑，未有若後世子而悖其父者也，晨昏定省，禮有愆違，便是不孝；古者不睦之刑，未有若後世少而凌其長者也，九族之親，情意不接，便是不睦。姻婭而乖爭則有不婣之刑，兄弟而睽異則有不弟之刑。朋友不相信者謂之不任，鄉鄰不相調者謂之不恤。至于造言以惑衆，亂民以敗常，皆古者有司之所必刑也。此邦人士習聞前賢之訓語，親見先達之典刑，固自不至此。如使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雖使晦庵復爲此郡，方且敬之慕之，而況於某？有如非才假守，去此不能五百里，桑陰接畛，實同鄉邦，蓋長老其父兄而幼少其子弟也，亦豈忍以三尺法從事哉！不勝大願，願懲忿以息爭，窒欲以省事，改過以遠罪，力本以安生，守之所望於邦人士者甚厚也。守固無足道，其幸毋負晦庵以重此邦羞。惟父老時其告教之，毋忽。《秋崖集》卷三五。

南康軍免設醮榜

拙守此來，有道士謁于路，文書銜袖，出視之則提督官申請入宅醮例也。問之曰：爲官乎？爲私乎？曰：欲倦輯之安斯寢，爲是禱也。拙守曰：嘻，福不如是祈也。昔象山先生守荊門，歲有醮以祈民福，先生爲講歛福錫民之說以代醮事，其言曰：「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而今茲之醮又不爲民，此心果安在哉！拙守不學，不敢講經，敢誦所聞以諗邦人士。彼《詩》不云乎，「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謂上帝只在此心，不必他求也。人人有此心，則是人人有此上帝，若念念是善念，事事是善事，福固不待祈而得也，所謂作善降之百祥也。若念念是惡念，事事是惡事，禍固不可禳而去也，所謂作不善降之百殃也。然則福從何來哉？從此心來也。禍從何來哉？亦從此心來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此之謂也。苟使拙守草芥其民，璽絲其郡，貨賄其獄，囊橐其家，上帝方將譴怒之，固非一瓣香所能回也。世之士大夫有以苞苴變黑白者，人皆賤之，孰無上帝而受人之私乎？拙守不敢以私瀆上帝也，惟當不昧此心，對越于上下，福禍之來非所敢知也，修己以俟天命而已。邦人士之所以求福而避禍者，蓋亦不過如此。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上帝臨之，福莫大焉；父子不親，夫婦不別，長幼不序，朋友不信，上帝臨之，禍莫甚焉。因併布之，煩提督官鏤榜曉諭，是所謂撰述詞疏者矣。《秋崖集》卷三五。

南康大比勸諭榜

某惟廬山多士之邦，異材傑出，適茲大比，謬守得以勸駕，與寓目焉，豈非甚幸！輒不自揣度，敢以其身之所親歷者爲諸賢告。此雖齷齪者之事，然而一試至重，事體則同，諸賢其幸聽之。某家本窮空，無力就學，父兄攻苦食淡，遣之從師。以故每至秋闈，所以自愛其身者無所不至，惟恐不得盡心于一試以負父兄。率先衆人入城數日，蓋恐暑涂之衝突，亦憂狹路之喧爭。既至邸中，杜門跽伏，未嘗追逐同隊，一出城闔，深慮玉石不分，或遭毆擊，精神散逸，何以爲文。如此而見黜有司，不可一歸之命也。每記辛卯浙漕試，林大卿介爲臨安尹，與陳司業塤爲姻家，司業廳待試于江漲橋，臨安供帳如達官居。一時朋友凡十七人，某寔與焉。十四日，尹送酒殽甚設邸中，主人適又以桂花來，朋友之豪者作興劇飲，某固不得辭也。薄暮乘醉，相携出遨，止之不可則逃之。幸邸中主人閉予于其他室，諸人者久而不返，勢亦難尋。夜半待試者四起矣，方見汹汹百十人擁入邸中，則朋友皆爲群小所傷，流血被面，臨安卒護之以來者也。向使非司業之客，是亦安保性命者耶？匆匆入場，氣息不屬，有永嘉方兄者匍匐棘門外曰：「吾不能試矣，欲歸邸，如何？」某時怒之曰：「君但自去場中，斷不到得尋老兄不見，將合千人杖一百也。」旁觀者莫不大笑。是十七人者，亦有三四人筆端極高，盡在孫山之外，惟某僥倖耳。蓋爲人毆擊如此，雖有百二十分文章，亦自一辭不措矣。諸賢固不至此，而

區區愛助之意，不敢泯嘿。蓋學者不可以一日之樂易終身之憂，而三年燈火之勤亦常敗于頃刻間，血氣之使，可不戒哉！夫公卿大夫繇此其選，知讀書之苦、識作文之難者，豈肯以其可以爲公卿大夫之身，而輕儇以爲閭閻市井之行！意者鼓噪場屋，喧闐街衢，必不知讀書、不能作文、不望爲公卿大夫者也。謬守雖不肖，不得不代其父兄教之。苟至於此，不惟非其父兄之所望，亦豈謬守之所欲哉！鄉曲之英，相觀而善，其胥教誨，胥保惠，以仰稱國家選舉之盛心，毋忽。《秋崖集》卷三五。

邵武軍勸諭榜

太守本深山農夫，不習爲吏，閩中風土尤所未諳。誤恩此來，再三辭不獲，君命所在，勉已祇承。蓋以前在廬山斷決湖廣總所綱梢之強橫者，至勤總使舉劾，廟堂無以處之，姑與兩易。若所易之郡地望稍高，則可以終于控辭，堅定不出；今邵武與南康無以大相過，而又以近移遠，宜若貶然。此太守之所以不得不來也。太守愚鄙，一生草茅，但知有公是非，不知有實利害。今至邵武，豈能改前之爲？惟爾士爾民，頗哀老子，諒其拙直，毋犯有司。太守得之所聞，未知信否，不敢不以告也。此邦山水峭刻，土僻以剛，人生其間，負氣而好勇，甚者相鬪相刃，讎殺爲常，佩犢帶牛，習于陵暴，此豈太平之世所謂王民者哉！太守以爲風土之剛本是天賦之美爾，民自繆用之耳。李忠定公生于此邦，亦稟此氣，中興事業只是剛氣中做出來。今爾民却把這好底剛氣做出無限不好底事，豈不可惜！

諸人氣稟與李忠定公氣稟一般，若養此氣，勇于做好事，則爲功名，爲節義，載在史冊，千古馨香。若縱此氣，勇于做惡事，則爲凶人，爲刑徒，傳之鄉曲，千古臭穢。所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即此之謂也。人心天理，本自不相遠，只是一時忿氣不能少忍耳。太守今勸諭爾士民，不過「懲忿」兩字。忿心忽起，即忍之頃刻間，有終身受用不盡者。若刻核太甚，則有不肖之心應之矣。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不得謂之考終命矣。生爲頑民，死爲狠鬼，亦何樂而爲此！自今其無鬪毆，無陵犯，無鬻訟，無生傷，將使俗厚風醇，入孝出悌，鄉鄰有義，宗族有親，則豈惟此邦太守與受其賜！幸聽無忽。《秋崖集》卷三五。

全宋文卷七八八四

方 岳 六

代通丁察院啓

伏以地接莆田之近，雅識行秘書；天開柏府之嚴，凜有真御史。方時仗馬，辱我臺烏。偉哉朝陽之鳴，破此晝冥之晦。恭惟蘊著蔡先見之明而發之勇，挺松柏後凋之操而守之堅，粵自易東，共推斗北。接武夔龍，筵羽鵷鷺，有嘉《坤》六二之直方；當道豺狼，安問狐狸，聿逢《乾》九五之剛健。謂顏跖忠邪之莫辨，雖堯舜聰明而奈何。幸陰霾之劃開，赫陽光於晦蝕。試嘗讀宥府編摩之兩疏，已條上皇家綱紀之一端。矧乘驄當不諱之朝，而冠豸立敢言之地。想驚傳爲殿上虎，羣小人斂迹避之；彼局促如轅下駒，有識者寒心久矣。地天之泰，堂陛自孚。然魏鄭公爲良臣，不願忠臣，何煩彈擊；抑魯仲連非國士，乃天下士，遄奉都俞。某遭逢熙朝，傳誦蹇諤。學錦製於琴瑟更張之後，詎曰斗辟縣而不爲；如璽絲於杼軸空荒之餘，夫豈肅政臺之所許。清議之畏，赤立奚憂。每自賦先生鐵作肝之

詩，其敢爲此翁身是膽之事！儻取縉紳之公論，不廢綈袍之故情。雖筆陋墨凡，尚能作石徂徠聖德之頌；使山搖嶽動，亦將著韓昌黎諫臣之書。翹想風猷，慄如霜凜。《秋崖集》卷一九。

代通王宰啓

伏以天各一涯，幾費池塘之春夢；地方百里，適分鄰壁之夜光。矧同班飛太史之鳧，敬憑櫝傳故人之鯉。時其後矣，喜則跼然。恭惟某官，落霞孤鶩之辭英，驚雲遊龍之墨妙。斗以南斗以北，獨高奎宿之躔；江之西江之東，兩贊使星之幙。曩聞畫諾，備極拊摩。於以知寶婺之源，賴有此玉山之秀。晝簾之寂，夜戶自恬。大夫曰賢，何乃奏瑤琴於五柳之縣；天子有詔，爾其鏘瓊裾於萬筭之班。某一拜以還，幾年于此。方買犢叢山之底，誰念吾民之最窮；想停驂野驛之寒，曾入君侯之太息。敢不三沐，願聞一言。堯舜爲吾君民，毋憂掣肘；魯衛之政兄弟，絜欲比肩。翹企金相，庶幾玉我。

《秋崖集》卷一九。

代通度侍郎啓

伏以容臺進宗伯之班，幸哉睹鳳；巖邑從大夫之政，屬耳飛鳧。敢緣一日之私，切幸二天之近，

寫之斐墨，企此渥丹。恭惟某官粹然蜀珍，陳在廟璉。貝宮胎寒而弄明月，挾文響以孤鏘；蓬山秋老而吸朝霞，眇塵氛其獨立。偉蠶叢之開國，多麟德以尊朝。上方嘉殿西角之頭，代不乏老東坡之手。謂綿蕝之儀陋矣，疇一洗之；繫典章之盛郁然，有諸老在。每讀壇登禮樂卿之句，雅知世推翰林伯之文。司宗夙夜寅清，堯有一夔而足；侍臣日月獻納，周其百世可知。如使彌綸乎二三公之間，必將鋪繹其六五帝之學。遙觀《說命》，盡展《皐謨》。某不勝馬跡之間關，翹企龍門之岌嶭。南而東之數千里，何堪糊口之忙；恍其惚矣五十年，轉覺許身之拙。試之以製錦，奈何乎棼絲。瞻彼春曹，茲予夏屋。思昔世父，識小異於千人之中；有懷明公，誦新句於百僚之上。敢借此以藉手，儻聞之而動心。愛其人者愛屋烏，況復兒曹之在；觀吾政而觀野雉，亦惟父老之知。《秋崖集》卷一九。

代通蔡總郎啓

伏以蜚聲斗北，爛其郎宿之暉；出宰江東，幸甚使天之近。敢於傳鯉，告以視龜。伏念某汗青者流，副墨之子。窺諸父詞林之根柢，何碌碌未有奇；藉一官家世之蔓延，寧鬱鬱久居此。雖張儀之舌在，豈虞翻之骨屯。粵自落南，極知計左。挾書冊於關雪嶺雲之外，化衣襟以蠻烟瘴雨之腥。方與庾梅而別歸，又爲陶柳而驅去。思昔中牟之化，今已在七不堪之間；正復陽城之生，亦付之六太息而已。過不自料，勇爲此來。安知債邑之窮，介在叢山之底。厥土剛燥，歲無萬寶之穰；其民焦熬，家

乏百金之殖。蓋凜然其掣肘，亦何爲乎折腰。獨以鷦鷯之一枝，適覽鳳凰於千仞，則其依嚮，詎不切深！恭惟某官，以中郎人物之宗，傳魁省文章之印。所謂有是父有是子，鬱然歆、向之家；其將使吾君使吾民，盛於堯舜之世。有美三衢之頌，略如兩漢之循。民方佩犢而帶牛，時或鳴狐而嘯鼠。曰司直吾父母，至則息潢池之兵；觀而曹皆鄉鄰，豈欲爲綠林之盜。奪情而起，革面如携，於此見信之及豚魚，亦焉用威之以貔虎。是爲素蘊，上所深知。若然則出總於軍儲，夫豈惟有事於邊圉。侯誰在矣，未嘗不嘆，曰江左之有夷吾；遲之幾何，亦將相戒，以中國之相司馬。某靖言綿薄，惟恐錦傷保障乎蠶絲乎，擇斯二者；山嶽也河海也，孰能一之。尚邀福於前人，亦有辭於永世。《秋崖集》卷一九。

代通余侍郎啓

伏以鵷班峻極，所恃二天之我知；鳬舄卑飛，願聞一語以自壯。亦云僭矣，其與進之。恭惟某官，語言寶宇之森羅，人物玉山之秀整。星辰而上，江河而下，要是文章之一奇；泰華爲高，滄海爲深，猶及承平之諸老。垂璫深嘉其端雅，鏘瓊幾徧於清華。顧今買爵之憂，倍覺入流之冗。臭銅之子，忽已青衫；毛錐者流，弗如紅腐。豈不知賢愚之同滯，此亦恐君相之欲聞。深想中書密勿之間，妙有異日彌綸之略。乃制曰可，惟汝其諧。某不勝餬口四方之忙，何堪重趂百舍之役。出入梅花之

嶺，巾屨亦腥；浮沉明月之舟，簡編無恙。初臨巖邑，恍在窮山。遽欲賦歸去來兮之辭，姑亦作無可奈何之計。安得近舍皇甫湜，不使爲足下之游談；但願生識韓荊州，儻尚記車中之半面。瞻斗以北，如水之東。《秋崖集》卷一九。

代通方提刑啓

伏以繡衣而立霄漢，聿瞻使者之星；墨綬而走塵埃，切嘆郎官之宰。雖迴有天淵之隔，方將戴日月而行。敢以名聞，道其懷仰。恭惟某官，周雅壯猶之老，唐詩元勳者流，當其揮玉塵於宗藩，固已鏘瓊裾於帝宸。胡爲猗猗，乃輒鵷班，曰古者有德惟刑，必吾儒然後知此。矧我朝以仁立國，於民生若恐傷之，徑煩丹筆之春，盡布紫泥之旨。然金科奉九重之敬恤，而玉山有一卒之叫譴，繫我甘棠，勤公行李。持斧而捕盜賊，想聞暴公子之威名；騎竹而走兒童，復見郭細侯之故事。少駐凝香之寢，難稽聽履之朝。某徒抱區區，見爲碌碌。昔我世父，竊意爲生馬之駒；許以象賢，乃畫成類狗之虎。歸視詞林之衣鉢，無忘家世之箕裘。粵自落南，幾於敗北。尉溧陽而吟借家具，寧免郊寒；令彭澤而賦歸去來，欲從陶隱。偶脫瘴煙之澀勒，尚驚風雨之漂搖。方自拔於選階，曾何知於縣譜。邑而謂之債邑，蓋亦望而凜然；民皆可爲良民，或相安於拙者。亦惟綿薄，退懼錦傷。一婦不織，一夫不耕，敢廢農桑之課；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尚邀鞠草之仁。《秋崖集》卷一九。

代通陳漕使啓

伏以遡函丈之席，無日不仰於諸談；奉咫尺之書，此意獨馳於清夢。諒記韓門之弟子，自羞吳下之阿蒙。每聞華除，有懷雅望。雖莫激西江之水，洗此傾思；惟具瞻北斗之躔，爲之贊喜。恭惟某官，骨格金莖之露，精神玉壺之冰。吸沆瀣而餐朝霞，幾欲絕人間煙火之氣；被明月而珮寶璐，要自是天上神仙之流。方其駕蟾蜍而飛，固已搏鵬鵬而上。有用之學，無施不能。銅虎符竹使符，兩入三刀之夢；木牛運流馬運，載歌萬竈之屯。諒迄外庸，式遄中詔。出貽蕩經馭娑，華涂在步武之間；叫閭闔呈琅玕，高論妙語言之外。僉所矚者，身其見之。某肝鬲無奇，頭顱如昨。夜讀寒窗之雪，已負初心；曉看前山之雲，居懷慚色。雖了痴兒之事，不幾俗吏之爲。事先生于茲有年，恍記孔融之絳帳；見似人跼然而喜，寧忘范叔之綈袍。《秋崖集》卷一九。

代通吳總卿啓

伏以遡魁躔於斗北，於皇吾道之華；分巖邑於江東，幸甚使天之近。仰榮光之下屬，贊弱翰之未遑。如責以世俗事大之恭，當已獲門墻廢禮之罪。敢不自訟，道其所懷！恭惟某官，由孟氏之後而得

其傳，出漢庭之右而奪之氣。大對陳天人之概，內之治中國而外之治要荒；此聲揚梁楚之間，上不負天子而下不負所學。自其裒然子大夫之首，固已輩諸名卿相之流。方排閭闔，呈琅玕之奇；乃羞崑崙，薄蓬萊而去。蓋以有事於邊圉，小煩出總於軍儲。士飽而歌，勇自百倍；敵歸相戒，誓毋再來。豈但使錢穀甲兵之間，不至廟堂；於此見忠信篤敬之孚，非徒州里。王人叙諸侯之上，雖曰無以易堯；賢者爲邦家之光，正恐思不見賈。某所歸戴者，敢誦言之。竊以昔者孔融登李膺之門，猶叙先世夫子與老聃之契，矧今事會，何幸親逢！三千字而日未斜，大父嘗窺於竝議；九萬里而風在下，吾翁亦並於英遊。睠言再世之逢，雅有一日之好，則其依嚮，詎不切深。愛其人者愛屋上之烏，況復子孫之在？觀吾政而觀桑下之雉，所恃父兄之知。《秋崖集》卷一九。

代通交代趙宰啓

伏以束帶而見督郵，肯爲噲伍；彈琴而治單父，愧在盧前。雅於伯仲之間，最有子孫之契。可無辭令，道此情悰！恭惟某官，蔚然麟趾之英，允矣虬髯之似。吟剡水三更之雪，此興甚高；飽鑑湖一曲之秋，其清可掬。肆以烹鮮之政，得於訓鯉之傳。意其駕風雲而上星辰，易於決汝漢而排淮泗。胡鬱綰銅之緒，少遲鳴玉之班。季方難弟而元方難兄，共此閬江之渌；周公拜前而魯公拜後，式遄漢殿之春。某五技已窮，百爲皆繆。菊荒舊徑，但欲賦歸去來兮之辭；茅葺高齋，詎敢作居無幾何之計。

正有疵繆，以累高明。四顧而解全牛，慚新硎之發刃；一洗而空凡馬，觀敏手之揮毫。敢告及瓜之期，敬諏行李之御。《秋崖集》卷一九。

代通王倉使啓

伏以占使者之星，粲魁躔於斗北；愧郎官之宿，分稠邑於江東。睠言出岫之雲，共飲入閩之水。聞里老父私相語矣，謂鄉先生其必憐之。恭惟某官，妙摘玉兔之毫，幾跨金鰲之背。方賜對於蓬萊殿，雖阿房賦第五而名益高；如起草於明光宮，則詞林世少雙而文有體。當其呈琅玕而叫閭闔，謂已朝閩風而夕崑崙。胡爲勇去於荀班，乃肯平放於粟庾！意者皇華之使，簡於清燕之間。若曰欲聚民毋聚財，何俗吏之念不到此；自昔有弊人無弊法，惟通儒則仁在其中。切嘗窺蕭平原詳試之才，真不負賈太傅治安之策。民豈無瘼，公其有瘳。第聞芝宇之香，遄直花塲之暖，敢端此笏，引睇于庭。某技止黔驢，樸如鄭鼠。三戰奔北，燈寒幾絕於韋編；一官落南，衫老半枯於荷葉。每賦澀勒檳榔之霧雨，偶脫蕭條茅葦之瘴烟。迄班引於嚴宸，復驅來於債縣。至則數家聚耳，坐想吾民之窮；知者幾何人哉，誰憐作邑之苦？幸枌榆之相望，豈桃李之不言。于彼高崗而鳳凰鳴，雖迴殊於寂寞；既成大厦而燕雀賀，將自樂於棲遲。仰黷盛心，不任覲面。《秋崖集》卷一九。

代通林泉使啓

伏以寶冶騰輝，切仰韓文公之斗；銅章課政，有開蘇刺史之天。可無傳鯉之書，告以視龜之日。恭惟某官，五鳳樓之巨筆，九龍簀之大鏞。繇孔壁汲冢先秦古書以來，口授若決雲夢；凡周誥殷盤莊騷太史所錄，手挾以分天章。要是道山神仙之流，盡絕人間烟火之氣。何至屈臨於園府，聽其久去於方壺。仰窺上心，斷有深意。謂朝廷權山澤之利，繫欲上足國而下足民；惟君子知財貨之源，能使輕權母而重權子。俗吏念不到此，吾儒容可忽諸。如其推鑄金以鑄人，即所謂範模而範世。三節召矣，一陶冶之。某鹿鹿無奇，魚魚自守。六題十二體，故家之衣鉢猶存；五車數萬言，矮窗之燈火良苦。乃鬱鬱而居此，豈區區之所期。粵自落南，幾於敗北；偶脫黃茅之瘴，通班紫禁之雲。竟分邑於山間，如置身於井底。飛尚方之舄，敢以硃新而優爲；有造化之爐，毋曰鑛頑而棄去。《秋崖集》卷一九。

通權教蔡僉判啓

伏以挹芝眉於鶴府，曾論師學之同；揚木舌於鱣堂，式借賓僚之重。得君爲代，告我以情。蓋將綢繆朋友之交，其必脫略世俗之外。云胡不喜，久已相知，恭惟某官，得中郎之異書，摘君謨之妙

墨。嘗袖《周官》而獨往，豈惟識河汾王氏之傳；欲起漢儒而與言，當盡得洙泗聖門之蘊。方其披琅玕以叫閭闔，謂且跨元圃而登崑崙。奚爲環滁山水之間，肯尋歐陽文字之樂。依芙蓉於儉幕，漫穿從事之衫；采芹藻於魯宮，每重博士之席。於以見斯文之寄，其或舍吾曹而誰。邇有璽函，置之渠觀。某粵從雨別，坐想風期。思昔老先生，幾眼空於四海；每評諸弟子，僅齒及於數人。顧惟見收於奔北之餘，亦曾未快其圖南之適。推一夔於別省，雞失旦而始鳴；儕八愷於甲科，鴻遇風而猶却。孰爲幸會，辱在交承。有嘉益友之分深，敢嘆廣文之官冷！山行六七里，想未寒鷗鷺之盟；雲飛九萬程，恐莫企鵬鵬之化。願聞一語，謹已三熏。《秋崖集》卷一九。

通丁憲啓

伏以有美皆山，雖遠長安之日；於樂泮水，聿瞻使者之星。獨抱遺經而來，所恃會盟之主，敢於傳鯉，告以視龜。恭惟某官，得學問於陽東，垂聲光於斗北。簫韶儀丹穴之鳳，匪但甲科；籌帷剗碧海之鯨，迄安丙枕。當其腦余吾而髓沙漠，謂已朝閬風而夕崑崙，乃頻洪範之作鹹，無亦多材而自苦。意者皇華之遣，簡於清要之間。若曰欲聚民毋聚財，何俗吏之念不到此；自昔有弊人無弊法，惟通儒則仁在其中。第聞芝宇之香，遄直花磚之暖。謹書之笏，引僦于庭。某涉世最迂，識字可數。寧爲雞口，僅推別省之一夔；垂上鰲頭，竟列首科之八愷。既傳臚於曉殿，肆分教於康廬，將求白鹿之

遺書，喜有伯魚之故武。遽傳悲於風木，永增慨於泮芹。不得已而遊琅琊山水之間，所可諉者則歐陽文字之樂。倚博士之席，正俯首西南之諸峰；掃相君之門，已馳心東北之一候。不知其僭，敬誦所聞。《秋崖集》卷一九。

代趙丞謝解啓

伏以哦竹笑丞哉之負，幾羞澀於父書；踏槐隨舉子之忙，或揶揄其兒戲。敢意鵠頭之選，偶分麟趾之暉。竊伏思惟，適有僥倖。昔我皇祖，篤叙宗盟。乃睠箕裘，易染膏粱之習；俾同韋布，自收翰墨之功。此豈直角無用之文，亦因以觀平生之蘊。如曰志於得耳，則吾夫何慊哉。蓋場屋所以假塗，寧忝有唐之科目；謂辭章特其餘事，况復神堯之子孫。凡我銀潢，無忘鐵硯。如某者襟靈不韻，骨相最凡。雨寒幾落於簷花，所未傳者家學；衫老半枯於荷葉，亦多鄙其世恩。澤祖笏以未甘，彈儒冠而良苦。雖技止雕蟲之巧，然功慚畫虎之難。意者丹成而九返其魂，胡爲璞獻而三刖其足。場屋恍驚於昨夢，詔書又逼於秋風。戰豈屢北耶，雪案之燈故在；吾亦欲東耳，雲衢之興甚高。勇於請行，幸而得隼。此蓋恭遇金石右文之化，丹青左戚之儒。德裕不喜決科，肯爲詭論；王吉欲除任子，深厭庸流。乃從臾於棘闈，濫吹噓於竽奏。某敢不挈菟舊業，就緒初心！擊水而搏扶搖，如借鵬程之翼；排雲而叫閭闔，敢嬰驪頤之鱗。《秋崖集》卷一九。

代汪表姪謝解啓〔二〕

伏以聖天子新端平之政，飭士習者再三；鄉大夫登賢能之書，推禮樂於第一。凜有盧前之愧，喜無牛後之嘲。何德堪之，爲倖多矣。試嘗謂士生堯舜之世，誰不欲身致晁董之科。矧惟琴瑟之更張，豈復笙竽之雜襲！風飛雷厲，漢札十行；地闢天開，唐文一變。乃酌計偕之額，聿回儒學之心。于然而來，卓乎其傑。猶共逐中原之鹿，人人自謂得之；至獨爲前列之龜，區區祇有慚耳。顧如某者，僅若而人。結髮從諸公遊，竊考太平之典；束書有四方志，願爲君子之儒。雖極知文舉之才疏，未易詆洛陽之年少。一燈夜雪，兩戰秋風。思昔故家，起龍魚而洗日；繫我季父，有鵬鶚之在天。寥乎相業之無傳，幸而書種之不絕。賈子餘勇，與衆先登。孰云揚秕之前，或嘆穿楊之巧。邑有故事，人多誦言。謂疇昔當甲午之元，嘗魁北斗；以《春秋》無己亥之誤。遄冠南宮。意其氣數之循環，俾此功名之破的。茲蓋恭遇蜀文翁之教化，今韓愈之聲光。挾雲漢分天章，涵浸詩書之澤；呈琅玕叫閭闔，醲薰翰墨之香。言觀才屈、宋而道義、黃，將使家阜、夔而人稷、契，玉我文明之治，鏘然熙洽之朝。有嘉燕凝，不知螽躍，迄致遼東之獻，亦空冀北之羣。某敢不連拔茅之征，乘破竹之勢！烏之鷺累百數而不如鶚，已先雌伏之卑；鯢之大幾千里而化爲鵬，遄借雄風之便。丹衷所屬，赤牘奚殫。《秋崖集》卷一九。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二。

〔二〕《新安文獻志》題作《周禮得舉謝啓》。

代大兄謝解啓

伏以鴈行別省，謬推李廣之無雙；鸚薦計臺，乃賓牧之於第五。事有出於偶爾，人或謂之當然。雖未信月評之是非，亦姑免秋風之寥落。嘗謂文章雖有定價，然而場屋特其假塗。歷觀隋唐以來問學之卑，竊嘆晁董而有科舉之累。波流之漫，風靡以從。至今日而謂之時文，豈聖門所望於儒者！吁幾年於此矣，誰一洗而新之。如某者聞道最迂，識字可數。悲歌長鋏，飽諳世路之濤瀾；癡守短檠，倦聽雪樓之鐘鼓。嘗撫《周官》而太息，欲起漢儒而有言。其如文闡哇陋之爲，不過書生咕畢而已。乃難入箏琶之耳，已久寒筆硯之心。科寧有利不利耶，奚必南之燕而北之粵；時所謂可則可耳，豈真愚於虞而智於秦。幸而見收，誠不自意。茲蓋恭遇鯁論子方之家世，麗藻子西之典刑。驄馬退朝，共駭鐵冠之御史；木牛流運，誓安井絡之邊民。言觀才屈宋而道義黃，且欲家臯夔而人稷契，玉我文明之治，鏘然熙洽之朝。有偉會盟，適爲座主。乃賈揮毫之勇，迄今換骨而仙。某敢不緒緝所聞，激越其志！獨慙兩宋，弟不可以先之；要有一韓，敵自爲之驚耳。勉旃行矣，當亦裒然。《秋崖集》卷一九。

代謝陞陟啓

伏以十室必有忠信，錦製何功；一字嚴於《春秋》，褒譏甚寵。不圖今日，復見古風。每觀世道之波流，竊嘆人情之瀾倒。一鷗挾兔，則必子公帝城之書；五羊易牛，猥曰孔融通家之契。勢利之合，習俗所同。故天下無公是非，惟視緘勝之巨力；雖常情有私好惡，難記綈袍之故人。矧如蟣蝨之官，旁乏蚍蜉之援，未及識荆之半面，且微蟠木之先容，儻然取之，猗與盛矣。顧某碌碌，徒抱區區，蓋嘗從諸老之遊，未甘爲俗吏之事。簿書耳獄訟耳，固已在七不堪之間；保障乎繭絲乎，直付之六太息而已。曾何材譖，而有聲稱。豈聞下堂之言，遂取溝中之斷。剡馳雄墨，紳佩雌黃。月明而烏鵲依，豈待繞枝之三匝；水擊而鯢鵬化，是爲運海於一飛。此蓋恭遇如古人之特達而急於賢，慨公道之寂寥而立於獨。恥脅肩而進者，寧取呂醫山人以爲高；市駿骨以先之，不緣諫議書信而後予。恭惟盛德，有激懦衷。某敢不自慶所遭，勉思其至！一經品題，便作佳士，敢辱知己；毋失名譽，善事上官，不爲私謝。第持家訓，仰報師門。《秋崖集》卷一九。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三。

代謝薦舉啓

戴刺史之二天，秋踰瓜戍；得將軍之一諾，春在桃蹊。庶其無錦製之傷，否則奚袞袞之寵。於以藉口，敢無銘心！蓋聞吾儕私相謂之辭，每嘆天下無可爲之邑。簿書耳獄訟耳，固已在七不堪之間；保障乎繭絲乎，直付之六太息而止。況復墮鼎湯之沸，安得徹壺冰之清。凡其戴星而來，例皆數日而去。苟赦其不閑教訓而免於罪戾，爲幸已多；遽許以備著勤勞而達夫政經，則吾豈敢！有如某者，僅若而人。抑嘗觀循吏傳之所書，未甘與流俗徒而爲伍。慨魯恭不可見已，邈乎乳雉之仁；然武城亦奚爲哉，筦爾割雞之笑。一用其拙，三年而餘。人謂斯何，戒爾西征之行李；候誰在矣，有吾東道之主人。眼驚雄墨之飛，顙泚雌黃之過。此蓋恭遇妙探拔茅之繇，無忘采菲之詩。一氣轉而天下皆春，隨試洪鈞之轉；九里潤而京師蒙福，豫儲丹宸之求。雖微襪線之材，亦軫袴襦之念。藐茲去尹，辱在諸生。某敢不祇此溢言，作其懦志！去之日如始至，謹以書子張之紳；矜於人曰已知，何啻執李膺之御。《秋崖集》卷一九。

代謝任滿啓

種彭澤之柳，化工倍費於春暉；熟楚丘之瓜，歸興已濃於山色。如釋百鈞之負，凜有二天之臨。敢不書紳，跂茲解組。蓋今日無可爲之縣，在吾曹微捷取之塗。非不知爲保障爲繭絲之兩難，寧償邑債；亦惟曰有社稷有人民則一耳，第守官箴。幸而令更，誠不自意。伏念某朴如鄭鼠，技止黔驢。操刀而製錦，其傷實多，曾何一日之敢暇；學縵而安弦，亦在乎熟，比及三年而有成。始爲此來，已甘汰去。承乏於十羊九牧之後，無怪乎征税之籍虛；相仍以二蝗三旱之時，轉覺其催科之政拙。每旋觀而歎息，不圖至於今茲。靖言所遭，厥惟有自。此蓋恭遇漢循吏傳之嘉政，古君子儒之盛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盡入胸中之雲夢；皜皜乎不可尚已，詎知皮裏之陽秋。洪惟包涵，毋庸束濕。謂治道去甚者耳，未害許丞之聾；雖撫字奚勞之云，亦滿陽城之考。某少焉交篆，行矣班庭。故將軍無能爲，豈願狐濡其尾；新令尹來何暮，尚虞狼拔其胡。式覬矜慈，是爲終造。《秋崖集》卷一九。

全宋文卷七八八五

方 岳 七

代謝除華文閣直學士啓

分樞邊城，蔑聞治狀；進班邃閣，猥玷除書。蓋懇切而牢辭者凡六章，其趨超而未遑者餘半載。終莫回於成渙，亦竊慮於瀆蒙。雖李廣數奇，正不羨侯於校尉；然汲黯妄發，或疑敢薄於淮陽。早夜以思，進退維谷。正恐酬恩之無所，復虞留令之有誅。宜貶而褒，以榮爲懼。伏念某馬齒加長，鰓技已窮。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報國之心猶鐵；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憂時之髮欲銀。旋觀兵氣之纏，可駭旄頭之彗。孰禦強鄰之見逼，尺土皆安；盍來羣策以防秋，寸陰是惜。今乃脉絡之不貫，安得精神之自強。內阻外訌，事已至此；朝奏暮報，人尚遲之。胡爲書檄之交馳，竟令歲月之虛老。思慮所及，夢寐亦驚。若然則進直於西清，亦奚以少寬於北顧。言觀綸綍，有覲縉紳。茲蓋伏遇妙造化之權，公刑賞之柄。陳十事以堅帝意，首及人材；有一德以享天心，力扶世運。進言之暇，勸上勿遺。

使非意之僥踰，迄不容於控避。某已上丐骸之請，難忘刻骨之銘。一夫向隅爲主憂，豈敢懷於畎畝；四郊多壘則臣辱，慨徒死於封疆。《秋崖集》卷一九。

代謝除軍器簿啓

班聯廷理，俾共贊於邊籌；簿最司兵，忽驟還於朝著。何過聽之及是，感誤知而凜如。伏念某早由諸生，偶竊末第。遭時多事，顧毛錐子安用哉；不學少文，蓋黔驢技止此耳。徒以叔舅適當於梱寄，得同子姓參典於軍書。每慚區區紙上之傳，焉有婉婉幕中之畫。縱或因人而成事，其敢貪天以爲功！展我甥兮，孰云無忌之酷似；有吾道在，自甘李廣之數奇。惟公朝欲增重於制垣，故内幕亦屢膺於宸綽。啓刑書而庶中正，未遑入佐於法卿；除戎器而戒不虞，乃復叨居於短簿。況伯舅長錡欄之務，在一時爲冰玉之榮。雖自爲謀，殆無過此。茲蓋恭遇以吾身爲世道之標準，以吾心爲人物之權衡。妙幹一元，措天下於四維之固；兼收羣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曾微葑菲之遺，於樂菁莪之育。致茲冗散，亦被生成。某敢不服此厚恩，勉旃遠器！弓人爲弓而矢人爲矢，將技藝之咸精；智者謂智而仁者謂仁，惟鈞陶之獨運。行瞻光範，盡布輪囷。《秋崖集》卷一九。

代謝除端明殿學士淮東制置大使啓

羽書旁午，兵氛未靖於窮邊；紫殿陞華，軍紀聿嚴於大柵。此固廟謨之宏遠，其如物望之卑凡。既莫遂於懇辭，不得已而昭受。敢告吾相，恐負已知。蓋聞祖宗之盛時，已分文武而異轍。儲書禁殿，所以優崇篤學之儒；授鉞元戎，所以假借馭軍之柄。豈有俗吏而班之中秘，豈有庸材而使以大名。顧天下安天下危，兩注意；然闡以內闡以外，一惟其人。貌是微踪，疇當重寄。伏念某頭顱欲老，肝鬲無奇。對越一心，雖誓不以敵而遺君父；驅馳五載，乃未能安邊而立功名。間者援師之西，捷報彼戈之北，是殆因人而成事，其敢貪天以爲功！夫何異數之便蕃，抑重微躬之惕厲。思昔先考，遇知寧皇。凜有威名，猶加大於十稔無塵之後；奮繇科第，僅遺榮於九原莫起之餘。豈伊不肖之孤，克邁前人之睠！此蓋伏遇愛人材如護元氣，興治化如播大鈞。非道不陳於前，惟《天保》、《采微》之次第；有謀入告於后，皆《車攻》、《杕杜》之規模。蓋嘗欲釐百工而庶績熙，豈但曰整六師而四方服。顧瞻東鄙，幸禦北風。故寧就錄焦頭之勞，毋或久勤拊髀之歎。致茲庸瑣，亦誤褒綸。某敢不永矢捐軀，無忘嘗膽！惟上策莫如於自治，疇非借箸之時；彼遠人何有於常強，但勵枕戈之志。忠憤所激，臨鑑在茲。《秋崖集》卷一九。

謝除禮兵部架閣添差制幹啓

伏以贊畫戎垣，恍失邯鄲之步；策名故府，又爲淮海之遊。江山未厭於逢迎，歲月幾何其契闊。一陶厚矣，再駕瞿然。伏念某蠹簡故貧，牛衣猶暖。半畦夜雨，甘自隨黃獨之鑱；兩鬢秋風，已不作青衫之夢。等輩迫之於場屋，詞章奚有於度程。亦惟山林鄙野之人，未解世俗媮阿之語。寧爲雞口，雖別闡先諸子之鳴；幾上鰲頭，而當路斥老生之戇。時已不偶，今其謂何。故方解襁褓於田間，未免化兜鍪於塞上。每懷士稚，風濤作擊楫之聲；竊憤元顏，沙草瘞沿邊之骨。顧頻年之多事，豈吾國而無人。乃飛塵餘赤野之災，而淒雨嘯青燐之鬼。寧復煙火萬里之氣象，祇傷山河兩戒之圖書。恨無能爲，惟有痛哭。謂此曹宜束高閣，請俟太平；矧多病欲歸故廬，自知坎壈。夫何誤渥，仍贊舊知。與聞典故之藏，增重賓僚之遣。繫錯節盤根之無取，然輕車熟路之可尋。芍藥揚州，嘆已老三生之杜牧；桃花春觀，笑重來前度之劉郎。大哉塊北之中，容此么微之賤。茲蓋恭遇以帝典熙庶績，以皇極受羣材。日月亭午而無斜陰，已開治象；天地既交而成泰道，盡入鈞衡。念衆星共北太乙之居，屬大樞重東諸侯之寄，遂使菁莪之樂育，亦勤棫樸之能官。某敢不夙夜在公，東西唯命！文書盈於几閣，固非庸陋之堪任；勝筭運於籌帷，式覲艱難之共濟。庶洒腐儒之恥，用酬真相之知。《秋崖集》卷一九。

謝制使趙端明啓

伏以無補玉垣，滿當解去；誤塵金耀，趣使復來。蓋三騰薦襪之章，喜再有依劉之幸。自嘲元白，倍費雌黃。伏念某起山林憔悴之餘，極門地單平之最。抱璞而泣，莫知我兮；鼓瑟雖工，其誰好者。何一望末光之始，如三生夙契之歡。政以冷官，愁紫邏之雲；乃不暖席，入青油之幕。癖而自信，視胸中耿耿者尚存；愚且弗移，與世間落落而難合。敢圖國士之遇，獨推男子之奇。行天下得此於人，固亦寡矣；觀遠臣之所爲主，若將終焉。適老親一病之幾危，而羈官百憂之交集。兄伯遽沉於泉壤，室廬久化於灰埃。坐銷少日之壯心，每拭故鄉之老淚。居官何樂，幸已近及瓜之期；將父言歸，豈但爲誅茅之計。用不憚家山之幽阻，亦詎知俗駕之勒回。粵思故府之藏，仍贊元戎之畫。斬新秋色，久憶松江之鱸；依舊春風，重跨揚州之鶴。世有推之去耳，誰肯遮而留之。永懷此恩，欲報無所。茲蓋恭遇以身許國，以人事君。謂安邊竟立功名，雖不假一狐之腋；然識時務在俊傑，尚或取九牛之毛。旋觀大幕之間，尤增敝帚之重。雅相歎賞，寔異等倫。故凡奏牘於公車，罔俾謝恩於私室。蓋他人知其一未知其二，何有何亡；獨我公至於再而至於三，不進不已。遂還去馬，無棄前魚。某敢不銘而書紳，行矣襆被。丈夫當濟四海，何必中朝之官；烈女不踐二庭，寧負平生之志！勉圖已試，

謝吳總侍啓

伏以身落邊城，久已思鱸之夢；名聯故府，居然騎鶴之遊。所憂負臨賀之知，敢曰失邯鄲之步，亦云幸甚，請具陳之。伏念某起山林憔悴之餘，極場屋摧頽之久。抱璞而泣，莫我知兮；鼓瑟雖工，其誰好者？儻不遇天下第一人之傑，將復有平時日五色之迷。蓋刑賞忠厚之文，前輩猶疑其門下士而寘之次；惟有物混成之賦，識者始覘爲公輔器而擢之魁。故雖試別闈而主司喜韓愈之奇，然至對殿廬則當路斥子由之直。方抖擻田間之襁褓，竟低回塞上之兜鍪。所賴王人，實維座主。謂夜半既傳於衣鉢，豈春風不寘於襟懷。逢人而說項斯，何惜牙齒之潤；下車而薦文舉，相期羽翼之成。夫何俗駕之勒回，大負公車之剡進，乃典司於金耀，仍畫諾於玉垣。苟藥揚州，嘆已老三生之杜牧；桃花春觀，笑重來前度之劉郎。第懷此恩，欲報無所。茲蓋恭遇興禮樂如諸葛亮而無其短，陳天人如董仲舒而無其迂。以《皇極》受人材，蓋將爲他日股肱之備；以《論語》治天下，豈惟滋後生口耳之傳。用能得士於履屐之間，每亦觀人於筆墨之外，遂還去馬，毋棄前魚。某敢不銘而書紳，行矣襆被！所考試士踵爲宰相，當不愧權德輿之知；問無恙外賀得主人，幸自致李中丞之側。永言稱塞，惟有好修。《秋

崖集》卷一九。

謝廟堂啓

天地開除，一賢柱石；山林深密，羣蟄風霆。故雖肖翹蠢動之微，亦在垓北陶鈞之數。偉哉造化，可以隆平。某聞持天下國家猶權衡，此首輕則彼尾重；譬君子小人若冰炭，衆陰長則微陽消。試嘗還觀二三年以來，豈但可爲六太息而已。朋比成痼寒之疾，姦諛推狂倒之瀾。夫然故舉世無公是非，盡網空諸賢之去而未已；此身有小利害，擲筆嘆名節之壞而不慚。厥有由哉，嘻其甚矣。聖上離照於久儲神之後，乾旋於一反手之間，爰立真儒，旁招俊彥。昔何爲者，鰈鱗晝舞而狐狸夜號；今則易然，蟋蟀秋吟而蜉蝣陰出。弓旌所及，冠蓋相望。孰云風飛雷厲之初，亦起月鈞雲耕之輩。如某者晚未聞道，愚不識時。木居士經幾度春，自憐傳癖；毛錐子乃作此崇，蓋坐文窮。鬼擘口而草東楸之書，璞別足而種南山之豆。三年牛下，謂休此生；一枕鷗邊，敢作他夢！適會我公之大用，遽令去婦之復還。上方稽之乾道而等之紹興，聿咨薦進；士雖棄於熙寧而用於元祐，何愧行藏。我儀圖之，孰主張是。茲蓋恭遇以《伊訓》任天下之重，以《戴經》統吾道之傳。立大政興太平，世賴有股肱之喜；開衆正杜羣枉，帝知無毫髮之私。用能索之麋鹿之羣，曾不棄此蟲魚之註。某敢不賦菁莪之樂育，連茅茹之彙征。幼而學壯而行，儻遂書生之志；人所棄我所取，難忘國士之知。苟負初心，有如

皦日。《秋崖集》卷一九。

謝執政臺諫啓

雲耕月釣，久坐文窮；地闢天開，聿回化造。雖亡羊之惑可爲扼腕，而屈蠖之伸殆已冥心。不圖黃紙之除，亦到青山之外。伏念某自與少可，所遭輒奇。方仕之萌，蓋授經白鹿之洞；維家之棘，竟尼軻青牛之車。意塊圯於此時，已胚胎於茲事。乃使環滁而讀醉翁之記，因遂臨淮而爲辯幕之賓。時則議諸梱之不咸，甚至勤九重之有訓。彼陸賈者，本欲交歡平、勃之間；如晁錯何，適自取亡吳、楚之削。慨念一時之建白，無慚萬世之汗青。以羣狐晝嗥之秋，豈兩虎私鬪之日。盍棄尋常之隙，具陳咫尺之書。如能披肝膽而布腹心，物亦爲之感動；或尚事形骸而分爾汝，世自有於是非。于時然雍之言，即授相如之簡。文成數刻，寧誤禍機；事繫三邊，敢爲身計！謂相檜以和叛清議，謂賊檄以和誤聖王，誰實主之，患無大此。猶記縉紳當日之傳誦。或塵冕旒乙夜之覽觀。曾幾何時，聞中國之相司馬；其孰爲罪，殆彌天之釋道安。用煩柱後之抨彈，追咎幕中之屬藁。家客馬周所爲也，豈惟趣召之今無；後世子雲必好之，聊復解嘲而奚有。蓋已屈平問卜詹之歲，曾微子公入帝城之書。若將終焉，何意今者！鶴警愚公之夢，犬驚去婦之還。所謂起公道於寂寥之餘，於此見盛世有清明之象。茲蓋恭遇執政以至公開衆賢之路，以樂與立太平之基。黃鐘鼓而萬宇春，地天交泰；驚霆轟而羣蟄奮，巖穴爲空。肆令憔悴之蹤，亦在欣榮之數。臺諫以至公杜羣枉，以樂與基太平。某也忠某也回，未嘗一日

無君子之論；孰當陟孰當黜，方以此身主吾道之盟。是用包荒，亦容連茹。某敢不拔除筆墨之祟，揪斂山林之心。三年不飛不鳴，既久知命義之戒；百世而上而下，方將求義理之歸。《秋崖集》卷一九。

謝丞相啓 一

子來幾日，慨懷歸去之辭；禮絕百僚，敢意褒榮之字！妙鈞播於塊圯，粲神光之陸離。永言藏之，可謂遇矣。伏念某起於樵牧，僻在山林。古心古貌而讀古書，自忘其拙；圓行圓言而應圓物，要匪所長。故雖碌碌以無奇，亦每落落而難合。不自意揚州之役，誰其誤老子之知。季鷹憶蓴菜而言還，方且泣數行下；何遜爲梅花而再往，則已難頃刻留。顧女無醜好而見妬者事之常，然心有是非而頓異者機之駭。吾亦從此逝矣，徑尋三逕之盟；未嘗過而問焉，恍隔十年之夢。嗟短檠其永棄，倚長鋏而不彈。會班文德以聽麻，知董戎昭而授鉞。長者絕子，子絕長者，有邀元亮於道中；將軍負腹，腹負將軍，欲致石洪於幕下。衆人固不識也，夫子可復許乎。獨自傷驚餌之魚，今安用乘軒之鶴。政恐重煩於指目，亦嘗盡布其腹心。乃勤翰墨之光，堅如金石之約。豈兩魯生不至，固亦博士之所羞；彼一范增何如，未必楚王之能用。至則間忌之入，不逃忖度之私。蓋上賓自有於郅超，諒下客難容於毛遂。次不用言，大不行道，我則奚爲；向以國士，今以衆人，是殆宜去。深鑑覆前之轍，亟回興盡之舟。既與世以無緣，因抗章以有請。謂徑卧一丘而已足，初不失於屠羊；惟曲成萬物而不遺，將復

充於振鷺。粲然雲朵，來自日邊。將令論著於道山，仍畀潛華於郎省。夫何爲者，有移光範之書；止或尼之，倍費化鈞之鑄。仰窺妙畫，莫贊元工。茲蓋恭遇學足以爲帝者師，言足以爲天下法。治象如一陽之復，迄回厄運於熙平；兵氛無半燧之驚，坐實邊陲於寧父。念中國邊庭盛衰之變，在君子小人進退之間，故凡夾袋之搜羅，至飭緹函而酬酢。重念某已上有司之廩祿，久稽幕府之文書，縱微我公厭薄之心，寧免等輩嫌疑之跡！天地寬如有礙，方知行路之難；田園蕪胡不歸，終覲還山之樂。敢因謝幅，併控懇悰。《秋崖集》卷一九。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三。

謝丞相啓 二

某丐歸田里，本爲出幕之謀；需次江城，更冒分麾之寵。苟有以藉口而去，豈不勝強顏之多。即日就塗，再旬抵舍。相國之賜大矣，今日其謂斯何。亦曰求仁而得仁，庶幾可止而則止。蓋如某者，戇以爲直，執而無權。始爲建議而背之不忠，未解公孫之詐；與人商論而不能下氣，自取昌黎之窮。倘非一轉於化鈞，將必重罹於謗焰。吾在汶上矣，今奚費於移文；君薄淮陽耶，敢更陳於免檮。《秋

崖集》卷一九。

南康到任謝廟堂啓

一麾江海，敢圖縮戍之期；三逕林丘，莫遂投閒之請。言秣其馬，式開我龜。敢告至於鈞衡，請具陳於竿牘。伏念某受命於獨，許身何愚。蠹魚之癖不除，信書成誤；麋鹿之性故野，與世絕疏。但知惡元子之圓，寧解乞天孫之巧。汲黯妄發，或者亦多憚之；李廣數奇，不過不得侯耳。無可奈何莫中之辯，盍歸乎來谷口之耕。徑削牘以丐祠，幸出綸而予壘。樵牧既還其處所，禽魚皆覺其歡欣。方將娛憂舒悲一發於詩，政自伏隲潛深無關於世。使穆生去弗果，安知不楚市之鉗；彼和氏泣奚爲，曾未毀荆山之璞。乃趣齊丘之戍，已傳張翰之歸。詔恩弗許於辭行，心口自爲之相語。晦菴往矣，寧復斯人；廬山高哉，妙絕天下。將不負平生之目，且飽觀老子之書。茲蓋恭遇以立道統爲帝師，以聚人材爲相業。當端平琴瑟更張之始，律呂調而正聲諧；及淳祐魚龍雜襲之餘，雷霆轟而羣陰蟄。天開一泰，公得衆賢，不惟中朝無檣机饕餮之儔，亦欲方國有渤海潁川之政。還觀近者，厥亦偉哉。謂先儒所藏書存，而俗吏乃敗人意。周濂溪幾傳至此，每慨思紹續之難；范文正一筆勾之，何杝去狐貪之勇。遂承人乏，夫豈才堪。某敢不近戒覆車，遠窺往躅。第漁取適遭於竭澤，恐書癡無救於陋風。杞菊賦成，未免有吁先生稱太守之誚；蘭亭帖在，蓋備聞以著廷還郎省之言。其永寶之，非敢望也。

兩易邵武軍謝廟堂啓

同舟遇風，其敢視人之溺；鄰國爲壑，不虞按吏之遙。脫非覆幬以如天，誰與轉移而易地。某知自矣，請具陳之。伏念某窮且益堅，愚而自用。當汲黯之妄發，不能爲性命而忍須臾；雖李廣之數奇，未嘗以屈辱而遽摧沮。故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毋得罪瑩獨，寧得罪高明。平生所爲，每坐如此。會守廬山之荒壘，正臨匯澤之重湖。飛揚舳艫，惟餽舟之湊集；墮突闐闐，甚羣盜之嘯呼。每挺刃以駭我民，至殺人而尸諸市，可爲太息，莫敢孰何。豈惟雄霸之風，乃見清平之世，此而不戢，亂亦非難。痛繩治之，真是驅龍蛇而搏虎豹；稍懲艾矣，幸無舞鰈鱗而號狐狸。獨有湖廣之綱梢，敢據康廬之石閘。薄人於險，竟致漂淪；籲天何辜，有來赴愬。然則爲之長者，得不追而杖之。夫奚桀黠吏之單辭，已觸權貴人之盛怒。冠雖弊不以苴履，人謂斯何；水之激可使在山，慮不及此。其所謂之體統，實可駭於文移。縱自卧上床使客卧下床，未除豪氣；然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胡涉吾疆。驟騰劾奏之章，重費并包之度。此蓋伏遇以皇極容受，以大明照臨。謂爾湖廣，謂我江東，瞭然漢地理之志；劾此鄰邦，劾彼朝士，岌乎唐藩鎮之憂。於其不得已之中，示以聊復爾之意。蔽自密運，薄言對移。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似無傷於毫髮；待以國士報以國士，敢敬布其腹心。尚念某草茅之習固然，萍梗之踪方定，若曰統臨之部，本無界限之分。恐郡國難而朝廷處之亦難，既江東可則福建奚其不

可。畏首畏尾，吾身餘幾，誰云天地之寬；何簑何笠，爾牧來思，孰與山林之密。敢因摧謝，并以懇祈。《秋崖集》卷一九。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三。

邵武軍到任謝廟堂啓

以柳易播，盡出寬恩；自江入閩，已祇遠戍。謹曰老生之直諒，備知吾相之曲成。庶幾此聲，坐以無事。蓋樵外之爲郡，多風波之悍民。問馬及羊，莫施鈎距；帶牛佩犢，動以兵爭。固嘗弄鋤耰而貽丙枕之憂，至今解綱紐而無甲令之懼。真喜則人怒則獸之處，屬方有於小驚；迨車如棲馬如狗之來，乃亡何而自定。豈龔遂能安渤海之盜，豈汲黯能寢淮南之謀。事有偶然，況如某者。徒以柔不茹剛不吐，或嚴憚之；若夫用之行舍之藏，孰主張是。比觸權貴人之怒，已歌歸去來之辭。或曰自近移遠，宜若貶然，詎容堅卧；如使以退爲進，是謂過矣，必毋留行。冒焉此來，吁豈得已。不圖狂狷，乃有聲梁楚之間；或可輯寧，俾無異魯鄒之俗。聞之道路，相與誦言。無犯有司，是嘗折南陽帝親者；頗哀老子，其將如癡兒官事何。幸此危踪，轉而安跡。此蓋伏遇以六經熙帝載，以三代育人材。不得中行而與之，寧使負草茅之氣；吾見君子斯可矣，毋令坐口語之愆。乃陶埭北之鈎，丕失邯鄲之步。某敢不愈堅苦節，無縱詭隨。所恃本朝清明，直爲壯而曲爲老；罔使初心變化，前日是而今日非。惟有拊摩，是爲稱塞。《秋崖集》卷一九。

全宋文卷七八八六

方 岳 八

通李帥制冬書

雷在地中復，日增繡壁之紅；子爲天之正，春麗油幢之碧。若時龍綽，式對麟符。某官聲明黃鍾之和，文物清臺之瑞。長嘯而却邊騎，喜鯨海之波澄；高卧而護國門，覺蜺旌之雲暖。方勒勳於汗竹，肆委貺於浮葭。琯戈淑旂，其視爾師，鼯鼠已消於陰慝；玄袞赤舄，入趨王覲，鳳凰遡覽於陽暉。某辱出師墻，遙瞻帥鉞。紀漢宮之迎至，屢驚節物之崢嶸；吹鄒律以破寒，難旣襟期之磊砢。其爲系頌，第劇蘊棕。《秋崖集》卷二〇。

通吳總卿冬書

子爲天之正，日極南躔之景；雷在地中復，春連北斗之魁。喜緹室之律回，覺總臺之雲麗。某官

天人三策，禮樂百年。方排閭闔呈琅玕之奇，鴈鷺集九霄之曉；乃羞崑崙薄蓬萊而去，貔貅飽萬竈之煙。要不爲紙上已陳之言，姑將試胸中有用之學。鰕鼠盡消於陰慝，聿逢剛長之休；鳳凰遄覽於陽暉，式對亨嘉之會。某遙瞻卿月，丕戴使天。吹鄒律以破寒，覬放梅梢之暖；朝漢宮而迎至，倚飛芝宇之香。其若頌言，莫殫襟抱。《秋崖集》卷二〇。

通劉徽州冬書

雷在地中復，葭飛緹室之書；子爲天之正，梅浥練溪之暖。懽騰燕寢，頌浹鯨尊。某官聲明黃鍾之和，文物清臺之瑞。朝崑崙夕玄圃，豈但曰一二千石之良；左浮丘右洪崖，乃肯賦三十六峰之秀。於穆袴襦之最，有來綸綍之褒。坐而堯言，進而舜趨，已覺觚稜之天近；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何如戟衛之日長。某式對亨期，丕承剛德。紀漢宮之迎至，屢驚節物之崢嶸；吹鄒律以破寒，更探陽和之消息。其爲瞻咏，第劇蘊悰。《秋崖集》卷二〇。

通趙通判冬書

驗長安之日，五紋添弱線之紅；瞻別駕之星，一札奉香泥之紫。嘉亨之會，剛長惟休。某官翹秀

銀潢，褰華瑤海。跨蓬萊而餐沆瀣，要是斗南之人；排閭闔而呈琅玕，自奏河東之賦。練帶何煩於驥足，綸褒已下於螭頭。七日而一陽生，是爲天地之泰；九遷而三節召，式符朝野之需。某遡覽陽暉，丕承陰賜。春回鄒律，易消窮谷之寒；雲麗魯臺，更放孤根之煖。其爲系頌，未易名言。《秋崖集》卷二〇。

通知縣冬書

律應黃鐘之宮，雲酣葭暖；春到青山之縣，雪沁梅清。有嘉雙鳬舄之飛，遡襲五鳳樓之喜。某官民自得於彈琴之外，治不出乎讀書之間。羞崑崙薄蓬萊，乃肯同於餘子；呈琅玕叫閭闔，當不減於諸公。倚催鳴玉之班，丕對綰銅之最。吾道亨矣，想賡酬鸚鵡之杯；帝曰俞哉，其獻納鵷鴻之陞。某分輝鄰壁，馳頌慶庭。吹鄒律以破寒，莫旣襟期之磊砢；紀漢宮之迎至，第驚節物之崢嶸。《秋崖集》卷二〇。

回黃黃州冬書

強圉協洽之年，剝餘必復；上元甲子之曆，陰極而陽。敬諏葭室之春，涇勞竹樓之月。恭惟溫其

愛日，瑞則慶雲。黃州冰雪之胸，六宜在否；赤壁風月之笛，萬頃茫然。式對迎長，思皇受祉。某掉頭欲去，拜手未能。孤鶴橫江，乃飛落東坡之字；一牛耕雨，恐歸尋西崦之盟。《秋崖集》卷二〇。

回丘運使冬書

繡壁春融，有永漢宮之日；緹函曉襲，聿飛郇翰之雲。佩雅意之相宣，愧頌言之已後。此蓋某官文成唾玉，誼重斷金。惠我雙鯉魚，共喜甘芬之錯落；出呼五花馬，第驚節物之崢嶸。《秋崖集》卷二〇。

與丘運使冬書

玉筯春回，已動揚州之梅興；霜臺雲煖，遄飛詞掖之芝香。若時繁釐，集我儒彥。某官蒼壁之粹秀，黃鐘之函和。消羣慙於六陰，慨有澄清之略；復亨期於七日，俟陳平治之謨。式對迎長，於皇入覲。某聞歡聲之旁午，嘉幸會於同寅。贈我明月珠，敬佩書紳之感；報之青玉案，敢忘獻襪之銘！

《秋崖集》卷二〇。

與宰執冬書

曉奏觀臺，蒼籙紀五雲之瑞；暖回宮壁，洪鈞轉一氣之春。維時元臣，克受蕃祉。某官履日月之會，見天地之心。坐廟堂而進退百官，盡消羣慝；幹造化而開張萬物，潛復初陽。茂迎愛景之長，有衍丕圖之慶。某屬分梱寄，遙企階符，天子之宰通神明，諒臻純嘏；太平之期當今日，式對亨嘉。

《秋崖集》卷二〇。

與侍從冬書

霽景浮空，雲紀魯臺之瑞；初陽襲筦，春回鄒谷之寒。有偉禁班，丕承帝賚。某官蒼玉粹秀，黃鐘函和。擇一中庸，消羣慝於六陰之極；與衆君子，致亨期於七日之間。嘉此迎長，既多受祉。某謬將使指，莫賀賓榮。煖入孤根，已動揚州之梅興；曉傳殊渥，喜聞詞掖之芝香。《秋崖集》卷二〇。

回潘宰冬書

魯臺書至，聿來七日之亨；潘縣回春，已上三年之最。惟時綸檢，式對緹葭。某官有冰其相，如

日可愛。暖入丈三之景，頌如之何；徑排尺五之天，會且歸矣。某放還山墅，久典朝衣。裹章服，揖上官，要非閒居者之事；登靈臺，認雲物，已候見上方之歸。敢修記室之辭，往代掃門之禮。《秋崖集》卷二〇。

回諸邸冬書

倬彼魯雲，必書爲瑞；溫其趙日，可愛如春。維周宗盟，自天芾祿。某官土圭之正，玉琯之和。于嗟麟兮，式時公姓；衆維魚矣，哀對天休。福履綏之，君子樂只。某明農未遂，介壽無由。節物崢嶸，第驚老朽；文章爾雅，徒負褒榮。不敏之辭，何足以謝。《秋崖集》卷二〇。

回樞府冬書

日行北陸，六琯初飛；雲麗西樞，五兵不試。於皇亞歲，克相明時。某官舒爲慶雲，溫如愛景。顏氏之復，萌動一陽；孔聖之時，會逢千載。與國無極，對天之休。某免牘未俞，慶函敢後！毫及之矣，惟有賦歸；歌以訊之，亟其爰立。善頌無數，德音不瑕。《秋崖集》卷二〇。

回從藩冬書

天回候館，葭室浮春；地重价藩，荷囊錫羨。若時亞歲，哀對殊休。某官一陽剛方，六氣純厚。俗熙愛日，暖入袴襦；操凜層冰，蔚爲冠冕。迎長有慶，登最維良。某退然衰蹤，辱此華翰。頌言無斁，聊附回翔；歸興甚濃，第增搖曳。《秋崖集》卷二〇。

回京尹冬書

律回天統，閭闔日長；春洽王畿，觚稜雲暖。思皇工尹，介爾邦休。某官體備四時，氣函六琯。爲國喉舌，於穆論思；滿腹精神，適先彈壓。萃只茆祿，昭哉蓋臣。某耄亦何爲，歸則甚力。恍驚日至，葭室陽生；終必天從，茅簷曉曝。未央感戢，敢拜重勤。《秋崖集》卷二〇。

回殿巖冬書

土圭襲景，玉帳浮春，有赫虎臣，聿來龐祉。某官以國心膂，爲王爪牙。羽林神兵，闕其有勇；觀臺雲物，於鑠我師。某政爾感時，遽勤飛翰，瞻言摧謝，不盡銘藏。《秋崖集》卷二〇。

回朝士冬書

黃宮氣應，一線日長；紫殿班回，五色雲見。端人萃止，吾道甚休。某官凜有歲寒，溫如愛景。瑟彼葭琯，陽長陰消；於粲瑤林，日光玉潔。有邦之慶，乘時以亨。某退然衰蹤，辱此華問，渠央感戢，敢拜重勤。《秋崖集》卷二〇。

回監司冬書

六琯雲飛，有開亞歲；一臺春郁，於樂明時。某官哀對初陽，導迎純嘏。既書魯史，非霧非煙；宜布堯仁，如天如日。某老驚節物，愧見書辭。槐位期年，屢陳耄矣；茅簷愛景，終賦歸與。徒負頌言，未央感戢。《秋崖集》卷二〇。

回鄭少傅冬書

春浮緹室，遄復新陽；天啓經帷，有皇舊弼。帝王之學，造化同功。某官治格端平，身爲元氣。至今化日，宮線屢添；共僊書雲，袞衣再入。與國無極，對天之休。某久問歸期，聿逢亞歲。土圭莫

測，塊圯無垠；調鼎重來，太平有象。於樂壽豈，未央頌言。《秋崖集》卷二〇。

回楊郡王冬書

日躔北陸，肇正天元；春入南陽，聿連帝畹。黃宮浮暖，紫極流暉。某官一氣之和，五雲之瑞。爲國元舅，自牧以謙；得易初爻，不遠而復。皇明所燭，景福來同。某久欲垂車，未遑削牘。華星字字，猥奉函書；鬢雪莖莖，第驚節物。《秋崖集》卷二〇。

回鄭監丞冬書

愛景雪融，黃宮初暖；老仙雲卧，白日自長。諒深丙枕之思，寧久午橋之夢。某方修襪頌，遄奉緹函。君子有酒旨且多，更厪蟻泛；治世之音安以樂，式俟鳳儀。《秋崖集》卷二〇。

賀丞相冬書 一

荔挺芸生，一陽初復；柳舒梅放，萬象皆春。有皇播物之仁，盡入迎圭之景。某官識參造化，德

備中和。衆正進而小人消，君臣胥慶；羣陰退而吾道長，天地開除。一氣洪鈞，八荒壽域。某貌爲宗翰，莫望台符。塊圯無垠，但覺觀臺之雲暖；太平有象，永依化國之日長。《秋崖集》卷二〇。

賀丞相冬書 二

天地開除，一陽生而羣陰蟄；國家閒暇，衆正進而萬象春。某官行孔之時，學顏之復。經綸天緯，有開剛長之休；闔闢神機，盡屏私邪之沴。皇明所燭，景福來同。某貌是宗莘，莫瞻台極。春浮緹室，已先南北之枝；雲爛袞衣，徒跂東西之府。《秋崖集》卷二〇。

回景獻邸冬書

一陽萌動，緹室春浮；萬象開張，藩房天近。有偉亨嘉之會，聿開剛長之期。某官自牧以謙，不遠而復。溫其趙日，斂爲可愛之陽和；倬彼魯雲，要是太平之瑞氣。對天之祐，與國同休。某近別講臺，遙瞻宗翰。景長宮壁，喜添一卷之書；暖入圭躔，茂錫百朋之祉。《秋崖集》卷二〇。

回榮邸冬書

日長宮壁，已浮葭律之春；天近藩房，有韡棣華之鄂。哀時之對，與國同休。某有事紫壇，未瞻翠水。忽枉五雲之翰，謙以先之；又添一卷之書，復其亨矣。《秋崖集》卷二〇。

回鄭丞相冬書

天地開除，一陽生而羣陰蟄；國家閒暇，衆正進而萬象春。於赫休期，相時元宰。某官運璣衡於皇極，熙宇宙於洪鈞。天下再太平，一卦爻之消長；治世小元祐，六律呂之中和。有嘉播物之仁，盡入仰圭之景。某粵從督幕，落任廬山。南枝暖而北枝寒，夫豈化工之意；陰氣剝而陽氣復，言觀塊圯之春。《秋崖集》卷二〇。

通州府年書

閭闔開黃道，聿新鳳曆之元；燕寢凝清香，誕輯虎符之瑞。春融簇管，頌浹椒盤。某官氣函玉燭之和，識造璣衡之妙。昔無襦而今袴，汗青遄紀於竹書；言如絲而出綸，泥紫已塗於芝宇。地天之

泰，朝野所需。某三見媿訾，一歸塊圯。雲深戟衛，諒鳴璆蟻泛之春；日轉觚稜，覬鏘佩雞人之曉。中和之詠，熙皞惟均。《秋崖集》卷二〇。

通通判年書

春皇撫宇宙，聿新鳳曆之元；霽色滿乾坤，誕輯熊幡之瑞。雲酣簇管，香沁椒盤。某官氣函玉燭之和，識造璣衡之妙。治中半刺史，喜光風霽月之平分；新安古富州，覺練水屏山之增麗。於皇渙渥，式對泰亨。某三見媿訾，一歸塊圯。暖融泥軾，諒鳴璆蟻泛之春；晴轉觚稜，覬鏘佩雞人之曉。康沂之詠，屬邑惟均。《秋崖集》卷二〇。

通教授年書

春皇撫宇宙，聿新五鳳之元；霽色滿乾坤，誕輯三鱣之瑞。雲酣簇管，香沁椒盤。某官發括山煙雨之奇，浥石門洞天之秀。捕龍蛇搏虎豹，駭觀昌黎奇怪之文；騎麒麟翳鳳凰，雅有周公太平之略。猗與紫綈，美彼青規。某遙遯匿犀，敢忘傳鯉。先生自此升矣，春浮柏葉之觴；館下立而誨之，雲麗槐陰之市。衷丹所屬，楮素奚殫。《秋崖集》卷二〇。

通幕職年書

經謂一爲元，瑤曆更新於簇管；陽內三爲泰，瓊裾盛集於蓮池。時若青規，誕敷紫綽。某官識造璣衡之妙，氣函玉燭之和。幕府粹精，不妨尋練水屏山之勝；江城寥泐，豈久稽粉闥瑣闥之遊。肆及正陽，渙流春澤。某陸沉僚底，三易歲端。浮蟻沁柏葉之香，莫塵燕厦；朝馬踏梅花之月，遄覲鴈墀。其若衷丹，難窮楮素。《秋崖集》卷二〇。

回王知軍年書

青旗催曉，適新鳳曆之端；皂蓋班春，誕輯虎符之瑞。某官慶流戟衛，恩浹邊城，式遄尺一之需，懋對茂三之泰。某濫塵烏幕，肅奉魚書，遙瞻竹使之華，已後椒花之頌。《秋崖集》卷二〇。

回諸縣年書

蒼龍易次，青鳥司辰，適新花縣之春，於穆椒盤之頌。某官政成三異，仁及一同，懋迎寅令之

和，丕輅庚牌之召。某未遑削牘，猥辱飛緘，願言調單父之音，相與布正王之澤。《秋崖集》卷二〇。

回丘憲年書

彼美青旂，肇布王春之令；於皇繡斧，誕敷帝睥之仁。芝函與瑤曆俱新，簇管並玉花齊瑞。某官奉行寬大，遠有光華。一氣轉洪鈞，催攬澄清之轡；九天開黃道，遄歸禁近之班。喜聞櫪馬之喧，共俟詔鷗之下。某又逢穀旦，載頌椒盤。分淮海之陽和，有來雲朵；搖甌湖之明月，徒想風期。《秋崖集》卷二〇。

回吳總侍年書

風轉青旂，肇布王春之令；天開紫橐，誕敷帝睥之仁。適有蕃釐，介茲茂德。某官星避南斗，筆回東風。才名當世之少雙，上虛佇之久矣；江山天下之第一，民歌舞者再焉。及此端辰，聿來異數。盍簪而喧櫪馬，想欣奉於潘輿；飛墨而落詔鷗，竚趣歸於漢殿。某又逢穀旦，載頌椒盤。北固樓臺，正隔清江之雪；東皇宇宙，幸連淮海之雲。願言節宣，昭受渙渥，惟精調於鼎食，惟亟尉於巖瞻。

回潘宰年書

閭闔天高，蒼籙開而一元始；河陽地煖，洪鈞轉而萬象春。維時履端，既多受祉。某官大簇之動，孟陬之和。妙彈單父之琴，遄歸鳧舄；徑造承明之殿，親發獸樽。某自放還山，久不蓄幘。壽之柏酒，無手版之倒持；寫以竹書，有背芒之若負。《秋崖集》卷二〇。

回景獻邸年書

輦路春回，初唱雞人之曉；藩房天近，聿開麟趾之祥。恭惟與時偕亨，維德是懋。玩聖經之五始，學以日新；會春王之三朝，道隨元長。地天之泰，宗國同休。某猥乏見聞，繆陪講習。聞命幾何日矣，乃今方堂帖之頒；往見猶未能焉，是以後賓榮之賀。《秋崖集》卷二〇。

賀范丞相年書

鷗閣奮庸，肇登宰揆；麟經書始，遄屆王正。一元隨萬化皆春，羣動與三陽交泰。恭惟以《大

《學》爲相業，以《無逸》爲廟謨。積陰開除，形聲和而天地應；衆正興起，元首明而股肱良。有偉蒼祇，斂時皇極。某仰瞻翹館，迴隔叢霄，新年賀太平，共喜洪鈞之轉；陽春布德澤，式顒寒谷之吹。

《秋崖集》卷二〇。

答程教賀正書

歲在作噩，天開用九之乾；正于孟陬，春洽內三之泰。聿來墨詔，起我筆峰。恭惟有秘畫前，無虛名下。騎長鯨而訪白，將薄遊芹水之宮；駕飛鳳以凌青，當徑上芸香之閣。橫經何日，用易一元。某雲卧草亭，風傳椒頌。千金裘、五花馬，莫酬樽酒之細論；尺素書、雙鯉魚，但愧故人之遠意。

《秋崖集》卷二〇。

答景獻邸賀正書

歲紀旃蒙，丕對一元之始；晨趨閭闔，有開萬象之春。於穆青陽，介時朱邸。恭惟制行信厚，秉心塞淵。識參羲《易》之占，履而後泰；學謹麟經之法，正次於王。與宗國以同休，交天地而錫羨。某嘗陪講席，敢後慶函。闕矣晤言，恍三山之如舊；尚其問學，與六籍以維新。《秋崖集》卷二〇。